

高乾大





3 0538 6600 4

目錄

第一章	人民的要​​求	一
第二章	幽會	三
第三章	爭論	九
第四章	希臘神話	二四
第五章	歡送會上	二六
第六章	破裂	三三
第七章	新的方向	三七
第八章	發展	四一
第九章	巫神的罪惡	五〇
第十章	再發展	六一
第十一章	苦鬥	七一
第十二章	夾攻	八二
第十三章	動搖	九二
第十四章	嘲笑和安慰	一〇三
第十五章	糾紛	一〇九

第十六章	春耕時節	(一九)
第十七章	謠言	(二〇)
第十八章	二流子	(二一)
第十九章	酒後	(二二)
第二〇章	鬧鬼	(二三)
第二一章	青蛇的故事	(二四)
第二二章	鬼的家庭	(二五)
第二三章	惡鬥	(二六)
第二四章	勝利	(二七)

第一章 人民的要



這故事出在任家溝合作社裏面。那時候，是公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這一年，土地革命打過後不久，許多工作都還沒上軌道。前線每天在和日本人打仗，一切力量都集中使用在前線。整風運動還沒有大規模開展，許多幹部思想作風上都殘留着相當嚴重的缺點。那些人，那些事，現在看來，或許叫大家奇怪，但在當時，倒是常有常見的。……任家溝雖然不算一個大村莊，也有二三十戶人家，光景都過得不錯。莊戶們大部分住在溝汊的陽坡上，只有三四家人住在背坡那邊。在附近一二十里，這村莊因為樹木多，牲畜多，沒出嫁的姑娘多，很有名氣。一出溝口，便是一條大車路，人來人往很熱鬧。和大車路平行，從南向北流着的，是一條水清見底的小河。從莊子上往下望，這些樹木呀，出沒在草坡上的牛羊呀，大車路上的馱騾和毛驢子呀，把兩隻腳浸在河裏洗衣服的紅臉姑娘呀，都配搭襯托得那麼好看，簡直就是一幅風景畫兒。人們編了一首歌子給任家溝：

任家溝，任家溝，

樹大草肥餵牲口；

年輕姑娘人人愛，

就是討厭任常有！

這任常有就是任家溝合作社的正主任。五十來歲，短短的身材，身上臉上經常帶着病，可是兩個圓圓的大眼睛特別發亮，像水晶一樣地耀人。他從一九三六年八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時候起，就派在

這裏當主任，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八月這時候，恰恰滿了五年。他雖然沒有什麼出色的本領，有時還愛貪點小利，可是人頂和氣，也不招是惹非，按照上級政府的指示，一心一意想給人民把合作社辦好，一九三六年合作社全部財產才值得一、二十塊錢，到一九四一年已經值到七、二百塊錢，照任常有計算，合作社就算出息不大，到底也發展了六十倍了。此外呢，合作社是政府的一部分，他自己也是政府派來的一個幹部，政府不是給老百姓分了土地麼？從前的窮光蛋現在不是有吃了麼？革命不是給了他們很多的利益了麼？爲什麼還對合作社這一部分革命工作，老是噁噁咕咕不滿意呢？可是老百姓不跟他朝這麼算，他們偏要朝那麼算，按小米算。一九三六年合作社全部財產值五石小米，以後每年由區鄉政府徵收五石小米給任常有辦合作社，辦了五年，一共徵收了二十五石小米，現在呢，合作社的全部財產只能值二十石小米啦！這五年，沒分過一次紅利，也不去說牠；一塊錢股金就是賠成八毛吧，讓人把八毛取出來也好呀，又不讓退股；合作社過去的股金賠完了就算了，可是政府不依，一九四一年七月初又攤下了五千塊錢新股金；再入股也不要緊，合作社東西真便宜，有個十天半月的除頭也好呀，又沒有，那裏東西比什麼地方都貴，又是『金口玉牙』，沒個少的，也沒個欠的。老百姓都說：『這叫什麼入股呀，這老老實實就是革命負擔。……合作社——活捉社，把人民都捉定了！』

一九四一年八月的一天早上，太陽剛從對面山上照下來，任常有就把十來隻羊攔到溝口的草坡上吃草，自己坐在半山小路旁一塊石頭上，一邊吸着烟鍋，一邊望着山脚下自己的合作社出神。一個小毛驢馱着一畝乾草，後面跟着一個老百姓，從溝裏慢慢走出來。他叫了一聲『應才哥！』那人笑着答應了他一聲，又低着頭只顧走路。他問那個人，『應才哥，應才哥，你應承的股金交了沒有？』那個人一聽就生氣了，說：『沒！那來個錢！』又低聲說了些什麼。不用聽，任常有也知道是罵合作社的。那個人走過去了，他自己想：

『合作社不是你要辦，也不是我要辦的，那是政府要辦的，你怪我有什麼用？好，你罵吧……咱

們這裏有民主，誰愛罵人就只管罵吧！……不滿意合作社？爲什麼在鄉選會上你不提議把牠取消？……對嘛，你不交錢還不是你自己不遵守政府法令？——憑良心，你也該睜開眼睛看一看合作社：一連五間大房子，有一個門市部，有一個飯館，這難道還算壞麼？」

他望着山脚下的合作社，又在出神了。那一連五間房子，建築在溝口大車路西邊的一塊坪台上。大門朝東，對着大車路。大車路前面是一片沙灘，沙灘的盡頭，橫着一條小河。小河的那邊又是沙灘，莊稼地，約莫半里地以後，那些莊稼才逐漸往高爬，爬上對面那沒人居住的山上去了。合作社兩旁，也是在大車路西邊，還有一些高高矮矮，稀稀拉拉的房子。任常有很清楚地知道那是幾家私人開的磨坊，雜貨舖，麵館之類的東西。合作社後面，有一塊很大的空坪，裏面放着幾口破缸，一副破舊不能用的鞍架，一些零爛的麻索，和一堆磚瓦。磚瓦旁邊是一個羊圈。再往後，越過一畝多的包穀地，就是任常有自己攔羊的這個山崩子了。

他越看越愛，忍不住自己低聲說起話來：『這樣的合作社，難道還能夠對牠不滿意麼？』太陽慢慢升起來，那閃閃的金光照在合作社房頂上，照出那上面幾個大補釘，把烟通上的黑烟也照成赤金色的。他又說，『房頂得灰一灰了。不，等把股金收齊，最好還是瓦上瓦。』那五間房子，破舊是有點破舊，甚至還有點歪斜，也有裂縫，可是任常有總覺得這是附近一二十里最漂亮的房子，材料是最結實的材料，樣式是最合意的樣式，工程呢，那就沒有能比較的了。

在合作社的大門口，那塊直兩丈，寬六丈的坪台上，現在人們在做些什麼事，任常有是看不見了。那裏的人正忙着。推銷員兼副主任高生亮，會計張四海，保管兼採買羅生明，大師傅劉寬福，娃娃羅有成，都在那裏跑來跑去。五間房子正中的一間和靠北的一間是門面，打通了的。北端那一間是保管室。靠南那一間是飯館。南端那一間住着大師傅和娃娃，還堆了一些爛傢俬。鋪門打開了，裏面有一座櫃放着，約莫有一間半房子寬的黑漆欄櫃；欄櫃兩頭橫放着兩張長凳；欄櫃後面一排排放着三個

貨架；貨架和欄櫃之間，緊靠南邊土牆，放着一張長椅，兩張凳子。貨架上面，放着兩三疋老布，幾塊紅紅綠綠，黃黃黑黑的，擺舊了的線春山綢之類的零剪布頭，三四刀麻紙，幾十盒洋火，幾封水烟，幾條紙烟，此外就是一些神香黃表之類。貨架大部分空着，而這些空着的地方都落下了銅元厚的灰塵。一個年紀四十五六、長方臉兒，兩撇鬍子，歪下巴，歪嘴的黑大個子蹲在地上，收拾他面前的兩個木箱子；這人年紀雖不小，可是骨節粗大，手脚有勁，鬍鬚頭髮都是烏黑烏黑的，臉上皺紋很多，不過不顯得老，兩眼精明通透，像兩顆黑寶石一樣。一個瘦條條的三十來歲的年輕人站在欄櫃外面望着他。瘦條條問那歪嘴的黑大個子，「這回走上川還是走下川，高乾大？」歪嘴的黑大個子也不站起來，也不望他，一面收拾東西一面回答：「走上川。」

飯館那邊，保管兼深買羅生明和大師傅劉寬福正在吵嘴。劉寬福說，「你買也好，不買也好，我給你說過了。回頭客人來了炒不出菜，我管個毬！」羅生明說，「不管對嘛。你怕我會管？人家一滿不賒賬，要現錢，我會有個什麼辦法？」歪嘴的黑大個子走到飯館那邊望了一望，看見嫩鍋裏空着，肉架上也空着，只有案板上放着幾條黃瓜和一把葱兒，他嘆了一口氣，又回來蹲在原来的地方收拾東西。

那年輕的瘦條條又開口了。「高乾大，你這回多不收，少也得收牠一千幾百回來開開飢荒。再要這樣子下去，合作社就要卷式了。咱們飯也吃不上了。」

高乾大不開口，只顧收拾東西。他把那些針，錢，銀耳挖，耳墜子，木梳，篦子，銅勺子等等放在一道，又把那些布疋呀，麻紙呀等等放在一道；把賬本，小算盤，毛筆，墨盒等等放在木箱下層，然後把那上層的淺木盤子安上，蓋上箱蓋，加上鎖。一直到他站起來，試着挽繩結的時候，他才笑着說：

「誰說不是呢？再過幾天，下上幾場大雨，咱們的房子也要塌的。可是咱們一個錢也沒有，沒法

兒修。我問過一二百個老百姓，人家都說，合作社垮了算了，不辦更好！」

那年輕人苦笑一聲，搖搖頭，嘆口氣說：「那是誰要辦合作社的呢？叫我看，……我那年犯了一點錯誤，是三七年吧，調到合作社來工作，一個月拿一兩塊津貼，吃是有了，穿衣可是就成問題。家裏呢，有代耕。那不頂事，不是這樣缺了就是那樣少了的。合作社的幹部是吃不開的幹部。唉，誰要辦合作社的呢？」

歪嘴的黑大個子舉起大木板在年輕人面前晃了幾下，糾正那年輕人說，「不對不對。張四海，不是那麼個。辦合作社的用意是好的，只是辦法不對。你碰見一百個老百姓，一百個都會對你說：合作社是好的。一百個也都會對你說：把鈔票攥在河裏，牠還會浮起來；把鈔票攥在合作社裏，那就連浮也浮不起來了！這是什麼？——辦法不對！」

正說着，任常有攔住羊回來了。他聽見高乾大這番話，不高興地接着說：「高生亮，快走。你今天至少得走五個莊子。賣點東西。還要照咱們昨天晚上談好的，完成收回來股金的任務。說不定你要費很多唇舌，說不定你還要召集村裏的人開會，罷了，你今天還得趕回家。……明天，你說吧。……咱們吃什麼呀？……合作社辦好呢，不辦好呢，留給區上去研究吧！……」說到這裏，任常有打算往下說了。他平平地舉起一條胳膊，另外一隻手握著拳頭捶打那胳膊上有病的酸痛的地方。他的眼珠子往下墜着，誰也不望。等了一陣子，看見高生亮不動地站着，像一根石頭柱子一樣，他又添上那麼兩句：「你那個辦合作社的好辦法，我已經聽過多少回了。你找幾個東家，把錢湊在一道做生意，賺了錢就大家分走，——那乾！大家合夥做生意就足了，够得上一個合作社麼？……對了，咱們明天再研究吧！」說完了他就不管別人怎樣，一面捶着胳膊一面朝飯館那邊走過去了。

會計張四海料想他們準會抬起槓子來，早已經悄悄的走開。他一面走開，一面心裏想：叫高乾大去收股金，還不如叫一個佛爺去收稅。準敢不起來。不過他又想：收不起來也好。合作社垮了，自己

正好回家，鬧些別的活。剩下那副主任高生亮獨自坐在鋪面的門檻上，歪着臉，歪着嘴，望着路那。他用手指輕輕揪着自己那幾根又稀又硬的鬚鬚；氣得說不出話來。過了一袋烟工夫，他就不響不響地担起貨郎担子，下了土台，跟着大車路朝南，往上川走去了。你看他那五尺以上的高大身材，担起一副担子像挑起一對空箱子一樣不費力，兩條胳膊一前一後地撐得那裏有勁，兩腳踏在地上登登，登登地那麼響亮，你會想不到他已經是個四十六歲的人了。你聽他說話響亮像銅鐘，說話口氣也一點不圓滑，不世故；你看他一下子生氣生得那麼厲害，簡直一點也不老練，不深沉，……你從背面看他，穿着破舊的黑市布短衣褲，背上掛了一頂破草帽，腳上穿着扎花青布鞋，走路的時候兩邊膝蓋都往外擡，小腿又粗又大，……腦袋也是大的，正好和身體相襯，不過整個頭向左歪得很厲害。耳朵很大，很薄。頭髮又短又稀，可是又粗又硬。——這整個身段，舉動，語言，相貌，你一看就曉得那不是一個和善的，容易欺負的脚色。自然這樣的脚色又往往是過於直率，過於表露，——沒有腸肚。真的，咱們還受人尊稱為『高乾大』的高生亮老同志，是一個很奇特的人。他原來是一個十足的農民，後來逐漸變成一個共產黨員，但是還沒有變完。現在他大半個是共產黨員了，小半個還仍然是農民。你單看他那龐大的身軀，那彎曲的膝部，那猙獰似的走路樣兒，就可以知道。他識字不多，他的革命知識，叫的農業、工業、商業的知識，可是淵博得很。他個兒很大，可是野心很小。他面貌醜陋，可是心地和善；他脾氣暴躁，可是辦事細心。他說話粗魯，愛頂撞人，可是有時心軟像婆姨家，聽話像小娃娃。有些事情很激進，有些事情很保守。他不信沒有看見過的東西，但是對於鬼神却不能澈底否定。……

高生亮走着走着，不知不覺已經走了二三里地。一路上穀子，糜子，玉米，高粱，瓜菓豆菜，都長得又綠又壯；人來人往，穿新衣服，包白頭巾，騎大驢子，有說有笑，一片快樂富足的氣象。高生亮在路上碰見很多熟人，都親親熱熱地和他打招呼，拉上那麼一兩句話。只有迎面走來的一個十五六

歲的娃娃，望了他一眼，想打招呼沒打招呼，想說話沒說話，一會兒就閃到後面去了。高生亮覺得這娃娃有點險熟，一下又記不起是那家的孩子，正在想，那娃娃又從後面跟上了。他們一前一後那裏走了幾十步，……高生亮故意放慢了脚步，咳嗽着，有時也望那孩子兩眼。後來還是那娃娃先開了口：「高乾大，你老人家不是合作社的高乾大麼？」高生亮站住了，担子也沒有放下來，點點頭，問：「你是誰家？找我有什麼事？」那娃娃聽說是高乾大，馬上臉色開朗了，回答說：「我是東溝二十里清風崖馬家的，我叫個吉兒。……我還有個小女子，她養下才三個多月……我真是萬萬想不到，她會病得這麼厲害……我大沒了主意，我婆姨哭開了，……我那個小女子昏過去了，我當她沒了……很有一會兒，她又緩過氣了。——到底，我大想起你老人家來了，他認識你老人家，他打發我……你老人家去給扎一針吧，求求你。咱們這裏沒人會治病，想請巫神又請不起！你老人家……」說話的馬吉兒雖是話兒有點亂，樣子倒還鎮靜；倒把個聽話的高生亮聽得可是心慌起來了。他鼻子一酸，兩個眼睛，一個大得多，一個小得多，都發了紅，又都黏黏地有點兒發潮。他把担子擺近馬吉兒，彎下腰，把嘴伸到馬吉兒的鼻子上，瞪起那隻大得多的右眼，望着那娃娃的困乏的臉，說，「能行，咱們就相跟上去看一看。你大，他不是清風崖的馬老漢麼？」馬吉兒十分感激的說，「是咧！是咧！」這時候，高生亮已經認為任常有交給他的緊急任務不算什麼太緊急了。

他們兩個向南走過三河口區的政府，就拐進東溝向東走。一路上高生亮問長問短，問他家幾口人，幾頭牲口，多少地，打多少穀子，長些什麼短些什麼，在合作社入了多少股金，對合作社有什麼意見等等。高生亮頂喜歡人家求他做一件什麼事，也頂喜歡和人家談家常話，瞭解人家的經濟情況；碰巧那馬吉兒又伶牙俐齒，樣樣都能解答，真使他喜上加喜。這樣，高生亮也就忘記了自己的扎針手藝究竟是不是够高明，能不能給人治好病；更加忘記了這回出門的任務是催收股金，他今天一定得趕回家，把股金拿回去給家裏開飢荒了。……

還不到中午，他們就到了清風崖。進了馬家，高生亮把担子放在前窩裏，上了後窩的土炕去給那小娃娃看病。這小娃娃的病已經十分沉重，手脚抽筋，出氣也出不上來。他用手摸一摸娃娃的天堂，覺得怕人，又撥開她的嘴唇，看見嘴唇已經燒爛，牙關也緊緊地閉着了。他看了半天，斷不了是什麼症候，只好對馬老漢明說，這病他實在治不了。馬老漢和馬吉兒，還有馬吉兒婆姨，三個人只是哀求，高生亮只是搖頭，不敢替那小娃娃扎針。過不多久，那小娃娃嘴唇一青，眼睛一翻，沒了氣了。馬家一家人噉噉起來。那婆姨哭得更加悽慘，抱住那死了的娃娃不肯放手。高生亮擦了擦眼淚，担起担子，從馬家垂頭喪氣地走了出來。

整整一個下午，高生亮在這個莊子上串着，這莊子他是很熟的。平時只要聽見巴郎鼓一響，婆姨娃娃都會跑出來，這個問高乾大要襪子，那個問高乾大要頂針。今天靜悄悄的，一個也沒有見出來。他覺得很奇怪，就走進幾家人的窩裏看看，有只割了婆姨在家的，有婆姨漢兩個都在，可是見了客人，連話也不想說一句的。他看見他們那種灰溜溜的樣子，便追問情由，他們想言傳，又不想言傳地說了。所說的都是他們娃娃怎樣得病，怎樣治不過去，怎樣想盡了法子，到底還是不頂事等等。本來這一兩個月鄉間娃娃肯鬧病，他是早就知道的，可是沒想到鬧得這麼恹恹。人家對他說，他一聲不響地聽着，點着頭，把上唇的鬍鬚放在嘴裏咬着，止不住從那兩個發呆的眼睛裏滾下熱淚來。看過幾家之後，他就扛起担子去找村長。一見村長，他沒頭沒腦地說了這麼一句話：

『老楊哥，你們這個莊子攪成個什麼世界啦！』

說完就坐在土炕上，把臉朝左邊歪着，對着崖壁，不望人。這個時候，楊村長覺得炕上那黑楚楚的一團，不是坐着一個人，而是堆着幾大口袋糧食。再看看高生亮的臉色，只見天堂那樣高，皺紋那麼深；鼻子那樣大，挺得那麼直；嘴巴那樣寬，突出那麼長，鬍鬚那麼稀，顯得那麼硬；好像十分生氣，而且氣得很苦的樣子。『呵，莫非他生了我的氣麼？』楊村長這麼想着。他是一個五十六歲的老

漢，做人、和氣，雖覺得高生亮不該把這兩臉相給他看，却也沒說什麼。可是儘管他不言傳，高生亮又開口了：

「老楊哥，你是一個村長，你總不能看着你那些男孫娃子，女孫娃子，一個跟着一個地……你忍心麼？」

楊村長實在有點受不了，就緩緩地說：「好生亮哥咧，再別說了吧！咱們這裏，七八十里地尋不出一個醫生，請了巫神，神官來，花了錢沒頂事。怎麼辦呢？打比說馬吉兒那個小女娃子，生亮哥你們會扎兩路針的，怎麼不出手救一救她呢？」

這話一說，往後大家就都不開口，默默無言地坐了那麼兩三袋烟工夫。……

到底還是楊村長覺得這樣僵住了不太好，就想出另外一個話頭來，說：「老高，你這回不是來收股金來的麼？咱們清風崖的老百姓可難纏了吧，是不是？股金派下來够兩個多月了，實地上是一個錢也沒收起。高主任，你來得正好，咱們晚上開個會吧！」高生亮一心在想著那些巫神和娃娃，那些哭啼啼的婆姨，也沒聽清楚楊村長說些什麼，只含糊糊回答案說：「好嘛，好嘛……」說完就倒在炕上，好像一頭死了的驢子一樣。也不知他是熬了，睡着了，也不知他是在想什麼問題。——說睡着了又沒聽見打鼾，說沒睡着又沒見動彈，就這麼個騎着，騎過了一個後晌。

晚上，就在楊村長這窠裏開起會來，楊老漢這個窠，東西是堆得滿滿的。圍子，簍子，缸子，罐子，鍋盆碗盪，簡直數不清。滿窠滿地都是農作物，還有掛在壁上的，掛在窠頂上的；還有掛了不知多少年，原來的顏色早已看不出來的。白天還好，晚上，——加上人多，簡直把人擠得喘不過氣來。一共到了本莊上的十來個人。這莊子在土地改革以前，窮苦得一滿說不成。連婆姨女子家都築不上褲子。現在那些窮人都翻了身，白褂子，藍褂子，黑褂子，都穿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只是大家都滿面愁容，不愛說笑。楊老漢先說話。——無非是發展農村經濟呀，抵制資本主義呀，反對商業剝削

呀，努力自給自足呀，那麼一大套。這一大套東西，楊老漢在一九三七年就學會了。他不一定懂得那些話的意思，不過聽多了，也能說。每年替合作社派股金的時候，他都要把這些相同的話說上一遍。除了『自給自足』這一點是今年才學會的，說得有點疙裏疙疸之外，其餘的說了那麼五六年，也就說得非常熟練了。他說完了，大家都不哼氣兒。咱們這裏做事情，樣樣都得民主，都得討論。不能強迫命令，更不能靠手槍皮鞭，所以不免要多費唇舌。看見大家都不開腔，於是他就把那些說過的話，又重複說了一遍，問誰有意見，大家還是不哼氣。他接着提到什麼時候交錢兒，才有七八個人低聲囁咕起來：『錢，可是沒有的呀！』『真個，有錢還不早交了？』『他去年就沒交！』『誰說的？去年就數我交得早！』大家囁咕一會兒，就又不哼氣了。這裏只有剛沒了孫女的馬老漢，和合作社來的高生亮兩個人，始終沒有張開口過。楊村長望望高生亮，好像說：『我的法子使盡了，老高你呢？』高生亮望望楊村長，好像說：『我也沒有法子，還是你來吧！』望了楊村長一眼之後，高生亮又是眉頭打結，沒精打彩地、像原來那樣子坐在炕邊上。

忽然之間，坐在炕下面那舊鞍架上的馬老漢站起來了，說：『沒人講，我來給咱講兩句。……其實也沒什麼意見。我說什麼呢？我說，就是……其實也沒有什麼……就是，我說，……』大家都哄然大笑起來了，高生亮連忙擺手，叫大家不要笑，又拿出一個賬本子和半截鉛筆，準備記起馬老漢的意見。鬧了一會兒，馬老漢又說下去了：

『要是在舊社會，咱們沒有說話的份兒。咱們不交錢糧，只有捱打，坐牢的份兒，沒有別的。現在是新社會，政府叫咱們有話就講，我就要說兩句。……我說的第一句，大家推沒錢，交不上股金，——我知道不是實在的。誰沒那幾個錢呢？毛娃麼？老王哥麼？老吳哥麼？都有的！咱們現在光景都好得多了，不比從前了。就說我自己，比你們大家光景都不如，要說拿那麼五頭幾塊錢，也是拿得出。……咱們就不願往合作社入，對不對？（炕上有誰說：『對着咧！』）合作社年年要股金，到底把

咱們的股金做了個什麼了？沒給咱們分紅，咱們什麼也解不下……要是明說成革命負擔，咱們出上幾個倒不在乎。咱們的一份家當，都是革命給咱們的，這才是幾年的事，還忘不了！要說合作社入股，那是個什麼……那是個經濟罪嘛！」

馬老漢說到這裏，咳嗽着，停了一停，炕上的人紛紛議論。高生亮原來打算把他的話記起來的，可是忘記怎麼寫法的字太多了，記不下去。後來他索性把本子和鉛筆裝在口袋裏，閉起眼睛細細地聽，好像一個戲迷聽戲一樣。大家又亂了一陣子，馬老漢這才接着說：

「我再說第二句。剛才咱們老村長也說過的，咱們合作社發展的發展了，抵制的抵制了，就是沒有做一件事：替咱們找個醫生。咱們莊子娃娃可擇得不少了。把人心都擇寒了！咱們大家湊幾個錢給合作社，請合作社替咱們找個醫生，大家看使得使得不得？合作社能把這事情給辦到，我就不止入這兩塊錢，我還要再入上二十塊！」

這番話，高生亮越聽越愛，越聽越有味道。聽到最入神的時候，他簡直覺得在炕下面說話的不是馬老漢，也不是別人，正是他自己。他右邊那隻眼睛睜得更大，左眼睜成一條縫兒；兩片嘴唇像牛一樣地慢慢磨着。看樣子有點傻裏傻氣。馬老漢說完之後，大家七嘴八舌，你一句我一句亂嚷起來。高生亮一陣旋風似地跳了下來，用力拍着兩手，叫大家聽他的。——在一盞油燈底下，大家看見高生亮這時候顯得又活潑又年輕，原來硬得像鐵絲一樣的面皺鬚也發軟了，嘴跟下巴也沒平時那麼歪了，左臉上，一九三五年打仗留下的那個大傷疤紅起來了，連那幾顆稀稀的豆疤也紅起來了。他用銅鑼一般的嗓子叫：

「我同意馬老漢的！我完全同意……咱們把這個當作一件事另攪牠。咱們不限制，願意湊多少算多少，發給大家股票。誰等錢用，拿上股票，隨時能把原股取出來。咱們就攪牠一個醫生合作社。——開個藥舖，專門請個醫生住在社裏。這個醫藥合作社給大家看病，賺了錢當年就給大家分。一年

分一次紅！」

誰也想不到，高生亮一說完，大家鼓起掌來了。這個說：「要是那麼個，我入上五塊。」那個說：「要是那麼個，我入上十塊。」高生亮開那花名單，一下子就入了一百二十多塊錢。只有那楊村長，開頭說了那麼多話的，這時候一句話不說。他不明白高生亮爲什麼要用那麼大的聲音說話，他望望窟頂，看那煙子是不是震落了塵土。他聽着高生亮說話的身份不像合作社主任的身份，倒像一個老百姓。總之，他覺得這事情不大對，到大家討論什麼時候交錢的時候，楊村長說了：

「這樣很好。我沒意見。我看先留起花名，是不是，等我給咱到鄉政府討論討論，再把股金往一達裏收。大家看好不好？」大家都同意，會就散了。高生亮覺得楊老漢真怪。開頭怕人家不肯出錢，趕人家肯出錢，他又不肯收了。不過大家都同意暫時不收，他也不好再說什麼。第二天，高生亮離開清風崖，一連串了四五個莊子，也沒賣個什麼。他心裏又喜又愁，顧不得做生意：喜的是合作社朝這麼辦有了一條生路；愁的是怕任常有反對，辦不起來。……到了當天太陽落山之後，他就急急忙忙地趕回任家溝合作社來了。

第一章 幽會

正在高生亮下鄉那天早上，他的兒子高拴兒到合作社來看他。要不是馬吉兒把高生亮引向東溝走去，他們兩父子在離三汊河二里地的王家圪塔就會碰頭的。這高拴兒長得又俊又棒，樣兒有七分像他大，也是額骨高，鼻子嘴都大，只不過五官端正些，光滑些，神氣也和善些，笨拙些。今年二十二歲，還沒娶婆姨，住在合作社南面三十里的豹子溝家裏。這豹子溝離任家溝雖只三十里，却是一個三縣交界的梢林地帶。地薄人稀，交通阻塞，山又高，野獸又多，除了打獵的採藥的之外，平常人是不去的。高拴兒的母親早死了，家裏沒有別的人，只有一個傭來的長工，和他兩個人一道種了幾十垧地。多年以前，高生亮就給他開定了任常有的單生女兒任桂花做婆姨，只因後來家境不好，一直還沒有娶過門來。那天高拴兒來到合作社，看見誰也不在，只剩下會計張四海一個人照着門面，他就坐在欄杆前面，和張四海慢慢的拉話。張四海見他眉眼不大舒展，好像心裏有事，就替他點起小油燈，把水煙袋遞到他面前，問：「拴兒，你心裏覺着怎麼價啦？地鋤過了沒？」高拴兒搖搖頭，回答他：「地是早就鋤啦！……只是二十畝，還沒個家，唉，……沒個人做做飯，沒個人洗洗縫縫，沒個人拉拉話兒，沒個人……心裏總覺着悶的發慌！」張四海聽說，不住地點頭說，「是的，是的。」

他們兩個年紀雖然相差七八歲，性情倒是很合得來。兩個人是一般老實，一般和氣，不過張四海年歲較大，又會寫又會算，自然樣樣比高拴兒強些。他們一個住豹子溝，一個住南梁子，相隔只三四里地。往時一年走一兩回三邊，他們總是約好結伴兒去的。現在張四海一聽他的口氣，就記起四年前

的軍情來了。那時高生亮的婆姨得了個胃痛嘔吐的病，請過了多少巫神，也請過了多少醫生，扎針吃藥，全不頂事，看看把一副家財那治完了，高生亮一點也不灰心，四處倒借，總想把病治好。那婆姨臨死的時候，一定要把任桂花給高捨兒娶過來，怕就攔他們。可是任常有見他家虧空太大，連破甑都找不到一條，眼看就要討飯了，不肯把女兒送給他們去受罪。那婆姨臨斷氣的時候，還在迷迷糊糊地叫着，『桂花，桂花，……沒來麼，桂花……』

想起這些事情，張四海就說，『一九三七年，我才進合作社的時候，我就聽說你要把任桂花娶回去的。算起來，又是四年了。要是早已娶回去的話，就免得你一個月一次，半個月一次，常跑這條溝。』高捨兒用勁把水煙袋在欄櫃上一放，罵着：『那狗日的！別再提他啦！那時候嫌咱們窮，……就是現在，還嫌咱們窮哩！我常跟我大說，不要鬧合作社，自己闢兩副貨郎担子，你看咱們的光景吧，……他狗日的總要不同些！』張四海笑了一笑，沒做聲。高捨兒這個想法，——不要鬧合作社吧，鬧合作社不頂事的想法，他自己也有的。不過他也覺得這個想法恐怕不見得正確。

高捨兒坐在欄櫃前面，心裏盤算怎樣找任桂花。她就住在任家溝前莊子上，原來任常有一家人住的那個破密裏。她的旁邊就住她的二大，任常有的親兄弟任福有一家人。自從七八年前婆姨沒了之後，任常有就住在合作社不回家，家裏只任桂花一個人獨自住着。白天，高捨兒是不能去的。任福有會摸他，那些婆姨娃娃會臭罵他。晚上，本來是最好的見面辰光，可是高捨兒要求過幾百次，任桂花總是不依。他這般想來想去，呆頭呆腦地在那裏坐了一天。到快喝米湯的時候，他實在忍耐不住了，就央求飯館的娃娃有成兒替他到莊子上，背着人悄悄約任桂花到合作社說幾句話。有成兒替他跑了兩回，任桂花都不肯來，只推說活兒多，顧不上。到了晚上二更天，高生亮沒回來，任常有和羅生明到集上去賣羊收賬去了，也沒回來，張四海催他『睡吧，』他說：『你先睡，我去一會兒就回來。』說完，張四海還來不及問他到那裏去，什麼時候回來，他一下子就打後門衝出去了。張四海只得把門拴上

，自己先睡。

好像一個小偷似地，高捨兒有點胆戰心驚，又有點什麼都不怕，一直走上前莊子。天黑得什麼都看不見，路也不好走，幸虧沒碰見人，也沒碰見狗。到了任家門口，任福有大門開着，裏面點着一盞暗暗的燈，還有人在說話。任桂花那個窰沒點燈，也沒人聲。他推一推門，門只虛掩着。他本是一個安分守己，那一件沒做過的事兒都不敢做的年輕農民，這時候胆子大起來了。不管任桂花在不在，也不管裏面有沒有別的人，輕輕擠開一條縫兒就溜進去了。摸摸炕上沒有人，他知道任桂花還沒睡，就坐在炕沿上等她回來。這時候，他才覺着自己的兩個眼睛發脹，脹得那麼厲害，好像眼珠子一下子就會燻出來。心肝五臟都擗在喉嚨頭，彷彿吐出來才痛快。臉上，頭上，胸前，背後都淌着汗水，把一件白土布衫都溼透了。

等了不久，任桂花就從外面回來。他怕任桂花受驚，等她快走到炕前，趕快贈禮認錯似地低聲說：「我來了，……是我，捨兒，不要怕，是我，……是我……跟你說幾句話兒……」一面跳下炕來，緊緊捉住任桂花的手。這一下差點兒沒把任桂花的魂吓掉，她渾身發軟，一坐就坐在炕頭上。她的心跳得像擂鼓一樣，嘴張大着不會做聲，高捨兒站在她跟前，她的臉貼在高捨兒的肚子上。……忽然間，她想起這就是高捨兒，可是她不明白，「他這算是什麼呢？」自己長了十八歲那麼大的閨女，只聽說過這樣的事兒，還沒碰見過。……她掙脫了高捨兒那熱得燒人的手，連跑帶跳到門前。在門前站了一會兒，她沒有說什麼話，也沒有跑出去，相反地却把門拴緊緊拴上。……然後她又跳回來，把高捨兒往外拖，一面低聲央求他，「走吧，求求你，走吧！」高捨兒一步也不動，反問低聲問她：「你把門都插定了，叫我怎麼出去呢？」任桂花再沒言傳，一頭靠在高捨兒那袒露的胸前，低聲哭着。哭的聲音那樣低，就是站在門口聽也難以聽見。這時候，整個窰裏黑洞洞的，什麼都看不見；靜悄悄地，什麼都聽不見。兩個年輕人站在灶前，你挨着我，我靠着 you，只是發抖。

在合作社裏，張四海睡到三更醒來，點着燈，不見高捨兒。四更醒來，點着燈，還是不見人。他心裏就有幾分明白了。到了五更已過，將醒未醒的時候，忽然聽見後門有人低聲敲打，他睜眼一看，天已經臨麻亮了。他起來開了門，只見高捨兒四肢無力，臉色蒼白，眼睛有點浮腫，不聲不響的走了進來。他肚子裏已經十分明白，嘴裏酸便問了那麼一句：『那裏去來啦？』高捨兒含含糊糊，也沒說個清楚。張四海覺得不該細問，就遞了一句話給他：『不是上李應才家要錢去啦？』高捨兒還是含含糊糊地說：『是咧！』說完衣服也沒脫下，一頭倒在炕上就睡着了。張四海一面做着鬼臉，一面笑着，一面替他蓋上了被子，怕他受涼。

第二天中午，高捨兒剛起來，吃過飯，任桂花就到合作社來找他。這姑娘長得不高不矮的個兒，瘦瘦的身段，穿着白衫黑褲，又黑又旺的頭髮編了一條短辮子，看來很秀氣。那紅色的短短的臉好像不大開朗，微微打皺的眉毛，又長又稀，兩個黑溜溜的眼睛露出心神不定的樣子；就使得她更加好看，更逗人喜歡。不過那兩個黑溜溜的眼睛所透露出來的心神不定的樣子，也就叫人一眼看出來這個姑娘不是一個厲害的人，倒反而是沒有什麼主見。平時，她跟張四海他們很熟，見面總得開幾句玩笑的，今天她不大想理人，一直走進保管室找高捨兒。他們兩個人低聲談話。女的說：『怎麼辦呢？』男的說：『我有什麼辦法？』男的說：『我們自由結婚吧！』女的說：『我大，他是不會同意的呀！』就這樣談來談去，談不出什麼結果。其實還是閉着嘴，你望我望你的時候居多。任桂花的意思，最好是趕快把婚事辦起來，高捨兒也想這麼辦，但是沒有錢，辦不成；高捨兒要求她實行自由結婚，她也不是不願意，就怕她父親反對。她又說：『我媽死得很早，十歲上我就跟我大，……他把我養大成人的。到今天，怎麼能摺過他，叫他老漢傷心呢？』這樣子，兩個人談到太陽落了山。

任桂花前脚剛走，任常有後脚跟着就適合合作社。他自然不會知道在他出門的時候，家裏出了什麼事。不過他一見高捨兒，就覺得他蠢頭蠢腦，怪不順眼。他拚命用鼻子嗅了幾下，好像嗅出什麼不好的

氣味，打了幾個大噴嚏。以後，他就對高捨兒說：『不好好在家裏下苦，到處胡串什麼？』高捨兒說，『我找我大。』任常有一下子就罵開了：『我看你多會兒才成個人！你有你幹的，他有他的事，你找他要奶吃？別說合作社沒有這許多閒飯招待你，就是有，你好意思？』

高捨兒知道再待下去沒味道，就走了。正好走到白家窩子前面，一碰碰上了高生亮。兩父子就坐在路邊拉話。拉了約莫半個鐘頭，高生亮看見他精神懶散，對答上總有點牛頭不對馬嘴，就明白他又是在爲了婆姨的事了。他想起訓高捨兒一番，就沉着嗓子說：『你要在家裏好好務莊稼，不要常到外面來閒串。把莊稼務好了才是正事，才可以成家立業。你想，你到外頭來串，家裏儼的人會跟你好好兒幹麼？』高捨兒好像一句也沒聽進去，只是重複着他那四個字眼：『成家……立業……』高生亮更靠近兒子些，把嗓子壓得更低些，說：『我知道，你應該成家了。不過你不用發愁，這件事我應承給你辦。』兒子也低聲說：『家裏沒個人，模樣都不方便……』父親又給他添上：『是的，是的，不方便，也不紅火。』高捨兒從地上抓起一塊土，把他拋得遠遠的，隨後說出了自己的打算。他打算今年糧食打下來，把他一夥賣掉，拿那些錢做資本去做生意。今年東西漲價漲的厲害，錢好賺。——一年生意做下來，就把事辦了。那些地要麼安夥子安出去，要麼就請求政府代耕。……高生亮說，『這是胡思亂想呀！』高捨兒有點生氣了，說：『那麼，我要求政府去，我要和她自由結婚！』做父親的又搖頭說，『那也是枉然。任老漢不會答應的。捨兒，還是朝咱們的地裏想辦法吧！地裏能長出莊稼，也就能長出辦法。』高捨兒看見說也不頂事，就再沒言傳，爬起身回家去了。

高生亮担起担子回到合作社，任常有第一句問：『股金收得怎樣了？』高生亮回答：『股金一個也沒收起，賣貨賣了一二十塊錢』之後，他第二句就說：『你應該把捨兒管管教。他來合作社一串就串了兩天，合作社那裏有這些閒飯給他吃？』高生亮生氣了，就老老實實頂了他幾句：『他是我的兒子，是你的女婿，怎麼不能夠吃上一半頓飯？再說咱們這裏是一個合作社，老百姓誰願意來串誰就來，咱們不

能够鑑定人家，咱們只能夠歡迎人家！』任常有冷笑着說，『說得好聽，說得好聽。……你的兒子不是我的女婿，誰曉得呢？』高生亮的嗓子慢慢大起來了：『呵，你打算連親家也不承認啦！』任常有半真半假地接上說：『過去倒是親家。現在就不像了。你是專門找人抬槓子。我說這，你說那。往後呢，往後的事情誰曉得呀！……快，快，快，張四海！……羅生明！咱們開個會吧！』

第三章 爭 論

天黑了，舖門上了，張四海和羅有成也洗過澡，從河邊回來了，大家在保管室裏開會，聽高生亮報告收股金的情形，討論往後怎樣收股金。一盞油燈放在變黃了的白木炕桌上，任常有端端正正地盤起腿坐在桌前，兩眼照常發亮，臉上却顯得很乏。他的旁邊是張四海，彎着那瘦得像標子似的腰在整理紙筆，準備記錄。——那神氣好像他一輩子能在這炕桌上彎着腰，要玩那一管筆，幾張紙，他這一輩子便不算白過了似的。高生亮坐在任常有對面。任常有是冷冰冰的，沒有火氣的；他是熱呵呵的，滿臉大汗的，冒着烟的。在兩邊炕角落裏，是半坐半睡的大師傅劉寬福和完全躺着的羅生明。有成沒上炕，在底下提水裝烟，沒事兒就把兩手放在背後，靠牆站着。除了任常有披着的一件藍布衫之外，再的都是打着赤腳的。

高生亮源源本本，把他那天怎樣走到二郎橋鄉政府上一點的地方碰見馬吉兒，怎樣走上清風崖，怎樣看見那些灰溜溜的人家，怎樣在村長家開會，都說了一遍。這時候，他脫去了上衣，咱們才看見他的骨骼雖是寬大，却沒有什麼肉。這樣子，他的頭是顯得太大了一點；加上他一講話，那腦袋就兩邊倒，剛向右歪過去，馬上又回到左邊，講了許久許久，才又向右歪一次，同樣又馬上回到左邊，；看來真有點醜陋，又有些孩子氣。他的報告常常叫任常有插進一兩句話打斷了。每遇見自己不同意的地方，任常有就問：

『你爲什麼要走市溝呢？』

『你不會治病，你爲什麼早不說呢？』

『什麼醫藥合作社？誰給你說這話來的？』

每一回叫人打斷了他的話，高生亮的頭就反常地向右歪一下，好像空中掉下一塊肉，他要用嘴把牠嚼住一樣。這樣擰了幾回，他臉上的皺紋更加深了，嘴也更加向左歪了，稀稀的兩撇長鬚鬚也越發硬了。到了這個時候，張四海的筆就停住了。他憑經驗知道再往下面就沒法兒記，其餘的人也很清楚，他們兩個馬上要爭吵起來。

果然，兩個主任像往時一樣爭吵起來了。農民們吵架，是跟讀書人和做官的吵架不一樣的，沒有那麼彎彎曲曲。要吵，就直截了當，一刀一槍，當面對戰起來。任常有平平淡淡地說：『總之，你一個股金也沒有收回來就是了。你說了那許多，都不是你的本份事。』高生亮從坐位上跳起來駁他，『那是人家不給贖，是不收？』任常有說，『收股金好比收賬，要心狠嘴滑臉皮厚！』高生亮說，『人家罵得很兇，你怎麼不去聽一聽？』任常有說，『那還要聽？聽了有什麼法子？他們總是要罵的，這就是農民！』高生亮說，『人家現在不說沒錢的話了，人家老老實實說有錢……不給！』任常有說，『既是有錢，事就好辦啦！我也不相信咱們一個區就連五千塊錢也動員不起來！咱們要耐心說服人家：第一點，發展農村經濟……』高生亮立刻打斷他的話：『我自然是這樣說的。那村長楊老漢也是這樣說的。咱們從上級吩響聽到這些話，也不知跟老百姓說過幾千回了！』任常有也煩躁起來了，說，『還不只村長！區長，縣長，都是這樣說的。這是革命的大道理。現在就要看咱們做工作怎麼做法，拿上這些大道理，怎樣才能跟老百姓說得通。』高生亮又跳起來了。這老漢跳得那麼使勁，差一點沒拿把那麻紙糊的頂棚頂穿。他說：『我跟他們說不通，你自己去說說看。那些大道理人家還沒有聽够麼？這回你拿棒槌也敲不進人家耳朵裏面去。』任常有真生氣了，不過他還勉強忍住，說：『那自然是的。爲

全體人民謀利益的話，總沒有爲一兩個人發財的話來得中聽。」高生亮哈哈地笑起來，說：「我的好精神！咱們憑良心說，合作社辦了五年，給過全體人民什麼利益？人家正是問咱們要利益嘛！……咱們光會口說，實地上什麼利益也沒給別人拿出來！」

「任常有險發白了，氣也緊了，把身上披的藍布衫抖了一抖，打算好好地教訓高生亮一頓。」生亮哥，你也是三五年受過傷的人，咱們好好地吧這個問題討論一下吧。」他不忙不慌地這樣開了個頭。「你說出這樣的話來了。你說：咱們沒有給過人民什麼利益！你說了這句話，是不是？你這句話說得很好，很有意思：咱們沒有給過人民什麼利益！……現在，咱們不討論那什麼醫藥合作社不醫藥合作社，也不用再討論辦合作社的大道理。——這些大道理已經說得夠清楚的了。——我只要說一句，大家都應該弄明白：咱們這合作社是一份公家的生意，咱們這合作社不是一份私人的生意，咱們是有組織的，有領導的。……上級叫咱怎麼辦，咱就怎麼辦。……上級給咱動員了五千塊錢股金，叫咱去收，咱就得去收。……這是上級給咱的政治任務。給了咱，咱就得去完成。不必討論，不能推托困難，不許討價還價。要不是這樣的話，上級派咱們來，把咱們當作幹部，給咱飯吃，給咱津貼，還給咱家裏代耕，——到底爲了什麼呢？」說到這裏，任常有看見高生亮坐不住了，那歪嘴像牛一樣磨着，還好像想說什麼的樣子，連忙止住高生亮，說：「你不要慌，叫我給咱講完了你講。……我看是這樣的：高主任說咱合作社沒有給過人民什麼利益，這個問題拿到區上去討論去。咱們在這裏幹一天，就得服從上級的領導。我看高主任還得走南溝一趟，去把股金收回來。不要走東溝，也不要走西溝，要走南溝。南溝的股金動員得最早，高主任在南溝人也熟，……大家看怎麼樣？」

大家都沒有意見。高生亮誰然有意見，也不想再說下去。會就散了。第二天，高生亮還是沒說什麼，担起担子，搖着巴郎鼓，往上用就走。在南溝串了三天，受盡多少閒氣，看盡多少黑臉，還是不頂事。那些在政府攤派股金的時候應承了的，到這時都推沒錢，不給；那些當時都沒有應承的更不用

說了。三天過後，股金一個也沒收起，倒是賣貨賣了五六十塊錢。他一想，『這怎麼能回去呢？回去拿什麼交差呢？』就決定不回去，再往西溝走。一路像叫化子似地這家求罷了求那家，越求就越沒臉面，人家就越不想給了。高生亮這副貨郎担子本來是吃得開的，婆姨娃娃們都跟他很慣熟，叫他高乾大。這回爲了怕他催股金，連見面都怕和他見面了。那天，他走到西溝裏面離合作社十五里地的鳳來坡，天黑了，人也熬了，他就走上村莊，打算上王銀發家裏住一宿，走着走着，走到王銀發門口，只聽見裏面有人在拉長腔子叫喚，他知道是王銀發的娃娃病了，正在『叩送』呢。他站了一站，一聽口音就聽出來，那『叩送』娃娃的正是他們莊子豹子溝那個年輕的巫神郝四兒。他想真不湊巧，王銀發家裏有事，自己不好進去打擾，就再走了幾步，到王金發家裏去借住一宿。這王金發是王銀發親哥，已經另開了的。高生亮一見王金發，就打聽王銀發娃娃的病情，才知道又是和清風崖馬老漢那孫女一樣的病：發燒昏迷，四肢抽筋，牙關緊閉。他搖一搖頭，就沒有作聲。……那天晚上，高生亮憑着老相好的面子，和王金發說了一整晚的大道理，結果才算把他說轉了，給了五塊錢股金。剩下兩塊半錢，王金發怎麼也不答應，一定要推到年底再說。第二天早上，王銀發來告訴他哥哥，他娃娃『叩送』過了沒頂事；昨天晚上死秧了。……他死了娃娃，心裏很難過，也不想回家，就騎在炕上和大家慢慢拉話。他年紀三十五六，是一個開過藥舖的小商人，手裏有幾個錢，自己看見什麼快就倒點什麼，光景還過得去，平時最討厭合作社，一提起就罵的。王金發有意逗他說話，就說，『老二，生亮哥夜兒給我說了一篇合作社的大道理，我如今才解下了；合作社實在是在幫助咱們生產，幫助咱們發展經濟的好東西。我也入上了五塊錢。』王金發板着那發青的尖瘦臉孔，好像別人向他借錢似地說，『你入就入吧，我是一個錢也不入的，除非……』高生亮馬上接着問，『除非怎樣？』

王銀發沒有馬上回答，慢慢坐了起來，講到另外一件事：『老高，你知道咱們莊子上有許多人要搬走麼？』高生亮回答：『聽說了。是爲了娃娃養不活。』那小商人又說：『對着了，就是這個事

。——說起來，我也想去！老高，我們是熟人，我說了你不要生氣。你辛辛苦苦，在大熱天裏，挑着你那副貨郎担子到處串，爲的給老百姓謀利益，發展老百姓的經濟。是不是？可是我問你：老百姓的娃娃，養下一個死一個，怎麼也養不活，他的經濟發展了有什麼用？……依我說，我甯願窮一點，可是家裏有兒有女的紅火些。你沒見原前咱家裏一天到晚靜悄悄，够多少難過！」

高生亮已經明白了王銀發的要求，可是不說，再往下問他：「那麼你說該怎麼辦？」

「我說該怎麼辦？」王銀發看着老高，忽然覺得這個老漢很刁鑽，就輕輕打了他一巴掌，說，「我說還不是跟你說一樣，咱們辦他一個醫藥合作社！我聽說你在清風崖和老百姓談過這件事。……自然，你們合作社說過的事，也不一定都實行的就是。」

老高心裏喜得沒辦法了，大聲叫嚷着：「你來你來。給咱們入點股把藥社辦起來！」

王銀發說，「要入股我就不入什麼三塊五塊，我要入就入上一千塊，你們任常有敢收麼？」

老高這時也真是高興得，什麼上級不上級也不管了，就說：「你只管入，你入上一萬咱還怕你？」

王銀發也笑了，說：「我們做生意的人，要攬一件事就得像一件事。像你們老任那個樣子，那就一滿不叫「做事」。你想，叫人入股不能超過二十塊，入了股又不許人退股，入了股又不給人分紅；他拿上那麼幾個錢，小的拿看不上，大的事做不了，一年到底賠了賺了也沒個清白；他那個合作社，鬼也不上門，貨色又缺又貴，今天賣三塊，明天賣五塊，賣了錢就吃，趕貨賣完了，也吃完了。像這樣子，說不上什麼生意，實地上就是大家每年捐幾個錢，靈活合作社那幾個幹部。……我們要攬醫藥社，就另外攬，跟你們那個醫藥合作社分開。鬧在一處是不好的。」

王金發聽了半天，也就湊趣似地湊上說，「要是保證有本有利的話，百兒八十我也能入。」

幾個人又談了半天，高生亮才担起担子往回走，出了西溝，向區政府走去。他和任常有之間的問題，只有那個地方才能够解決。

第四章 希臘神話

高生亮走到三汊河區政府，已經是半後晌了，區長程浩明和區委書記趙士傑都不在家。他放下扁担，把那高大的身軀左搖右擺地走進區委書記的窑洞裏。他推開炕席上幾件凌亂的衣服，點起小油燈，從身上掏出那桿羊腿巴子烟袋，蹲在炕上吸水烟。吸了一陣子水烟，他就屈起兩腿，靠牆坐着，隨手在炕上拿過一本書來翻看。那本書是一九三九年在蘇聯莫斯科出版的聯共黨史——才運到陝甘甯邊區不久的一本好書。他翻來翻去，都不大懂，只是三行兩行地看。後來翻到最後那一頁上，他就不再往回翻，騰起左眼，皺起眉毛，很用心地，一個字一個字地往下念：

『在，古，代，希，什麼人的，神，話，中……』

區委書記趙士傑剛從外面走進來，看見高生亮坐在炕上念書，就接着說：『那是希臘人。……臘月的臘字。』一面說一面也上了炕，拿過那本聯共黨史說，『你這一兩個月學文化學得怎樣了？咱們這些本地老幹部要努力求進步才行。咱們和人家相比，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咱們知道的東西太少了，不知道的東西太多了。人家是正相反。來，我給你念一段。這一段的意思可好極了！』

這區委書記是一個文化很高，很能幹的年輕人，看樣子只有三十來歲。身材短小，但是很結實。凡接近過他的人，不論第一次接近也好，經常接近也好，都覺得他很熱情。這時候，他慢慢擺動着腦袋，擺動着那一副大腮骨，……而像小喇叭一樣朝外翻出的嘴一開一合，念起來了：

『在古代希臘人的神話中，曾有一個著名的英雄，他名叫安泰；據神話所說，他的父親是海神波

賽東，他的母親是地神蓋姆。他非常愛慕自己這生育，撫養和教導了他的母親。這安泰很有力量，任何英雄都戰他不過；因此大家都叫他無敵英雄。他的力量在什麼地方呢？他的力量就在於每當他與敵人決鬥而遇到困難時，他總是在他身上，就是說，在生育和撫養了他的母親身上靠一靠，於是就得到新的力量。可是，他終究有他自己的弱點，就是害怕人家用某種方法使他脫離地面。敵人因為知道他這個弱點，所以就時刻暗中窺伺他。有一次，他碰到了一個敵人，這敵人利用了他這個弱點，並戰勝了他。這敵人名叫海爾枯里斯。可是，這敵人是怎樣戰勝他的呢？原來，這敵人設法使他離開了地面，把他舉在空中，使他失去與地面接觸的可能，於是就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我認為，布爾什維克也好像這個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安泰一樣。也正好似安泰一樣，布爾什維克之所以強有力，就是因他們與自己那生育，撫養和教導了他們的母親，即羣衆，保持着聯系。而只要他們與自己的母親，與人民保持着聯系，則他們就有一切可能依然是不可被戰勝者。」

「布爾什維克領導之所以是不可被戰勝的，其關鍵就在這裏。」

高生亮聽着，不知不覺地慢慢爬到那本書跟前，用兩個肘肘支着自己的上身，好像牛一樣地昂起頭，用那大鼻子去聞那本硬皮子的洋裝書。——那些道理，他好像懂得。可是那些海神呀，地神呀，那些古裏古怪的名字呀，那些長長的句子呀，他又沒法兒懂。「那個安泰，」他想着，「怎麼那樣不小心呢？」而那個叫做什麼古裏的，他又盤算，爲什麼要殺死那麼一個英雄呢？趙士傑已經念完了，他還是那樣趴着，在想着什麼心事。區委書記原來的用意只是教他識幾個字，並不準備給他講解這段書，——月時，據他估計，要在目前給高生亮講清楚這段書，恐怕也不大可能，便用手碰一碰他的肩膀，問：「你們的股金取得怎樣啦？」高生亮好像猛然驚醒，急急忙忙回答：「正是這個事。你和區長都回來了麼？」趙書記點點頭，隨手把書合上，放在一旁說，「都回來了。他在那邊寫。有兩個農民在纏住他打什麼官司。」於是高生亮整起腿，端正正坐了起來，把清風崖的事情，鳳來英的事情

，合作社的情形，和他跟任常有兩個吵架的經過等等都告訴了趙書記，最後，他提出了他的要求：「趙書記，我要辦一個那樣的醫藥合作社。不那樣辦不行。合作社遲早是個垮。你們能批准麼？」

區委書記低頭想了半天，依然立不定主意，就說：「任常有到區上來過了。情形咱們也知道一些了。問題也弄得很清楚了。……只是，你的性子太急。這是你的缺點。大家再商量商量看嘛！」

高生亮也不再談這個，就提出了另外的要求：「趙書記，你撥幾斗糧食給咱們好不好？」

「我的好高乾大，你說的是什麼二話！經濟機關要政府撥糧食？」

「我的好趙書記呀，再過兩天咱們吃不上飯了，你還怪我性子太急！」

區委書記又低頭想了半天，做出很苦惱的樣子說：「是的，一切的情形咱們都明白。不過，——咱們再調查一下。咱們再研究一下。中央叫咱們調查研究嘛！你那個辦法，一時好像行得通的，可是在原則上有問題。莫說咱們一個區決不定，就是咱們一個縣也是決不定的。你頂好再忍耐幾天，……還有，再和老百姓商量，多多商量。再和合作社的人商量。……多商量總能把事辦好。至少，你得拿你的新辦法去說服人家。」

高老漢生氣地睜了一睜眼。每逢感情一動，他左城上那個傷疤就紅得像一片山楂一樣。他把鼻子縮起來，然後冷笑說：「還用得着我？過兩天叫他們的肚子說服他們！」

正說着，外面走進來一個四十來歲的漢子。這個人又矮又胖，臉圓得和盆子一樣。——這張臉的週圍長滿了鬍鬚，鬍鬚的當中像出疹子似地長滿了紅點子。他聽見高生亮這麼說，又看看趙士傑和他兩個人的神氣，就早已明白他們是談的什麼問題了，不過他還是問了一句：「你們是在商量醫藥合作社的問題麼？」區委書記一直想不通，低着頭沒做聲；高生亮一看是區長程浩明，便覺着不高興，也沒開腔。程浩明並不等別人回答，就說下去了：

「醫藥合作社是一個什麼問題呢？依我說，那就不算什麼合作社的問題。我們沒有醫生，有什麼辦法呢？有醫生，有藥舖，那就不管什麼合作社不合作社，大家都會請他看病的。不是？……這是醫藥問題這一方面……在合作社那一方面的問題呢？我看毛病就更大了。老高，你說老百姓歡迎你的辦法，我很懷疑。那也可能有一兩個莊子的老百姓歡迎，不過這個歡迎只是個別的莊子。咱們全區老百姓歡迎不歡迎？咱們全縣老百姓歡迎不歡迎？我看那就不一定。……好，退一步說，就算老百姓歡迎吧，我們也不能當羣衆的尾巴！——這樣就是尾巴主義啦。你想想看：老百姓歡迎神神，老百姓歡迎舊戲班子，老百姓歡迎「人之初，性本善」，老百姓歡迎看相的、算命的，現在老百姓又歡迎你的醫藥合作社，咱們有什麼辦法呢？咱們只能乾乾脆脆回答兩個字：不行！」

程浩明說完，見大家不呼氣，便乾擗了幾下鼻子，做出找東西的樣子到處看。找了一會兒，到底是什麼也沒找着，走了。趙士傑這才慢慢地抬起頭，問高生亮：「老高老高，消費合作社原來的業務範圍是給老百姓辦理消費事情，你現在把醫藥也攪開了，將來老百姓又有別的要求，你怎麼辦？你說合作社不是該有個業務範圍才好？一個消費社沒辦法，又辦上一個醫藥社，不會貪多嚼不爛麼？」高生亮不同意地回答：「老百姓要什麼就做什么，那裏來個範圍？你把範圍一圍定，老百姓就不來了！剛才程區長罵我是羣衆尾巴，我想說句笑話兒，這尾巴便能算上一個範圍。其實，做羣衆尾巴總趕做羣衆仇人強些。現在的合作社已經是羣衆的仇人了！」

區委書記覺得很不好說話，就笑着把高生亮安慰了幾句。

「老高老高，我說你性子太急，是不是？快不要這樣。程區長說的話，原則上都是對的。你先回去……把他的話想一想……再多找些老百姓談一談……再多跟任常有商量商量……到時候咱們再做決定。對不對？」

這一天，高生亮十分難過。他沒料到區上會這樣子給他解決問題。

第五章 歡迎會上

陽歷八月已經過去，九月隨着陣一陣的涼風來到陝甘甯邊區了。淡淡的雲，紅紅的霞，高高的天空。梨兒有多麼香，棗兒也有多麼的脆。到處是綠的，到處都是樹。——這是邊區一年中最好的時候。在任家溝合作社裏，高生亮閉口不談醫藥合作社；也沒有到區上討論這個問題。不過區政府和鄉政府都知道，這個問題在農村裏是傳開了。高生亮那副担子，天天在鄉裏串，十天八天都難得回家一次。差不多每到一個村莊，碰見任何一個人，他都談起這個問題，——這樣子，誰還能擋定這件事呢？區鄉政府知道這種情形，也知道經高生亮這麼一說，老百姓更不願交那攤的股金，可是又不能阻止他，叫他別說。無論如何，到處跑着想辦法的人，總比坐在家裏想辦法的人，有辦法得多。高生亮十分活動，這裏談一頓，那裏談一頓，雖說反對他的，不理睬他的，還是很多；不過贊成他的可也不少。至少，以前一聽見談到合作社三個字就走開的人，現在可以聽下去。高生亮的信心提高了。這一點，你從他渾身那股勁兒就能看出來。這信心越受到別人的反對就越強，最後，他覺得那醫藥合作社一定能辦好，他覺得，如果他一輩子能做成這麼一件事，那麼他也就算很滿意他自己。

整天待在家裏的任常有，那就大不相同了。他整天愁眉苦臉想來想去，越想就越糊塗：這麼好的合作社，為什麼老百姓會不要牠呢？他自己一心一意為合作社打算，為什麼老百姓會討厭自己呢？擴大股金分明是政府的革命動員，為什麼大家就敢反對呢？高生亮到處破壞合作社，為什麼誰也不出來禁止他呢？高生亮不服從上級的領導，為什麼會不受到處罰呢？……這樣子，他不明白的事情，總是一天比一天多起來。有時候有個把子老鄉偶然到合作社來閒串，跟張四海他們也還有說有笑，任常有

自己倒反而躲在一旁，不敢插嘴。他不敢問人家爲什麼不交股金，更不敢問人家對醫藥合作社有什麼意見。他老是覺得自己不開口，別人還不怎麼；自己一開口，別人就露出一副不耐煩的臉相來，話也就說不下去了。

有一天，本鄉的鄉文書，一個叫做雲飛的年輕人來找他。這是一個浙江人，年紀大約二十一二歲，瘦瘦的個子，猴子一樣的臉兒，兩個眼睛紅紅的，露出很貪心的神氣。他告訴任常有，本鄉有十二個自衛軍，自動參加了八路軍，九月十八日在二郎橋鄉政府開羣衆大會，歡送他們入伍，看合作社不是有什麼表示。聽了這個消息，任常有稍爲高興了一些。他彷彿看見有十二個身強力壯的年輕人，穿了整齊的軍服，一字排開站在合作社門口。這些小伙子就是他和高生亮，那些一九三五年的老戰士們的後代。他高興得忘記了他面前的苦惱，甚至把眼睛睜了起來。

談到醫藥合作社，任常有又重新露出愁眉苦臉的樣子，那叫做雲飛的年輕人，說起話來總好像舌尖叫門牙咬住似地，安慰他說，「你不用發愁，誰是誰非，將來一定要有結論的。」任常有搖搖頭，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可是現在呢，誰也說他不過。好像精神上受了身。好像他立了什麼了不起的大功勞。好像一個六七歲的娃娃那麼拗性。一個人瞧不起上級的領導，你還有什麼辦法？雲飛同志，你來幫助咱們批評他一下好不好？」雲飛很同情這老頭子。又用門牙咬住舌尖說，「你們自己鬥爭他一下就可以啦！我告訴你：他這種思想是資本主義的思想；他這種提法，是失掉立場的提法；他這種行爲，是目無組織的行爲。拿上這幾點去和他鬥，那就是你們羅有成也鬥得過他！」任常有聽了，雖然懂不透澈，總覺得這幾句話很新鮮，很中聽，也很厲害。平時，他是不大聽得起這號年輕的「文化人」的，這時候不一樣了，覺得「文化人」也很逗人喜歡了。爲了記牢那些話，他就要求那鄉文書把牠重複說了兩遍。

最後，兩人商量好到九月十八那天，合作社派人帶着慰勞品，到二郎橋參加歡送入伍大會，鄉文

書發飛才走了。那年輕人走後，任常有這才稍爲振作起來。他覺得他這回拿住了高生亮的把柄，——他一定不讓高生亮這樣子鬧獨立性鬧下去，他覺得他有幾分希望使高生亮屈服。他想：『就是你心裏不服吧，看你嘴上怎麼說得過去！……』這樣想着，他臉上有了一點笑容。

到了九月十八那天，任常有準備了六雙布鞋，六條毛巾，叫高生亮去參加歡送大會。高生亮說，『你自己爲什麼不去參加一下，對大家說說話呢？』任常有說，『我怕見人，不是怕走這二里地。人家看見我就討厭，我看見人家也不舒服。』高生亮笑着，伸手去翻翻那些慰勞品，問任常有：『人家十二個戰士，這叫人家怎麼分法呀？』任常有沒有想到這裏有什麼問題，便回答：『十二個人，不是正好麼？誰要布鞋就不要毛巾，要毛巾就不要布鞋。』高生亮擠着那比較小的左眼，歪着頭笑：『哦，原來是這麼個！我還當一個人一隻鞋子，半塊毛巾呢！』任常有知道他又不同意了，便也笑着說，『好吧好吧，還是依你的。』說罷，又揀了六雙鞋子，半打毛巾，一共是十二雙布鞋，一打毛巾。高生亮用綉襖把那些東西收起，搭在肩上，彎着兩腿朝二郎橋走去。

一路上，高生亮心裏還是想着那個老問題。弄到現在，事情已經很清楚：合作社如果不採取另外一套辦法，就辦不起來；這所謂另外一套辦法，便是他自己所主張的，還有許多農民贊成。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那就是合作社的老辦法。這種老辦法是他的上級，合作社主任加上區政府……他們定出來的，可是所有的農民都拚命反對。他應該怎麼辦呢？他回答自己說，『我應該像聯共黨史所說的那個英雄……他叫個什麼名字呀。應該像他那個樣子，——聯系羣衆。衆人的意見一多了，他們總會把那老辦法改變一下子的。』他想到任常有和穆浩明兩個人，要是聽老百姓的意見聽得多了，一定會跑到他面前來低頭認錯，就不由得揚揚得意起來，兩個手指擦着鬚子，傻裏傻氣地笑，笑得連心窩兒都有點跳了。

歡送大會就在鄉政府門前那塊坪台上開。到了三四百人，圍成馬蹄形坐在地上，那十二個勇士滿

臉光彩地坐在衆人的前列，和大家一樣，臉向着主席台。這主席台是一連三張長桌子所做成，一塊綢緞像桌圍一樣掛在台前，圍上貼着『致敬英雄』四個大字，是本鄉的農民們自由集款送來的。桌上擺着豬肉，羊肉，燒酒，蒸饅，和許多的食品。主席台兩旁擺着兩行長凳，上面坐着區長，鄉長，區委書記，鄉指導員，此外還有在二郎橋臨時自動參加的鑼鼓手等等。高生亮代表合作社說了幾句贈送的話，把鞋子和毛巾獻到台上之後，看見區鄉首長都在場，他不肯放過這個好機會，就把『醫藥合作社的問題也提了出來。有些重要的地方，像『隨時可以入股，隨時可以退股』呀，像『退股按月算利，到期一定分紅』呀，像『入股隨便多少，社務大家商量』呀，他都說得特別詳細，特別動聽，還有說了兩遍，甚至三遍的。二郎橋的老百姓也吧，別的許多莊子的老百姓也吧，還沒有在開這樣的會議上面，聽到過講起他們的生活裏面，那些治病呀，賺錢呀的事情的。他們高興極了，拍掌，叫鬧，有幾個人當場就掏出錢來，要高生亮給他們入股。

人們嚷着儘管嚷着，高生亮有時橫掃區長和區委書記一眼，只見他兩個人像兩尊石頭雕下的佛像一樣坐在凳子上，沒有說話，也沒有笑。……而他原來是以爲他們會像他自己一樣高興的。

散了會，從二郎橋回任家溝的路上，高生亮的臉色難看極了。那上面，有一小半是害怕，有一多半是生氣。他想：『好，他們一定會說我不服從組織，不服從領導。……他們還要說我違反了合作社的原則。……他們自然也要說我沒有執行合作社的政治任務。總之，唉……』他想不下去了。如果真的有那有人那樣說，他是沒有法子駁倒別人的。可是，如果他沒法子駁倒別人，那豈不得承認是自己的錯誤麼？……

『我有個錯誤！呸！』他袒護自己地自言自語着，並且還吐了一口吐沫。『你們沒有看見老百姓反對你們，……可是他們贊成我麼？』

他想來想去，把腦子都想疼了。

第六章 破裂

在合作社要求澈底解決內部糾紛的那個早上，區委書記趙士傑和區長程浩明才發現，原來區上的意見也並不一致。趙士傑事前就覺得有分歧，不過不太明顯，因此沒有說。程浩明並不覺得。他想高生亮是錯的，正和太陽從西邊出來是錯的一樣，誰也會知道的。那天早上，趙士傑問程浩明「誰去出席呀」的時候，區長就毫不在意地回答：「我去。討論不會拖得很長的。不過我們得準備一個幹部……高生亮如果十分說不通，我們就撤換他。」無論如何，他料不到趙士傑會這樣說：「撤換他？爲什麼？是不是換一個人就能把股金收起？從七月起佈置的五千塊錢股金，現在還收不到二百塊錢。這不是事實麼？……原則，是一回事，事實，又是一回事。我們得好好研究一下。」這些爭論發生在任常有和高生亮身上的時候，程浩明覺得很簡單，很好解決；現在這些同樣的東西發生在他和趙士傑的身上，他就覺得很複雜，自己也糊塗起來了。他說：「既是這樣，那麼你去一去吧，應該怎麼處理，你斟酌情況來處理就對了，我沒什麼意見。」

區政府到合作社雖然只有五里地，趙士傑實在走得慢，走了一個鐘頭還沒走到。趕他走到，人家已經在保管室裏爭論得十分熱鬧，……留筆記的瘦條條張四海，早已把筆擱過一邊，沒有法子記下去了。本來合作社一向閉會就難得規規矩矩地閉下去，沒有固定的主席，沒有固定的人數；也許在閉會之前就會經過正式的討論，也許在閉會當中談起開天來，一扯就扯得很遠。今天，情形就更加嚴重了。

「我告訴你，高生亮，你這同一錯不知道錯到那裏去了！」任常有尖聲叫嚷着，那通紅的臉兒，那嗓子 and 那神氣根本就不像他自己。「要是在蘇維埃時代，我們開個羣衆大會，就能給你判個死罪。你自己照照鏡子看，你的嘴巴歪到什麼地方去了？你的思想是什麼思想？你的提法是什麼提法？你的行爲是什麼行爲？你違反了合作社的原則，你違反了上級的領導，簡直就是個反革命！」

高生亮嘴裏噴出吐沫，臉上也是紅通通的，像火燒的肉皮一樣。和平常不大相同的，是他那銅鐘般的嗓子現在像打雷一樣，而且有點沙啞；他的臉上有一種奇怪的笑法，這種笑很勉強，緊繃繃的，一看就知道不是氣得很厲害，誰也笑不出這樣的笑法來。他一點不讓地回罵：

「任常有，你憑什麼趾高氣揚放這號屁？我是反革命？你看這地方，他說到這裏，用手指着自己的左臉，不過任常有並沒有望他，「任常有，你看一看，這是什麼人把牠戳成窟窿，把我的嘴和下巴戳成這個樣子的？你那時候做個什麼？對呀，開個羣衆大會！你開閉咱們這方圓五六十里的老百姓，誰不恨死你！你沒開口，人家早已把你槍斃了！你把合作社做了五年，你把合作社做到那裏去了？你把這份革命財產化到什麼上去了？你把合作社的領子掐住，往死裏掐！別人要就救活牠，你不讓救！你不是對革命怠工，破壞革命麼？你不是暗藏的內奸，暗藏的破壞分子麼？」

區委書記一進門，一聽到這些話，就覺得事情不好辦：兩方面都使喚了強烈的火力進攻了。這時候，飯館的大師傅劉寬福和娃娃羅有成早走開了，他們對開會沒有興趣；保管羅生明和一個債主在合作社門口低聲說話；張四海在欄櫃上把布疋抖開和一個農民講價錢。保管室裏只剩下任常有和高生亮兩個人對罵。趙士傑參加以後，情況比原先緩和了一些。

高生亮先開口說：「趙書記，你來得正好。跟任常有，你是把道理說不清白的！我那裏不曉得合作社的那些大道理呢？……合作社是叫多數人發財，不是叫少數人發財的。合作社要抵制商業剝削，合作社辦工廠，對不對？不過，——在今天說來，除非公家給咱們幾十萬資本，咱們能做個啥呢？咱

們現在不是叫多數人發財，是叫多數人賠錢，叫多數人恨死咱們。咱們現在不是抵制商業剝削，是沒有商業，是沒有飯吃。還用談辦工廠？那不是做夢是什麼？……我給他說：任大哥，我想事情不能朝這麼辦了。咱們先讓少數人發一點財，隨後多數人才會把錢拿出來，交給合作社，隨後多數人才會發財。多數人發了財，合作社才有力量，才能够抵制商業剝削，才能够辦工廠，才能够辦生產事業。他怎麼說呢？他一口就咬定我是資本主義思想！失掉共產黨員立場！——這些東西，我說不清。不過我進合作社已經三年了，這三年當中，我跟他的思想立場是一個樣兒的。如果他的思想是共產主義思想，他的立場是無產階級立場，我的也是的！事情爲什麼沒辦好呢？」

趙士傑正在輕輕點頭，任常有接住說了：「就算思想立場暫時不談吧。你沒有組織上的允許，沒有領導上的同意，到處胡言亂語，到處私人活動，使得老百姓不信任合作社，不交股金，這樣子把咱們合作社的工作和威信，一滿破壞完了！這還不是反對組織，反對領導麼？」任常有說完了，對區委書記做了一個微微的笑臉。那些什麼思想呀，立場呀的話，他只是從雲飛那裏聽來的，恐怕說多了反而說不圓，就抓緊了反領導這一點，拚命強調這一點。

高生亮替自己辯解說：「我不過徵求大家的意見，和老百姓商量這個問題。你要是常往農村裏跑，你也會這樣的。我也不是先和老百姓商量好，叫他們不交錢給合作社；是他們先不肯交錢，我再提出辦法的。這件事誰不曉得呢？你不曉得麼？趙書記不曉得麼？……你們現在要是說，不能朝那麼辦，我以後就說也不說，悄悄兒價着合作社垮個乾乾淨淨！」

這樣子你一句我一句，會是越鬧越熱鬧，人也越來越多了。除了張四海，羅生明，劉大師傅，有成兒都回來了之外，還增加了莊子上的五六個老百姓。沒有誰叫他們參加，他們也沒有問過誰，就那麼坐在炕上，擠在門邊聽。趙書記在本子上寫了幾個字，就問那五六個老百姓有什麼意見沒有。他們都連聲說：「沒有沒有。」他又問羅生明，羅生明說了沒有，又說：「不過照我個人看，不管誰有道

理，誰沒道理，照着上級的意見執行的就有……就是對的。完了。」趙書記又問張四海，張四海說：「我是有意見的。平時大家不說，我也不說。現在大家說開了，我也說幾句。我以前對合作社是根本懷疑的。我對工作也沒有信心。我想照那樣子辦合作社，什麼作用也起不了，還不勝不辦。我把合作社看成是個應付事兒，我把合作社的幹部看成是一些壞人。把誰調到合作社工作，就是處罰誰。合作社的幹部都是吃不開的，鼓定幹的。幹又幹不好，不幹又不成。我贊成高主任的主張，合作社一定要朝那樣攪才攪得通。我還提議合作社幹部也入股一樣，願幹的就來，不願幹的也不要強迫。這樣子大家才能實心幹，工作才能幹好。」

任常有等他說完了，反問他：「照你這麼說，合作社幹部一下子都會走完的，你怎麼辦？」趙士傑又在小本子上寫了幾個字。問過大家都沒意見了，他才做出結論來：

「咱們陝甘甯邊區從一九三六年起辦合作社，到今年才不過五年。咱們的知識還是很少的，咱們的經驗還是很不夠的。不過大家都知道一點，那就是：爲人民服務。爲人民謀利益，不是爲各自謀利益。這回你們的爭論，爭了兩個月，那基本出發點還是只有一個，那就是：怎樣爲人民服務，怎樣才服務得更好。」

「話要從兩方面說：一個是理論方面，一個是實際方面。在理論方面，任常有是對的。他的做法跟咱們邊區合作運動的整個方針、政策，都符合。咱們的合作社一向是這樣辦的，雖然大家都看見，咱們辦得還不够好。但是在實際方面，高生亮也很有道理。他這個辦法，我從前沒有聽說過，也不好說他對，還是不對。不過我同意一點，就是他的辦法說不定能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我們當然要爭取合作社的非資本主義的前途。可是現在眼見得合作社是辦不下去了。現在的合作社不是資本主義前途或者非資本主義前途的問題，是有前途或者沒有前途的問題……」

「我個人的意見，是你們兩家都辦。能合就合在一起辦，不能合就分開辦。辦一年以後，看試驗

結果怎樣再說。他照他的辦法收股金，你照你的辦法收股金。兩家都攪。我的意見只是個人的意見，對不對大家還可以再討論。」

一聽見這個結論，高生亮十分高興，快活得跳下炕，大搖大擺到處跑，說是要尋他的羊廳巴子。往常有一聲不響，搔着頭皮，用誰也聽不見的聲音說：『要是准他收股，誰會把股金交給我呢？』其餘的人先先後後地說：『對着咧，對着咧。就是那麼個，就是那麼個。……』

第七章 新的方向

任常有不認爲區上允許高生亮試辦醫藥合作社，是因爲老辦法實在行不通，任常有認爲老辦法的所以行不通，是因爲允許了試辦新花樣。不過不管他怎麼想，他的想法已經沒大意思，高生亮的醫藥合作社是披里拍噠地辦起來了。

小門市部原來佔兩間房子，現在把靠北的一間讓了給醫藥合作社。僱來了三個木匠，專做裝修木活。合作社新添了兩個幹部，一個是鳳來坡的王銀發，他入了一千元股金，連人也進了合作社；一個是鄰區的私人醫生李向華，高生亮去找他談了兩次，他就同意了。合作社本來靜悄悄的，閒閒散散的，現在就都忙起來了。管工的，辦藥的，買紙張麻繩零用工具的，定章程出廣告紅帖的，還有管理股金股票賬項出納的，整天穿穿插插，忙忙碌碌。這裏才叫，『高乾大，快來！』那裏又叫，『高乾大，你看這事情怎樣撥法呀？』直把個高生亮忙得一身水一身汗，像一匹瘋馬一樣兩頭跳。時令正當秋天，合作社却像是春天的樣子，雪消了，水流了，草木發芽了，鳥兒叫喚了，充滿了葱蘢生机的氣象。快開幕的時候，幹部都配備齊全：高生亮是醫藥合作社正主任，王銀發是副主任兼出納保管，張四海兼會計，李向華是醫生兼採買。到開幕那一天，三個新醫櫃都裝滿了藥品，對聯橫額賀幛都張掛起來，入股的人，道賀的，看病的，請大夫的，抓藥的，看紅火的，把個原來灰溜溜的，空空洞洞的合作社鬧得五顏六色，熱火朝天！到處擠滿了人，你碰我，我碰你，合作社的地方原來很寬套的，現在也顯得過於狹小，簡直不够用了！

不單是醫藥合作社紅火，連平素沒人上門的門市部，這一天也做了一百多塊錢的買賣。——這是合作社五年來的頭一回。可是不管大家怎麼忙，生意怎麼好，合作社怎麼熱鬧，任常有總是一聲不響地站在一邊。他不說話，也不做事，連人家向他道賀他也不打理，只是拚命使勁地咬住他的旱烟袋。合作社越忙，越人多，越紅火，他就越不舒服。他看見高生亮在人羣中擠來擠去，和這個拉一下，和那個打一下，那高大的身體真是越看越蠢，越看越笨。高生亮的腦袋，還是向左歪着的，在衆人的頭上漂來漂去，像水面上漂浮着一個爛倭瓜。高生亮那張長方臉，緋紅緋紅的，橫一道直一道淌着汗，越得意，那右眼就越大，左眼就越小，歪歪的嘴巴簡直就閉不攏來。任常有自言自語着：『毬！牛個什麼！你看那相貌——醜極了！』爲了怕看高生亮的臉孔，任常有索性回到保管室，騎在炕上。他想着：『哼，自由入股，自由退股。說得真好聽！現在大家想發財，自然都來自由入股了。只怕將來賠了錢，大家都來自由退股！將來大家那麼自由一退，我像你歪嘴蝦蟆辦個什麼！』不過這麼想雖然有道理，高生亮如今還沒有垮，他也還是很不舒服。這一天他推說有病，整天躺着沒起來。

幾天之後，任常有就慢慢覺悟到，政府所攤派的股金，要想再收一文錢，也是完全沒有希望的了。他把羅生明找來商量，想弄幾個本錢，倒一點流動生意，替消費社這邊也爭一口氣。他們的辦法是由羅生明拿上幾個錢，下農村裏探買糧食。——就是把青苗拿低價買定幾石幾斗，農民們現在就使喚錢，到秋收的時候還糧食。買來之後，再由任常有自己到集上去探賣。——就是把探買來的青苗，看一點利錢又賣出去。到秋收時把農民交來的糧食再轉給買主。這樣買賣幾回，他們就能够籌出一筆本錢去倒流動生意。任常有把這計劃告訴高生亮，想拉扯藥社幾百塊錢，高生亮說：『你問王銀發吧。』他去問王銀發，王銀發說：『我做不了主意，你去問高生亮吧。』這一下子把個任常有氣壞了。

他跑到區政府，眼睛紅紅的，像要哭的樣子，對區長程浩明說：『程區長，我辦了五年合作社，雖說沒有一點功勞，也應該有一點苦勞。我沒有很大的成績，也沒有犯過什麼錯誤。我的腰也彎了，

背也駝了，爲的是什麼？爲的要造下五間好房子，給那發了瘋的申鄉貨郎辦藥舖發財麼？那藥舖只是叫幾個私人發財的，我的好區長，你說那裏有一絲一毫的革命氣味！正因爲這樣，高生亮自己也入了五百塊錢！五百塊錢哪！三石糧糧哪！誰不曉得豹子溝是咱們區裏第一個窮莊子？高生亮又是豹子溝的第一號窮鬼？他那裏來的這許多錢？他有了錢爲什麼不往咱們自己的消費合作社入股？他本身還是個副主任哪！」

他翻來覆去地把這樣的話說了一遍又一遍。他怎樣打算探買糧食，倒流動生意，想跟藥社拉扯，藥社不答應他那些事情，他一句也沒有說。區長程浩明心裏實在同情他，不過嘴裏又不便說出來，只是一面聽一面點頭笑。任常有看見區長的神氣有點活動，又想起雲飛教給他的那一套東西來，就進一步加上說：

「他從前雖然也革過命，現在他的思想是澈底腐化了！老老實實地當資本主義的俘虜去了！不過，——那是他各自的事情，還不要緊。我頂生氣的，不是別的事，是他用那種卑鄙的手段破壞了任家溝合作社，弄得這次擴大股金，不能夠勝利完成任務！他那樣的藥舖子怎麼能叫個合作社？區政府應該馬上解散牠！……如果政府不解散牠，我要求政府解散咱們那個消費合作社，一滿都給了高生亮，叫他大大去發一發財好了！」

區長倒了一杯開水給他。看見他裝好旱烟袋，又替他到灶房裏點着一根高粱桿遞給他。等他催問了兩三遍，才慢吞吞地答覆：「老任，你的話是很有道理的，咱們都是農民出身，不會來書本子那一套，不過咱們有一點，那是很保險的：咱們服從上級的領導。上級說什麼話，咱們也說什麼話。上級叫咱們怎麼做，咱就怎麼做。現在政府已經決定叫他試辦一年，還是應該讓他辦一年。馬上解散牠也沒有什麼，也不是辦不到，不過總是不大好。自然咯，他的做法咱們還是隨時研究，也不是那麼死板執行的。……」

程浩明這幾句話的用意，就是告訴任常有，區長本人並不同意高生亮的做法。高生亮的做法頂多也不過一年，快就半年也難說，就會叫人糾正的。現在時候還不到，叫任常有等一等。可是任常有聽不出這些用意來，就發急了，說：『既然是這樣，讓我回家休養三個月吧，我渾身都有病，病得一滿擔不定了！』區長再不好說什麼，只得點頭答應：『好，好，你休養三個月吧，我同意。』

當天下午，連有成兒給他幫忙也不要，任常有自己揹起鋪蓋捲就回家去了。臨走的時候，能什麼話也不說，只對高生亮聲明：

『老高，我通知你，我們桂花兒跟你們捨兒的婚約，從今天起就算取消了！』

高生亮料定他遲早會有這一着，也沒有什麼詫異，也懶得跟他兩個講道理，就痛痛快快地回

答：

『好聽。要是桂花兒跟捨兒都同意了，我沒意見。』

任常有回了家，還是讓女兒睡在炕上，自己在橫邊一個小炕窩，鋪開了自己的行李。搗好了牀鋪。他立刻叫桂花兒和麵，把他兄弟任福有和兄弟媳婦都叫了過來，告訴他們：高生亮怎樣不懷好意，怎樣破壞了他五年來辛苦經營的合作社，他爲了表明不跟高生亮合作，爲了將來高生亮鬧出大亂子連累不到他身上，爲了看看合作社沒有了他會搞成什麼樣子，他得到了區長的批准，回家休養一個時候。最後他當着衆人說，高生亮是那麼一個混賬王八蛋，高捨兒又是那麼一個二流子，這一門親家看來搗不成器，他臨走的時候已經和高生亮說好，把桂花兒和高捨兒的婚約也取消了，問大家有什麼意見。任福有夫婦都說：『對，對。』任桂花開頭聽說高生亮那樣壞，那樣把她大不當人，那樣欺負她大，真是氣得不得了；後來聽說她和高捨兒的婚約已經取消了，就大吃一驚，由生氣變成委屈，坐在一旁只是淌眼淚。最後看見大家都說自己的婚姻取消得對，便更加沒有了主意。要說對，又捨不得高捨兒；要說不對，又怕傷了她大的心。正在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的時候，忽然抬起頭，看見大家都望住她

，等她說話，就賭氣地，想都不想地連聲說：『對着咧，對着咧。這樣的人家還能行？貴賤是個離，離狗日的！』任常有聽見桂花兒這種口氣，也沒工夫去研究她是不是真心情願，心裏不由得十分高興：『吩咐他的兄弟任福有：』

『老二，你趕快到下面毛娃兒的館子裏割半斤滷肉，……打半斤酒，咱們好好兒吃一頓，消一消這泡悶氣，……罷了，咱們好好兒來一陣子「夢湖」，錢打濕牌可多時了！……』

第八章 發展

天上的雲從深藍色慢慢變成灰白色，看着是越來越輕淡，天氣也越來越涼了。一年辛苦，莊稼已經成熟，這時候，大家都忙着收呀，打呀，送呀，個個眉開眼笑，喜氣洋洋。那一天，王家圪塄的老農民王德貴心裏藏了些事情，睡不安穩，天沒亮就爬了起來。他推開門，走到窗外，看見莊子上十幾家人都靜悄悄睡着，還沒起來，只有明晃晃的月亮，照着滿地的寒霜，又有兩條黑狗，在那霜上慢慢走着，輕輕噴着鼻子。王德貴呆呆地站了一會兒，覺得很冷，就回到窩裏，把門緊緊關上，從身上摸出洋火來點亮了燈。在小油燈前面，他又呆呆地站了一會兒，然後爬上炕，在那小木架子上取出一把舊刺刀，跳下地來。他用牙齒咬住刺刀，兩手盡力移開了那個大水缸，又蹣跚地走到門前，聽了一下外面，隨後才蹲在水缸旁邊，拚命朝地裏挖下去。挖了半天，挖到一層石板上，他移開石板，再往裏掏，不久就挖到一層木板上。他又移開木板，起出兩塊青磚，就看見那個小炕裏平排地放着兩個小洋鐵匣子。這兩個小洋鐵匣子舊是舊了，還看得出原來是裝顏料用的。那剩下的，一小塊一小塊的油漆花紋在小油燈下面閃閃着亮。王德貴也累得不行了，坐在地上輕輕喘氣，用袖子去擦掉那從頭髮花白的腦袋上冒出來的汗珠。他勾出那兩個小洋鐵匣子，摸着，捏着，擦着，耍玩了一陣子，才從裏面掏出兩個小麻紙包兒來。這是兩包鈔票，五塊的，十塊的，中國銀行的，交通銀行的，那花花綠綠的花紋躍着他的眼，那光溜溜的紙張膩住他的手，他覺着像喝醉了酒的樣子。——因為這些鈔票，他想起他那死了多年的婆姨，他那死了多年的兒子，他想起有一次他幾乎決心拿這些鈔票去辦一個婆姨，而後來他

到底下了最後的決心：甯願讓這些鈔票陪他度過他的殘生，再不做別的胡思亂想。王德貴想來想去，把那些鈔票數來數去，揉來揉去，不知不覺已經天亮了。他急急忙忙地把那一包約莫一千塊錢的鈔票，用襖褲緊緊地繫在腰間，把其餘的一包鈔票重新裝進洋鐵匣子，放在炕裏，然後依着原來的層次用磚塊、木板、石板，泥土把牠埋好，用腳踏平了面上蓋的土，再用原來那個大水缸壓在上面。等到把這些事情一件一件做好，天色已經大亮，昨天晚上還是貧窮的王老漢今天已經變成有錢的王老漢了。

王德貴懷裏揣着一千塊錢，比懷裏揣着一千個跳蚤還要咬得煩，早飯也不想吃，就鎖上門，往任家溝合作社走去。一下山，他望見不遠的前面，同莊子的劉老婆在急急忙忙地走着。這劉老婆已經六十幾歲年紀，又是小脚，雖然在急急忙忙趕路，到底還是走得很慢。王德貴雖說放慢了脚步，可是一下子就擡上來了。他問劉老婆：「那麼早，那裏去呀？」劉老婆想不到有人問她，當堂吃了一驚，閃在路旁，兩隻腳連站都站不定。等王德貴走近了，她才回答：「是你呀，死老漢！你沒頭沒腦地問人家，差點把人家吓死啦！」兩個人走了幾步，王德貴看見劉老婆手裏提了一個籃子，裝得很輕便的樣子，其實誰都能夠一眼望出來，那籃子是沉重的。他再問劉老婆：「大清早，你急急忙忙地走那裏去？」劉老婆說：「走前面，三岔河。」跟着又反問王老漢：「你走那裏去？」王德貴說：「我走二郎橋鄉政府去。你走三岔河，擡上兩塊磚去呀？」劉老婆笑着罵他：「你這狗日的，說什麼二話！那是兩件衣裳！」說罷打算把籃子提起給他看。可是那籃子實在重，她想舉牠也舉不起來，只略略揚了一下就放下了。

王老頭兒擡過劉老婆，走到前頭去了。不久，也是住在王家圪塔塋的曹根福從後面擡上劉老婆。她問曹根福到那裏去，曹根福說：「到合作社去借錢去。」隨後他又撞上了王德貴，他們誰也不問誰到那裏去，只是隨隨便便拉着閒話，一道向任家溝合作社走去了。

這一個多月以來，合作社整個變了樣兒，好像一個人得過大病，現在已經復原了一樣。醫藥社那

邊是新開設的，傢具都是嶄新，貨物也很充足，自不必說；消費社這邊，三個貨架上原先是空空洞洞的，現在都擺滿了布疋，洋火，顏料，紙張之類，而且抹得乾乾淨淨，一點塵土都沒有。合作社裏面的人呢，那就更不一樣。原先個個都是灰溜溜的，垂頭喪氣的，整天待着沒事兒的，現在一個個精神飽滿，眉開眼笑，一天到晚都忙不過來了。這一天，打天亮起，合作社就擠滿了人。一直到吃過早飯，才稍爲空閒了一些。一有空閒，王銀發就去調藥材，張四海就在欄櫃上算賬。正忙着，高生亮忽然瘋瘋顛顛地走到欄櫃前面，用手往櫃面上一拍，說：

『你們看，就是這個東西！』

張四海和王銀發聽見高生亮這麼猛然拍了一下，都吃了一驚，抬起頭來到處望，從門口，河灘，一直到河對面的莊稼地，除了有兩匹黃牛在河灘上吃草以外，什麼也照不着，就一齊問：『什麼東西呀？』高生亮縱身一跳，坐上欄櫃，打了一個轉，跳進裏面來，拍了張四海肩膀一下，說：『就是這個，就是這個。這個道理！』往後，他又用那闊大的手掌，在欄櫃上拍一下說一句，很有點自負地說：

『咱們，一九三五年，住在梢林裏，打仗的時候，咱們是，知道，羣衆的力量的！往後呢，太平了，也就忘了。那時候，羣衆不同意，咱們就活不成！爲什麼現在就忘了呢？你看咱們還合作社，羣衆一贊成就辦起來了。也不用你催，也不用你問，什麼都給你送上門來！』

那兩個聽了，才知道他講的是這個，你望我，我望你地笑了一笑。張四海一向把高生亮當長輩看待，笑罷就依舊低着頭算賬，把算盤珠子撥得的哩嚕啦響。王銀發雖說只大張四海五六歲，可是一向和高生亮是平輩相處，開玩笑開慣了的，見高生亮說出這些話來的時候，這聲板着臉孔，又這麼孩子氣，好像一個娃娃對大人自誇說他怎樣了不起，捉定了一隻蝴蝶一樣，就接住說：

『像你那麼大一隻老鼠，要好大的一架天平，才經得起你爬上去呀！』

高生亮哈哈大笑了一陣，又低着頭，望着自己脚上那雙破爛不堪的扎花青布鞋說，「哈哈，你不信？你慢慢瞧！咱們現在把合作社鬧大了，以後咱們的力量越大，困難也更多了！我別的話不說，只說兩句話：看力量，多做事！只有這樣子，才能够克服困難。以後碰到什麼困難，少不了還要去找老百姓的。咱們自己是農民，咱們該解下農民。……咱們先給老百姓解決生活上的問題，其實不管什麼樣的問題，只要能解決就給解決。這樣，老百姓又像一九三五年一樣贊成咱們了，合作社就能在老百姓當中生下根子，像頭髮長在頭上，指甲長在手指上一樣；加上又把紅利分給老百姓，入退還啦又隨他自願，他還有不來的麼？你們看，」說着說着，他舉起右手，把食指和中指併在一起，在自己的大鼻子下面點着，轉着，畫了一個圓圈又一個圓圈，接下去說，「咱們做的事越多，老百姓就來得越多；老百姓來得越多，咱們的力量就越大；咱們的力量越大，往後做的事也就越多！這樣子，一層套一層，咱們還怕什麼困難？王銀發，你想把藥品辦得齊備一些，你想再添一個獸醫，能行；張四海，你說咱們的活動資金還不够，老百姓來借錢咱們還應付不了，那也不用發愁。要是老百姓都來了，把錢都入到合作社，都存到合作社，咱們還怕什麼呢？你們看吧，要不了一個月時間，我就把那狗日的紡織工廠辦起來了！」

他把話說得那麼肯定，那麼自信，又那麼有條有理，好像一個高級司令員對他的戰士講話一樣，莫說王銀發張四海兩個人覺得詫異，他自己也覺得詫異。話說完了他就連忙把臉孔朝着門外的大路，不敢望那兩個人，好像他這時候很害羞。

正是這個時候，曹根福和王德貴兩個人從大路走上坪台，走進了合作社。高生亮喊有成兒提水，張四海放下筆說，「有成兒的四媽有病，請假回家去了。」高生亮問：「他那個四媽？是不是羅志旺的婆姨？那婆姨坐了吧？」張四海說，「不是要坐。夜兒還請了李向華去看。聽說是病了。」說罷就提了壺到灶房裏給客人打了一壺煎水來。喝過水，吸過烟，兩個客人只顧談閒天，不說正經事。曹根福

看見王德貴在坐，不好開口；王德貴怕曹根福知道他有錢，也不開腔。高生亮先把曹根福讓進保管室，問他有什麼事。原來他是想來借兩百塊錢，可又沒把保人帶來。高生亮對他說明，錢是可以借給他，不過合作社放款一定要保人親自來一趟，三方說明才行。他就很滿意地走了。曹根福剛出門，劉老婆就走進來。一看見王德貴坐在欄杆前面，她就尖聲叫起來：『好王八烏龜，你說走二郎橋去！』王德貴反駁她：『好姐姐，你還說到三汊河口咧！』往後，王德貴說要借錢，劉老婆說要除棉花，兩個人把合作社鬧得天翻地覆。高生亮見兩個人都只顧開玩笑，不說真話，就說：『老王哥，來，到這裏來坐一坐。』王德貴跟他走進保管室，上了炕就說，『生亮哥，我一點也不開玩笑，是想來借一千塊錢的。』高生亮說，『合作社借給誰都行，就是不借給你！』老王說，『爲什麼呢？你們合作社說這回不跟原先一樣了。這回要給人民服務，要給老百姓解決困難了。我不是老百姓呀？我不是人呀？』高生亮拿懷疑的眼光對他望了許久，才說：『誰不曉得你老王哥，把錢都窖在地裏呢？你倒該拿點錢出來給老百姓解決困難才對。』說到這裏，王德貴像小偷一樣從襟襖裏取出一包鈔票，蹣手蹣腳地走到高生亮面前，低聲說，『小聲些，小聲些。我老實不瞞你生亮哥說，我本來想辦一件事，要兩千塊錢才辦得成。可是我只有一千塊！怎麼辦呢？我想這樣吧，合作社果真不能借給我一千元，我索性把我這一千元也存到合作社裏面吧！不過合作社一定得給我守祕密，不讓一個人曉得。』高生亮這才弄明白他的用意了，就故意作弄他一下說：『對，我叫張四海給你打條子。』說罷拿起錢就往外邊走。這一下王德貴可着慌了。他往前一跳，一把拖住高生亮。十分慌張地低聲責備他：『你看你這個人！那老虔婆就在外面，她會把這事情對全區的人說的！』高生亮說，『這樣子的話，叫張四海進來一下也行。』王德貴說：『不慌，不慌，你還得說一說，你一個月給我多少利息呀！』高生亮說，『一個月一塊錢五分錢。咱們存款五分，放款八分，誰來都是一樣。』王德貴說，『還有呢，現在外面是一塊法幣換一塊二毛邊幣，你們怎麼算的？』高生亮說，『咱們自己不便喚法幣。咱們拿到銀行去，還是一塊換一塊』

。兩人又低聲爭論了一袋煙工夫，最後約定一塊法幣按一塊一毛邊幣計算，才算把王德貴打發了。王德貴、張四海，高生亮幾個人從保管室裏走出來的時候，外面王銀發正在和劉老婆講條件。劉老婆要合作社給她兩斤棉花，一掛紡車；王銀發要劉老婆教會王家圪塨全莊子的婆姨紡線。把客人送走以後，高生亮又和劉老婆說道理：

「劉老婆，你看咱們合作社自從立起藥舖之後，多少人來存錢生利！有許多人把鴛子都刨出來了。你的鴛子裏那些響洋再不刨出來，你就要落後了！」

「哎喲，我的好高主任，你怎麼曉得我鴛了響洋呢？你不是胡說八道麼？」

「哼！我不瞞你說，辦合作社的人沒有千里眼，順風耳，驢子腿，神仙肚，他還用辦合作社麼？莫說你家有多少響洋了，就是誰家婆姨養了娃，誰家驢兒下了駒，咱們都是清清楚楚的！」

「好吧，好吧，你清楚，你清楚！」劉老婆說着把擱在她座位底下的那個籃子使勁提了起來，重重地往欄櫃上一放，接着說，「我把我的響洋都給你們，都給你們。你們儘管甜言蜜語騙我吧！你們騙一個老太婆，看你們不得好死！」

張四海一數響洋，是三十塊，就給他打了條子。她提出一連串問題要合作社給他保證：她要按月提出那每月五分的利息，她的響洋要按照每月的響洋市價，折成邊幣算利，最重要的，她將來不想存的時候，她一定要取回原物。高生亮一件一件都給她保證了，還向她詳細解釋：「劉老婆，你不用怕。咱們給你保證，銀行也給咱們保證的。咱們放下你的響洋，自己絕不能使喚牠一塊。咱們馬上就交給銀行，銀行按照市價折成邊幣給咱們，咱們再按照邊幣付利息給你。你將來要取，咱們再按那時候的市價向銀行取出來還給你。咱們不過替你經手經手，你放心吧。」劉老婆一面聽一面點頭，完了就把張四海給她的那張條子顛來倒去地看，看了好一會兒，也不說話。合作社吃中飯了，她也隨便吃了半碗飯，吃罷飯，臨起身的時候，她又問高生亮：「我的好高主任，你給我說，我那些立人兒，大頭兒

，取回來還是立人兒，大頭兒麼？」高生亮搖頭說：「那怎麼做得到呢？銀行給咱響洋，又不叫咱選的。你管那立人兒，大頭兒做什麼，總之是給你響洋，一樣能使喚就對了。」

劉老婆走出坪台，快要下到大路邊了，嘴裏嘖嘖咕咕地說個不停：

「你們儘管騙我哩！你們敢騙一個不識字的老太婆，看你們得不得好死！」

晚半天，快天黑的時候，高捨兒來找他大來了。他來合作社總是這個時候來的。合作社已經上好舖門，人們都在保管室裏，閒談着生意上的事情。他走進房子裏，很不滿意地叫了一聲，「大，我來了。」高生亮只是含含糊糊地答應了，好像很不在意的樣子，使得他更不滿意。等到人們陸續散了，高生亮才把他兒子叫到炕前面，告訴他：「任桂花已經和你離婚了。」

高捨兒什麼都不講，只悶頭悶腦地質問他父親：「誰說這個話的？」

這樣質問的時候，他的心裏注了多少的不滿意，做父親的一聽就能聽出來。他用手抹了一下那兩撇鬍子，那兩撇鬍子就發軟了；他再把左眼睜起來笑了一笑，他的整個臉都發軟了；他跳下地，走到兒子跟前，向那年輕人俯下身子，俯得髀爲有一點向左偏，他的硬梆梆的全身這時候也像是發軟了；於是他一句一句低聲和氣地對他兒子說，任常有怎樣和他鬧意見，怎樣四年以前就嫌他們窮；任常有回家休養的時候怎樣提出解除婚約，他怎樣答覆。他又告訴他兒子，有一天，他在莊子上碰見任桂花，他問她本人意見怎樣，任桂花回答說，「你不該那樣欺負我大！現在，我沒有什麼意見不意見，我大說怎麼價就怎麼價！」把這些情況都講完了，高生亮就說：「鄉政府也來了人。是鄉長，那矮胖子羅生旺親身來的。他一來就說，鄉上已經同意，問我的意見。我想姻緣的事情，不好勉強，就說我個人是同意了，只看你有什麼意見。——說起來，這媳婦是我給你問下的，就算沒有問對，^①北姓離了，以後你自己另尋上一個，你們自由結婚也好，怎麼也好。你好好想一想，有什麼意見，回頭到鄉政府去跟羅生旺說一說。」高捨兒自己想想去，「既然任常有提出來，政府跟我大都同意，那就是了。」

你任桂花既然不念過去的情義，要依順你大，我又何苦一定要反對我大。誰都知道我大比她大辦合作辦得好。……凡是任家的人都是不講道理的！」想了半天，他就對高生亮說：

「算了吧！離就離罷算了吧！」

雖然話才說出口，高拴兒就覺得口不對心。但是口不對心的事，誰能免得了呢？他想，話已經說了出去，暫時就算了吧。反正他大的脾氣他也能摸清楚，最好在他和和氣氣，軟軟綿綿地，說出他的主張的時候，當面不和他反拗。順了他，說不定過幾天他又會回心轉意的。

第九章 巫神的罪惡

合作社那個娃娃羅有成的家，住在南溝的月兒灣，離任家溝够十里路。羅有成的父母早已去世，只留下他一個，一九三七年，十歲的時候，進合作社當學徒，今年已經十四歲了。他的二大羅生旺，就是現今的鄉長。三大是一個抗日戰士，沒有娶妻，多年以前東征去了；現在還沒有消息。四大叫羅志旺，在家務農。他的四媽白氏，今年二十六歲，懷着身孕。十天以前，她忽然得了病，頭痛肚子痛，把羅志旺着急得莊上莊下，亂竊亂跳，尋不上辦法；羅有成也從合作社請假回家，幫忙照料病人。開頭，他們請了豹子溝的巫神郝四兒給治病。郝四兒說是感了『風邪』，在病人的兩邊虎口和鼻孔下連釘上三根鋼針。郝四兒走了之後，病人不止沒有好，反而更加重得多了。羅志旺找莊子上幾個老人商量了一下，就請合作社的李向華醫生來。李醫生給病人看了脈，斷定是肚子裏的胎兒死了，就給她用藥把那死胎打下來，白氏還算平安。可是三天以後，白氏一則因為沒有安靜睡覺（本地風俗，產婦要坐三天三夜，不得睡覺），血脈不能舒暢流通；二則三天只喝些米湯，什麼東西都不叫吃（這也是本地風俗）；三則她的心臟原來就有病，所以忽然中風昏迷，——莊子上的人都說，她得了『血迷』的症候。羅志旺看見請巫神扎針不頂事。請醫生吃藥反而更壞，急得連話也說不出來，跑到二郎橋找着鄉長羅生旺，十句併做一句把事情說了一遍，問他二哥有什麼辦法。羅生旺瞧起那雙肥腫的眼睛，剛剛睡醒，眼睛還沒完全睜開似地望着他，十分厭煩地說：

『虧得你還是個明白事理的人，這一點小事情都看不出來。她那分明是個邪病嘛！你再請李大夫

王大夫看，到底還不是個牛頭不對馬嘴？」

羅志旺一想也對，就再跑到豹子溝招巫神郝四兒請來。郝四兒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小小的個子，瘦瘦的身材，皮膚生得白白嫩嫩，眼皮是薄薄的，嘴脣也是薄薄的，鼻子非常小，又非常好狹，雖說穿農民的衣服，倒像個小掌櫃的相貌。他一進門，看見自己給她扎過針的羅志旺婆姨躺在炕上，臉色灰白，昏迷不醒，他便猜透了八九分；再把經過情形問了一問，他便裝做看見什麼似地用手朝灶君爺指了一指，嘴裏囁囁咕咕地說了幾句胡話，站起來就要走。羅志旺急得流出眼淚，苦苦拉住他。郝四兒裝出很同情的樣子說，「志旺哥，不是我不肯幫忙，實在是沒本領，治不了你家這個病。」做丈夫的又苦苦哀求一番，郝四兒就把眼睛閉了一會兒，裝出自己也十分害怕的神氣，指着灶君爺說，「你還沒看見麼？我剛一進門，就看見你家嫂子的魂跪在灶君面前磕頭，磕頭罷了就披頭散髮走出去了。這叫我有什麼辦法呢？」羅志旺實在沒有看見這回事，可是也顧不得細問，一步跳到病人跟前，把耳朵貼在病人的心窩上聽。這時候天已快黑，密洞昏昏暗暗，景象實在慘淡得怕人。站在一旁聽大人說話的有成兒這時也用手掩着臉，走出密洞外面。隨後又經羅志旺再三哀求，郝四兒知道主家信心已經堅定，就放軟了口氣說，「這只能怪你自己了，志旺哥。你想人的力量大還是神的力量大？放着神神你不求，偏要去求那膿包醫生，你想那不是應該怪你自己？現在事情弄成這樣，就是那季向華把你家嫂子一個好好的胎兒給治壞了引起來的。他把胎兒弄死了還不打緊，這一下犯着了血暈鬼可是了不得。現在是血暈鬼把你家嫂子纏住了。志旺哥，我越想越生氣……你這人怎麼這樣糊塗？合作社把咱們老百姓活捉了多少年，你還是相信合作社？牠不只要咱們的錢，還要咱們的命哩！咱們的祖宗三代就沒有什麼醫藥合作社，就沒見咱們祖宗三代得過病，都活了八九十歲才老去的！」這一番話把個羅志旺說得昏頭昏腦，只是一味子點頭。什麼都聽郝四兒擺佈。

郝四兒先叫主家把季向華開的藥，抓來了正在煎着，還沒吃下去的，一起都倒在山坡下；然後打

着赤脚，打着赤脚，腰間繫上紅圍裙，頭上戴了紅頭巾，頭巾外面用柳條綁住，有時搖着小銅鈴，有時搖起三山刀，在窠裏跳着叫着。他的眼睛半閉半閉，嘴裏不斷吹着氣，又咿咿呀呀地胡聯一頓，誰也不知道他說些什麼。他的兩腳擺成八字形地在地上頓着，圍繞着香案跌跌踉踉地走，渾身抖顫着，像喝醉了燒酒，又像他正在打擺子。香案上供着藥王靈官之類的神主牌位，在一個裝米的升子裏面裝滿了小米，小米上面插着香，也插着那些黃表剪成的紙條兒，此外，香案上還放着許多零七八碎的什物，和一根很粗的，用柳條七根擰在一起編成的鞭子。跳了約莫兩袋烟工夫，郝四兒就說鬼正纏在那女人身上，拿起柳條鞭子向病人週身毒打。一面打一面威嚇那血暈鬼：

『你說！你是誰？你是什麼惡鬼，你說！』

那女人一面哭一面哀求：『哎喲，不要打了，疼死了！哎喲，是我，你把我打死了！是我……』

『快說，你是誰？你敢裝假？打死你！』那巫神一面吆喝，又抽了兩三鞭。抽了二三十鞭，白氏實在忍不住痛，就胡亂調說，『是我。是王四子死去的兄弟媳婦，王五小的婆姨。』

讀以後，郝四兒又叫白氏在黃表上把鬼的相貌畫出來，白氏怕打，就拿起墨筆在黃表上畫符似地亂畫一陣，畫得烟不是烟，雲不是雲，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郝四兒得到了這些勝利，就用加了清油的掃帚在窠裏上下左右亂燒一通，又在病人面前大放爆竹，最後將羅家十幾個飯碗裝滿柴灰，一個個從門口擲出去打得粉碎，說是這樣子可以把鬼趕走。

到了那天晚上二更過後，病人不見好，反而十分沉重，連水也不能喝，話也不會說了。郝四兒說把鬼趕走以後，還要送鬼，就把病人連抱帶拖，拖到前面溝汊一個碾子旁邊，轉了幾轉，就叫她跪在那裏。這時候，天上下着小雨，又濕又冷，白氏跪在地上，同莊子的兩個婆姨扶着她，在雨水裏面左搖右擺。郝四兒叫那兩個婆姨走開，要她使勁巴住那個碾子，然後在頭上放起鞭炮來。每放

一個鞭炮就慘叫一聲，跌在泥水裏面，一連放了三次，一連跌了三次。病人經過這樣的磨折，已經剩下了半條人命，羅志旺把她擡回家裏，一放在炕上她就死過去了。

羅志旺看見這種情形，心中實在不忍，就問郝四兒：「四兒哥，你看我婆姨這樣子，有救沒救呢？」郝四兒說：「是有救，只看你信神不信神。」羅志旺問：「信神又怎樣？不信神又怎樣？」郝四兒說：「你是不信神的，神也不來管你了。你是信神的，你就得心狠一些：先將你婆姨全身脫光，叫神神再用柳條鞭和貓蹄子把那血腥鬼痛打一頓。如果不好，其次就要用細麻繩將她兩個中指緊緊縛住，中間用筷子絞緊，一直把麻繩絞進肉裏，那惡鬼忍不住痛，就會走。如果還不走，就要再看她躲在什麼地方。牠要是躲在病人嘴裏，就要用驢馬糞灌；牠要是躲在病人鼻孔裏，就要用燒紅的鐵條去烙。這樣沒有治不好的。在史家圪塹，有一個年輕的婆姨……」他說到這裏，看見羅志旺不停地對他擺手，就沒往下說。雖然正是涼颼颼的深秋的夜晚，羅志旺還沒聽完那些話，已經吓得渾身大汗。他不等郝四兒說完，就接着說，神神的辦法都是好辦法，我看那病人是不大中用了。叫她少吃些苦，自己慢慢死去吧！你看，她真是再受不了啦！」說罷又流了陣子眼淚。郝四兒聽見這樣說，知道主家不願治了，就收拾東西起身要走，主家也不強留，給了他五十元謝禮，送他走了。

郝四兒離開羅家，還沒下山，就聽見羅家嚎哭起來，他心裏明白，這一定是那婆姨斷了氣。他摸一摸布袋裏的米和紅布，又摸一摸身上那五十元鈔票，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着：「嗐，這號錢也不是人賺的！」這時天色黑得像墨一樣，路上又溼又滑，實在不好走，可是到了第二天，他美美地睡了一夜，從炕上爬起來，他的想法又不一樣了。不論碰見什麼人，他總得講起月兒彎羅家的事情。他說羅志旺婆姨叫合作社治死了。他說李向華把羅家婆姨一個又白又胖的娃娃，不曉得怎樣胡毆日鬼用藥給打下來了。他說正因為這個原故，那婆姨冒犯了血腥鬼，血迷了，——叫鬼把她纏住了。他說他到羅家的時候，頭一眼就看見羅家婆姨的魂跪在灶君前面磕頭，磕罷頭就披頭散髮走出去了。總之，他

實行了一句俗話：惡人先告狀。他逢人便說，一口咬定是合作社把人治死。有些人聽了半信半疑，有些人就替他把話傳開了。這樣的話傳來傳去，又傳到羅志旺耳朵裏。羅志旺一想，『對呀！就是這麼一回事呀！』連他自己也相信他的婆姨，實在就是合作社治死的了。他跑到他二哥羅生旺那裏，說要告合作社。羅鄉長說，『好，我去和區上談一談。』於是他就跑到區上去了。區長程浩明歪着那叫鬚鬚圍定的圓臉聽完了鄉長的報告，就睜開那對小小的，叫滿臉的紅顆粒圍定的圓眼睛說：

『這事情果然是合作社要負責任，這是一方面；你兄弟那方面難道就沒有責任麼？你當鄉長的就該批評他。他爲什麼要找巫神治病？那完全是迷信！』

羅生旺不能同意，說：『叫我怎樣批評他呢？找巫神治病也要我批評，那麼我一天到晚光批評這一個都批評不過來，別的事不用幹了。農村裏，誰生病都是請巫神治病的。』程浩明嘆了一口氣，站起來拍拍羅生旺的肩膀，說：『我的好羅生旺呀！你的思想裏還沒有解決迷信的問題。可是，你如果保持着你的迷信思想，下一回再選舉鄉長的時候你就不保險了！』羅生旺一聽這話，更加不滿意，站起身，說是回二郎橋，實地是走過了二郎橋，一直向任家溝走去，走到合作社門口，看見合作社興隆茂盛的樣子，心裏着實不高興，王銀發和他打招呼他也不想打理；等到他再朝北面望過去，看見合作社正在那裏大興土木，建造新房子，他簡直氣得連呼吸都有點發喘了。

合作社造房子爲什麼他要生氣呢？這恐怕連他自己也說不上來。他好像查看賊人的賊窩一樣，東西南北四面看了又看。看見在合作社原來那排五間房子的北面，離原來的地址約莫一丈多遠，從東到西橫着蓋起一列新房子。他數了一數，這幢坐北朝南的新房子一共七間，都蓋成六櫥五椽、一式大小。當中三間打通，羅生旺猜出來那一定是做什麼工廠之類的用途。高生亮仍然穿着他那套破爛的黑市布短衣褲，到處跑着，這裏說幾句話，那裏指點一下，好像一個監工的樣子。鄉長走過去，在他背後大叫一聲：『高生亮！你認不得人了！』高生亮的確沒看見來了客人，連忙轉過身來看，原來是

那氣沖沖的黑矮胖子，還來不及答話，鄉長又說，「高生亮，你發財了，裝做看不見人了！」高生亮見他來意不善，又摸不着他的頭腦，只好裂開那歪歪的嘴笑。笑了一會兒才說，「我發什麼財呢？要說發財，還是老百姓發了財。走，到前面咱們暖房裏歇歇吧。」羅生旺拒絕了他。「不，不啦。」他說，「我只來告訴你一件事。我的兄弟媳婦叫你的合作社給治死了。現在老百姓的意見很多，已經告到區上。你光忙着造房子，能給老百姓解決什麼問題呢？你也該分一分心，研究一下你的合作社，看牠給老百姓做了些什麼事才對。」高生亮一聽這些話，直氣得漲紅了臉，咬着牙，渾身發抖，只是自己又不明白事情真相，不好說話。過了一會兒，他勉強陪着笑臉說，「羅鄉長，你說得對。還是前面歇歇吧，本來世上就沒有不治死人的醫生，我一定給你兄弟查清楚就是了。論平時，咱們李先生的羣衆反映還算很不錯的。前面歇歇，咱們慢慢拉話。」羅生旺說，「我回呀，」又一面走一面說，「羣衆有意見。人家說你們合作社藥價大，力暈小；你們的醫生架子大，本事小。」高生亮跟在後面送，真想一脚把他踢出去，後來還是耐住，索性連話都不說了。當天晚上，喝過米湯以後，高生亮就和李向華，有成兒把這件事情仔細研究了一番，對證了一番，才知道責任完全不在合作社。他把桌子一捶，把腳往地上一頓，也不管三更半夜，爬起來往二郎橋就跑。他看不見左邊的小河，也看不見兩面的山，更看不見頭上的星斗，一脫勁往二郎橋衝。他想，他非得在今天晚上拖着羅生旺到區政府，把這件事澈底解決不可。到了鄉政府，羅生旺不在家，下鄉佈置救國公債的購銷工作去了。他撲了一個空，只好滿肚子牢騷回到合作社。這整整一夜，他都沒有睡覺，睜大眼睛望着天亮。天才麻麻亮，他就起來，穿上衣服，一句話也不說，出門去了。這回他又變更了計劃，不到鄉政府，一直向三岔河口走去，到了區政府，程浩明剛剛起來，他一把將區長拖進密裏，就把事件經過從頭到尾說了一遍，程浩明很不耐煩地坐在一張凳子上，歪着那叫鬍鬚圍定的圓臉聽完了高生亮的話，就又睜開那對小小的，叫滿臉的紅顆粒圍定的圓眼睛說：

「這事情果然是那四兒負責任，這是一方面；你們合作社那方面難道就沒有責任麼？你當主任的就該批評你們的醫生。他爲什麼要把胎兒給人打下來？那不是胡日鬼？」

高生亮急得兩個眼珠子全往外突，眼睛閃着火光。天氣雖然很涼，他的黑臉紅得變成紫銅色。大條的血管在他的兩邊太陽穴跳動不停。大顆汗珠從額上的皺紋，順着兩腮的皺紋，一直滴到下巴尖，好像清水流過水槽一樣。他的兩隻又長又大的手，他的高大的身體，都一滿沒個放處了。

他嘆着氣，結裏結巴地說，「唉，這樣子，我還有什麼話說？咱們攪經濟工作的人，是不懂得醫藥——」話沒說完，程浩明就給他打斷了，說：

「咱們是攪政治工作的！你不要忘記，咱們這裏沒有什麼單獨的經濟工作。一切服從於政治。經濟工作，和別的工作一樣，都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

高生亮用好像要哭一樣的嗓子說：「政治工作也能，醫藥工作也能，……那樣地打人，那樣地磨折人，不要說病人，就是好人也得叫他打死啦！」

區長點點頭，承認了這一點。高生亮又同樣要哭似地說下去：「合作社剛辦起來，基礎還不鞏固，政府應該幫助牠，叫牠把威信建立好。——不曉得什麼人胡謔了一些不負責任的話，政府負責人不去更正，不去解釋，反而和他一道說。叫我的合作社怎麼辦下去呀？」高生亮把幾句話說完，渾身的氣力也完了。剛才那全身的熱勁兒已經消散，心裏面涼涼兒的，有點兒想瞌睡。區長輕輕動着他的圓腦袋，好像點點頭，又好像搖搖頭，好一會兒才說：「是的，是的，往後再說吧。什麼時候把那四兒和羅志旺都找來；咱們在一邊裏把這個責任問題研究清楚。你會相信，咱們是能够把事情弄清楚的。喂，你怎麼睡着了？快上炕睡覺去吧！」本來高老漢昨夜一夜沒睡，十分疲倦，聽着聽着就打起瞌睡來。區長撞了他的肩膀一下，把他撞醒過來了。他茫然睜着滿是紅絲絲的眼睛，好像一匹快要死的牲靈望着牠的主人一樣，呆呆地望着區長。忽然之間，高生亮的腦筋裏好像有什麼東西轉動了一下，他很

快就感覺到，在這裏是任何問題都不能解決的。他的精神忽然重新振作起來，又一股勁兒向豹子溝衝上去了。

走了二三十丈遠，程浩明忽忽忙忙從區政府追了出來，大聲叫喚：「老高！老高！你回來打這裏過身的時候，到我這兒來一下，我還有事情和你商量！」高生亮半身轉回來望了一望，沒聽清楚他說些什麼，也不願聽清楚他說些什麼，只頹往上走。走到豹子溝，他和什麼人都不答話，一直闖進那四兒的窑洞。他像一股旋風捲起幾丈塵土似地衝了進去，立刻把整個窑洞遮黑了。郝四兒正懶洋洋地躺在炕上，吃了一驚，一翻身就跳了下來。他看見一團黑東西堵住他的門口，——原來是高生亮一隻腳站在那裏，一隻腳蹬在門框上，把門口擋定，他的心裏畢畢卜卜地跳個不停。他低聲說：「高乾大，回來，回炕上來！」高生亮用他那銅鑼嗓子大聲叫喊：「郝四兒，你說咱們合作社治死了羅志旺家婆姨！」那巫神可憐地分辯着，「沒有，我沒有說過那號話。」高生亮駁斥他：「你說了，你胡說！是你拿柳條鞭子把那婆姨打死的！」郝四兒說：「我沒打人，我打的是那個血暈鬼。——還不是我打的，是神神叫打的。」他的聲音低到快聽不見，全身也哆嗦打顫了，不過他嘴裏還是分辯着。高生亮實在氣不過，也沒法跟他說道理，就一步跳到他的面前，舉起闊大的手掌一左一右打了他兩個重重的耳光。巫神捱了打，臉上一陣紅，一陣青，裝出乾嘔的聲音直吼：「你打人，你不講道理！八路軍是不許打人的！」高生亮用兩手捉定郝四兒的肩膀，對他警告：「你說，你沒有什麼神神，你也沒有看見什麼鬼，你打死了羅家婆姨！你不說我就活活把你打死！」郝四兒的兩肩好像叫鐵鉗鉗住一樣，知道沒法打脫的，就屈服了，說：「高乾大，我沒有什麼神神，我也沒看見血暈鬼，我打死了羅家婆姨！放開我吧！」高生亮見他告饒，本想放開手，忽然擰回頭一看，見門口已經黑黢黢地擠滿了人，就踢了他一脚，順勢把他朝外面一推：「去，去對大家說一說，你有什麼神，有什麼鬼，你怎樣打死了羅家婆姨！」郝四兒一碰到崖壁，正碰在他那把掛在牆上的三山刀上面，他想：「左家的女兒嫁給左家，

左是側左了！照這樣陷下去，我還用吃飯麼？」就隨手拿起三山刀，盡力把上面的鐵環搖得噹噹地響，衝出門外去。

豹子溝本來地方偏僻，人烟稀少，這時莊稼正在收割期間，莊子上十三四戶人家裏，壯年的男人女人都不在家，只剩老婆娃娃，和一些有病的，年紀太老，不能勞動的老漢在家。這些人見巫神衝出來了，就哇的一聲散開。他們跑不多遠，又站定了。高生亮趕快跟了出去，見那些老婆娃娃，帶病老漢稀稀拉拉地圍成個圓圈，圓圈當中，郝四兒就在這坡坨上跳起神來。他跟替人治病的時候一樣，右手噲噲噲地搖着三山刀，左手向前伸直，兩腳向外歪成八字形，連跌帶跳地亂跳一起。那年輕人的臉，現在比平時更加蒼白，眼睛是半開半閉着，嘴裏喘着噲噲噲噲噴着氣，而全身就跟打擺子一樣抖着，顫着；顫着，抖着；沒有一刻兒停止。

跳了半天，高生亮想着，『現在怎樣拾奪這件事呢？』越想越想不出辦法，加上昨晚整夜沒睡，他覺得自己精神恍惚，心裏分明是糊塗起來了：『鬥爭人我能行，』他對自己說，『鬥爭神我可不會呀！』這時候，郝四兒裝出神神附了身的樣子，使喚一種老漢的嗓子說起話來：『我是黑虎靈官，嗚，誰敢欺負我的馬童，嗚，誰敢欺負我的馬童！』高生亮沒法子回答，臉上燒得像火磚一樣，窘的連氣都出不來。他會經想過最後掙扎一下，想過他應該跳出去打郝四兒一個耳光，或者把他騎在胯下捶他一頓。可惜高生亮只是這樣想了一想。他不止十分疲倦，而且當真有點害怕，總之，他已經覺着自己渾身發軟，沒有一點勁兒了。那巫神又說，『敢欺負我的馬童，嗚，滾出來，嗚，當天跪下，嗚，聽本神吩咐！』高生亮希望沒有人注意他，可是不，他周圍看了一看，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他。彷彿有誰在他後面碰了一下，好像打算輕輕把他推出去。他底兩腳略為移動了一下，往後就再也移不動了。釘死在地上了。他想上前，上不去，他想退後，退不動。他覺得有一二千人堵在他後面，在鼓噪着，說着什麼，他想如果今天他一後退，明天他的威信就完全掃地了。那巫神還在不停地說胡話：『誰？

……我要勾他的魂，叫他害瘟疫……叫他全家，全莊子害瘟疫，死得一個不留！」高生亮深深地嘗到了恐怖的滋味，可是他仍然十分執拗地，直挺挺地站着不動。他的脊骨發麻，渾身癱軟，兩個小腿在打顫。他聽見自己心跳，覺得喉嚨發渴，汗水好像小蟲似地爬過他的臉。他呆呆地睜大眼睛，張開嘴，翹起兩撇鬍子，燒紅過的臉現在是鐵青色的，顯得很緊張。他屏着呼吸，使喚了全身的勁兒使自已不至於倒下來。……這樣堅持了約半個鐘頭，有一個六七十歲的矮小老漢出來調解。他對郝四兒說，「請你老人家不要怪，誰得罪了你老人家，咱們叫他對神神認罪賠禮就是了。」郝四兒再鬧也下不了台，便大聲說，「本神能寬恕你們一莊子人，一定不能饒過他！我要勾他的魂，叫他害瘟疫，叫他一家死絕！」說罷輕輕揮了三山刀，裝做神神離身的樣子，昏倒在地上。這一場風波過後，高生亮也顧不得回家問他兒子收割的情形，一口氣跑回合作社，睡了一天一夜都沒有離炕。

第十章 再發展

幾天以後，合作社爲了辦紡織工廠的原故請兩桌客。那天早上，約莫十點鐘光景，區政府派了人來請高生亮去商量事情。高生亮對那個人說，「程區長和趙書記怎麼還不過來，許是忘了吧？你回去請他們得便就來，有什麼事情吃過飯在這邊商量。」那個人去了之後，客人陸續到了。最先到的是個叫做王大章的年輕人，高高的身材，清秀的臉孔，年紀才三十左右，樣子又伶俐又能幹。他本來在鄉下教書，這回合作社把他請來當紡織工廠的廠長。他一進門，就把高生亮拖進賬房，拿出一大堆計劃表格圖樣之類的東西，和他一件一件地細心討論。高生亮說要怎樣更改，他就在那上面打記號。在談論着，第二批客人來了，那是高成祥和高滿祥兩兄弟，河南人，原來是兩個織布工人，來邊區以後，因爲潑資本，原料又困難，只做一點小生意餬口，這回高生亮把他們請來辦工廠，——高成祥當會計兼材料保管，高滿祥當正式工匠，他們是高興極了。兩兄弟都是一樣的爽朗明快的性格，高大壯健的身材，相貌也長得一樣的濃眉大眼，臉方嘴寬。所不同的是哥哥高成祥臉上長了許多酒刺，說話比較少，比較慎重；弟弟高滿祥很喜歡多嘴，比較簡便些，也痛快些。在他們之後，陸陸續續來人不少。有三個財主，一個姓方的，一個姓李的，一個姓譚的；有兩個商人，一個姓張，一個姓高。此外還有一個姓賀的木匠，還有在合作社存過錢的，王家圪塔的王德貴，和一個醫藥社想請來當獸醫的，名叫卜海旺的老漢。

這些客人分做三起拉話。那三個財主和那兩個商人坐在炕上，廠長王大章陪着他們。高成祥，高滿祥和賀木匠，在下面，坐在一塊兒，說說笑笑，打打鬧鬧。王德貴和卜海旺坐在欄櫃前面，和張四

海王銀發兩個人東拉西扯。除了這些客人之外，經常有七八個老鄉，出出進進地站在欄櫃外面說這說那，吵吵嚷嚷，又是借錢，又是存錢，再不就是借紡車，買棉花，扯布，請醫生，抓藥。把個小小的合作社，直鬧得像一個市集。

在這些吵鬧聲裏面，賬房炕上那幾個財主和商人用了好像演戲一樣的高嗓子說話。這裏在爭論入股的多少和選舉權的大小問題。其中有兩三個人，認為入股多的，選舉權也要大些，這樣才合理，才能保證股東的權利。其餘的幾個人反對這個意見，認為這種辦法太舊了，不合潮流了。那個姓韓的財主嗓子最大。他說，「舊的辦法是保護少數人的利益的！照你們那個意見，誰在合作社入了五萬塊錢，那麼，什麼事都要聽他指揮了，這是不行的。我還是贊成不管入股多少，每一個社員有一票選舉權，這樣能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好像咱們邊區的選舉，不論你有錢沒錢，錢多錢少，每個公民投一張票。我對你們說，我滿意這樣的民主！」那個姓高的商人觀點比較保守，忍不住譏諷他兩句：「老韓，我曉得你要滿意的。從前你當團總的時候，你滿意舊政權，滿意不民主；現在政府實行了三三制，你吃開了，大家選了你當縣參議員，你滿意新政權，滿意新民主。就是這麼個。」這錢句酸溜溜的話引起了哄堂大笑。以後話風又轉了。大家要王文章講時事，講蘇聯和德國打仗的事情。

賀本匠那邊，高滿祥在講他來邊區的經歷。他是一個人先逃難到邊區來的。到他把家當攙好，吃穿都有了，他就想起家裏的人，想出各種辦法要把他們接來。他找到了關係，寫了介紹信回河南去。剛到家不久，皖南事變發生了，他失掉了所有的關係。後來，他全家逃到游擊區，經過一些偶然而奇特的遭遇，才和一個用手帕蓋着臉的人談了話，那個神祕的人另外給他寫了一封介紹信，他拿了這個文件，帶領着全家大小冒險逃進邊區來。他怎樣弄到敵人的通行證，怎樣想盡辦法保護那封介紹信，不叫敵人搜查出來，後來又遇了多少驚險，經歷了多少悲歡離合，最後，他成功了。——這樣的故事，差不多每個河南人都有，也都是講了又講，講得十分起勁的。高滿祥也是這樣，把他當做最動人的冒

險故事，這人就講。因為他講多了，因此段落分明，有層有次，——事情又是今年春夏之間的新事情，賀木匠聽得很入神。高成祥雖然都是自身經歷的事，聽也聽過二三十遍，也同樣聽得很入神，只在他弟弟偶然記錯了的地方，改正他一兩個字眼。比方他說，「老三，你又記差了。那時候還是二月底天氣，還冷得很！那裏就到了三月呢？」說完了就和賀木匠兩個對着臉笑。

王家圪塄的王德貴坐也坐不定，他跑進賬房，聽聽這一起，聽聽那一起，又跑出鋪面，幫幫張四海的忙，幫幫王銀發的忙，一碰到機會，他就表明自己沒有錢，說：「我那裏來個錢入股？……人家請客也不是請我的，碰上了就吃嘛！我要是有錢，我還不扯布縫件新襖子？……唉，不敢亂開玩笑！」

今天，硬是把個高乾大忙死了。這裏喊高乾大，那裏喊生亮哥；這裏喊老高老高，那裏又喊高主任高主任。只見他風車一樣嘩啦啦轉；他要招呼客人，又要指揮做柴，顧得找出一個人到區上去催請程區長和趙書記，話還沒說完，兩三個老百姓又走過來把他岔開，提出自己的困難情形要他解決。等老百姓把話說完，原來要叫到區上去的那個人又不曉得跑到那裏去了。

正在這個時候，高拴兒和清風崖的馬吉兒，還有一個住在西溝梁莊，今年才十四歲的段五兒，相跟着到了合作社。張四海一見這三個年輕人，心裏就有點詫異。馬吉兒和段五兒，他曉得是來紡織工廠當學徒的，就對他們說，「王廠長忙着呢，你們先歇歇，回頭吃過晌午飯再說。」可是高拴兒爲了什麼事這麼早趕下來呢？又爲了什麼事氣色那樣壞，見了他也不大理睬呢？他想了想，問高拴兒：「你熬了吧？還是雜活啦？你的臉色不大好看哪！」高拴兒不說話，和那兩個娃娃坐在鋪面的門口旁邊。至少有十幾二十次，他看見高生亮出來又進去了，進去又出來了，只是沒有看見自己。他想找他說幾句話，也找不着機會。正覺着十分沒趣，有點後悔來錯了，忽然看見高生亮東張西望，不知道找誰。高拴兒想，「不是四海哥給我來了，他就到處尋我麼？」站起來一步跨了出去，叫他父親：「大，我來了多時了。」他一點都沒有想到，他父親見了他，好像碰見了一個不認識的人一樣，只是

很驚異地叫了一聲，「呵……」還用手背靠在額上，擋住那明晃晃的深秋的太陽，眯起左眼看了老半天，才看出來是誰。高捨兒更加想不到的，是他父親認出是他以後，什麼話不說，只是慌裏慌張地命令他：

「捨兒，你來得正好。你趕快給我到區政府跑一趟，請程區長和趙書記馬上就下來。」

高捨兒一聽，真是氣極了。一連說，「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等了一會，看見他父親瞪着眼睛站在他面前，好像沒有聽懂他的話，就加上說，「我有事來對你說，有要緊事。」高生亮忽然變了臉色，滿臉通紅地大聲叫嚷：「這裏什麼要緊事都沒有！這裏什麼人都閒着！只有你有要緊事！」高捨兒聽見他叫起來，不止沒有害怕，不止沒有後退，反而更加高興。他瞭解他大。正是在這樣的時侯，儘管他臉紅筋脹，儘管他暴跳如雷，他本人却是最沒有主見，最好商量的；不論誰求他做什麼事，他總不會不答應的。他上前一步，把高生亮拉得離衆人遠一點，笑着對他說，「大，你聽說了麼？」高生亮摸不著頭腦，揚起眉毛反問：「沒有聽說，是什麼事？」高捨兒說，「那四兒呀，那個那四兒呀，他問下婆姨了！」高生亮說，「好，好，」隨後回轉身對馬吉兒吩咐：「馬吉兒，你才來？好，你給咱到區政府去請程區長和趙書記過來吃飯。」看見那靈醒的娃娃蹦蹦跳跳走了，他才又把高捨兒拖得更遠一點，問：「那四兒問下婆姨叫問下婆姨，跟你有什麼關係？難道咱們還要行門戶麼？」高捨兒抗議他父親：「怎麼沒有關係？他問下的婆姨是任桂花呀！」父親聽了，好一會沒做聲，高捨兒又加上說，「她嫁給誰都可以，一定不能嫁給那四兒。你一定要想法子……」就說任桂花本人也不能同意的！」高生亮還是沒做聲。他看着他的兒子，又自己低頭想：「我是任桂花的什麼人？你是任桂花的什麼人？咱們和她什麼關係也沒有了，你叫我拿什麼去干涉別人的事呢？」他覺得他兒子這種行爲很糊塗，很可笑，又覺得他兒子這滿身的勁兒很可愛，叫人很心疼，於是他非常和氣地安慰高捨兒：「對，你先回去，我給你辦這個事。我先到區上去調查一下，回頭再找任桂花本人談一談。看她

有什麼意見沒有。咱們邊區的婚姻是自由的。她本人如果不同意，她還有權要求取消。」高拾兒聽說，非常高興，連水都不喝一口，就說：「我回呀，家裏打場還忙着呢！」說完一轉身就走了，高生亮望着他兒子的後影，自言自語着：

「這狗日的笨是笨一些，可不是個懶人，也不是個窩漢。好好地把他扶上正路，他是能做一點事的。頂好是叫他念一兩年書，識上幾個字。唉，咱們一家人一滿沒有一個錢的文化！……」

可是一回到賬房，那裏眼前的事情那麼多，一眨眼的工夫就把他兒子的事情忘記得乾乾淨淨了。賬房裏正在談論今年的救國公債和救國公債的問題。三個財主，兩個商人，還加上王德貴，這幾個人站在一邊，都說今年的二十萬石公債和五百萬元救國公債是負擔得太重了。紡織工廠的王大章，高成祥，高滿祥兩兄弟，加上賀木匠，站在另外一邊，說負擔雖然是重了一點，但是因為邊區遭受着軍事封鎖和經濟封鎖，一面要抗戰，一面又要民主建設，所以老百姓應該盡力幫助政府。那個姓高的商人說，「道理是這樣的道理，不過這裏沒有外人，咱們不妨說句老實話：老百姓明白大道理的還不多，他們實在覺得負擔太重。老韓，你代表人民的意見，就該把這個意見提出來！」高生亮站在旁邊聽了半天，就插嘴說，「我看你們說的都有道理。今年的負擔是重了。去年救國公債是九萬石，又沒有公債；今年是二十萬石，還有公債。這樣一比較是重。可是和一九三五年比較一下，你們都知道那時候的捐稅的，一個農民打了十石粗糧，地租就得一石五，牛租就得四五石，捐稅又得兩石幾，他自己一家人還吃不上三石。那樣一比，今年的負擔就比一紙麻紙還輕了！總之，我是農民，我解下他們的道理：他們想，革命以後，最好一升糧也不用交，最好是革命政府每年還給他們每個人送上幾石糧，心裏才痛快。咱們從前叫人打死了也不敢哼氣。現在誰摸咱們一摸，咱們就跳起來了。就是那麼個！」還番話把眾人都說得哈哈大笑起來。那姓高的商人說，「我的好生亮哥，這句話只有你能講，要我是說了這樣的話，你不領導農民起來把我鬥死了！不過話雖然說得好，等一會救國公債來了還是

我自己抽錢。這就是你厲害的地方！」高生亮舉起一隻手在頭上搖晃着，用了全身的勁兒大聲宣佈：「好，好，要是那麼個，咱們來定出一個辦法：你給咱們合作社入上五十塊錢的股，你的五十塊錢公債不要你各自出，由合作社替你負擔；你的五十塊錢原本還在，只是一年以內不能分紅，你幹不幹？——世界上沒有比這個再便宜的事情了！」

大家聽了，都說「幹，幹！」贊成得不得了。只有張四海一個人想不通這個道理，他想，「這是怎麼鬧的，人家入了股，咱們替人買了公債，原來的錢一出，一入就對銷了。雖然一年以內不付利，可是本錢從那裏出來呢？一年以後的利錢又從那裏出來呢？高乾大這回是太飄了！」想着想着，酒菜都已經端上來，他能划，又能喝，在合作社算是第一把手，只得陪着大家划拳喝酒。不過他心裏有這個問題想不通，一出手就輸，酒喝下去也不暢快，還不到半席就栽倒在炕上，醉得不能動彈了。

吃過飯，把客人送走，高生亮急急忙忙趕到三岔河口來。見了趙士傑和程浩明，他第一句話就問：「你們答應過今天都到的，怎麼臨時又都不來了呢？」趙士傑的回答還好，他說，「你們合作社請客，你們自己請就對了。那裏又不談政府的事，要咱們出面做什麼呢？」程浩明就老老實實的譏諷了他一下：「你看你，反倒來怪咱們了！咱們這裏有事請你來，你爲着陪那些財主們喝酒，連請都請你不動咧！」高生亮碰了這個釘子，心裏盤算着，「就是了，就是了。自從我跟任常有鬧開以後，區上的態度老是那麼個，愛理不理的！要在從前，合作社那件事沒有政府出面，會做得起來。」這麼想着，他也沒有別的法子回話，就敷衍衍衍地乾笑了一陣。大家沉默了一會兒，程浩明又說：「你前回回子豹子溝，我追出門口跟你說，叫你回頭下來站一站，咱們談一談救國公債的事情，你回頭就沒有來。今天早上請你來，也爲的這個事。」高生亮已經忘記了他什麼時候跟自己說過這句話，也不分辯，只是「唔，唔」地應着，聽區長往下說：「這回救國公債的數目字，咱們已經佈置下去了。聽說下面有是有些意見，像說今年負擔重了這一類的話，但是基本上是擁護的。——」

說到這裏，程浩明就停住了。他想，要是從前任常有在，他會這麼往下說：『合作社給咱們派下去收一收，在一個月以內完成任務。』就對了。可是現在他不能這麼說了。他覺着現在的合作社不是政府的了。『想到這裏，他有點不痛快。趙士傑知道程浩明爲什麼忽然停住口，他知道程浩明從前命慣了合作社的，現在要求客客氣氣地請合作社幫忙，是多麼不痛快的事，便連忙接上說，『老高，你看合作社是不是能够給政府幫一幫忙，派一個得力幹部下去收一收。這個幹部要勤快，能幹，還要會給老百姓解釋問題。咱們這邊忙着要佈置秋收，又要佈置徵糧工作，實在是顧不上。』

高生亮一直坐在炕沿上垂着頭，傻裏傻氣地笑着聽，這時忽然覺得心窩一跳，帶着一股說不說來的快活勁兒，蹦蹦一聲跳下地來，元氣充足地說：

『政府裏有困難，老百姓又有意見，這件事叫我合作社給咱辦！這樣的事也辦不了，合作社還有個毬用！只要政府裏能够答應過半年用錢，我合作社把公債都包了。不要政府費事，又不要老百姓出一個錢，將來還能够給老百姓分紅利！』

大家問他怎麼個包法，他把今天和那姓高的商人所約定的辦法說了一遍。他又給他們解釋，這個辦法很簡單，就是拿老百姓入股的錢，賺出利錢來完成老百姓的負擔。『在老百姓看來，本來是負擔的款子現在本錢原在，第一年雖沒紅利，第二年還有紅利；在政府看來，雖然使喚錢得推過半年幾個月，但一則可以使老百姓滿意，二則可以省了許多手續和唇舌；在合作社看來，雖然沒有什麼利益，但是除了替老百姓和政府服務之外，還可以增加合作社的流動資本，加強合作社和老百姓的聯繫，將來的好處很大。』他把這種道理給他們翻來覆去說了好幾遍，最後又說：『這叫做三方有利。我估計可以行得通的。』區長和區委書記都同意，於是事情就決定了。

離開區政府往家裏走，他一路唱着小曲子，高興得很。像這樣清爽的天氣，像這樣香甜的乾草氣味，像這樣好走的路，他覺得他活了四五十歲還不會遇見過。河水越過小小的石頭往前衝，在他看來

好像一羣小狗在前面跳着引路，那沙沙的水聲聽來也特別快活。他越走越覺奇怪，這些山呀水呀都不是他看慣的那些東西，都變成了新的，很有趣味的，他一次也沒有碰到過的東西了。

快到家，已經望得見任家溝溝汊上合作社那兩座丁字形的房子了，高生亮忽然在路邊停下來。他往南，向區政府那邊回頭走了幾步，又停下來。最初，他覺得自己丟了一件什麼東西。摸摸頭上包的毛巾，摸摸口袋裏的羊腿巴子煙袋，都在。後來他又覺得是忘記了一件事情。這件事情是他答應過別人，要到區政府給別人捎帶辦一辦的。是有那麼一回事。可是忘了一件什麼事情呢，他無論怎麼想法，連一點影子都想不起來。他把自己的天堂捶了幾下，自言自語着：

「唉，毬！老了，忘性大了，不頂事了！狗日的有一件什麼事呀？」

這一天，回到合作社裏，一有工夫就想，晚上也同樣地，一有工夫就想，連睡覺也沒睡好，可是始終想不起來，到底忘記了一件什麼事。第二天早上，高生亮臨時把合作社的幹部分配了一下：獸醫卜海旺照料醫藥社，紡織工廠的會計高成祥照料門市部，紡織工廠的廠長王文章照料收放賬款，工匠高滿祥監修房屋，學徒羅有成、馬吉兒、段五兒，招待客人，照料欄櫃，提茶端水，——所有的事情由王文章和大家商量，負責處理。剩下來的大師傅劉寬寬照常照料飯館，給大家做飯，醫生李向華照常門診和出診，抽出羅生明，張四海，王銀發，三個人分頭下鄉，專收公債股金的款子。他又把合作社包交公債的道理和辦法對那三個人詳詳細細說了一遍，看着三個人都出門去了，他自己才披着一件和裏面的那件單衣一樣顏色，黑不黑灰不灰的破舊夾襖，走上川去了。他先走二十里到南溝的桑坪，我齊那私人倒生意的商人高鴻林，這個人和東路的店家很熟；往後又走東溝丁家屯，找着也是私人來回倒搭一點生意的張丕華，他和三邊那邊常有來往。這兩個人都是昨天請客請過的，一談就妥，他們都答應連人帶資本，一齊加入合作社，以後就專門替合作社跑外事。從丁家屯下來，他順路又上觀音岩，找着一個私人担貨串鄉的貨郎担子，這人叫方起明，在舊社會就担過十五年貨郎的担子，熟人

又多，又有經驗，也是一說就成，同意進合作社工作了。他跑了一天，把這三件事情辦妥，慢慢地走回合作社。回到合作社，天已經快黑了。

他一進門，看見羅生明坐在保管室裏，正在端起一個大碗喝米湯。他登時很高興地問：「羅生明，你的公債股金收得怎樣了？」羅生明嬉皮笑臉地回答：「收是收齊了，只是一個錢也沒有。」高生亮很嚴厲地追問：「什麼收齊了？什麼一個也沒有？我一滿解不下。這個時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羅生明聽見他的話不對勁，看見他的臉色很難看，不明白是高生亮今天很熬，又急於要知道包交公債的結果的原故，覺得自己很委屈，也就生起氣來，頂了他一嘴：「呵，高主任，我不是說過了麼？一個錢也沒有，就是人家一個錢也不肯拿出來！」高生亮大叫起來，他的嗓子把整個合作社都震動得有點搖晃，說：「這，這，這是什麼原故？你把話怎麼對，對老百姓說的！」羅生明說：「高主任，不要這個樣子。你現在又不是打仗，又不是喊話，你叫起這把鬼嗓子給誰聽？你當了幾天主任，脾氣就這麼大了？開玩笑也論起時候來了？」說完就頭也不回地跑到灶房去了。這時月色正明，高生亮追出去，只追着他一個長長的後影。高生亮搖搖頭，嘆口氣，拿他沒有辦法。他是本鄉鄉長羅生旺的戶家哥哥，這倒沒有什麼，可是一九三六年和任常有一道進合作社的，有合作社就有他，除開任常有的之外，他的資格最老。這就很難辦。

過了今夜，第二天高生亮決心不派羅生明去，自己親身往下川走一回。他一路走一路想，把平時想不到的問題，這時都想了起來。想起合作社辦開了，擴大了，他心裏很高興；想起合作社事務多了，自己沒有幹過這號事，年紀也老了，精力漸漸不頂事，不知道會出什麼亂子。他心裏又有些發愁，這合作社幹到現在這個樣子，是應該放開手往大裏攪呢？還是守住現在這個局面。就這麼攪一個時候看看再說呢？他想著，「不管我願意擴大不願意擴大，一下子包交了公債，就又擴大了一步了！」他想到他給羣衆辦的事越多，羣衆就越靠攏他，越信任他，他的胆子就壯起來；他想到羣衆越信任他，

越靠攏他，他要辦的事就會越多，一下子垮了台怎麼得了？於是他就胆怯起來。他胆子壯的時候，他覺着自己很強健，衆人都圍繞着他，他渾身都是熱辣的；他胆子怯的時候，他覺着自己乏得不得了，衆人都不睬他，剩下他一個人，孤零零，冷冰冰。想着想着，忽然覺得腦門上一亮，許多山峯都向後倒退，讓出一大片耀眼的天空來。原來他自己不知不覺地爬上了一架山，已經快走到山頂了。他仔細一看，認出前面的莊子就是明渠村，於是就沿着大路向莊子裏走去。這裏是打場的歡笑聲，那裏也是打場的歡笑聲；這裏是新割的秋草的香味，那裏也是新割的秋草的香味；人們紅着臉，忙着；狗這裏那裏串着，懶懶散散地咬着；在有人場場的週圍天空中，穀物的皮屑像雪花一般飄蕩着；而在所有這些東西的上面，太陽暖暖和和地，靜靜地照着，好像一個滿臉笑容的老頭子，站在一旁得意地望着他的兒孫們忙着幹活一樣。高生亮忍不住讚嘆了一聲：

「多美的日子呀！」

在進莊子不久，一片小小的場地旁邊，高生亮看見一個年紀二十四五歲的強壯小夥子，用他那雙粗得像馬後腿一般的胳膊，舉起那具連枷使勁往下打，每打一下，自己就雙腳離地跳一跳，顯出十分無憂無愁的樣子。他想起自己二十年以前的事，彷彿還在眼前一樣：

他十一歲到十二歲念過蒙館，十三到十六當過老緊（學徒），十七起站了四年欄櫃，二十一走包頭，二十三走太原。到了民國九年，他二十五歲了，還是窮得光景過不成，就帶了婆姨和吃奶的娃娃從北邊下到豹子溝來種地。那一年他和這小夥子一般年青力壯，也是一樣地在這樣的天氣裏打場。可是景况就大不一樣了。他沒有跳，沒有笑，却是一面懶洋洋地打着，一面流着眼淚，一面盤算這些糧食給誰送多少，給誰又送多少。自己一年到頭，流盡多少汗水，不要說剩下幾顆，就是冬天不用吃飯，還不得够呢！……現在看見這種豐收的快活景象，他忍不住鼻子一酸，淌下幾滴說不出什麼滋味的眼淚來。

在這莊子上，他捨不得離開，直串了一個後晌。到了晚上，不用一個鎮頭就把事辦了。農民都贊成他包交公債的辦法，都拿出錢來入了股。有幾個農民還提出了新問題，說今年運鹽雖是利大，可是跑一回轉鹽二十幾天工，家裏臨時僱短工替手，還是算不過來，最好明年的公鹽，也照包交公債的辦法，由倉作就包了去，高生亮做人耳朵軟，禁不起人家兩三回要求，那幾個人一面說，一面把錢塞進他的手裏。他就嗎嗎呼呼地接下了。此外，還有婆姨娃娃把法幣，響洋，首飾，壓歲錢，體己錢，拿出來交給他存的。他一棒一棒登記，一棒一棒收下，一直裝滿了單衣口袋，又裝滿了夾襖口袋，渾身到處都亂七八糟地塞滿了銀錢鈔票。

第十一章 苦鬥

日子過得真快，一轉眼就過了三個月，白個生生的雪花把大地整個蓋住了。

自從郝四兒那回叫高生亮痛打一頓之後，他對合作社真是恨入骨髓。起頭他想到政府去告狀，告高生亮非法行兇，和他同行的那些巫神，神官，法師，夢仙，也都慫恿他去告狀。後來大家過細商量，又覺得自己幹這門手藝本來就是犯法的事，有委屈也說不出口，只得作罷。最後大家商議定，不到政府去告，只是每逢老百姓請治病，都要說明如果病家請合作社治過的，就不給他治。郝四兒覺得這辦法很好，就鼓勵大家說，『我很同意，咱們一定要遵守這個行規！現在雖說咱們治了病要捱鼻頭，好歹還能混上一碗飯吃；將來要是合作社多僱上兩個江湖醫生，咱們連飯也吃不成了！目前合作社醫生只有一個人，加上高生亮那驢日的也不過兩個人，咱們人多，怕他個禿！』說得大家都贊成。果然不出一個星期，僱匪都傳開了謠言。有些人說，合作社造房子沒有謝土，包管不出一年，不叫水推就叫火燒。有些人說，高生亮打了黑虎大靈官的馬童，黑虎大靈官要親自來收高生亮的魂，不出今年冬天，高生亮就得得病。又有些人說，合作社醫生給史家圪塔劉家娃娃治病，用一根長針把娃娃扎死了，這些謠言，在老百姓當中起的作用倒不大，有許多明白事理的，一聽就知道是虛話，就是有些比較落後的人，聽了也不過半信半疑就罷了。只有高生亮聽見了，氣得連飯都吃不下，連覺都睡不着。他想，『自己拚了命給老百姓做事，人家却把你朝那麼說！』就常常對張四海他們發牢騷，說：『這些謠言，政府要肯追查，一定能禁止的，咱們的政府却不管這些事。我這幾天吃飯吃不下，睡覺睡不着，頭總是疼，什

這事情都記不得，還怕真是魂叫別人勾走了！……不過你們看，我老實不怕這一套。我就是三魂七魄都失落了，我也得把合作社幹到底！」

這時候正當秋天過去，冬天到來，天氣一天比一天冷，白喉，肺炎的症候到處流行。合作社雖然有一個醫生，到底跑不過來。這一向那四兒的生意倒很不錯。他賺了幾個錢，添置了許多衣服，還問了任常有的女兒任桂花做婆姨，已經擇定陰歷臘月十九過門了。

那任常有自從陽歷九月底請假回家，十月月底就派女兒許給巫神爺四兒。也沒有開口問任桂花同意不同意，任桂花自己也不便開口多問。加上看見任常有整天罵人，整天嘆氣，她更不敢開口多問了。任常有原來是和和善善，輕易不發火的人，回家以後就整個變了樣兒。這樣不對，那樣也不對；看見任桂花要罵，看見任福有也要罵。任福有知道他哥哥老了，多半是裝悄悄地不理會他；有時實在耐不住他嘮嘮叨叨地絮嘴，就也頂撞他兩句。任常有一肚子委屈，正像茶壺裏煮扁食，肚肚裏有，嘴嘴不得出來。他看見合作社鬧紅火了，錢也有了，新房子也蓋起來了，老百姓川流不息地出出進進，就覺得自己運氣不好，政府也不堅持原則，也不用全力支持他，實在傷心。在家裏罵不夠，就到處串，到處罵：

「那是政府不叫這樣做的嘛，要是政府早就允許這樣做，合作社早就造起五十間房子來了。那是拿發財來欺騙人，那叫做什麼屁本事！要是高生亮能够按照原則把合作社辦得這麼好，我就佩服他！看呀，總會有一天上面知道他這種行為，好好地把他清算一番的！——好，叫他出賣吧，叫他把整個合作社都出賣給財主老爺們吧！」

別人開頭還聽聽他罵，覺得這老漢糊塗得好笑，往後就對他的原則沒有興趣了。任家溝的李應才說對他不客氣地說：

「算了吧，老任哥。你還談什麼原則不原則？誰解下你那個好原則，從前你辦合作社，大家都罵

你；現在人家辦合作社，只有你一個人罵人家。你那個好原則有什麼用？」

像這樣的話他聽了不少，他的腦子已經裝得裝不下了。區上自從他請假回家以後，一次也沒有找過他談話，好像把他忘記了似的。看看到了陰曆臘月初，陽曆新年也過了不久，他借著請區長區書吃宴酒的名義，到區上探聽探聽消息。這兩三個月以來，區上正因為合作社的問題，吵得烏烟瘴氣。一方面是區書趙士傑，以為高生亮的做法，雖然違反了合作社的一般原則，但是很有點道理，值得仔細研究，不能夠打擊他。一方面是區長程浩明，以為區上的尾巴主義發展得太厲害了，這回應該只答應合作社包交公債試試看，不應該再答應合作社包交公鹽。按照高生亮的計劃，是在陰曆臘月（陽曆一月）間，合作社照每畝三百元的價值，把當年全區的七百多畝公鹽全數包攷下來。然後，合作社又拿還二十多萬塊錢買了牲口，到三邊去馱鹽。對公家來說，合作社要在至遲八月底完成七百多畝公鹽的任務；對老百姓來說，除了替他們完成任務以外，還要保證他們的原本還在，做為合作社的股金。第一年沒有紅利，到滿兩年的時候分紅。去年整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都在吵着這個問題，在平時吵，在會上吵，在日裏吵，在夜裏也吵，吵到去年底，才算勉強強同意，也是讓高生亮照他的計劃試辦一年。任常有到區上的時候，趙士傑和程浩明兩個人正在一半開玩笑一半正經地談論着這個問題，也不避他。看見任常有走進去，程浩明說，「老任，你來了，請坐吧。」隨後轉向趙士傑說，「高生亮的做法，完全不合咱們合作社這一套章程，我已經翻來覆去說過不知多少遍了，現在我已經不想再說了。這件事情將來上面會有結論的。對那個結論要負責任的，就是我和老兄，你。現在我只說這半年的事情。要是上面要你這半年試辦的過程做一個總結，你怎麼做法呢？」趙士傑笑了一笑，說：「那有什麼困難呢？有兩件事是大家都看得清楚的：這半年合作社是大大地發展了，加上最近的公鹽股金，合作社的股金發展到四十幾萬，——從一萬多發展到四十幾萬。還有，合作社受到羣衆空前未有的熱烈擁護。他們不再罵合作社，却把合作社看做是自己的東西，提了許多意見和要求，要合

作社替他們辦事。」程浩明也舉着趙士傑的樣兒，淡淡地笑了一笑說，「對，對。你還沒說完呢。還有，還有。」跟着他好像威脅誰似地大聲說：

「還有：一般區鄉幹部大大地反對合作社。……合作社的幹部不領代耕糧，不穿公家衣服，不要革命爺貼，個個都有了薪水，穿上細布衣服，連腿桿子也軟了，出入要騎馬。……合作社毆勵老百姓和黨員的發財觀念，却把人家婆姨肚子裏的娃娃給打了下來。……合作社把全區的經濟領導權從政府的手裏轉移到幾個私商手裏。……合作社貪多嚼不爛，鬧了一大堆空頭支票，將來老百姓會要政府給他們分紅，要政府給他們退股，而咱們的公債公鹽不知道朝那裏去要。……合作社又變成一間小銀行，吸收存款，自己放賬，流通鑿洋和法幣，咱們可是什麼話也不能說。……從前是一切經過組織，現在合作社是一切都不經過組織。……從前合作社買一盒洋火，還得來問問咱們，現在咱們只能說，「好，好，好，你去辦吧！」根本就沒辦法領導。這些，難道不都是事實麼？我是老粗，參加革命以後才學認字的。也許什麼書上說過合作社這麼辦，我解不下。我只知道遵守上級的指示。上級說合作社該怎麼辦，我才知道該怎麼辦。我的知識，也是在開會的時候，從上級的講話當中學來的。像高生亮這個樣子，我看不慣……」

趙士傑好像早已料到他會朝這麼說，一點也不詫異。低頭想了一會兒，很熱情地回答他：

「不錯，老程。你年紀比我大，經驗比我多，做事比我穩重。可是高生亮這個合作社的發展是一種大膽的創造。上級沒有這麼說，什麼書上也沒有這麼說。咱們服從上級，這是對的。可是咱們也要對老百姓負責。十分行不通的事情，咱們不能閉着眼睛去執行。高生亮的辦法，開頭我還是一半同意，一半懷疑。後來我慢慢變了。現在，我完全相信他是對着咧！將來咱們的上級也會批准他的。我再說一遍，這是一種大膽的創造。……咱們不能拿紅軍時代的眼光來看牠。你說咱們根本就沒辦法領導，這是對的。其他的話你就說得太過火。事情也不完全是那樣。……話說回來，咱們沒辦法領導，我

看是他們領導的方式方法沒攪對頭，因為他們不太懂得人家的業務。不是因為人家的錯誤。」

這時候，程清明那原先就有許多紅點的脸覺得更紅了，他那兩隻小小的，淺黃色的，兔子一般的眼睛朝區委書記時着，說：「那就是了，那就是了。高生亮是發展，是創造。咱們是倒退，是保守。咱們騎上毛驢兒看書：走着瞧。咱們要就是到縣上討論去，要就是讓人家講合作社自流着，等上面將來做結論。我不怕你笑話，咱們農民做事情，是憑着咱們的經驗來判斷是非的！」趙士傑也生氣了，他的小喇叭嘴長地噉着，腦袋那樣地搖着，好像他在不停地打寒顫。他不想在這個時候發作，因此壓住自己的火氣說，「咱們又不是沒有到縣上討論過。縣上的意見也並不一致。」說完了就走開了。這兩三個月以來，他們研究合作社問題常常是這樣結束的。區委書記走開以後，程清明很和氣地問任常有：「老任怎麼樣？是不是要回合作社工作去？」任常有一下子叫他問住了，不知道該怎樣回答，愣了好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說，「我的好區長啊，你說得老撒脫。人家股金從一萬發展到幾十萬。人家房子從五間鴉鴉房子增加了七間大房子，三間灶房，一共十五間；還有十來間馬棚豬圈，四區都打了土牆圍定，院子口上還起了一座大門拱，比過去最大的地主家裏還闊氣。人家辦了藥舖，紡織工廠，還有像你說的小銀行，現在還要辦什麼運輸隊。不說別的，就是幹部——人家從四五個公家窮幹部發展到二十幾個漂亮小夥計。……人家還認識我這個老頑固？人家打了天下叫我去坐朝廷？」他這樣說，一面瞟着程清明那種想笑不笑的神氣，心裏想，程清明一定會勸他將就一些，馬上回到合作社崗位上去。他又想，如果區政府一定要他回去，他也只好回去受高生亮的氣的。他也知道倘若他再不回去，合作社的幹部和全區的老百姓都會忘記了他。可是他沒有想到程清明這樣答覆他：

「對，你不同合作社也好。你再休養半年，等上面做了結論再說。一個共產黨員爲了堅持真理，爲了堅持原則，受點把子委屈是常有的事，不算稀奇的。」

他聽了這兩三句話，覺着又像是勝利，又像是失敗，迷迷糊糊地從區政府裏走了出來。不過這裏

有一件事，是清清楚楚的。那就是：在這半年之內，他回合作社的希望，是一點也沒有的了！走到大門口他碰見一個年輕人，叫了他一聲「任乾大」，他一看是高捨兒，也不想理會，也不想答應，直着眼睛就走過去了。這麼昏昏騰騰地走了半里地，他才想起忘記了請區長和區委書記吃喜酒，又礙着高捨兒這時在區上不曉得鬧着什麼事，就決心改天再來，一直向任揆溝走去了。

高捨兒本來打算到區上找程區長談談自己的離婚問題的，恰好碰見任常有從裏面出來，叫他也不理會，他便想事到如今，談不談怕也不頂事，就坐在區政府大門口，耑着實實地躊躇起來了。這三個月，高捨兒也實在受了熬煎。自從那回合作社請客，他父親答應給他到區上交涉，他滿心歡喜地回家之後，這件事就像石沉大海，一滿沒有消息。不知道是父親到區上說了沒頂事，還是父親根本沒到區上去說。他到合作社七八次，高生亮不是看牲口去了，就是收鹽錢去了，要不就是正在家裏開運輸隊會議。有一回，高生亮托人捎話叫他去，他到合作社，高生亮正因為整整兩天沒有睡覺，躺在床上睡起來。大家都不知道他睡着了還是沒睡着，不敢叫他。張四海緊繃着乾瘦的臉孔對他說：

「你兩個多月沒看見你大了？好，你應該來看看他。再過幾天，你就會不認識他了。他老了，瘦了，乏了，連頭髮都花白了。早些時候，他一連整整五天沒有睡覺。白天跑農村，跑市集，跑區鄉政府，晚上和那些腳戶談話，在合作社開會，算賬；等到大家都睡了，他就一個人在炕前面走來走去。有時，你看見他脫衣服睡了，可是不到一會兒又看見他在院子裏來回跑着。誰也不能勸他。一張嘴，他就把你罵個狗血淋頭。後來，咱們看看實在不行了，就七八個人硬把他留下一天，不許他出門。可是前天，昨天，他又整整兩天沒有睡覺了。不止不睡，連吃也不肯好好地吃。昨天晚上咱們給他做了一碗麵條，煎了兩個雞蛋，倒了半「素」（壺）酒，他把酒喝完了，麵吃了半碗，雞蛋吃了個大這麼一個缺口，好像老鼠偷啃過似的。這麼麼得了呀？……咱們都扣心他會倒下來！……又不吃，又不睡，整天操心，整天跑，那怎麼撐得定呀！……」

高捨兒默默無言地等了兩個鐘頭，誰也沒問起他的婚姻的事，連張四海也沒關心他。兩個鐘頭過後，高生亮從後門走進門市部來了。第一眼看見他，高捨兒大吃一驚。高生亮全身顯得灰溜溜地又老又乏，腰彎起來了，背駝起來了，走起路來兩條胳膊軟軟地下垂着，渾身沒一點勁兒。他走近了，高捨兒從凳子上跳起來，看見他兩眼通紅，臉色蒼白，臉上的皮肉——不像往日那樣脈鼓鼓的，却變成虛虛鬆鬆地往下吊着。從那滿頭灰白的頭髮，和那滿臉縱橫的桃核壳一般的皺紋看來，他至少也有六十歲，甚至連那硬挺的兩撇鬍子，如今也軟軟地下垂着了。高捨兒幾乎不認識他，——後來又情不自禁地叫了起來：

「大，你老了！」

高生亮歪着頭，很有點孩子氣地笑着說：「不怎麼，不怎麼。」隨後又一把捉住高捨兒的手，輕輕掉了一下說：「你難活了？穿了棉衣，手還是冷冰冰的！」高捨兒聽他說話的那股勁兒還在，嗓子雖然緊了一點兒，不像平時那樣寬洪，却也還是銅鑼一般響亮，覺得有點安慰。張四海在一旁笑着說：「高乾大，你看你親熱得……還捏着手兒哩，把他當六七歲的猴娃娃哩！」這兩句話把高捨兒說得滿臉通紅地害羞起來。高生亮對玉銀發吩咐了幾句，就轉過來對高捨兒說，「捨兒，我有要緊事得出去跑一轉，你在這裏等一等。——咱們還缺少一個隊長呢！」說完就匆匆忙忙走了。高捨兒在合作社等着，以爲至多等一兩個鐘頭的，誰知等了一天不見回來，等了兩天又不見回來，他知道再等也不頂事，就很氣憤地對張四海說：

「四海哥，你評評道理看。這還能算我的老人麼？對我冷到這麼冷，對別人好到那麼好！我有這麼個老人，對我幫不上一點兒忙，還不勝後有的好！叫我等着，等着，等到那一年呢？這還是摺了信叫我來的呀！」說完頭也不回地就走了。這一天他從家裏起身的時候，是下了決心和區上談一談他的婚姻問題的，連怎麼開口，怎麼說下去都準備好了，可是一聽見任常有從裏面出來，再把這三個月

的情形回想一下，他又改變了主意，不想再找誰談這些事兒，爬起身就回家去了。……

有一天，太陽晒得暖暖和和地像春天一樣，冰凍了的地面上飄着輕微的塵土，在向陽的地方，顯出一縷一縷回潮的溼氣，從半前晌起，合作社就逐漸熱鬧起來。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兩三個一批，三五個一批地來了那麼些人。他們牽着又肥又壯的騾子，馬，毛驢兒，緩緩地走進合作社的大院子裏，有些人唱着隨口編成的，腳戶們頂喜歡的『信天游』曲調子，有些人互相開着玩笑，說着一些只有腳戶們才懂得的奇奇怪怪的笑話。他們把牲口拴在院子裏的那許多木樁子，木桿子，木架子，和石條，石槽，舊磨盤子上，然後坐在靠北那一長排的新房子前面的地上吸煙，脫下又破又硬的棉襖來，一面晒太陽，一面在那裏翻來覆去地找着什麼。他們喜氣洋洋地你問我，我問你：『拜識，明兒起身啦？』又喜氣洋洋地彼此拿同樣的話回答：『好拜識，明兒起身呀！』隨後又彼此問候着那一個的『玻璃鏡子』近來好不好，那一個的『黑牡丹』光景過得怎麼樣，那一個的『十里香』官司打贏了沒有。

到了後晌，合作社簡直像一大鍋滾水一樣，像一個廟會一樣，人聲嘈雜，擁擠不堪。天空中的太陽還是一樣地晒着，地面上人影兒和老鷹的影兒並排飛着。山坡上，莊戶人家聽說合作社的運輸隊明天要出發了，十幾二十個人在那裏站着往下看熱鬧。合作社的大門敞開着，各式各樣的人在那裏走出走進。門市部外面擠滿了辦年貨的老鄉，他們夾住買到手的东西，也從大門口走進院子裏看熱鬧。那裏面有二三十個運輸隊員，有一二十個合作社幹部，有三四十個看熱鬧的人，有四五十頭大小牲口，人們這裏一堆，那裏一堆，忽然又散開，忽然又合攏；叫着，嚷着，跑着……有幾個人十分兇狠地對罵，有幾個人打着架玩耍，彼此緊緊地抱着在地上打滾。那些牲口也和人們一樣高興。叫着，嚷着，跑着，踢着，噴着鼻子，張開嘴假裝你咬我，我咬你，……擰着尾巴，舉起蹄子，在地上打滾。有誰大叫一聲：『照相啦！』大家就飛跑着圍攏去。這時候，那個子很高，弓着腰，樣子很老的高乾才歪着頭，微笑着，咳嗽着，叫別人推着撞着，從人們裏面浮了出來。太陽正射着他的臉，他舉起一隻

手擋住眼睛，……照相師叫嚷着命令他把手放下來，他果然很伶俐地放下了手，又難爲情地擰回頭四面張望。……大家看見他的窘樣子，一齊嗤嗤嗤地哄笑起來。照完相，大家又分散開，和剛才一樣地四處奔跑。有一個人擋着牲口的頭戴歪斜斜地穿着院子走，另外有兩個人拚命地追趕着玩兒，前面的一個把那清頭戴的人撞倒了，紅纓子，鏡鍊子，銅鈴子噹噹響得滿地都是；後面追的那個也躡上去，壓在那兩個人身上，三個人滾作一堆，在那噹噹響的紅纓子，鏡鍊子，銅鈴子當中翻騰着。人們立刻跑過來把他們圍住，灰的，藍的，白的，黑的，——各種顏色的人們攪做一團。等到人們散開以後，那清頭戴的人才站起來，一面收拾地上那些東西，一面破口大罵。他罵得那麼厲害，把什麼最下流的話都罵出來了，可是誰也沒有生氣。又一會兒晚飯開出來了。……平時喝的米湯，今天吃的蒸饅和燻肉。六盤白麵饅，六盆粉條燻肉，六大碗燒酒，分做六起放在地上，人們也分做六起圍坐在地上吃。大家吃吃噹噹，說說笑笑，十分暢快。用羊毛口袋裝好的糧食，——運輸隊這回上行的貨物，像一座山一樣堆在門市部後門外，吃罷飯，高乾大就站在那堆糧食堆子前面給大家說話，同時正式把幾個主要負責人給大家介紹：運輸隊長馬生秀，原來住清風崖，是紡織工廠學徒馬吉兒的父親，會計由紡織工廠的會計高成祥兼；下面有三個分隊：第一分隊長由馬生秀自己兼，第二分隊長是鳳來坡的王金發，醫藥社副主任王銀發的哥哥，第三分隊長是任家溝本莊子上的李應才；三個隊一共有大小牲口四十幾頭，其中有些是運輸隊自己買的，有些是私人合夥來的。高乾大講完話以後，大家又忙着檢查牲口，收拾鞍架，以後又忙着把那些糧食煞在馱子上。等四十幾個馱子都煞好了之後，天都快黑了。這丁方十二三丈的大院子，平日顯得空空蕩蕩的，今天叫這些牲口呀，馱子呀，運輸隊員呀，合作社夥計呀，客人和閒人呀，擠得滿滿的，地方就顯得插針都插不下的樣子。

整整一天工夫，高乾大就在這些人們，牲口，馱子當中，風車一般地打轉。到了天黑，他的腰酸了，他的腿疼了，他的頭昏了，他的眼睛也花了，就倒在炕上騎着。一騎下，一閉上眼，他就覺得噁

心，耳朵裏嗡嗡地響，好像那裏面養着一窩蜜蜂似的。就是那麼半睡半醒地聽了約莫兩袋烟工夫，那嗡嗡的聲音還是響個不停，他疑心那是天變了，颶起風來了，風吹在電綫上才這麼嗡嗡響的，於是一掃碌碌了起來。什麼腰酸，腿疼，頭昏，眼花，這時候都忘記掉，一心只記掛住要是天變了，下了雪，明天早上運輸隊就不能出發。這麼想着，精神也旺盛起來，一點都不想睡了。他望一望窗紙，見天色已經黑下來，就跳下炕，點亮了馬燈，走出院子外面來。外面很冷。天上一顆一顆的星星亮晶晶地照着，不止沒有颶風，連一片烏雲也沒有。他的心放下了一半，——又走到那些馱子前面，摸摸掌掌地這裏看一看；那裏看一看；看罷又走進馬棚裏，看那些牲口吃得怎樣，有沒有病容，有沒有什麼變化。……這整整一個晚上，他又沒有睡覺，就是那麼房子，院子，馬棚地跑來跑去過了一夜。天才麻亮，運輸隊員都起來吃飯，他只喝了一口白開水，什麼都吃不下去。大家吃過飯，又十分緊張地忙了一陣子，這行家溝合作社的運輸隊才算打着旗子，第一次正式出發到三邊去馱鹽去了。

高乾大站在合作社大門口，望着那長長的隊伍，一直到望不見了；鈴聲越去越遠，慢慢地從小聲到聽不見了；那空中的塵土也慢慢吹散，和平時一樣地清朗了；他才覺得自己胸膛裏那一顆心，從喉嚨頭掉下來，跌落在原來的位子上。這顆心懸在上面已經三個月了。他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着：

「唉，這件事總算鬧成了！」

他望着那條高高低低的大路，路上是空空蕩蕩的，上首伸進山峁子裏，下首伸進河灘裏，跟河灘上的亂石混淆，不能辨認出來。他望望對面那一架山，山上的積雪都溶化了，只剩下背陰的壑溝裏，還有一縷一縷的白雪在冷冷地閃着光。兩三隻寒鴉在山頭上，在明亮的天空中斜飛着。——景象很莊嚴，很清靜。這時候，他覺得心裏面很暢快，很安然。半年來，他頭一回覺得自己是一個安閒自在的人了。又站了一會兒，門市部的舖門打開了，紡織工廠的機梭聲音也響起來了，他慢慢往回走。走到大門口，他抬頭看一看，見門拱上橫寫着「任家溝合作社運輸過載店」十幾個大字，墨漬正是十分鮮

臨，便低下頭，一面走一面想：從前幾百年幾千年，任家溝長滿了楮林，除了一兩家莊戶人家，便是野鷄，野狼，和豹子，此外什麼都沒有的，現在鬧革命才不過六七年，任家溝不單是光景過美了，還有了自己的紡織工廠，運輸隊，醫藥社和信用社，要是再過十年這樣的民主生活，任家溝會發展成個什麼樣兒呢？他簡直想不出來。想到黨把這個什麼都沒有的地方變成什麼都有，不知道經歷了千辛萬苦，——而且艱苦不說，還要快，在短短的六七年中間得到了這樣的成績，他覺得自己驕傲起來。又想到自己從前在舊社會裏，也受過千辛萬苦，到豹子溝來種地以後，還捱過三四年貨郎担子——人家眼睛裏，總以為貨郎就是二流打瓜，不誇正業的人；人家譏笑說，『要見狼，攔上羊，要見婆娘搖貨郎。』還說貨郎担子賣些假金假銀，假藥材，假顏料。……想不到革命以後，自己參加到革命隊伍裏面，居然也做出了幾件大家滿意的事，居然也還有今天！想着想着，他走進房間裏，把墨盒子放在炭火盆上烤了一會兒，抽出毛筆，放進嘴裏咬了幾下，蘸飽了墨，在牆上歪歪倒倒地寫上：

『辛巳臘月十九』六個核桃般大小的字樣兒。

按照他平常的習慣，他是要寫簡筆的楷字的。可是今天他却打算寫那個筆劃多的臚字，並且要寫得端端正正。到寫出來以後，他才發覺那個字寫得太大了，而且又歪歪倒倒。好像那個字正在張牙舞爪，想從牆上跳下來一樣。寫完了，就再也尋不上有什麼事可做了。本來他是乏累到了極點的，只因爲平日忙慣了，閒下來總覺着心癢癢的，手癢癢的，一滿盞不定。他把短棉襖外面的腰帶緊了一緊，邁着軟弱無力的步子走出院子外面，走到院中心，叫冷風一吹，忽然哆哆嗦嗦，渾身打起冷顫來。再走上幾走，他就覺着天上忽然黑了，四圍的房子，馬房，土牆，忽然都活了，院子變成一個大海，他站在海中心了，——他叫喚，叫喚不出來；他想巴住那旋轉的房子，柱子，門窗子，可是什麼也巴不住。往後他眼睛一閉，兩腿一軟，撲通一聲就倒在地上昏死過去了。

第十一章 夾 攻

自從高生亮那六昏倒以後，大家把他抬回房裏，社裏的醫生李向華恰好在家，就用通關散把他救活過來，又用半茶杯燒酒，沖了一碗紅糖薑湯給他喝。喝完以後，又替他脫了衣服，蓋上被子，在炕底下放了一把火，把炕燒得暖暖的，讓他安安穩穩地睡覺。他任憑大家擺佈好，就那麼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天一夜，到第二天早上，才在炕上斜靠着坐起來吃了半碗拌湯。三天以後的一個下午，精神稍爲好了一點，他就不聽李向華的話，強要坐起來，把張四海叫去開合作社的事情。這天又陰又冷，張四海從外面走了進去，一股夾着藥味的熱氣把他的臉燒得麻辣辣地很難過，他揉了擦眼睛，打了個噴嚏，又用勁搓着耳朵，嘴裏說着，『好冷好冷，一滿擦不定。』高生亮說，『天這麼陰，不是要下雪了麼？——先不管怎樣，這幾天有些什麼事？』張四海不願意和他多說話，就把兩眼呆呆地望住他。這時候，房子裏是幽幽暗暗的。左邊，靠窗下放着一張紅漆方桌，桌上放着一個上了鎖的紅漆小木箱，箱子旁邊放着筆筒，墨盒，裁紙刀和幾張零碎的麻紙，箱子上面放着一疊賬本。這些東西都冷清清地在放着光。牆上掛着用鐵夾子夾住的信件賬單之類的東西，也是軟軟地，懶懶地下垂着。右邊，零零落落地放着幾張凳子，沒有其他的東西。房子的後半，——炕當中放着一張彩色油漆的矮炕桌，畫匠那上面畫了一幅『郭子儀拜壽』和一些紅紅綠綠的花邊圖案。這小炕桌上，一枝油成棕色的燈樹的^燈字正壓住那郭子儀的半個腦袋，而一個算盤正壓住站在郭子儀旁邊的那一羣人。矮炕桌右面，像抱馬的老母雞一樣，高生亮坐在炕上。他的下肢用棉被圍着，上半截彎曲着，衣服散亂地披着。很長一

個時候，他靜靜地坐着不動，像一尊叫灰塵蒙蓋了的泥菩薩。身軀還是龐大的，但是往時的英武，往時的威風，都蒙在一層病乏的灰塵裏面了。他的面容是蒼白上面泛着啞紅色，太陽穴和前額上都露出粗大的血管，兩眼是驚疑不定地在張四海身上閃來閃去，——顯得十分衰弱。張四海走近炕口，仔細看了他一看。這個從來不生病的黑大漢子的確是瘦了，頭髮更灰白了，滿嘴的鬍子又長又亂了，——他那懵懵懂懂的，歪着頭，歪着嘴，嘴角上的肌肉輕輕跳動着的神氣，好像他正在哀求別人給他一點什麼東西。張四海心裏一酸，腦子裏浮上這麼一個念頭：

「高乾大真個有了病了！」

高生亮看見張四海只顧看他，問什麼話都不回答，不由得生起氣來：「張四海，你今天怎麼着了的樣子，什麼都瞞住我，什麼都不叫我知道了！」張四海無可奈何地低着頭說，「你才病了三天，能有些什麼事呢？真個，沒些什麼事。天氣冷了，恐怕要下雪了，得掛幾包木炭。」高生亮聽了很高興，說：「對，你能開口就好，……坐下來，咱們好好兒拉話。」張四海脫身不得，就順便拉過一張凳子，在炕前面坐下來，好像一個犯人等待着法官審問。坐下之後，想來想去，覺得有些事情還是不便對他說，就選了一樣不關重要的說了：

「按照規定，每個人每個月至多能夠預支五十塊錢，羅生明那狗日的一定要使喚八十塊。今年他已經長使喚了二百來塊錢了，——我不答應，他跟我兩個美美地吵了一頓。這件事你還不曉得吧？再就沒有什麼別的了。」本來高生亮是不知道這件事的，他却說「我知道，我知道，」催促張四海再說些別的。張四海又想了一會兒，就說：

「哦，有了。還有一件新聞。就在你得病的那一天，我看……是十九吧，任桂花出嫁了。——嫁給你豹子溝的郝四兒。那天吹手把心引上，打合作社門口過的時候，你正睡得甜甜兒，可好睡呢

！高生亮對這件事情表示很愛聽的樣子，還馬上更正張四海的話，說：『我那天不是好睡，是昏迷不醒了！——好，你再說，咱們合作社給任常有行了門戶沒有？』這一問，張四海覺得自己做對了一件事，有了精神，腰桿也挺直了，說：『是啦嗎，我跟王銀發，王文章，高成祥他們幾個商量，咱們沒有問你，自己做了主，給任常有送了一張喜幛，字是王文章寫的，還送了任常有兩百塊錢。』高生亮說，『這事情做得對，做得好。他那天請了幾棒客？有些誰們？』張四海說，『人是不少，有區長程浩明，有區委書記趙士傑，有鄉長維生旺……趙士傑說起高拾兒一個笑話，把大家笑死了。』張四海說的這些事情，都是合作社近幾天來天天談論的事情，他本不想說的，可是一開了頭，他就忘記了那不要叫病人分心的本意，一股勁說下去了：『趙士傑說高拾兒有一天跑到區政府門口，大概是去告任常有的狀去的，可是只在大門口外呆呆地坐了一頓飯工夫，又什麼話都沒說就走了……』病人跟着追問：『拾兒這幾天怎樣了？沒到合作社來過？』那會計說，『來過了，在這兒住了一天。他看見你身體不好，沒敢驚動你。他說，豹子溝他不能盛了，要找個地方挪一挪，把地和別人兌一兌。』高生亮說，『那才是胡說。——喂，程區長那天說了些什麼？還有任常有，他那天說了些什麼，』聽見『任常有』三個字，張四海打了一個冷顫，慨嘆地，緩緩地說出了幾個字：

『他已經死了！……』

『誰？誰死了？』病人挪動了自己的位子，好像他準備站起來。這消息無疑地使他受了很大的震動。

張四海還是那麼緩緩地說，『誰？還有誰？就是任常有，他死了。唉，人真是……』

『他死了？他得下什麼病？我一滿沒聽說他有病呀！』

『說起來，——也是冤枉。就在任桂花出嫁那天晚上，他喝酒喝太多，一傢伙就醉死了！』

『李向華沒有去給他治？』

「治是治了，沒治過去。」

高生亮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真是沒有想到，真是沒有想到，古人說，肚子裏有牢騷不喝酒，真沒錯兒。你再說一說，還有些什麼事？一個人在炕上躺了三天，世事就好像過了十年。」張四海一想，這些事兒，原先不想對他說，現在都說了，他聽了，也沒見什麼妨礙，其他的一些閒事，說出來也不打緊，就逐一逐一地說了：

「還有一件事：縣上給區上來了通知，說延安要叫全邊區的合作社主任，到邊區建設廳去開會。區委書記昨天來過了。我們幾個人商量了一下，都看着你不能去，就決定請趙書記自己去一次。他沒說會上要談些什麼，——他同意自己去了。」

高生亮對這件事很滿意，不住地點着那有點顫動的頭說，「對着咧，對着咧，這樣就好，這樣就好。」

「還有一件事，今天早上，」張四海又說，「有佛爺山一個姓李的，拿了兩張一九三九年的股票來算賬，我給他把賬算好以後，他硬要連本帶利退股，我想現在入股退股是完全自由的，就讓他抽走了。」

那裏知道，高生亮愛合作社愛到什麼程度，「退股」這兩個字是連聽都聽不得的。他的臉一紅，眼睛一睜，使勁把被掀開，一跳就蹲在炕沿上，大怒起來了：

「你看你們這些人，頂個毬用！誰？誰要退股？叫我和他說去！他退股做什麼？他不信任合作社麼？他不滿意合作社麼？他不滿意他可以提意見，咱們照他的意見辦。人家都入股，連公鹽都入了股，他爲什麼要退股？——你們的嘴多就會吃飯，就懶得和老百姓多說兩句！咱們要把老百姓的認識往高裏提才行！要不咱們當天就能把合作社解散！你們是做什麼的？你們想，現在咱們股金多了，有幾十萬了，這幾塊股金，退了不在乎，就讓他拿得去。——這是錯誤！錯誤！很大的錯誤！你們這些人

「是些個辦事的！」

他生氣得這麼厲害，渾身都吐嘈吐嘈地發抖，鼻子裏放出啾啾的痛恨聲，眼睛往地上尋找他的鞋子，好像要在這個時候跑出去和那個人說去。這時候，他一點都不像是個有病在身的老漢，倒好像是個血氣旺盛的年輕小伙子。他完全忘記了這是今天早上的事，而現在，天已經快黑了。在張四海，一點都有想到這件事會叫他發起那麼大的火，不過他馬上就明白高乾大的心，——這一顆心是那樣脹鼓鼓地裝着一個合作社，裏面不要說裝不進別的東西，就是合作社一天比一天更大，那顆心也就一天比一天脹得更大，眼看就要把牠脹破了。這怎麼能禁得起別的東西碰牠一碰呢？他這麼一想，不止沒有怪高乾大粗暴，反而更加尊敬他。張四海走了之後，高乾大點上了燈，衣服都沒有脫，一個人蓋着被子，騎在炕上靜靜地想：合作社還應該替老百姓辦些什麼事？合作社那一樁事辦得老百姓不高興了？還是另有其他的什麼原因？他覺得他受了打擊，他受了委屈，他受了損傷。他完全不能明白，佛爺山那個姓李的在這個時候退股有什麼意思，他甚至記不起佛爺山那一家姓李的，而那姓李的又是什麼人。這麼想來想去，他又整整一夜沒有合上眼睛。

這樣子，他的身體又不好了。也說不出什麼病，就是頭痛心悶，不能吃，不能睡。有一回他喝了幾口酒，竟然睡了兩三個鐘頭。於是他每天晚上煎兩個雞蛋，喝上二兩白酒，吃一碗拌湯或者吃半碗麵片，要這樣子才能睡上兩三個更鼓。——又養了七八天，這才慢慢地緩過氣來，身體覺着強健些兒，可以拄着一根棍子到處走動走動了。

有一天，高乾大正閑坐在門市部裏，忽然看見門外坪台下面，有一個人牽着一條毛驢走過。那個人後面跟着一個老太婆，兩家一面走一面爭吵。高乾大對張四海說，「你快看，頭前走的那個矮個子不是桑坪的李生春麼？後面那個老太婆不是柳樹台的賀老婆麼？你看他們吵得多麼兇，你看，……李生春動手打那老太婆了，那老太婆叫喚了……什麼事，叫我出去看看。」張四海說，「我早倒看見了

。那就是早幾天我跟你說的，佛爺山那個姓李的驢。」高生亮說，「他娘，看你們這些做農村工作的！李生春早就不盛在佛爺山了。年時臘月賀老婆守寡的兒媳婦招了他，他就搬到柳樹台。今年八月又跟賀家媳婦搬到桑坪。他是郝四兒的拜識，是一個那號十足的二流子。怪不得他要退股，這裏面一定的道理……你看那狗日的動手打人了，叫我去看看去。」保管兼探賈羅生明站在一旁，見高生亮要管別人的閒事，就插嘴說，「賀老婆的大名誰不曉得？又刁又潑又爛又臭！年時她不讓她媳婦招人，就在鄉上打過官司。我聽我兄弟羅生旺說過，她老早就有意思要訛詐李生春那匹毛驢。本來她兒媳婦跟媽沒有另開，她就揪這個案子……」高生亮打斷羅生明的話，說：「這件事我清楚。李生春開頭說要租賀老婆的毛驢，租錢只付了一個月；往後又說要買那匹牲口，一直沒給老太婆一個錢。——鄉上怎樣解決的？」羅生明縮起鼻子，很不以為然地，冷笑着說，「老高，你少管些閒事吧！人家鄉上判決賀老婆不對。得了錢，把牲口賣了，又回頭來訛詐別人。鄉上判決毛驢子歸李生春。」高生亮再也不和他說，就揮棍子都不拄，好像一個沒病的人似地走出去了。他把賀老婆和李生春兩個都叫到門市部裏面，端了凳子叫他們在欄櫃外面坐下，就問他的事情。大家爭吵了一頓，尋不上解決辦法。賀老婆說，「你要拉走我的毛驢子，你得把錢給我！」李生春說，「今年春上我倒把錢找清了，那裏來你的錢！」高生亮看見李生春那油頭滑腦，流裏流氣的樣子，心裏早就有了把握。他不先說李生春，却先對賀老婆說，「賀老婆，你反對你媳婦兒招李生春，你時常給他們兩口子吵鬧，叫我老漢說一句，這是你不對。你要知道現今的世事是民主的世事，咱們邊區老百姓，不論男女，都有民主自由。你媳婦兒只是你的媳婦兒，不是你買來的了頭，——就算是你的了頭，如今你也不能干涉她的自由。她又沒有兒女，你叫她守一輩子守個什麼呢？她要嫁人，她要招漢，要好好地過日子，這都是對的。你不該跟你兒媳婦吵鬧，你應該把他們認作一門好親戚，——你應該承認你的錯誤。」賀老婆噙起她那張乾癟的嘴，很生氣地說，「我承認錯誤，我承認錯誤。毛驢得叫我拉回去囉！」說得大家都笑起來。高生亮

又故作不知地問李生春：『今年春下你買這牲口，掬了多少錢？』李生春說，『我掬了一百五十元。』高生亮一聽又好氣又好笑，說：『今年春上這毛驢子至多值八十元，你真是好心腸，就掬了一百五十？這倒暫時不說。——你說你給過錢給她，有什麼憑據？』李生春很好詐地笑了一笑，表示這點難不住他，說：『怎麼沒有憑據，這樁買賣還有中人咧，這中人就是豹子溝的那四兒。他當面作證，我把錢親手，五一點點清給她的。』高生亮笑了，大家也笑了，郝四兒也能碰見證，誰也沒有聽說過。賀老婆正想辯白，高生亮做個手勢止住她，說：『你們的官司打不清，我看這樣子好了：這毛驢既不算你的，也不算她的，你們當衆拈團兒，誰拈了得字，毛驢就歸誰，這樣解決好不好？這是第一個解決辦法，你們贊成不贊成？』李生春說：『可以可以。』賀老婆說，『不能不能。我的毛驢我爲什麼要拈團兒？』高生亮說，『要不就這樣子：這牲口市價只值一百二十元，合作社就出一百五十元給你們買下，算做你們每個人入了七十五塊錢的股。明年年底下來，就算一塊分一塊紅利，你們每個人都得了一百五十元。這叫做二一添做五，誰也不佔誰的便宜——這是第二個辦法。』李生春想，『看樣子這毛驢不會歸我的了，反正我不會花一門錢，就拿她七十五塊錢，自己再加上二三十，怕還買不下來一頭毛驢？』就說，『我同意，我同意，咱們平分算了。』賀老婆說，『不能不能。合作社要買這毛驢，我該佔一百塊錢，頂多只能分五十給他。算是我倒了霉，叫他騙五十塊錢去！』高生亮又說，『如果這兩個辦法都用不上，我還有第三個辦法。叫賀老婆找七十五塊錢給李生春，這毛驢就歸賀老婆牽回去。你們看這辦法使得使不得？』李生春一聽，覺得更高興，馬上就同意了。賀老婆說，『這真是見了鬼，我自己的牲口，我還得掏錢買回來！你合作社是要這牲口的話，我就找給他五十元；合作社是不要的話，我頂多只能找給他三十元，這牲口賣不了一百五十元的！就是給他三十元，我也拿不出來。高乾大你先借給我，我以後慢慢紡線還給你。合作社放花是紡一斤紗賺一斤棉花不是？我就算白替那狗日的沒良心鬼紡上兩斤線子就是了！』李生春嫌三十元太少，兩家又爭吵起來。高生亮把臉一沉

，把欄櫃拍了一下，站起來，指著李生春的鼻子說，「你這三流子真不受抬舉！我這裏給你拿出三十塊錢來，——你是聰明的，你就把牲口留下，把錢拿走。你要盤幹到底，咱們上區政府理論去！你想想，我給你提的三個辦法，你都一口應承了，——如果這個毛驢真是你的，拿了一半錢你就甘心？你一點都不心疼麼？你爲什麼不像賀老婆一樣跟她兩個爭？」李生春叫他這麼一罵，罵得轉不過彎來，也就硬頂着說，「高生亮你不要仗勢欺人！你能欺負我的拜識那四兒，你可欺負不了我，這毛驢是鄉政府解決了，歸給我的。上區政府就上區政府去，難道那區政府就是你的？」賀老婆也發火了，說，「什麼鄉政府解決？咱們那羅生旺吃奶還沒吃够呢！下回選舉你看我還選舉他！我要選高乾大當咱們鄉長！走，區上！」

三個人一句話不說，慢慢兒走。走上幾步，高生亮就急起來，加快了脚步。可是一走快些，他的氣就喘了，腿也軟了，又慢下來。好容易到了三汊河口，找着程浩明，把爭吵調解的事實說了一遍。賀老婆說李生春打了她四五拳，打得她渾身發痛，要區上懲辦李生春。程浩明皺着眉頭，把話都聽完了，覺得很不好辦，就不鹹不淡地說了李生春幾句，又答應叫鄉政府再詳細調查。把兩個都打發走，然後很生氣地對高生亮說，「高主任，你還嫌我的工作不够多，倒給我來惹下些麻煩，唔？」高生亮看見問題不能解決，早已氣得不行，搖搖頭不做聲。區長又說，「這件事鄉上已經解決過了，就對了。他們有意見該到鄉上提去，你跟我都不瞭解那些情況，——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對不對？」高生亮實在熬得撐不定，眼睛發黑，站都站不穩了。他還是掙扎着，一面喘氣，一面緩緩地說，「不過我是知道這件事的。我知道賀老婆家裏的事情，跟知道我家裏的事情一樣。咱們要調查研究這件事，也不太困難。難道照我提三個辦法的經過情形看來，還不……」程區長一下子打斷他的話說：「對，對！你有調查研究，我沒有。——我讓你來當這個區長，好不好？你快把你的合作社攪好，不要鬧出大亂子，想法兒叫一般區鄉幹部意見少些，這樣就好了。政府的事情你最好少管！」高

生亮碰了一鼻子灰，又不好發區長的脾氣，只得跑去找區委書記趙士傑，問：「趙書記，咱們合作社新辦了五六個月了，到底上面批准不批准呢？咱們辦得對不對，該管什麼事，不該管什麼事，——上面有了指示，咱們好辦事。要是這樣的合作社不該辦，咱們就解散牠！」趙士傑剛從延安開會回來一兩天，很耐心地解釋給他聽：「咱們大家都不會辦合作社，大家共同試驗。縣上雖然現在沒有批准你，也不好說你對不對。你只管安心試驗下去，到時候再說。這回延安開了會，發現了一些新的問題，等咱們先研究一下，再找你詳細細談一談。」高生亮把剛才賀老婆的事情又說了一遍，並且說程浩明對他有成見。趙書記勸他應該儘量叫別人瞭解自己的工作，應該諒解別人的誤會，最要緊的，應該服從上級的領導。——上級的態度好不好，自然是一個問題，但是被領導的人不應太強調這一點。

高生亮回到合作社，早已筋疲力盡，他用出全身的勁兒，才爬上坪台，心裏盤算着，「我的身體這回真不頂事了。」這時候，正碰上羅生明又在跟農四海爭鬧預借工資的問題，兩個人正吵得臉紅額子粗。他一聽見這種吵鬧，登時氣得嘴唇發紫，渾身打顫。他咬着牙，他的大手掌使勁在櫃面上一拍，右腳不停地頓着地，許久說不出話來。王銀發過來勸他，他才要哭似地說，「不用吵了，不用吵了！你羅生明是三六年的幹部，你是怎樣看合作社的？錢是一個也不能叫你再使喚了，你看得上合作社，你好好留下工作；要是看不上這份工作，你就另外高就吧！」羅生明一聽，倒反而嬉皮笑臉的說：「高生亮，你記得我是三六年來的就好。你這是客人趕主人了，好氣派！你叫我走，我還怕走不了吧？至少，你得當個區長，——再小些，你得當個正式的主任，你才有這個資格！」後來大家跑過來把高生亮勸開了。……

當天晚上，高生亮獨自在房間裏喝酒喝到半夜。他的知覺都幾乎完全麻木了，就這麼一杯一杯喝下去，一直喝完了半斤酒，就倒在枕頭上嗚嗚地，低聲哭泣着，整整一晚都沒睡覺，——也不知道他是傷心，還是酒醉。

這樣子，他又不能吃，不能睡，腦子痛得抬不起頭來。他又犯了病了。

張四海，王銀發，李向華，王文章，河南的高家兄弟，還有在家的許多幹部，都經常來到他炕前，問他的病，安慰他。他們都說羅生明不對，還在會議上批評了羅生明一頓。他們都是一片真心腸，愛護高乾大，擁護他的主張，受了他的精神的感動的。這種精神就是爲了合作社，爲了給人民服務，什麼都不管，連性命都可以不要。高生亮也很感激他們，只是有些話不便對他們說，便只好抓住他們的手，笑着說，『不要緊，不要緊。這小毛病，幾天就會過的。』只有對張四海一個人，他有時把情形說了一點。那會計聽了，就憤憤不平起來：

『把事辦好了，他區長反而不高興！要把事辦壞了，他才高興？高乾大你不要在意這些小事，倒把咱們合作社的大事誤了！身體要緊。』

高乾大嘆了口氣，說：『人就是那麼個！要說小事……有時候就硬是看不開！』

第十三章 動搖

陰曆年過去，陽曆已經到了一九四二年的二月中了。

那回區委書記到延安開合作社主任會議，建設廳提出了一個新的口號，叫做「克服包辦代替，實行民辦公助。」當時在會上，許多合作社主任聽了，都不以為然。他們每回到延安開會，總希望上面給他們解決一些困難，例如請光華商店投點資呀，請政府派一兩個得力幹部呀，請政府解決幹部的代耕問題呀，請政府多攤派幾個股金呀等等。這回政府是什麼都不給，反而提出什麼都得自己想辦法，——合作社憑自己的力量和本地老百姓商量辦法。這回政府說過去區政府包辦了合作社，代替了合作社的工作，這種政策是錯誤的；應該使合作社成爲人民自己的東西，由人民出錢，由人民出人，由人民出主意，區政府和區政府只是幫助合作社解決困難問題，只是在政策上，原則上加以領導。這個口號一提出來，大家都你望我，我望你，沒話說。大家都感覺到這回是合作社要起革命了，不過誰也沒有把這個感覺說出來。這個口號通過以後，大家都沒有信心，——歷次會議上總有許多困難要提出來的，這回也不見提了。至於攤派股金，豐額限制，退股限制，幹部待遇，組織形式、業務方針等等，更是談不上詳細討論了。一般縣區幹部，總覺得合作社幹部不行；一般合作社主任，總覺得合作社一向是按照上級的命令辦事的，這回要自己出主意，自己是一滿沒有主意，而有一點意見是共同的，那就是：老百姓根本不願意辦合作社，如果要老百姓出主意，老百姓根本就不辦。會議結束以後，一個幹了六七年的老合作社主任把頭仰起來，望着窟窿頂長嘆一聲說：

『這回合作社是正式了！——唉，回家抗餓頭去吧！』

大家聽了，雖然都哈哈大笑，可是心裏面都覺得有點難過，都覺得很同情他。區委書記把這回會議的結果向縣上報告了，縣上的負責人，像縣長，縣委書記，四科長等等都同意這個口號，可是怎樣實現這個口號呢，高生亮的辦法是不是對的呢，就沒有什麼具體決定了。趙士傑以為高生亮的辦法是正確的，主張完全打破合作社那舊的一套，把高生亮的辦法推廣到各區去試辦去。縣長和縣委書記都覺得沒有經過細密研究，不能輕易表示意見。四科長却對高生亮的一套辦法表示很大的懷疑。結果，縣上做出了一種暫時的決定：要各區政府不要包辦合作社的業務，要加強各合作社的理事會，凡事先經過理事會通過，再由政府批准；股金不能馬上全部廢止攤派；股額限制從每人二十元提高到一百元；退股還是不能隨便，——要經過區政府的批准；幹部能自給的自給，——不能自給的由區政府酌量批准代辦；每個村組織一個合作社小組，經常討論合作社的事情。……關於任家溝合作社，還是維持原議：讓牠試辦滿一年再說，目前不做什麼決定。

這樣一來，趙士傑和程浩明的意見還是統一起來。這天早上他們又爭持不下。程浩明說，『咱們這裏的合作社，包辦代替這一條，是早就克服了。』趙士傑說，『是不是真正在思想上克服了？』如果不在思想上克服了這種觀念，咱們也就沒有可能放手讓人民去辦事，咱們也同時沒有可能用最大的力量去幫助他們，——就是說，『咱們還不能真正實行民辦公助。』程浩明說，『咱們只是幫助高生亮——對，那麼誰去領導他呢？那些合作社代表能領導他麼？還是那些合作社理事會能領導他呢？比方咱們合作社的原則是爭取……怎麼說的呢？老趙你不要笑，我說話是有困難的，是爭取「非資本主義的前途」吧，可是高生亮把整個合作社都資本主義化了，誰領導他這樣幹的？又有誰能領導他回到正路上來？』趙士傑說，『關於這一點，我跟你的理解是不同的。爭取非資本主義的前途，抑制私人資本的逐份剝削，這些原則依然是對的。達到這些目的，咱們就要做兩件事：一件是把咱們落後的農村經濟發

展起來，一件是逐漸地把個體經濟組織起來，使他們慢慢變成集體經濟。現在咱們都窮得很，經濟上又落後，又停滯，生活過不美，文化提不高，什麼都趕不上人家，咱們談得上社會主義麼？咱們想抑制私人資本，可是私人資本比合作社有力得多，咱們空喊抑制，有什麼用？——所以，咱們要發展農民的個體經濟，才能夠發展合作社。合作社一方面發展自己，一方面幫助那些個體經濟發展，再轉回來又使自己向前更進一步發展。這樣才能達到咱們的目的，——高生亮正是這樣做的。」程浩明望着趙士傑輕薄地捋了一捋嘴，說：「你剛才說的那一套我多半解不下，也說不上你對還是不對。憑過去的經驗，我知道：高生亮正是這樣，在共產黨的中央所在地發展着資本主義，傳播資本主義的經濟思想。」趙士傑趕快從桌子上的一堆書報裏面，抽出一本『新民主主義論』，翻開一段念給他聽：

『……但同時，它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原故。……』

程浩明還是用譏諷的口氣問：「那麼，我們黨爲什麼要提「反對資本主義思想」這個口號呢？」趙士傑理直氣壯地回答，「那是指的黨員不應該有資本主義的思想。合作社社員不是黨員，這個口號就用不上。高生亮如果自己不要發財，那是落後，那是錯的。高生亮如果要農村老百姓發財，那是革命工作，那是對的。」程浩明連擺着雙手說，「好了，好了，咱們不談這些理論，——但願一輩子再不要談理論，——咱們再來談談實際問題吧！——去年咱們黨中央發表了兩個重要決定，一個是增強黨性的決定，一個是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咱們得根據這些東西把高生亮和他的合作社，好好地研究一番。我認爲高生亮是標新立異，是自成局面，是個人突出的。在這方面你應該注意糾正他。其次呢，他的合作社我認爲只能算是『獨辦』，不能算是『民辦』；老百姓不是那樣高興他，喜歡他，擁護他，咱們沒有確實的材料可以證明，咱們應該馬上來一個對合作社的，又普遍又深入的調查，看看老百姓到底有沒有什麼呼聲和反映。」趙士傑知道再爭論也沒有終結，就說：「很好，很好，咱們就把他跟

任家溝合作社詳細來調查研究一番。不過關於民辦這一點，我認爲已經有明顯的事實，擺在他們面前了。從前老百姓罵合作社是『活捉社』，『捉贖社』，不肯交股金；現在老百姓不罵了，還自動入股，這就是民辦。不過這民辦的程度還很低。將來把社員代表大會組織好了，把理事會加強了，那時候民辦的程度就會更高些。」趙士傑說到這裏，停住了。程浩明望了他一眼，看見他那兩片噙起的眼唇還在動彈，好像話沒說完的樣子。果然，過了很長的一會兒，趙士傑又加上說：『老程：有幾句話，我很久都想跟你說了。……我承認你在你的工作崗位上，替革命做了許多事；一般地說，老百姓也很滿意你。你執行上級的指示是很堅決的。但是，……這話怎麼說呢，你聽上面的聽得太多了！聽下面的聽得太少了！自己的腦筋，那是運用得更少了！是不是這樣子的呢？還真是很可惜的事。咱們固然要向上級負責，我想，咱們同時也要向老百姓負責的！』

趙士傑說完，正想起身，程浩明把他留住了。程浩明說，『這裏還有一個問題，你看應該怎麼辦。高生亮拿合作社的錢去幫助任家溝建立了一個私塾。鄉政府去動員娃娃上新文字各學，去動員娃娃往公家小學校的時候，娃娃的家長就說了任家溝私塾，就念私塾吧，不去了。聽那個任家溝私塾呢，教書的先生是一個六七十歲的封建老古董，教的書是『天地玄黃』和『天子重英豪』這一類。很顯然，這私塾，要不是高生亮用力支持，是一定辦不起來的！這事情你看應該怎麼處理？』趙士傑說，『我沒有意見。我的看法是：咱們對於高生亮，好的地方應該發揚他，壞的地方應該糾正他。』程浩明笑了笑，沒有再說什麼。半點鐘以後，這圓臉的矮胖區長就到了任家溝合作社了。這一天正碰上運輸隊第一次從三邊駛回來，合作社裏裏外外，全是人，牲口，驢馱子，吵吵嚷嚷，十分熱鬧。程浩明在運輸隊隊部裏找着了面帶病容，精神憔悴，却又正在忙着的高生亮，——他的病是時好時壞，臉上總是又黃又皺，可是事情總是一樣多，這時候，他正叫一堆人圍住，在討論怎樣照料牲口的问题。區長問起運輸隊的情形，高生亮愁眉不展地說，『賠了！——這回算賬，要是牲口按原價算，就賠了三千

多塊錢；要是牲口按現在的市價計算，就還賺了一點。因為這個月當中，牲口長了價。」區長問，「這是賠在什麼上呢？」高生亮氣憤憤地回答：「時間就擱了。牲口損失了。——本來二十天就能打來回的，却走了差不多三十天，這樣子，人工草料伙食都費得多。路上又跌壞了一頭毛驢，還有一頭毛驢病死了。這都是管理上有毛病！」程浩明也沒有仔細追問下去，只和高生亮說，「老高，我有點事情和你商量，你們到你的房子裏談一談。」高生亮把他引到房子裏，坐都沒有坐穩，他就談起合作社捐錢給任家溝私塾的事情來。他竭力仿照他平時瞧不起的，那些「文化人」的說話方式，從邊區的教育方針說起，說到新舊教育的比較，說到動員工作的困難，一直說到高生亮幫助私塾的錯錯。他認為這錯誤助長了封建思想的發展，妨礙了新的教育事業，破壞了政府的動員工作，是相當嚴重的。他一個人講了半個鐘頭，高生亮聽着生氣來，在心裏罵着：

「這狗日的！叫我美美地把你揍上一頓，回家抗鐵頭拉狗！」可是他又回心一想，「我不幹合作社，這可容易得很。怕還有誰敢定我幹？只是我不幹了，吃虧的不是他，估便宜的也不是我。咱們辛辛苦苦把革命攪成功了，也應該叫老百姓快快活活過幾天好日子。——我今天不幹，他明天還不是叫羅生明當主任？還不是實行任常有那一套？還不是照舊攤派股金，把老百姓弄得哭啼啼的？合作社照舊變成活捉社了？這可不行！」他用手扶着頭坐在紅漆棹子前面，這樣想了一想，就改了口氣說，「程區長，你說的一滿都對，都正確，這句是我的錯誤。」剛才程區長教訓高生亮的時候，他自己一面講，一面也覺得自己的話說得太多了，太重了，好像今天是有意來打擊他似的，他怕高生亮忍受不住，跳起來和他爭吵。他也知道高生亮的脾氣暴躁，不肯讓人，要是一直吵下去，也許就會吵一個整天，那時大家都下不了台。他看見高生亮沉下了臉，咬緊了牙，不停地用那張大手撐自己那幾根花白的鬍子，他想要發作了，却想不到高生亮忽然說出這麼幾句話來，話說得又乾脆，又謙虛，又沒有帶一點火氣，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倒把個程區長弄得不知怎樣才好。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

彼此都沒有喧嘩。高生亮站起來，平伸出一隻手，說：『程區長，咱們到那邊談談去吧。請你幫忙，給他們一些教育。這些運輸隊長隊員們，如果解下了自己對老百姓的責任，他們就不會打架，喝酒，要錢，貪污，浪費，管理也好管理，運輸隊也不會賠本了。』程清明說，『不啦，我回去罷。我在吆牲口這上頭，什麼都解不下。——我還有別的事情，今天也顧不上。』高生亮也不多留，默默無言地把他送到大門口。送罷客，正轉身往回走，忽然聽見有一種很熟慣的女子聲音叫了他一聲：

『高乾大！』他回頭一看，原來是任桂花。她穿着薄薄的黑布棉衣褲，帶孝的白鞋子，短短的臉孔叫冷風吹得通紅，——她的短辮子剪掉了，變成蓬蓬鬆鬆的短毛蓋，兩腮也豐滿了一點，此外就沒有什麼改變。還是一樣的輕身伶俐，還是滿臉沒注意的孩子氣，只是在原來的神氣上面，加上一層淡淡的愁苦。在從前，高生亮一向很喜歡她，把她當媳婦看待的，後來和任常有鬧翻了，和她也疏遠了。這時候，她是那四兒的婆姨了，而那四兒又是專跟合作社作的，她這一來有什麼用意呢？——高生亮不知道怎麼對待她才好，只得叫她回房裏坐，問問她的光景過得怎樣。話還沒說上三句，她看見高乾大那副和藹親愛的樣子，又給她倒茶，又給她把炭火加得旺旺的，她就好像受過欺負的孩子見了親人一樣，哇的一聲倒在紅漆桌子上放聲嚎哭起來了，哭了半天，才收住聲音，對高乾大訴起苦來：『高乾大，救救我吧，我活不成了！……那是個又兇又狠的二流子，一裸莊稼都不種，盡給人胡毆日鬼治病，騙一個錢花一個錢，抽洋烟，賭博，大吃大喝，什麼都來！我過門才不到一個月，那狗日的把我打了五回，說一句話不中聽，就打；走一步路不順眼，又打！前兩天我跟高拾兒說了兩句話，叫那狗日的知道了，今天早上又要打我，我實在氣不過，跟那狗日的對打了一陣，叫那短命鬼把我的腰給打壞了。……』說到這裏，她端端兒地坐直了，用手按着自己的左腰。太陽從玻璃窗子照進來，正照在紅漆桌子上，把她臉上的眼淚也映成紅色的了。高生亮覺得很心疼，就安慰安慰她：『年輕人的火氣大些，忍着性子過下去，慢慢就會好的。夫妻上頭……』任桂花一聽這些話，反而覺得更加傷心，

又大聲哭起來了。高生亮覺得沒有辦法，就把兩手反扣在背後，在房間裏走來踱去。走了一陣子，他就在靠牆的一張方凳上坐下，兩腳端在方凳腳的橫檔上，兩手攏在袖筒裏，頭垂得很低，坐着不動。坐了一會兒，客得很，他站了起來，走到炕桌前面，拿起錫酒素呷了一口燒酒，又重復坐在方凳上，把頭垂得更低，低到碰着自己的心窩了。……這樣過了一頓飯工夫，任桂花的哭聲慢慢弱下去了，高乾大才開口說：『夫妻吵鬧的事情本來就難插手，是你跟郝四兒的事情就更難辦。我跟他說不到一遠兒。是別人，我還能勸幾句，說幾句話。我的話他不聽，我一插手，他會把你打得更兇的！我有什麼辦法呢？』任桂花一步跳到高乾大面前，尖聲叫喚着：『你還要勸他呀！你還要勸他呀？這只能怪我把事做錯，這只能怪我沒主意，怪我……如今只有一刀兩段：離婚！』『離婚？』高乾大重復着這個字，『那怎麼個離法呀？你過門不到一個月，怎麼就離婚呢？婚約的事情，那有這麼隨便的？』任桂花堅決的頓着腳說，『誰也別離，不離也要離，郝四兒那裏我賤不盛了，我就是死也得另外尋個地方死去。』高乾大沒法再往下說了，只在鼻孔裏『唔，唔，唔』地敷衍着。任桂花跟着提出進一步的要求：『高乾大，你熟人多，你跟我回區兵鄉長說一說，他們一定會解放我的。』看見高乾大還沒答應的意思，她就走到高乾大身邊，背靠着牆，身子亂搖，兩腳亂跳，一面慢慢往下滑着，一直滑到坐在地上，說：『我大把我害得那麼苦，高乾大你再不救我，我還能奔那裏呢？我只有一個死了！』高乾大看見她那可憐的樣相，想起這幾年的事情，不由得心裏一軟，鼻子一酸，眼圈就紅起來了。他把任桂花攙起來，拖過一張凳子叫她坐下，站在她面前，彎着腰對她說：

『是別人的事情，我早就一把攬上，不用你多說了！郝四兒那樣的漢，不管那個女子，都要跟他離婚的！我看着你長大，看着你叫你大扔進火坑裏，難道我不心痛麼？只是我管不着，沒辦法。現在的事情，我還是難插手。那郝四兒眼合作社跟我揭過不去，我們還有官司沒有打了，我要是一攬承這件事情，區上鄉上都會說那是我的兒媳婦，一定是我挑撥離婚，郝四兒一定會造出許多謠言，破壞合作

社跟我的工作。桂花兒，你解不下社會上的許多事情，我的處境實在困難呀！這樣子呢，你到鄉上去，各自先去討論這件事去，我從旁邊幫助你。你也不必對別人說我知道這件事，——我是不好出面的。」

剛把這話說完，高捨兒從外面一推開門，帶着一陣冷風走了進來。徑桂花看見高捨兒，從凳子上站起來，想走又不想走，露出很不自在的樣子，好像小雞撒見老鷹一樣。高捨兒却是另外一種神氣。他不看人，也不說話，先在房子裏來回走了幾轉，然後站在炭火盆前面，提起銅壺自己倒水喝。看他那樣子，好像一個什麼將軍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而那辦公室現在除了他以外，又沒有一個旁人似的。喝過水，在炭火上撓了一會兒手，他慢步走到任桂花跟前，拿兩個兇惡傲慢的眼睛看定任桂花的臉。任桂花也用求人可憐的眼光望住了他，望了一會兒，就忽然用手掩住臉孔，哇的一聲哭了出來，什麼話也沒有說，衝出房門走了。

高乾大輕輕地責備兒子：「捨兒，你這就不應該了。她的心是很苦的，你何必再踹踹兩腳呢？」高捨兒也不理會這件事，却說起另外一件事來：「大，我有這麼一個打算。今年的莊稼，我自己不種了。豹子溝我也不想盛了，盛够了。咱們原來僱了一個人，今年再僱上他一個人，對付着看。我要自己倒一點生意，要不就跟着合作社的運輸隊收牲口。在家裏，天天看見那沒良心的女人，實在不好受。」

高乾大還不大清楚他說這些話的用意，就走近他面前，用話試探他：「你從前不愛合作社，現在倒愛起合作社來啦？」看見他大走近了，他就走遠些，嘮起嘴說：「我要來合作社收牲口，是想離開家，不是愛合作社。合作社有什麼叫我愛的？人家想發展生產，要合作社幫助；人家生產發展了，又怕娃娃養不活，也要合作社幫助；我不想發展生產，——就是生產發展了，我又沒有娃，要合作社做什麼？」高乾大笑起來了，說：「你看你，二流子口氣！你爲什麼不想發展生產？」高捨兒說：「我

家裏什麼都沒有。沒婆姨，沒娃。我把那個經濟發展了又有兩什麼的用項？——不頂事！」高乾大覺得在他的婚姻問題上，自己是對不起他。自己忙得顧不上，沒有管，怪不得他要脾氣。想了半天，高乾大半真半假地說了一句笑話收場：「對。你來合作社收牲口，我給咱回約子溝收拾種地去……」高乾兒摸不著他說這話是個什麼意思，覺得他大是在戲弄他，望了高乾大一眼就走出去了。高乾大忙著給運輸隊算賬，開會，一直忙到半夜。這整整一天，他忙著應付運輸隊，程區長，任桂花，高捨兒，一點東西都沒有吃下去。到了這時候，他的頭痛得拾不起來，渾身都酸痛了，肚子裏還不覺得餓。回到了房間裏，看見高捨兒已經睡下了，就沒驚動他。大師傅劉寬福給他炒了幾顆雞蛋，燙了一素子酒，他就脫了鞋上炕，坐在炕桌子前面慢慢喝酒。一面喝，一面順手拿過一張解放日報來看。這張報也不知道是那天的，上面登著一段毛主席在黨校報告整頓三風的消息。他看完這一張，又拿起另外一張，在那上面有一篇社論，叫做「加強地方在職幹部教育」。他看了一會，大算是懂得了，有許多字眼和句子還是隱隱糊糊的，就搔著那花白的頭頂，想起自己多年沒有學習，事情知道得很少，文化程度又低，既沒有理論，又不會講話，要是能有機會學習個兩三年，那一定會比今年好得多。想著想著，把雞蛋吃完了，酒也喝完了，忽然往旁邊一看，看見高捨兒披著棉衣，坐在炕上，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坐起來的。高乾大問他，「你還沒睡呀？」他也不答話，兩眼呆呆地望住那盞小油燈，好像一個瘋人一樣。兩父子默默無言地對坐著，坐了半個鐘頭光景，高乾大想起了這半年來的酸甜苦辣，一時覺得十分灰心，就說了一聲「睡吧。」——隨後把燈吹滅了，衣服也不脫地倒在炕上，用棉被蓋住半截身子，來回地想：

「這半年來，我得罪了任常有，我惹下了那四兒，我害得任桂花掉下了火炕，——這還不算，我和我的夥計羅生明的關係攪壞了，我和區政府鄉政府的關係也攪壞了！……幫助一間私塾就要這麼美美地教訓一頓呀！——這些這些都不算，我自己攪成了個病，我兩父子攪成不像個兩父子。……唉，

這合作社到底算不算爲老百姓辦事呢？是不是給老百姓辦了事呢？……」

他又睡不成，今天白天，他忙著給運輸隊算帳；爲了毛驢子病了，跌死了，他正審着氣，因此沒跟程區長好好研究合作社幫助私塾的問題。此刻冷靜地回想起來，是自己不對。這件事沒攪好。新社會應該有新社會的教育，還念那「天子重英豪」？爲了這一點，爲了自己沒理論，沒文化，應該學習去。可是，他又想：平時程區長對合作社一滿不幫忙，架子大得連請也請不動，爲了這一點小錯誤，倒親自跑來嘮叨了半天。這是什麼道理？這不是想逼他走麼？不行！爲了合作社，爲了老百姓他就是得罪了再多的人，就是拚了這一條老命，他死也得死在合作社！……就這樣翻來覆去地想着，高生亮又是睜大兩個眼睛望着天亮。

第十四章 嘲笑和安慰

有一天，高生亮專門從合作社跑到三岔河口找程浩明。這天天氣很好，沒有風；太陽把那些黃土山照耀得好像金子堆成的一樣，天上的白雲好像魚在海裏裏面似地，緩慢地游着。人真多。不管那一道川，那一道溝，都叫牲口的叫喚，清早的鈴聲，粗沙的笑聲，裝點得很熱鬧。高乾大今天身體看來特別好，精神看來也特別平靜，他像那些脚戶一樣紅着臉，紅得能跟人家門口貼的春聯相比，也像他們一樣把棉襖脫下來，搭在一邊肩膀上；他跟所有過路的人拉話，有時還站在人家門口，問人家過年過得怎麼樣。程區長一眼看見他的時候，很吃了一驚，不知道他又出個什麼合作社的花樣兒叫政府爲難，後來看見他特別和善，半站火氣都沒有，也就十分和氣對待他。拉了幾句閒話，高生亮就問，「程區長，我想學習去，區上同意不同意？」程浩明說，「你如今正幹得起勁，怎麼又想起學習來了？」高生亮說，「我在三六年學習過幾天，以後工作了五年多，一點沒學習過。——這樣是不行的，很快就落後的。我想學習文化。」程浩明做出敷衍的笑臉說，「對，對。學習文化是很好的，不過政治更加要緊。你在政治上是比較差的。有時候，唉，也難怪你，簡直顯得是無能。」聽見這麼說，高生亮覺得很不服氣，不過他如今也不在乎這些了，他照樣彎曲着粗大的腰桿，拿臟臟的眼睛望着區長，拿含糊不清的嗓子和他說話。他平心靜氣地說，「就是嘛，就是嘛。我還怕鬧出政治上的錯誤來。政府最好另外派一個正主任去接手任常有的工作。好好地把合作社整頓一番，然後正式請政府批准。現在合作社又沒個正式負責人，政府又沒正式批准，事情就那麼懸空吊着。我負不起這麼大的責任。」

程浩明想了一頓，就刁難地說：『你辦合作社這一套我是不贊成的。不過別的人也許有別的意思。有說你可能完全是對的，也有說你可能完全是錯的。你攪了這麼個半拉子，——誰肯來接你的手？從前我勸你常有恢復工作，他就怕，不答應。』高生亮的脾氣又有點想發作了。他使勁壓住自己，把聲音都壓得發抖了，說：『政府另外派一個正主任到合作社去，他可以照着你的意思辦合作社，不用照着我的意思……』程浩明笑出聲來了，說：『你就不能放棄你個人的意見，照着領導上的意見辦事麼？』高生亮用拳頭輕輕捶着前額，低聲細氣地說：

『這問題咱們頂好去問老百姓。我願意順着上面，可是老……老百姓，你不願他，也不行的。』

『你這句話很厲害，』程浩明站起來，表示很不耐煩的樣子說，『咱們馬上就去問老百姓去。這是我做得到的。不過你那個學習的問題，你還可以同趙士傑談一談，看他有什麼意見。咱們再商量——決定。我希望你不是因為前天那個幫助私塾的問題，——不要因為受了幾句批評就悲觀失望起來。咱們共產黨員受批評是常有的事。那是誰說的話？——這樣說的：問題不在於有沒有錯誤，問題在於能否改正錯誤。』

高生亮在另外一個石窑洞裏找到了區委書記趙士傑。那年青人緊緊攥着他的冷冰冰的手，問他的病怎麼樣。往後又拖了一張凳子，讓他坐在炭盆前面，……又在自己的棉衣口袋裏找了半天，找出一根紙烟來，遞了給他，說：『你吸。這還是我從延安帶回來的一枝紙煙。你知道，我是不吸煙的。』高生亮把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兒子，自己的病，順帶把任桂花的要求，都說了一遍，又真心真意地，承認了無條件幫助私塾的錯誤，然後把程浩明的意見告訴了他。他聽着，想着，很久沒有說話。最後，他用火筷子敲着火盆邊，一面敲，一面說：

『高乾大，你真是真難。工作上困難多，身體有病，家庭的事沒攪好。這都是真的。我都知道。程浩明那個人，你是清楚的，說話就是帶了那麼一股勁兒。他的意見，如果是勸你服從組織，安心工

作，——我想也不過這樣，那麼我是贊成他的意見的。你想想看，共產黨員的工作，有那一件是容易的呢？不過你的困難更大些就是了，更多些就是了。你對合作社的主張也不完全是你個人的主張。區上既然叫你試辦，可見到區上也有這個主張，不過不完全確定就是了。你應該把這一年試辦滿了，咱們大家來共同研究，再定以後的辦法。你學文化我是贊成的，不過我不贊成你現在就把工作放下，去學習去。你自己回去再想一想，過幾天咱們再談一次，好不好？」

高生亮覺得這些話聽起來很舒服，就說，『對，對，』連連點着頭，再沒有什麼意見了。他從區政府走出來，順着小河，像一頭曾經十分強壯，強壯得人人都羨慕，而現在病弱了的老牛似地，一步一步往下走。他的頭低着。腦子裏，這半年的事情，一件又一件地浮起來沉下去，清清楚楚地，好像昨天才發生的事情一般。甚至某個人的一笑，一動，一句話，都是清清楚楚的。太陽斜斜地射在那冰凍的河面上，那河面像鏡子一般，反射出強烈的光芒，刺得高生亮的眼睛發痛。這高原的地方，到處都是一樣的空闊，一樣的爽朗；到處都是明晃晃的，連一片最小的陰影也找不出來。高生亮用手蒙住眼睛，從手指縫裏望望天，天是水晶一樣透明；望望地，地又是水晶一樣透亮。——他放下手，睜起眼睛，放慢脚步，很小心地走着，彷彿他當真在兩層水晶當中走動似的。走了不到半里地，就有一個年輕人，在老遠的地方高聲叫喚他的名字。這是一種江浙口音，——叫到高生亮那個生字，就老是用門牙咬着舌尖兒，才發出聲音來。他聽到這聲音，有點發憤，可是記不起是誰。他自己對自己說，『唉，不行了，我的忘性大了！要是在年時……』這句話沒說完，那人越走越近，高生亮停下來，回身一望，才認出是鄉政府的文書雲飛。他站着，躊躇着，不知道應該裝做沒有聽清楚是他，還是應該裝做沒有看清楚是他，雲飛已經衝到他面前了。高乾大只得客客氣氣地和自己討厭的那個人並肩走着。』

『老高，你們那裏兩個誰當主任了？』雲飛故意把『現在』說成『兩個』。又把誰字和主字用門牙咬着舌尖兒說出來。高生亮看見他態度輕薄，知道他是向自己尋開心，就咳嗽了兩聲，回答說：

「咱們合作社的主任，兩個還是任呢，任常有。」高生亮也不知不覺地口吃起來了。那青年用手緊了一緊脖子上的毛線圍巾，然後把兩手攏在袖管裏，說：「真是見鬼，夥任不是死了麼？」

「死呢死了還是能當呢當主任的。」

「老高，照我的意見，最好你來當這個主任，兩個合作社這一套都是你發明的玩意兒，你要玩起來不費事。按照一般情理說，正主任死了副主任頂上，也合式。——只是聽說你病了，病得很厲害，這就很可惜啦！病了就該好好的休養，不能負擔重大的工作啦！」

「我一，一滿沒呢沒有病，上面不呢不叫當呢當主任，是因為我的能呢能力……照我，我看，你呢你來當呢當就好。」

高生亮努力使自已不結巴，就把話說得很慢很慢，那裏知道越說得慢，口吃偏偏越厲害起來。他一面說，一面就注意兩邊有沒有小路。要是有小路，他就可以推說有事走開，不再跟他胡纏。可惜這裏只有一條單鞭路，兩旁都沒有村莊，雲飛聽高生亮說要他去當合作社主任，生了很大的氣。他想，要他去當個廳長還勉勉強強，倘若要他去當個縣長，已經是很大的侮辱了。自然，當廳長也不過爲了更能發揮他的能力，給革命多做點事，完全不是爲了個人享受。……可是無論如何，怎麼會叫他去當個合作社主任呢？難道他被看成那樣的幹部了麼？難道高生亮以爲他要和他爭那個合作社主任了？難道高生亮以爲獅子要和田鼠爭權奪利了？他越想越不甘心，就很殘酷地對高生亮說：

「老高，你這個人厲害得很！你又做買賣，又開工廠，又辦銀行，又開藥舖，又攪運輸隊，——這還不算。稅收你也管，司法你也管。巫神你要干涉，兩夫妻打架你也要插手。民財教建，一手包辦。說得好聽些，你是專門多管閒事；說得不好聽些，你跟舊社會的惡霸又有什麼區別？誰不知道，你的合作社頂了半個區政府，——獨立的半個區政府，或者這樣說，是經濟上的半個區政府！誰不知道

，你的合作社組織龐大，幹部多，比得上一個縣政府！誰不知道，咱們這個區，快要變成高生亮區了！」

這一番話，可把高乾大嘲罵够了，要玩够了。高生亮聽着，也不動氣，讓他一股勁兒往下說。——他不憤得雲飛爲什麼要朝這麼說，也不知道他有什麼用意，只覺得心裏隱隱發痛。忽然看見大路右手有一條腳蹤，可以蹣過冰河走上白家窰子，他就對雲飛說，『你頭裏走，——到合作社串來，咱們再詳細談一談。我，白家窰子有點兒事。』說完把雲飛擲下不管，自個兒走開了。他那高大的身軀穿着灰黑色的破棉襖，——老百姓式的大襟棉襖，向外彎出的弓背形的兩腿也穿得很臃腫，走得快的時候就真是像猩猩似地左右搖擺着，……儘管這樣子，他好像連飛帶跳似地，一下子就斜斜地越過那兩丈多寬的冰河，走上對岸的河灘上了。

上了白家窰子，高生亮決心去探望那年的腳戶傅開山。這個人已經平六十年紀，做人性子剛直，可是待人很好。他喜歡那個人，叫他把性命捨出來都可以；他不喜歡那個人，就連話都不多說一句。原來跟高生亮很熟似的，這幾年老了，很少在外面走動，來往才少了。高生亮担貨郎担子的時候，離合作社近的，像白家窰子，二郎橋這些地方本是不走的，也常常特地跑到那莊子上去看他。辦了醫藥社，工廠，運輸隊以後，因爲事務大了，分不開身，就沒有上他那邊走動了。高生亮一走進他家，傅老漢，他的兩個兒子，兩個兒媳婦，幾個孫男孫女，都跑過來圍住他，希罕得什麼似的。他們給高乾大拜年，高乾大給錢給他們，問長問短。說說笑笑過了一會兒，傅開山才把高生亮引回自己窰裏細談。客人才上炕坐定，傅家大兒子提水過來了，二兒子燙酒過來了，大媳婦端上來一盤炒雞蛋，二媳婦端上來一碗粉條肉，傅開山高興得好像過生日似地連連讓酒。高生亮吃了兩箸，就想讓開。他知道傅開山家境不算太好，一年到頭，只憑幾顆穀子，吃飯的人又多，又沒有其他的收入。可是傅開山無論如何不依，反而責備他，說：『你只是少來兩回，怎麼倒生外起來了？從前我家裏吃不上穿不上，你

叫我勉強拿也拿不出來。這兩年光景慢慢好起來了，革命把咱家裏革好了，吃喝一點，又怕甚？——你說一年省儉，到過年還不快活地幾天？你不用怕，是我拿不出來的，我家裏也就沒有；是我拿得出來的，你管你吃！」說罷又一連灌了高生亮好幾盅。喝了幾盅，傅開山的話更多了。他拍着高生亮的肩膀，親熱地說，「生亮哥，你幹得好，你幹得出色！家得了合作社很多好處。我那兩個兒媳婦現在都會紡線了，賺了合作社不少的工錢。今年我盤算給她們做一架織布機。合作社那個李大夫給全家都治過病，——合作社要早一年立起藥社是呀，我那二小子的貴娃就不會擗了。生亮哥，我再說出兩件事來叫你高興高興！家裏買貨一定上合作社買，別處買去怕吃虧。咱家大大小小，從我起那頂小的毛娃，都在合作社存得有錢。年時你辦那個公債入股和公鹽入股，那真是兩件大善事。——這不是我當面恭維，實在是人人都這樣說的。大家都說：「有了高乾大，咱們有辦法。」來，喝上三盅！」高生亮受了老朋友這樣的獎勵，把剛才程浩明和雲飛給他受的冤氣都發散了，像一個婦人家似地，笑著頭，嘻嘻嘻嘻地笑個不停。這回，他也不用旁人勸，各自拿起酒素斟滿了酒盅，咕嚕咕嚕一氣喝了三盅，就這麼喝著說着，——傅開山還給他蒸了油饅，又給他泡了熟米茶，凡是他家裏能够拿出來的最好的東西，他都拿了出來待客，一直吃喝到天快黑下來。

這一天，是高生亮和任常有決裂以後的半年多當中頂快活的一天，——也是吃得最多的一天，跟喝得最多的一天。平時，他是知道他的社員們對合作社很滿意的，可是有人要問他從那裏知道的呢，他一定回答不出來。他是從感覺上知道的。今天，他是親眼看見，親耳聽見了。傅開山的友情使他感激，這還是小事；更重要的是傅開山在事業上鼓勵了他，使他那動搖了的信心重新堅定起來，而且更加堅一起來。傅開山還對運輸隊提了一個重要的意見。他說靠現在這些運輸隊長管理運輸，公事公辦，是一定要賠本的。他提議叫合作社多找私人合夥，就叫那些合夥來的私人當隊長，把合作社的牲口也交給他管；每一個分隊各自獨立算賬，從賺來的錢裏提出成數做獎勵金，獎勵那些好的隊員。他這

一番從多年咳牲口的經驗得出來的話，把高生亮說得心服口服，簡直喜得不行。這樣子，高生亮把自己的病，自己家中的麻煩，自己對合作社的心灰意懶，全部隱瞞起來，不對傅開山說。他想，『對這麼熱心的一個老漢，怎麼好把那些灰溜溜的話拿出來說呢？』到天黑了，傅開山送他下坡，還千叮嚀萬叮嚀，叫他把合作社辦好。臨別的時候，還拉着他的手說，『生亮哥，看樣子你也老了，操心身體，好好兒幹，我擁護你！』

高生亮已經有七八分酒意，歪歪倒倒地在路上走着，一面走一面想，還把所說的事說出聲來：

『噠，你一百個雲飛臭罵，還抵不上他娘的一個傅開山誇獎！……人家教會我本事！你不叫我幹，人家偏要叫我幹，——我就做他狗日的！』

這一夜，高乾大甜甜地，美美地睡了一個通宵，直到第二天早上，很遲都沒有起來，使得整個合作社都詫異起來了。張四海更十分着急，生怕他又得了什麼病。

第十五章 糾紛

舊曆正月十五一過，合作社又開始活動了。這時候已經是陽曆三月的和春天氣，一天比一天暖和。高生亮的外貌還是一樣的衰老，還是彎腰背，拖着腳後跟，慢慢走路；還是滿臉的皺紋，花白的頭髮和花白的鬚鬚。這些都說明：他的青春，他的壯年，都已經永遠成爲過去的東西了。——不過和去年冬天不同的，是他的心裏面重新生長出一種活力，重新生出一股勁兒，跟春天的任何一棵樹，任何一株草的那股勁兒一樣。這種活力，這股勁兒，雖然不能叫他返老還童，——不，連他的神經衰弱症，失眠症，胃病，也不能完全治好；可是這種活力，這股勁兒，的確叫他的頭疼減少了一些，睡覺多了一些，吃也多了一些。這種活力，這股勁兒，還從他的眼睛透露出來，使他常常微笑，使他天天在河邊背澆兩手散少，對着那些畢畢剝剝爆裂的冰塊點頭微笑。他的身體是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了。

這一天下午高生亮正在明渠到李家園子一帶的河邊閒串，無意中碰見豹子溝的農民，他的老朋友曹玉喜。這老漢正吆着一頭毛驢，馱了一驮乾草下來，趕集賣草。他看見高生亮，站了一站，好像要對高生亮說些什麼的樣子，到底又沒有說出來。高生亮最爲瞭解農民的習慣，看見這樣子，料定他有話要說，只是不知道他要說些什麼話，便陪着他走了一二里地。問他年時的光景過得怎樣。今年可是強些。慢慢地，曹玉喜就說出來了，他說：『聽說你丟了魂，得了病，現在怎麼了？我看你真老了，個兒還是大大的，虛了，跟年時兩個人了！』高生亮趕快回答：『沒有什麼，那是老毛病，不怎麼。丟了魂的話是什麼人說的？』曹玉喜吞吞吐吐地說：『什麼人傳出來的可不曉得，咱莊子上的人都這麼

說。『兩個人都不開腔走了十來丈遠，曹玉喜含含糊糊地重新起了個頭：『莊子上又傳，說誰要攪任常行的女兒，攪呢……兩個正在挑撥任桂花跟那四兒鬧離婚。』

『誰要攪任桂花？』

『不知道。說吳都已經攪上手了。』

『是說的捨兒麼？』

『沒聽說是他。』

『那麼說的是誰？是我麼？』

曹玉喜胆怯地望了他一望，又含含糊糊低聲承認：『好像是指你說的。不過我記不定了。』

『是誰這麼混賬透骨的？』高生亮問了。馬上又覺得這樣問沒有結果，就改口問：『你聽誰說的』

『我聽郭占秀說的。』

『郭占秀又聽誰說的？』

『喬發均。』

『喬發均又聽誰說的？』

『喬發均是高鳳岐告訴他的。』

『那麼，你給我說，是誰告訴高鳳岐的？』

『對。我都告訴你吧。是白從海告訴陳步有，陳步有親口對高鳳岐說，高鳳岐告訴……』

『對了，對了。』高生亮下判斷說，『白從海也是個巫神。那準是那四兒自己造的謠言！』

兩個人照樣不開腔走了一陣子，高生亮又問曹玉喜：『另外還說些什麼？』

『生亮哥，你要是不生氣，我都告訴你。』曹玉喜仔細看了看高生亮的臉色，看見他還是笑嘻嘻

地，顯得不大在意的樣子，就說下去了：『莊子到處都傳你快不當合作社主任了。說你當主任的時候，凡以前在合作社入下的股金都能自由退出。說你——不當主任，股金就像從前任常有在的時候一樣，一滿不許退了。又說合作社今年賠了本，現在退股，一塊還幹抽一塊；到了二月，一塊只頂九毛；要是到年底，一塊只頂一毛咧。今天我碰見桑坪那個縣匠劉東漢，他也聽說是這樣的。你說這些事是虛的還是實的？你是個老主任，你說一句話，大家都相信的！』

『曹玉喜，』高生亮尖聲叫喚起來，『你是個老實人，你千萬不要相信這些謠言！這些謠言，是連半個字實話都沒有的。這是破壞合作社，破壞大家的經濟發展的。你要是愛咱們合作社的，就千萬不要相信牠，——還要對人戳穿牠，告訴別人，這些都是虛說的！』

高生亮極力要叫自己說得慢點，說得平靜點，免得叫那老實人曹玉喜受了驚嚇。說完了，他覺得自己這回還很鎮定。可是迎面一陣冷風吹過來，吹透了他的舊棉襖，他才知道，自己早已渾身都出汗了。正在這個時候，後面遠遠地有娃娃的聲音吶喊：

『哦——高乾大！哦——高乾大！』他聽出是合作社的娃娃段五兒的聲音，就別過曹玉喜，往回走，和段五兒一道回合作社。他問那十四五歲的娃娃：『他們叫我回去，有什麼事？』段五兒說，『解不下有什麼事。我正在工房裏倒線，王廠長叫我走下川尋你。我看見有成兒也走上川尋你去了。』老主任又問：『是來了什麼客人麼？是誰來了？』段五兒覺得自己回答不上來，顯得很委屈地說，『王廠長沒說別的。我看見門市部很多人，很熱鬧。』

高生亮回到合作社一看，真是熱鬧得很。門市部欄櫃外面擠滿了人，够八九個，其中還有一個是女的。欄櫃裏面，幾乎合作社的全班人馬，都在那裏站着。這裏面有張四海，王銀發，王文章，卜海旺，高成祥，還有專跑外事的，剛從三邊買貨回來的高鴻林。他們好像在吵鬧什麼，個個都弄得臉紅筋脹，高生亮還聽到一句，是那個女人說的，——她的嗓子很尖，一味叫嚷着：『不公平道！不行！不行！

『往後大家看見高生亮回來了，就都不做聲了。欄櫃外面那八九個人，都擰轉身來和高生亮打招呼，高生亮這才看清楚：這些人大部分是豹子溝的農民。剛才曹玉喜——他說過的，郭占秀，喬發均，高鳳岐，陳步有，全來了。桑坪也來了兩個人，是一男一女，男的叫劉東漢，是一個篦匠，女的是賀家媳婦。』現在招了早些時候爲了毛驢跟賀老婆打官司的李生春，成爲李生春的婆姨了。此外還有兩個巫神，一個是豹子溝的白從海，一個人是離豹子溝不遠的壽掌村的楊漢珠。這些人和高生亮打過招呼之後，就都好像害羞似地，一個一個垂下了腦袋。看見這種情形，高生亮不用問也明白個大概了，可是他故意大聲問，——並且故意先問紡織工廠的會計高成祥，『成祥，這是什麼事情？是誰要尋我麼？』高成祥還沒開口，賀家媳婦就搶着說，『高主任，你看這件事情可是不公平嘛！人家王二媳婦年紀輕，長得俊，會兜搭，人家紡的線子明明是二等，都交了頭等；我年紀老，長得醜，不會兜搭，我紡的線子明明是頭等，他們楞要給我個二等。這是什麼的理？還不是要私情是什麼？』高生亮拿起她的線子看，果然紡得壞，勁兒不夠，粗細又不勻，原來只稱個三等貨色，算二等已經很勉強，便和她說『咱們立個工廠，原來爲了大家都穿好布。你紡得好些，你就能穿上好布。咱們這個區，有一百五十人給合作社紡線，咱們對誰都一樣公平的。這回你不用爭，下回紡緊些，咱們一定給你算頭等。對不對？』賀家媳婦用手在欄櫃上一拍，說，『不行！不行！這回的錢一定要算頭等。再的我也不紡了！』高生亮看見道理說不通，知道那是李生春叫她來跟合作社故意搗蛋的，就忍住氣，叫高成祥按照頭等工資給她收下。這一件事情解決了之後，衆人就七嘴八舌地說起自己的事情來。高生亮舉起兩手搖擺着，叫大家不要亂嚷，一個挨着一個說。桑坪的劉東漢說，『年時我入了一頭好驢，現在我要退股……』王大章插着說，『你這個人一滿不講道理。年時你入的牲口，當時就給你作了價，變成錢，發了股票，你現在怎麼能退回原物？你要退，照股票的錢數退給你。』劉東漢說，『不，我一定要拉我的驢歸去。』高生亮問王大章：『那牲口年時給他作了多少價？』王大章說，『五百塊。』高生亮拿起算

盛的里答拉打了一下，說：『中途退股，按存款五分算息，五五二五五，三個月，三五二五，三二得六，一共七十五塊利息，本利一共是五百七十五元。劉東漢，你可沒吃虧呀！』劉東漢說，『我沒吃虧？我的驢驢現在至少也少不下八百！』高生亮說，『要是每個人都按照你這樣算，合作社就鬧不成了，你的牲口作價的時候，只值四百元，合作社給你作了五百。現在牲口長了價，你又要拉牲口。要是牲口跌了價，合作社怎麼辦呢？那時候退牲口給你，你依不依？好比你出賣了一匹牲口，過後牲口長了價，你能把牠翻回來麼？你想想這個道理看。』劉東漢這時候不願意講理了，只是壓着嘴說，『我貴賤不要錢，我要我的牲口呀！』站在旁邊的巫靜白從海打幫說，『對嘛，人家入牲口，要牲口，這也是公道的事。』大家都附和說應該退牲口，只有合作社的夥計都表示不應該退牲口。於是王成章對着劉東漢跟賀家媳婦，張四海對着白從海跟楊漢珠，王銀發對着郭占秀跟着喬發均，卜海旺對着高鳳岐跟陳步有，這麼一個對兩個地爭吵起來。把個合作社吵得一片喧嘩叫嚷，像個熱鬧的騾馬大會一般，吵了約莫兩袋烟工夫，高生亮看見解決不了問題，——而且門口外面看熱鬧的閒人也越擠越多，叫人聽了傳開去，對合作社的影響也不好，就留下卜海旺照管門市部，自己帶上張四海，王銀發，王成章，高成祥四個人，把客人引到自己的房間裏去，再仔細談論。那賀家媳婦的問題原是已經解決了的，也跟着衆人走了進去。高生亮的房間本來是很清靜的，如今突然增加了十幾個人，就顯得亂七八糟。客人們都坐在炕上，幹部們都坐在凳子上，大家的神氣都很緊張。坐定之後，先由郭占秀開口。他說他婆姨年時秋天得了病，請李大夫看了脈，抓了藥，那藥還沒有吃，病已經好了，現在他還不起藥錢，合作社又催得緊，他要退股頂賬。喬發均說他年時扯下合作社的布，如今還不起，也要退股頂賬。高鳳岐要便喚錢，想把從三八年起入的股都一齊抽去。但是張四海給他算賬，從三八年起到四一年底止，每年每元紅利兩毛，四二年每月每元利息五分，他嫌少，又覺得今年比以前的歷年的紅利都多，說合作社虧了他。陳步有的婆姨在合作社存了十塊響洋，叫他知道了，他要把響洋提走，但是沒有把存款單據拿來，張四海和他解釋

說，合作社錢出入，全憑單據，——認票不認人，雖是夫婦也不能通融，他很不滿意，說合作社故意作難他。他老是來來回回地重複着說那麼一句話：

『怎麼，我婆姨的錢就是我的錢，難道咱們夫妻還有假的？』

最後說話的是那兩個巫神。自從海要退那公債入股的股金，楊漢珠要退那公債入股的股金。賀家媳婦跟那匠匠劉東漢不再重復說了，只在別人說話的時候插一兩句：『是咧！』『我說的囉！』『對着咧！』——這樣來表示他們不同意合作社的做法。這些人說完了，張四海他們又一個對兩個的解釋起來，解釋不到三句，又變成劇烈的爭吵，和原先在門市部的情形一樣了。高生亮原來只是低着頭聽着，想着，很少說話。他想：『事情已經明明白白擺出來了，是那四兒搗的鬼！那四兒造了合作社許多謠言，又調唆他們來給合作社找麻煩。——曹玉喜的話就是憑據。』不過他雖是這麼想，嘴裏却不朝這麼說。他知道說了出來也不頂事。於是不站起來，像一頭鴨子似地走着，慢慢地走到炕前，對大家說：

『我想這樣子吧，把事情分做兩下裏說，——』

才說了這麼一句，忽然門外有人接着說，『把什麼事情分做兩下裏說呀？』門開了，從院子裏走進一個公務人員，大家一看，原來是鄉長羅生旺。高生亮讓他炕上坐下，把剛才的問題對他簡單地敘述一遍，就接着說下去：『怎麼分兩下呢？——一下是辦得到的事情，一下是辦不到的事情。凡是辦得到的事情，合作社吃點虧倒沒什麼。像賀家媳婦紡的線子，差是差些，合作社還是收下。劉東漢一定要退出口，合作社也可以同意，等運輸隊回來，叫他拉得去。郭占秀跟喬發均要退股還賬，那也是可以辦得到的。不過咱們話得說清白，現在退股利息小，等到分紅的時候利息大。你兩個是有加的辦法開飢荒的，最好還是不要抽股。……也有些事情，是合作社沒法兒辦的。那就只得請大家呢……什麼。像高生亮這利息小，那是沒辦法的。合作社賺下了才能給大家分，沒賺下那些，拿什麼給大家分

呢？這又不是特別給你一個人分得少，——要少，是大家都少的。又像陳步有要提存款，沒有帶條子，這也辦不到。咱們邊區誰都有他自個兒的權利，在他本人的權利上面，老子代替不了兒子，男人也代替不了婆姨。你們看選舉就知道，誰能代替誰選舉呢？再說到白從海跟楊海珠兩個人的要求，那——簡直是沒有道理！那公債跟公鹽都是革命的負擔，合作社是想辦法給大家免掉這項負擔，才收這兩種股金的。現在公債公鹽都還沒給政府交完，你們怎麼能够退股呢？你們想一想，要是你們不入股，把錢交給了政府，那你們的錢就沒了。現在你們把錢交給合作社，合作社替你們交了負擔，還有你們的老本在，過了一年以後，到第二年還給你們分紅。天下間還有比這個更便宜的專麼？你們是一定要現在退股的，合作社就把錢給你們，也不代你們包交負擔，公債公鹽都由你們自己直接向政府去交去。這樣辦也可以。羅鄉長你看我說得對不對？你也給咱們說上幾句。」大家叫高生亮這麼一說，都覺得很難再開口，都閉着嘴，觀望着。

過了一會兒，鄉長羅生旺就很謹慎地發表了他的意見：

「對，我給咱說上幾句。這回的事情，鄉上沒有調查研究，不好表示意見。不過既然老百姓有了「呼聲」，合作社就該好好考慮。老百姓一向對合作社有意見，鄉政府和區政府都是知道的。豹子溝那邊對合作社的意見特別多，咱們也清楚。老百姓應不應該對合作社有意見呢？我想是應該的。不過咱們也照顧到合作社的困難，所以平時就向老百姓解釋。自然，解釋是有限度的，不能說什麼都解釋得大家滿意。像前些時候賀老婆兒跟李生春打官司，分明是賀老婆兒不對，咱們也沒辦法叫她滿意。我看這回我沒有什麼意見，總之，我希望你們兩方面能把事情說通。老百姓應該提出自己的要求，——不過同時也應該照顧到合作社的困難，那問題就解決了。再的我就沒有什麼……」

鄉長這一番話給白從海、楊海珠這一夥子人增加了不少阻礙，他們本來都閉着嘴，覺得很難再開口，現在一下子又覺得有話可說了。倒反而是張四海、王鈞發、王成章、高成祥他們這一夥子人現

推讓了一番，才由程浩明說話。

『這件事情你們鬧到區政府來，區政府也很難處理。』他裝做正經的樣子說，不過他的神氣還是忍不住。『合作社的事情，兩個政府一滿不管了。誰該退，誰不該退，政府裏沒有意見。你們各自跟合作社負責人具體商量解決。解決不了，你們還可以提到理事會去討論。你們能夠對合作社提意見，是好的。任家溝合作社是民辦的合作社，你們提出意見來，合作社自然會依照你們的意見去解決。你們先回家，不用急，等過幾天，合作社自己商量一下，咱們政府也研究一下，自然會給你們滿意的答覆。』

程浩明這樣說的時候，趙士傑十分焦躁地坐在凳子上，十分不耐煩地聽着。他騰起眼睛，縮起鼻子，一起嘴脣，好像他什麼地方覺着痛似的。他的頭還不停地搖擺着，表示他對於這種說法很不滿意。羅生旺領着七八個人，嘻嘻哈哈，有說有笑地出去之後，趙士傑也顧不得高生亮在場不在場，就對程浩明說，『老程，你說這些話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只是更增加了一些糾紛。咱們區政府應該拿兩方面意見來研究，一下子就可以把問題解決了的。』程浩明說：

『我不。——那樣一來，又是包辦代替了！』

程浩明那番話，高生亮聽起來，就不像趙士傑那麼着急。區長的意見，他是早就料得到的。而且照他看來，程浩明比羅生旺說得還中聽一些。這時候，他看見區書和區長都不哼氣，就很鎮靜，很堅決地走到程浩明跟前，緩緩地把他一向彎着的腰挺直了，又緩緩地把他一向歪着，低垂着的腦袋挺直了，剛強豪邁地說：

『一九三五年的事情，你如今還記得麼？』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心裏還是很平靜，臉上還是笑嘻嘻的。把這句話說完之後，他的虛鬆的臉就因為輕微的憂愁而稍為有點緊張起來了。程浩明原先以為他又要吵鬧的，忽然聽了一句這麼滿不相干的話，就隨便回答着：『自然還記得，你問起一九三五年

做什麼？」高生亮再問：「那時候，你是咱們的軍事委員，我是在你的領導下作戰的。是不是？」程浩明說，「事情是那個樣子的，不過——」高生亮截斷他的話說：「那就對了。那個時候，大家說好的：咱們把政權拿到老百姓手裏之後，咱們就得好好地跟老百姓做幾件事，叫老百姓過一過舒服快活的日子。這種舒服快活的日子，是咱們受過五千年壓迫的農民，從來沒有過過，連做夢也不會夢過的！」程浩明越聽越糊塗了，只得敷衍着說，「是的。你說得不錯。不過——」高生亮又截斷他，說：「那麼，我是一個老戰士，我就拿一個老戰士的資格來問你：你既然養成跟老百姓做幾件事，爲什麼你又要破壞咱們任家溝合作社？」程浩明聽到這裏，聽明白他的用意，卻沒有料到他居然敢用「破壞」這樣的字眼，登時滿臉通紅，回答不上話來。沉默了好一會兒，程浩明清醒過來，並且仍然像原來那樣得意揚揚地說，「在你那個工作崗位上，一個人可以發脾氣；在我這個工作崗位上，那是不行的。有什麼辦法呢？——過去，你總以爲你是完全對的，你一點都不虛心，態度又那麼粗暴，一出口就傷人！我說你的合作社方針不對，你叫我去問老百姓；現在老百姓出來說話了，你又叫老百姓來問我！你忘記了，老百姓有意見，你是應該好好兒聽着，好好兒給答覆的！」趙士傑覺得這樣鬧下去，雙方方面都不得下台，就從後面把高生亮的破棉襖扯了一下，叫高生亮回轉身來，並且對他說：「老高，對了，說對了。合作社有問題，首先應該由合作社本身來解決。這些事還不算什麼大事，還用不着由政府出面。過兩天，咱們要下鄉佈置春耕工作，要把農村裏的二流子改造一下，程區長走東溝青龍套，我走南溝豹子溝，你也回家住上十天來天，咱們相跟上，把這些事調查一下，解決一下，好不好？」高生亮一聽，十分高興，便連聲說，「對，對，」——說完就離開區政府，不跟程浩明胡纏下去了。

第十六章 春耕時節

三天以後，趙士傑抗着自己的鋪蓋，高生亮也抗着自己的，兩個人相跟上走豹子溝去。在路上，趙士傑向高乾大提出這麼一個問題：

「年時幾月來了？我給你念過一段希臘神話，——要是按照那種精神來說，一個共產黨員碰到了困難，他應該怎麼辦？他應該灰心喪氣，還是應該看清環境，看清週圍的人，抓住困難的根子好好兒積極奮鬥下去？他應該依靠上面，還是應該依靠下面？」

高乾大聽了，一路想着，一路笑着，總不答話。走了十二里，趙士傑看見高乾大氣也喘了，腳步越來越慢，越來越困難了，便提議休息一下。他們在桑坪莊子的山脚下坐着，他們的前後左右都長滿了青草，在青草叢裏，又開滿了那一年間開得最早的野牽牛花。週圍都是淺淺的紫紅色的小花朵，週圍都放出那種清香的草汁氣味。高乾大忽然又向趙士傑提出那麼一個問題：

「趙書記，你說預兆這個東西，是有的，還是沒有的？」趙士傑聽不明白，就問：「什麼預兆？」高生亮很鄭重地說，「今兒早上，我剛要出門的時候，合作社院子中心出來了一條青蛇，你們念過書的人知道得事情多，你說這是什麼預兆？」趙士傑聽了，心裏好笑，再問他：「那條蛇後來怎麼樣了？」高生亮說，「他們要打死牠，我給擋定了。後來，我叫他們把牠送到河裏去了。」趙士傑高聲指正他的錯誤：「高乾大，那什麼預兆也不是的！你幹了一件傻事情。世界上，科學的預兆是有的。好此天陰了，那就是下雨的預兆。要是天陰不下雨，或者下了幾滴，叫一陣風颳起黃土，把陰靈颳跑了

，——要是常常這麼個，那就是天旱的預兆。除了有科學根據的預兆以外，世界上再也沒有別的預兆了。一條蛇，牠跟咱們人有什麼關係呢？那是迷信，不是預兆。我碰見過多少蛇，結果是啥預兆也沒有的。蛇這種東西是有毒的。頂好是打死牠，不要放走牠。『高乾大聽了，覺得有點迷迷糊糊。要說相信他，總覺得腦子裏還沒轉過來；要說不相信他，又找不出理由駁倒他。於是他就很心虛地笑着說：『是呀，我還是照着老法子，把牠送到河裏去了。……』』

自從趙士傑和高生亮到了豹子溝以後，三鄉的幹部，像鄉長羅生旺鄉指導員劉海榮，鄉治安主任劉德才，都陸續來到了。他們都住在村長姬兆寬家裏，準備拿豹子溝這最荒涼，最落後的莊子，同時也是最貧窮的莊子做中心，展開這一帶村莊的開荒組織變工隊，改造二流子等等的春耕運動。高生亮住在自己的破窩裏，和高拴兒睡在一個炕上，另外的一個破窩住着他家的長工。他準備把合作社的糾紛，澈底解決一下，同時也幫助着擺春耕運動。這樣一來，平時冷冷清清，人影兒也少見豹子溝，一下子就熱鬧起來，緊張起來，騷動起來了。

趙士傑在郭占秀家調查，羅生旺到喬發均家訪問，劉海榮研究高鳳岐去年的生產情形，劉德才和村長姬兆寬拉話，有個叫茹克祥的農民也在座。高生亮回到家裏，一見高拴兒，還是那樣愁眉不展，就和他開玩笑說，『拴兒，我回家種地來了！』高拴兒好多時候沒見過他，見他抗着鋪蓋回家，便也高興起來，搖搖頭，笑着說，『你不回來不行了！我在這裏實在不能盛了！人家不論那個人，看見我都像看見仇人一樣！他們說，合作社倒灶了，把他們的錢都給擦完了，一滿沒事了！』正說着，拴兒僱的兩個長工，原來都在門外修理農具的，這時候都跑進來了。那老僱工馮勝，年紀四十大下，已經認識高生亮，就跑過來問他的病。高拴兒又把那新僱工郭彪，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給高生亮介紹了一番。介紹完了，又添上說，『豹子溝我是盛對了。我出去倒生意，臨牲口，家裏的莊稼事就靠定他們兩個了！』高生亮安慰他的兒子：『你管你好好地盛在家裏，別操心，再的事請有我。』說完就跑

過去，我那個大家管他叫『老石頭』的曹玉喜去請門題去了。高拾兒望着他的後影，自言自語地說：『我還看不透，合作社的事情，有你！我的事情，有什麼你？你什麼時候管過來！』話是這樣說，可是他看見他大那麼起勁，精神那樣好，他心裏又覺得很安逸。

大家正在忙著的時候，豹子溝那兩個巫神也在忙著。白從海去找郝四兒，在門口碰見他，就問他聽到什麼風聲沒？問這一大堆幹部到豹子溝來，到底想攪什麼。郝四兒用手搓着自已尖尖的下巴，說：『我也解不透。』不要管他們鬧什麼花樣，咱們還是避開一下好，不要叫鬧到咱們身上來。老白，你跑溝掌村一次，叫楊漢珠約定幾個人，後天我上他那裏，咱們大家商量商量；恐怕這回政府又叫巫神，一定要咱們生產了！我給咱走南梁子，桑坪，青龍套，再邀上兩個人，順便打聽打聽消息。』說完就一個上山，一個下山，分頭避開了。這時候正吃過午飯，任桂花在窗裏收拾鍋碗，聽見門外郝四兒和人家嘁嘁喳喳說話，到做完事情出去一看，却連鬼影子也沒有了。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我不能算嫁了一個人，我只能說嫁了一個鬼！』

隨後她就端了一張小凳子，坐在門口晒太陽，手裏隨意做點針線活兒。她家住在全村子最高，也就是往裏最深的山坳裏。一排三個朝東的破爛窑洞，他們住當中的一個。左邊靠北那一個，白從海盛着；右邊靠南那一個，有時空着，有時郝四兒倒販牲口，就拿來餵牲口。這三面窑洞正莊子有十幾丈遠，地勢又高，路又難走，平時莫說莊子裏的人很少到這兒來走動走動，就是莊子裏的狗也不會跑上這兒來。她一個人坐在門口，看見下面莊子裏人來人往，都在做着正經事，很熱鬧，只有她家是冷冷清清的，陰森森的，想說話也沒個人跟自己說話，好像她自個兒孤零零地活在一個空洞洞的世界，心裏覺得很難受，又很害怕。她這樣坐着，一直坐到太陽偏西了，晒到對面山坡了，……爬過對面山頂，不見了，還是坐着不動。出嫁到這裏來的兩個月當中，有十幾二十天就是這樣過的：不說話，不動彈，也不吃晚飯，就這麼坐着坐過了那整整的一天，一直坐到天黑，燈也不點，就悶窩裏去睡覺。

有時她想：『這邊早得很呢！還要在這裏坐着過一輩子呢！』心裏就更難受，更害怕，還會隱隱作痛。……這也很難怪她，任家溝是她的出生地，莊子又大，人又多，大家慣熟了，有說有笑，十分熱鬧。而且那裏離大川近，差不多住的都是殷實農戶，有吃有喝，有穿有戴，圍裏有餘糧，圍裏有牲口，全區裏算是數一數二的村莊。嫁到這約子溝以後，地方雖說只隔上三十里，可是處在一個山坳溝裏，貧窮苦寒，荒涼寂寞，好比從天堂掉進地獄裏一樣。加上她大死了；高捨兒雖在眼前，却不能親近；郝四兒只會打罵她，作踐她；下面同莊子的人，一來生，二來怕跟郝四兒招是惹非，沒有誰敢來接近她；這樣子，她只有仗着獨自發愁嘆氣來打發日子了。……

這天天快黑，她的眼角裏照見一個人影慢慢搖晃着，移動着，走了上來。她以為是郝四兒回來了，就懶得去看他。那個人走近了，脚步聲很輕，絕不像是郝四兒，於是她吃了一驚，猛然站了起來，一看，原來是高捨兒。每逢郝四兒不在家過夜，高捨兒就到她這裏來，——這已經成了老例子。任桂花說：『你今天怎麼能來？』她說這句話的時候，並不是真要問他，也沒有什麼別的意思，只是又驚慌，又歡喜，又高興，又難受，就隨便說一句話來遮掩遮掩罷了。高捨兒却故意反問她：『我為什麼不能來？還怕我認不得路？』任桂花說，『好我的乖兒子，快回窩裏來，別在外面叫人照見了不好。』兩個人回到窩裏，黑黝黝地誰也不見誰。任桂花坐在炕的一頭，高捨兒坐在炕的那一頭。女的又問他：『今天，不是你大來了麼？你怎麼敢來？』『敢咧，怎麼不敢？他有他，我有我，他能管他的合作社，他可管不着我！』『你大來做什麼來啦！』『誰解愁下！總不是合作社啦，春耕啦，那麼一套！……郝四兒呢？那狗日的那裏去了？』『誰解愁下！他出門又不跟我說。』『今兒回呀不？』『那沒說。』『對了，不要管他！叫他願意回，願意不回……』他回來，叫他碰上了，他會揍死你。他還會使法……』高捨兒說了一聲：『愁！』隨後吐了一口吐沫，蹲在炕沿上，兩臂抱着膝蓋，說：『是怕死的，我就不上這兒來了！』任桂花說，『叫我明兒尋高乾去！這一回他來了，區上鄉上的人也

來了，正好。我非趁這個時候把婚給他離了不行！」高拴兒就從炕沿上走到她身邊坐下，用那粗糙的手把仔縫衣的手緊緊抓住，說：「對着咧，對着咧。你和他離了婚，我和你結婚。我豹子溝再也不盛了。咱們擲到下面去，再好好兒過上他幾天。」兩個人說得情投意合，就一股勁兒說開了。他們將來要打怎樣的一面密，要買一頭牛，要種多少地，要養幾個娃娃，……好像這世界上再沒有別的東西，就只圖下他們兩個人了。

到了半夜的時光，高乾大回到自己的窩裏。他今天跑了一天，說了一天。事情大體上是弄清楚了。所有那些高生亮丟魂得病，欺負任桂花，挑撥他離婚；所有那些合作社賠了本，高生亮不當主任，股金不許自由退等等謠言，都已經證明是從那四兒和白從海那裏傳出來的。大家到合作社鬧着要退股那一天，就是白從海當的狗腿子，到處跑着逐人去的。有四個人，那就是董成貴和菲克祥這兩個變工隊長，「老石頭」曹玉喜，和村長郝兆寬，他們雖然也聽見這些謠言，可是他們始終信任合作社，別人怎麼說他們都不到合作社去退股。還有高鳳岐和陳步有這兩家人，經過今天高生亮一解釋清楚，別明白有些壞人要破壞合作社，他們也就改變了主意，股不退了，響洋也不抽走了。陳步有家婆姨還討好高生亮說，「我說那些響洋不用抽的，合作社牢靠着咧，高乾大威信高着咧，那老鬼死不相信！」高生亮得到了這些成績，急急忙忙回到窩裏，打算對高拴兒說一說。回到家裏，盛在邊窩的那兩個「受苦的」已經睡了，高拴兒又沒回來，他只好一人閉着嘴，拿他的羊腿巴子，對着小油燈沉悶地吸煙。吸了不少的煙，那烟鍋巴吹滿了一地，密洞裏也充滿了焦臭烟油氣味，高生亮也早已吸得嘴裏發苦，——這時候，高拴兒一面打着哈欠，懶洋洋地回家來了。他回到窩裏，也不走到他父親跟前，也不說一句話，——却走到水鍋跟前，背著燈，拿起馬杓子骨都骨都喝冷水。高生亮開頭想搖定他，不叫他喝冷水，後來看見兒子那付冷淡的神氣，就很不自在地在說，「拴兒，你這樣三更半夜到邊申，不怕他喝冷水？」高拴兒慢慢地走到燈前，眼睛望定那朵小小的燈火，完全像個成年人一樣，一板正經地說：

「誰還願意胡串啦？那是沒個做上的，不串你也不能行。你怕我還愛串啦？」

「怎麼沒個做上的？謀慮謀慮莊稼不好？咱們還有十多垧荒地，年時種過的够四十多垧，——今年僱了兩個人，把這五十多垧地都種了起來，還不够你謀慮的？」

「你這回要是幫助桂花兒把婚離了，我隨便你怎麼安排都成。到合作社也可以，是種地也可以。」

「到合作社工作去？你會做什麼？」

「我什麼都能做！自由入股，爲人民服務，——還有什麼難的？再不成，我跟馬老漢吹牲口，跟王大章放花收紗，跟卜老漢學抓藥，跟王銀發站欄櫃，跟高鴻林跑外事，跟四海哥兒學管賬；還不成的話，跟劉大師傳學炒菜，跟馬吉兒，羅有成，段五兒他們一樣當學徒我也當了啦！」

「當是當了咯。可是七十二行，還是莊稼爲呢爲王！土裏長呢長出來的東西，比什麼都值呢值錢！」

「對。那你就養養花兒離了。不啦我貴賤不種地。別人的事你都往身上攬，我的事你倒只推不攬！」

「正因爲是你們的事，我不能管。爾個趙書記，羅鄉長都在，任桂花抓緊一點，我看是能解決的。」

「是那麼個，我就謀慮我的莊稼，還能參加你們的工作。」

高生亮就把他來豹子溝的目的，跟今天跑了一天，說了一天的成績，都告訴了高捨兒，說：「要是那四兒能改正錯誤，不再鬧破壞，合作社就好了，你也能在達兒款款盛下了。」高捨兒說，「不，頂好把那四兒趕走了，那就萬事大吉了。」兩父子談到夜深才睡。

第二天，吃過早飯，任桂花就帶了高乾大一個大包過來找高乾大。高乾大已經到村長辦公室那

邊商事情去了。高升兒告訴她，他大說謊只要她把趙書記羅鄉長抓緊一點，事情就很有希望。她卻又與高彩烈地夾住那個大包袱跑到姬兆寬家裏，果然都在。任桂花不知那裏來的一股勇氣，把平日的胆小害羞都沖走了，在衆人面前，大聲對高生亮說，「人家都說合作就要垮台，我偏不信！你看，我來給你入股來呀！」高生亮笑着跳下地，打開她那大包袱一看，東西可真不少：一件玫瑰紅對襟毛襖，一套半新舊女裝青市布棉襖褂，兩雙扎花青布男裝單鞋，五六件半新舊女裝單衣袴，一些零碎的銀首飾，還有三四百塊錢的一小包邊幣。高生亮正在看這些東西，任桂花站在一旁，已經流得滿臉都是眼淚了。她好像站不穩，就要跌倒似地，倒退着跌在炕沿上，用衣袖揩着眼睛，說不成話。炕上坐着趙書記，羅鄉長，劉治安主任和姬村長，都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不知道怎麼才好。還是姬村長開了口，說，「任桂花，不用哭，你的要求，你的困難，我都給他們說過了。咱們來好好地談一談。」任桂花聽了，放聲大哭起來，一面哭一面尖聲說，「我一定要離！我一定要離！他不是個人，是一個鬼！整天二流打瓜，什麼事都不做。騙了幾個錢就大吃大喝，賭博，抽洋烟！沒有錢就要我的，我不給就偷，衣服，首飾，銀錢，什麼都偷！偷不成就搶，搶不成就打！三朝兩日就把我打一頓！不准我離開，我就要死了！我再活不成了！」她說話的聲音已經不像說話，倒像是嗥叫，——嗥叫了幾聲嗓子就裂開了，啞了。鄉指導員劉海榮安慰她說，「對了，再不要傷心。你的事情，我已經跟鄉長商量過了。有些情況還得調查一下，才能決定。現在趙書記，羅鄉長都在，——你再等上幾天，等春耕運動結束了，咱們再商量一下，還要找那四兒談一談，再給你解決這個問題。」趙士傑也說，「對了，你回去好好兒等着，咱們一定給你解決這個問題。」

當天下午，那四兒從桑坪他拜識李春那裏回到豹子溝，心裏煩悶得很。他已經隱隱糊糊地想得到，高生亮這一回到豹子溝來，一定要調查他對別人說過的話，再呢，一定會調唆政府逼他放棄巫神，逼他種地，參加變工隊。他離開豹子溝才不過一天多，回來的時候，村子裏的空氣就變了樣子。別

人看見，一點都不親熱了；說話也不多說，就說也只是唔唔呀呀的幾句敷衍話，倒拿一種生硬的眼光望着他，他想這裏面一定有鬼，可是自從海又沒回來，溝掌村楊漢珠那邊情況又不知道，就把話悶在肚子裏，連對任桂花也不理睬，只是感覺到自己很孤立，很危險，遲早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果然，他回傢不久，鄉治安主任劉德才就來找他談話。任桂花對客人份外殷勤，又烟又水地招呼週到。他一看見劉德才就有點心驚肉跳，想：『爲什麼派個治安主任來呢？』這劉德才是一個三十歲上下的粗壯漢子，粗頸子，斜眼睛，露出一副不大好惹的神氣。不過他外貌雖是不好惹，他跟那四兒說話却是很有耐心，很和氣的。他問那四兒年時光景過得怎樣，家庭和睦和睦，他今年想不想種地，他那十多垧荒地打算租出去還是打算僱人種，還是怎麼的。那四兒抱定了『要死狗』的決心，老是低眉苦臉地嘆氣。他說年時的光景一滿不能提，家庭吵鬧得不成，種地他是想種的，只是有病不能勞動，又沒有錢買牛買農具。任桂花却時時插進幾句話拆他的台，好像就要當面揭穿他說的話都不大可靠。她的話說得又靈動又巧妙，盡是『他病是有病的，不過我看人一上山，搯起鐵頭，加上心一發狠，病就會輕了』這一類，弄得那四兒無可奈何。他不明白任桂花那裏來的這麼一股得意勁兒，又快活，又驕輕，對他大模大樣的，好像從來就沒有把他放在眼裏。他想，『許是政府批准了她離婚？』他立刻又自己回答：『不像，不會這樣快。』又想許是政府動員了她一道來強逼自己生產，不過也不像，任桂花不是那樣能幹的婦女。『那麼，要不是他有了喜事，背後有了靠山，她那裏來的這麼大一股勁兒？』他想來想去就想出來了，那一定是她偷了漢，有了別的男人無疑。他越想越對頭，望望任桂花，果然越看越像是一副妖冶淫蕩的相貌。——眼睛是紅紅的，腫腫的，像是哭過來；嘴巴老是裂開，老是要笑，一直合不攏來。……這還不是清清楚楚的麼？這不是妖冶淫蕩還能是個什麼？那四兒老是這麼胡思亂想着，劉德才鬧他，『跟人合夥買一頭牛做得到麼？』他却慌裏慌張地回答：『是的，我常常不在家……』劉德才也不深究，隨便拉了一陣子就走了。

客人走了之後，郝四兒橫躺在炕上，臉朝着崖壁，裝睡覺。任桂花坐在炕沿上，兩隻腳攔在冷灶上，低着頭想心事。兩個人既不說話，又不吃飯，一直捱磨到天黑。天黑以後，白從海回來了。他也不同客裏，只在門外咳嗽一聲，郝四兒好像來了精神似地，爬起就蹦。整整一夜，任桂花都沒有睡好。她才說閉一閉眼睛，就驚醒了。只聽見隔壁裏噉噉地說話。她又睡又醒，還是聽見郝四兒和白從海他們在說話……

第十七章 論

郝四兒在白從海窰裏過了一夜，天剛亮，他就回到自己窰裏，叫醒任桂花，吩咐她說，『槐樹崩子有一壇法事，主家要請我下陰，我出門了，得兩天才能回來。你看好門戶。有人問我，你說出門去了，不知道去那裏，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就對了。』吩咐過後，他就跟白從海一起上了山。槐樹崩子是要跟莊子後面翻山過去的，不過他們嘴裏說到槐樹崩子，其實是到溝掌村巫神楊漢珠家裏。溝掌村離豹子溝只有兩三里地，一會兒就到了。

楊漢珠家裏，早已有五六個人圍坐在炕上等候他們。除楊漢珠本人以外，有老窰村的巫神程項，背龍套的神官鄭生榮，槐樹崩子的法師田登魁，南梁子的夢仙王俊奎這些人。那是一個舊式的窰洞，只開了一個很窄很小的門，沒有窗孔。把門一關，裏面就在白天還是昏昏暗暗的。加上裏面原來的霉臭氣味，衆人吸烟的焦臭氣味，使得剛從外面進去的人頭暈作嘔。這些人之中，田登魁和王俊奎比較年老，再的都是三十以上，四十歲以下的年紀。看他們的衣服鞋帽，都還過得去，可是他們的嘴臉，却又都是皮黃骨瘦，衰頹類類的，彷彿經常捱餓的樣子。郝四兒年紀最輕，今年才二十五歲，不過看衆人對他的神氣，又可以斷定他是這裏面的主腦。他對大家說了許多『消息』，他說高生亮自從丟魂失魄以後，現在已經半瘋半癲了。合作社賠得不行，不出今年四月就要關門了。這回區鄉上的人跟高生亮一道來，逼他和任桂花離婚，要在離婚之後，面子上說是把任桂花娶給高拴兒做婆姨，暗地裏却是高生亮要任桂花攪到手。此外，高生亮又對政府說過，合作社賠錢，是因為有巫神，神官，法師，夢仙

給老百姓治病，是因爲這些巫神，神官，法師，夢仙到處破壞了合作社的威信，如果要使合作社穩好，一定要把所有的巫神，神官，法師，夢仙都拉去坐監，不啦就要把這些人強逼上山去生產開荒，一定要叫這些人都活不成。末了，郝四兒又裝做十分秘密的樣子問大家：

『你們說爲什麼區鄉幹部，今年都全體動員來攪春耕運動？』

大家都說，『解不下。大半是娶老百姓多打幾顆糧食嗎？』

郝四兒說，『哼！你們說要老百姓多打糧食做什麼？』

大家又說，『是呀，這就越發解不下了！』

郝四兒裝成十分胆怯的樣子，像演舊戲的規矩，先出門看看有沒有人，然後回轉來，壓低了嗓子告訴衆人：

『年時咱們全邊區的救國公糧是二十萬石，今年呢，哼，今年要添成三十萬石了！不攪春耕運動怎麼行？這是我聽見高生亮的兒子高捨兒親口對我說的。千真萬確的！』

這個『消息』確實新鮮，大家聽了，都哄哄地議論起來了。——就在楊漢珠那昏昏暗暗，烟霧沉沉，臭氣十分難聞的窑洞裏，這一羣活鬼整整商議了一天。結果大家決定把郝四兒的『消息』拿出去告訴老百姓，又決定如果誰強逼他們生產種地，他們大家一致拒絕。大家臨定的時候，郝四兒拍着炕炕說：

『對，對！咱們就幹！有高生亮，有合作社，就沒咱們！有咱們，就沒高生亮，沒合作社！』

那些鬼鬼神神走了之後，天剛黑，郝四兒他們就睡了。鷄叫了三遍，天還沒亮就起來。郝四兒從楊漢珠炕席底下找出短刀，——將牠拔出套子，在燈下低頭看了一會，對楊漢珠說，『今天用得着你這個傢伙了！』漢珠擠眉擠眼地笑了一笑，說：『用是能用，可不要把牠壞了。撿了你就壞了我的命了。』郝四兒說，『恁，你看你怕得！』正說着，白從海已經準備好了兩根粗麻繩，楊漢珠也準備

好了紙，筆，墨，郝四兒把短刀掖在腰裏，三個人借着星光，急急忙忙地趕回豹子溝。一會到了豹子溝，莊子上還是黑沉沉的，靜悄悄的，既沒有人聲，也沒有狗吠，只是稀稀拉拉地有一兩聲鷄啼。三個人在那四兒門外聽了一會兒，沒有什麼動靜，就留下白從海一個人在門口監視着，其餘兩個人輕輕開了白從海的門鎖，推開門，回到炕上等候着。等了約莫兩袋烟工夫，白從海回來報告說，「有響動了，有人在裏面說話了！」郝四兒誇口說，「怎麼樣，兩位老兄，我料中了吧！」那兩個人也沒有答話，只是每個人在他面前豎起一個大拇指，表示佩服的意思，隨後三個人蹣跚起脚尖，一聲不響地來到郝四兒門口，聳起耳朵聽：

「走吧，天快亮了！」是任桂花的聲音。

「早着咧，怕什麼！」是一個男子的聲音。誰都能聽出來，那準是高拴兒無疑了。三個巫神屏住氣，互相望了一望，彼此點點頭，表示沒有落空。裏面只說了那麼兩句話，再就沒有什麼聲音，好像又睡着了似的。三個巫神在外面又等了將近半個鐘頭。天色已經麻麻亮，還不見裏面有什麼動靜。白從海很不耐煩，又加上早晨天氣很冷，冷得他渾身發抖，就退後兩步，做出一種姿勢，好像他準備用肩膀去把門扇撞開。郝四兒按着他，又等了一陣子，裏面有響動了，有人從炕上跳下地了，在窰裏走着了……走到門邊，用手扳開那門插子……兩扇門慢慢打開，高拴兒的腦袋從裏面伸出來了。三個人一齊吼叫：「誰！」吼叫還沒完，高拴兒已經看見有人了，便同時大聲叫嚷：「有人！有人！有人！」轉身朝裏面走，三個巫神跟着走進窰裏。任桂花很機警，她知道事情不好，就一翻身坐起來，一面穿衣服，一面大叫：「救命呀！救命呀！」才叫了兩聲，郝四兒跳上炕，抽出短刀威嚇她說，「你敢叫喚！再叫喚我先殺死你！」這時候，白從海和楊漢珠已經用粗麻繩把高拴兒反手細綁定了。郝四兒放開任桂花，一步跳到高拴兒跟前，露出牙齒，兇惡地說，「我做了你狗日的再說！」便舉起短刀，裝做要從高拴兒腦門上刺下去的樣子。任桂花大叫一聲：「呵……」便仆倒在炕上，用兩手抱住自己的腦袋，

一時失去了知覺。正當這個時候，——高捨兒眼睛閉上等死，楊漢珠搶上去格住那四兒的手，說：『四兒哥，慢着！』又對白從海說，『你把四兒哥攙到你寢裏歇一歇，我把這件事情審問個清白再做他不遲。』那四兒鼻子嘴裏哼哈哈地叫白從海推了出去，任桂花也慢慢恢復知覺了。高捨兒睜開眼睛，只見楊漢珠一，就問：『老楊，你們要把我怎麼樣？』楊漢珠說，『那四兒知道你不欠他，他一定要殺死你，我勸他不聽，才跟了來看看的。』高捨兒說，『那你把我放走吧，我重重謝你。』楊漢珠露出很為難的神氣，想了一會兒，說：『我放了你容易，那怎麼對四兒哥說？這件事我可以給你們調停一下……』任桂花一聽見『調停』兩個字，就從炕上跳下來，拽住楊漢珠一邊胳膊，央求他：『老楊你做做好事，把他放了吧，把他放了吧！』楊漢珠攥開他的手，十分兇惡地罵着：『就是你們這號婆姨家害事！滾開！』任桂花叫他這麼一牽，心裏又混亂起來，退了兩步，站在炕邊默住了。楊漢珠轉過頭去，再勸高捨兒說，『事情已經鬧出來，你給那四兒賠一點禮，平平他的氣，也就算完了。』叫人細住的那個搖搖頭說，『要賠多少禮？』楊漢珠一，就回答：『照我看，你賠他五石小米吧！』叫人細住的那個搖搖頭說，『不行！我那來的小米？』楊漢珠一，就說：『這是我愛管閒事，人家還不定肯不肯呢！你這個人好不受抬舉，我不管了！』說完裝做要走出去。任桂花搶前兩步，一隻手攔住楊漢珠，一隻手抓住高捨兒的肩膀拚命地搖，哭着懇求的情人：『給他五石小米，給那沒良心的，給吧，給吧！』高捨兒看見這種情形，只得答應了。『好，五石就五石吧，不過我現在沒有米，也沒有錢。』楊漢珠聽見他這樣說，馬上高興起來，說：『遲早一點沒關係，好商量。』說完他就叫白從海過來看守住那對俘虜，自己一面從懷裏掏出那預先準備好了的紙，筆，墨，一面走過隔壁窰洞去和那四兒商量去了。這裏等等不見人來，再等還不見人來，天色已經大亮，下面莊子裏已經有各種各樣的人聲，大家都不耐煩起來了。白從海在窰裏來回走着，高捨兒叫人反縛着雙手，垂頭喪氣地坐在一張小凳子上，任桂花蹲在旁邊，一手扳着他的又寬又厚的肩膀，一手替他理好那散開的衣服。

替他一個個地扣上鈕扣，心疼得想哭又哭不出來。又過了半個鐘頭工夫，那兩個巫神走過來了。郝四兒叔着臉孔，沒有表情；楊漢珠帶着一種深沉的微笑，手裏拿着一張寫好的字據，挨近高拴兒念給他聽：

「立借據人高拴兒：今因開工錢借到郝四兒小米五大石，言明每月付息小米一大石。半年為期，本利還清。恐口無憑，立此為據。立約人：高拴兒。保人，白從海，楊漢珠。中華民國三十一年正月十五日。」

雖然楊漢珠這張字據寫錯了幾個字，可是他念起來却是很正確的。他寫了民國年份，月份和日子却按陰曆寫。唯一有毛病的地方，就是在日子上頭。這時候已經是陰歷二月初幾了，他却寫了正月十五，倒填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按照這個日子算，高拴兒馬上就要付出一大石小米的利息了。但是高拴兒聽是聽了，實地裏什麼也沒聽見。白從海替他鬆了綁，他就照着楊漢珠的指點，用墨塗黑了右手的第二個指頭，在自己的名字底下，打了一個指印。兩個保人也打了指印，契約就成立了。高拴兒既不識字，又沒有聽清楚，那上面寫的什麼東西，他一點也不在意。

人散了，事情也過去了，豹子溝又像昨天一樣熱鬧着，忙着，……一天過去了，兩天又過去了，到了開春耕大會的前兩天，豹子溝忽然出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一種謠言，說邊區政府今年徵收救國公糧的數目是三十萬石，比去年的一十萬石增加了二分之一。這種謠言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傳來的。那天半夜响，這種謠言在豹子溝發生之後，比最厲害的瘟疫傳得還要快，不到天黑，就整個村子傳遍了。這個消息馬上引起老百姓的紛紛議論。平時，豹子溝的居民天黑不久就睡覺的，那天家家戶戶都顯得十分緊張，直到半夜都還點着燈，——有好幾家的門口老是人出進的，窰洞裏面是圍着一大堆人在大聲說話。村長郝冰寬調查了五戶人家，他們都承認聽到了這種說法，並且還證明這些話的確是從他們這個區的合作社主任的兒子，——高拴兒口裏傳出來的。那天晚上，高生亮回到窰裏

，兩父子對坐着，許久許久都沒有說一句話。後來還是高生亮先開了口：「捨兒，他們又把你扯在話言裏頭了！」高捨兒露出漠不關心的樣子，冷冷地說：「扯進去不是扯進去！豹子溝我貴賤是個不盛了。正好趁這個機會挪個地方。」「往那達挪？」「往下頭挪。柳樹台，桑坪，趙塌兒，要嗎任家溝，李家園子，阴窠兒，隨那達都行。」高生亮本來笑地，一面聽一面點頭，這時候忽然透了一口大氣，沉下臉說：「你現在要挪就挪不動。這謠言是破壞咱邊區的，你擺在裏頭，不搞清楚你就跑不脫。人家都說你傳出來的，全邊區今年的公糧是三十萬石。——政府公佈的眞正數目是十六萬石。比謠傳的要少一半，比去年的還減少五分之一，這個謠言不止你要負責任，連我也要負責任呢！」高捨兒叫父親用大帽子壓住了沒辦法再提撥家的事，只好別着肚子悶氣睡覺。第二天早上，他又開口問高生亮要兩千塊錢。高生亮問他要兩千塊錢做什麼，他說這裏欠下許多賬，要兩千塊錢來開飢荒。高生亮聽了一想，對他說：「你幫助我把這些謠言平了，把春耕大會開完了，咱們再來仔細商量搬家呀，開飢荒呀，任桂花離婚呀那些事情，好不好？」高捨兒不同意。吃過早飯以後，高生亮趕忙到村長婦兆寬那邊去，高捨兒自個下了山，走下川去了。

高生亮經過「老石頭」曹玉喜家裏，看見曹玉喜兩夫婦正在收拾行李。有兩個大柳條筐子，一個裝了些鍋盆碗盞，一個裝了些破棉衣，曹玉喜那個一歲多的小娃娃坐在裏面。曹家婆姨正在炕上疊鋪蓋。一頭毛驢拴在大門外面。高生亮暗地驚奇：「怎麼捨兒要挪地方，曹家也要挪地方呀？」就走進去問曹玉喜：「老曹哥，明天咱倆兒開大會了，你要出門呀？」曹玉喜都不望他，說：「我走呀！」「你走那裏去？」「走上頭去！」「盛得好好的，怎麼又要走呢？」「達兒盛不成了！」「那是怎麼價？」曹玉喜原來只是用簡單的話對付着他，看見他還要往下追問，就有點生氣了，笨頭笨腦地說：「莊稼種不成了，誰還能盛？不走又怎麼價？」高生亮自言自語道：「這才是胡謔日鬼！……這下子，把個「老石頭」可是撩起了火，他走到高生亮跟前，面對面說，「我胡謔日鬼？謔可是你的兒子

說出來的！你問問莊子上的人誰不曉得！今年的莊稼是種不成，——種了也不頂事！」

高生亮腰背微微彎曲，很恭敬，很沉着地站着，動都不動。他用那雙老花的眼睛，溫和地望着曹玉喜。一隻手不停地在捋着嘴上的那幾根花斑斑的鬚鬚。他的心裏十分緊張地在苦苦想着對付的辦法，他的外貌可是安穩平靜極了，——叫人看着彷彿他並非一個活人，而是一座高大的，沒血沒肉，不會走不會動的石碑。這感着，一下子好像烏雲裏電光一閃似地，他的腦子裏來了一個主意。這個主意首先使得他的虛鬆的臉皮輕輕地跳動着，後來從他的矇矓的眼睛裏，和他的歪着的嘴巴裏，送出來一陣得意的微笑。他邁開很有把握的，沉重的脚步，把曹玉喜拖到炕沿上坐下，用自己的口氣說，「老曹哥，你該信信我，不要聽這些破壞分子造謠。政府宣佈的是十六萬石，比年時五分減了一分。誰也沒有說三十萬石，捨兒更沒說過。這樣子，你多開災一垧地，這一垧地打下來全歸你，誰也不要誰一顆。我說的話，我對你完全保證！」曹玉喜到底是個老實人，看見高乾大說得這麼懇切，已經有了一半相信了，——不過還有一半懷疑地，說：「你保證我一個人，……你敢不敢保證全莊子的人？」高生亮接住就說，「敢咧？怎麼不敢！」曹玉喜又把他渾身看了一遍，吞吞吐吐地說，「生亮哥，你是個主任，這個不錯；可是政府的事情，你究竟不好干涉呀！你怎麼能够保證得了？」高乾大看他這個樣子，知道很有把握了，就把自己所打的主意緩緩地，直接地說了出來：

「把你今年的救國公糧，叫我合作社給你包了吧！好比你年時出一斗細糧，在這個月裏，你到合作社入上一斗細糧的股金，合作社就給你包交公糧。今年的公糧下來了，——是跟往年一樣的，不用你出一顆糧；是比往年多的，也不用你出一顆糧；要是比往年少了呢，減少一升合作社退給你一升，減少兩升退兩升。這還不算。你除了不用交公糧以外，你的原本還在，到了明年底還可以分紅。還有，今年交過公糧以後，你要等用還可以隨時抽股。你看這樣能不能保呢保證？合作社包了公呢公債，包了公呢公鹽，也能包公呢公糧！」

高生亮這一番話起了很大的作用，登時把曹玉喜的念頭拉轉過來了。曹玉喜低着頭，眼睛望住自己的鞋尖，很害羞地，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地說，『要是那麼個，我就不走呀！』隨後，『……』過了一會兒，又做所有那些老實人故意裝做狡猾的時候一樣，擠眉弄眼地說，『你只是包我一家的公糧呢，還是全莊子都包！——我這樣問你不是別的用意，你要是全莊子都包，我就去跟大家說去。想走的還不止我一家呢！』這正是高生亮巴不得的事情，就十分歡喜地回答他，是打算全莊子包，他可以告訴隨便什麼人。

把曹玉喜穩定下來以後，高生亮走了出來。他覺得自己這回能够打破那些謠言，使得春耕運動順利展開；另一方面合作社又擴大了股金，力量更加雄厚，真是一箭雙鵰，公私兩利。他一邊因為勝利而歡喜，一邊又拿這個辦法和包交公債，包交公鹽的辦法來比較，想找出一條規律來，以後可以經常應用。他想了半天，却自己問自己：『這到底叫什麼辦法好呢？』——他覺着這裏面的確有一條規律，他又覺得自己的確會運用這條規律，但是他怎麼的也不能給他找出一個恰當的名稱來。

想着想着，不知不覺走過了村長的門口也不曉得。那光寬看見高生亮走過自己的門口，往莊子下面走去了，就一步跳出門口，在他後面大聲喊叫：『生亮哥！走那裏去呀？快回來，這裏程區長也派了人來，大家都等着你呢！』高生亮這才知道走過了頭，自己也覺得好笑。回到密裏一看，見除了原來那四五人之外，還加上區上的保安助理員段富貴。這個人身體很矮，可是很壯，小小的圓臉上長滿了絡腮鬍子，從他的說話可以看出他的性子很急。他一見高生亮，就把剛才對大家說過的話又重複說了一遍：程區長在二鄉青龍套那邊佈置春耕，工作本來很順利，往後忽然推不動了，大家都不願意多開荒，還有個別的莊戶要搬家，……後來就發現了跟豹子溝這邊一樣的謠言。這謠言同樣是『三十萬石』，同樣指明由高拾兒傳出來的。段富貴被派到這裏來有兩個任務：一個是要調查明白，這謠言到底是不是高拾兒傳出來的，豹子溝有這種謠言沒有；一個是來和大家商量對付謠言的辦法。據程區長

的意見，對付辦法最好是加強宣傳政府今年宣佈徵糧十六萬石的決定。高天亮開頭聽說區長專門派一個保安助理員來調查，「謠言到底是不是高捨兒傳出來的，」覺得有點刺耳，不過他不大明白程區長的用意何在；後來一聽到要商量對付辦法，他就把他和曹玉喜的談話詳細說了一遍，而把其餘的事情都忘記了。趙士傑聽了合作社包交公糧的計劃，高興得兩邊大腿幫都紅起來了，張開那喇叭形的突出的嘴巴直笑。笑得得意忘形，就舉起兩隻手在頭頂上揮舞。大家都說這個辦法使得，決定在明天的春耕大會上提出來。正在熱鬧的時候，任桂花走進來了。她不明白大家在笑什麼，腳稍為躊躇了一下，隨後又堅定地走到炕前，面對着趙書記和羅鄉長，說：「我來報告你們一件事情，今天早上，那四兒對白從海說，他不管事情鬧到什麼樣子，要叫他上山生產，那是萬萬不能的！你們看這樣的人，還有什麼用處！好趙書記，好羅鄉長，給我批准吧！」趙士傑一心在想着那包交公糧的事，沒有閉心來處理任桂花的離婚。他就和她說，「好吧，你不用急。那四兒要是那麼頑固，甘心當二流子，叫他在明天的大會上說出不生產的理由來，讓大家聽聽。你也提出你的離婚意見來，也讓大家聽聽。往後咱們批准你離婚，大家也不會有意見。」任桂花聽了，也不再說什麼，苦着脸在炕沿上坐了一會兒就走了。她走了之後，這裏的人又忙起來。趙士傑叫鄉治安主任劉德才再去找那四兒和白從海，好好跟他們談一次，叫他們一定要出席明天的大會，還要準備發言；把任桂花提出離婚的理由，也跟那四兒談一次，看那四兒本人怎麼說。又叫區上的保安助理員段富貴趕快跑青龍套一次，把這邊的情形和辦法告訴程區長，看他有什麼意見。於是剩下的人又分頭出去，走東家，走西家，跑上莊，跑下莊，去鼓勵大家的生產熱情，調查每家每戶的困難，揭發那什麼三十萬石的謠言，宣傳合作包交公糧，——將他們的全部力量，都給明天的春耕大會用上了。

第十八章 一流子

豹子溝春耕大會那天早上，姬兆寬和趙士傑他們幾個人才起來不久，太陽還沒下到莊子上來，區裏的自衛軍營長曹正就騎了一匹鐵青色的快馬趕到豹子溝來了。這是一個三十多歲，矮小精瘦的人物，右邊臉上有一顆大黑痣，黑痣上面留了一叢很長的黑毛。他的聲音十分宏亮，和他的個子絕不相稱。論身架，他只有高生亮一半那麼大小，而他的嗓子和高生亮比較，可不差甚。他經常穿着軍服，束了腰帶，打上綁腿，這就使得他在剛強麻利之外，還給人一種整齊端正的印象。他一看見區委書記趙士傑，就說，『老趙，老程說他不贊成合作社包交公糧的辦法。他叫我趕來通知你，今天的大會上最好不要提出來。等以後他再來和你商量，或者回到區上開一個會。……』大家聽了，都覺得詫異，趙士傑立刻生氣來。——他使勁按住自己，問曹正：『曹營長，你沒聽說，他爲什麼要不贊成這個辦法麼？你們在青龍套沒討論過麼？』自衛軍營長回答：『他說是說來了。咱們沒有時間，——來不及討論。他說，合作社過去的權已經太大了，攬事攬得太多了，人家都說已經頂半個區政府了，——所以再不能做這個事。他的意思是那麼個：咱們不能自己的力量加強政府的威信，却要合作社來保證政府的威信，這就是咱們政權的失敗！』趙士傑一邊聽着，一邊氣極了，不過他還是極力壓制着自己，很斯文地說，『這才真是亂彈琴。好……』他又轉向大家說，『咱們很快地把這個問題討論一下，老曹你也發表一點意見。』大家進行了約莫兩袋烟工夫的討論。鄉指導員劉海榮，鄉治安主任劉德才，鄉長姬兆寬，甚至自衛軍營長曹正自己，都覺得這辦法可以行得通，只有鄉長羅生旺同意程浩明的意見。最

後，趙士傑看見除了羅生旺以外，大家都不同意程浩明的看法，氣就消了一點，很平靜地對大家說：「咱們的政府是人民的，咱們的合作社還是人民的，你看政府跟合作社，在給人民服務這一點說來，是一回事。沒有搶抓工作的必要。又因為咱們是站在領導崗位上，所以民辦方針，自由入股，包交公債，公鹽，跟這回的包交公糧這一套辦法，本來就應該由咱們想出來，和老百姓，和合作社，大家商量着去辦。咱們沒想出辦法來，咱們自己就應該覺得慚愧！應該承認高乾大實在比咱們能行！應該鼓勵，幫助他！應該動員所有的幹部幫助他，向他學習！應該給他解決工作當中的困難，檢查他工作當中的小偏向和小毛病，讚揚他的一切優點！這就是民辦公助。——這就是領導。咱們爲什麼要反對他？咱們爲什麼要妨礙他？咱們爲什麼嫌他工作做得多了？難道給人民服務，不是越多越好麼？咱們爲什麼怕合作社頂了半個區政府？難道咱們一定要說，「只有我才能給老百姓服務，你要服務，不行！」隨後自己做事又做得很少，又做得不太高明，倒把自己忙得要死，天天嚷着缺乏幹部，却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也解決不了問題，——這樣才好麼？咱們爲什麼會失掉威信？難道咱們着實把一個合作社領導好，老百姓都滿意，這還不是咱們的威信麼？難道從前任常有把合作社辦得一塌糊塗，老百姓都罵「活捉社」，「捉釐社」，那時候咱們政府的威信就比現在高，高得很麼？……」他一口氣說到這裏，停了下來，用略爲發紅的眼睛望了衆人一遍，接着說，「咱們還是按照昨天的計劃開大會。這個辦法，——我看還是不能改變。今天早上咱們商量的問題，不用通知高生亮，免得他分了心。曹營長，你趕快回去通知程區長；這裏的事情由我負完全的責任。——政治上的責任也在內。現在不能改變了。要討論也來不及了。以後咱們在區上討論，在縣上討論都可以。」

曹正從那寬窄裏出來，正從木樁上解下那匹鐵青色的快馬的時候，高捨兒也正從任家溝回來，剛趕到家。曹正看見他那慌慌張張的樣子就故意尋他開心：「高捨兒，年青人，大清早到處申什麼！」高捨兒含糊答應着，往上莊子走去了。昨天他走下川攪錢，跑了一天沒攪到手，最後到了合作社，

向張四海借了兩千塊錢。張四海是管信用社的。本來信用社放款一定要一個保人，張四海看見是高捨兒，平時端端正正的一個年青人，就順了情面，給他開借據借了兩千塊錢。現在他拿着錢往那四兒家裏走，他的心裏一面覺着喪氣，一面也覺着高興。給那四兒抓住自己的把柄，以後就只能讓他勒索；可是花了幾個錢，以後就可以公開跟任桂花來往，却也值得。到了那四兒那個窟洞，門只虛掩着，他一手推開門走了進去，他們還沒起來。他叫醒那四兒，就把一千五百塊錢塞給他，說：『來，四兒哥，這就是一大石小米。點好。』那四兒光着身子，在炕上坐了起來，一面推開高捨兒的手，一面使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地說，『捨兒哥，你這個人怎麼這樣認真？算了吧，我這幾天又不等錢使喚，你先使喚着。咱們同村同莊，從小就在一塊兒長大的，你當我是什麼人啦！』高捨兒好辛苦才攪到了錢來清利息，那四兒忽然又朝那裏說了，他拿着錢，站在炕前發默，好一會兒都沒有聽懂那年輕巫神的話。那四兒穿好衣服，蹣跚下地，又換了一副嚴厲的臉孔對他說，『桂花兒整天鬧着要和我離婚，我勸過多少她不聽，你來得正好，你也勸一勸她吧！——離婚不是好事情。……她要是不要離婚，咱們盛在一個莊子上，和和氣氣地過日子，什麼事情不好商量！她要是非要鬧，……就算離了吧，我那四也不是好惹的！你欠下的小米難道說就白白地算了麼？還不單是這個，哼！』他拍一拍自己的腰帶，早幾天，那地方曾經被過一把短刀的，說：『反正我也是爛命一條！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說完就一直走出去了。在他們說話的時候，任桂花早爬起來把衣服穿好，在一旁悄悄聽着。這時候，她正跳下地，牽着高捨兒的袖子把他往外拖，嘴裏說，『給他，給他，把那些錢給他！好不識羞的，拿自己的婆姨賣錢！我不離，這日子過得下去！』高捨兒平日也是盼望她離婚的，這時候因有把柄抓在人家手裏，却反過來勸住她，說：『你不要性急。離不離吧，還不是那麼個！』和和氣氣地過日子，那四兒說得對着咧！『任桂花高聲叫嚷着：『我不能跟他在一處！我不能和和氣氣！我一定要離！要和和氣氣，你跟他和得去！』說完也就掙開高捨兒的手，一直往門外走出去了。……』

春耕大會在村長姬兆寬門口那坡頂上開。姬兆寬當主席。到會的有三十來個人，大部分是男子。只有六七個女的，任桂花就是當中的一個。大家圍成一個不規則的月牙形，臉朝着村長的窑洞口坐着。有兩匹狗，一匹黑的，一匹白的，在人羣中緩緩地轉來轉去。娃娃們好像過年一般高興，特別起勁地跳着，笑着，誰打誰一下，又遠遠地跑開去。才會走的細娃娃一不小心絆倒了，就嗚呀一聲哭起來，誰把他又着厲肢窩，剛叫他一站穩，他又樂起來，東倒西歪地跑開了。有誰嚷着：『走！那頭要去！』娃娃們就四下飛散。不到一會兒，又像麻雀似地跳回來了。就在這種和諧的空氣裏，趙書記和羅鄉長講完了他們的話。下面跟着來的節目是開荒競賽。因為預先的準備工作做得充分，這一項程序進行得很順利。陳步有提出他要多開五垧荒地，高鳳歧提出十垧，喬發均又提出十五垧超過了他。競賽一下子就展開了。郝四兒坐在人羣最邊緣的地方，他的喊——和大家的臉相反，不朝着姬兆寬門口那張當做主席位子的桌子，却背着大家，向着那空洞的山谷。大家嘈着叫着，他什麼也沒聽見，反而覺着今天比平時靜得多，靜得連鷄叫的聲音都聽不見了。他望着大家的衣服，看見有髒的，有破的，有一塊一塊往下吊着的，有裂開一道口口露出屁股來的；他又望望自己那一身黑市布新棉衣，雖然有點油垢，究竟還是新嶄嶄的，和衆人差得很遠。他想，『你們快開荒去，受苦的活兒我可看不上！』跟着抬起頭，望着對面山頂上的太陽。——這時候太陽已經離開山頂，升在半空中。陽光正射在對面山坡一棵野杏的樹頂上。這棵孤獨的野杏，正開着滿樹的紅花，叫太陽晒得紅光閃閃，十分搶眼。他又想，『你們愛種爛雜糧，你們種得去。我要務藝，倒不勝務藝牠幾棵杏樹。』這時候，競賽像雷雨一般，轟轟烈烈地過去了。只剩下高拴兒，郝四兒，白從海三個人沒有發言。姬兆寬問高拴兒：『你呢，你開多少荒？』大家靜下來聽着。高拴兒冷不防叫村長一問，一點主意都沒有了。在村子裏，他是一向受人稱讚，大家管他叫『好後生』的，『這一下怎麼辦呢？』他想，『難道要當場出醜麼？』他決定不對大家說他想挪地方，想倒生意，想改牲口那一類的話，却慌慌張張，冒冒失失站起來對大

家說，「我開十五坳！」大家都熱烈地鼓掌。這一陣鼓掌，把郝四兒驚醒了。他立刻想到下面就輪到開他，登時滿臉緋紅起來，腦子裏面昏昏沉沉地，像喝醉了酒一樣。可是村長並沒有再開下去，却進行討論變工隊的問題去了。一討論到變工隊，大家就提出來許多困難：缺糧食的，缺農具的，缺人力的，缺牛力的，吵吵嚷嚷，亂成一片。郝兆寬好幾次使勁擺動着手，大聲嚷着：「聽不見了，聽不見了！慢慢來，一個一個來！」這樣子，大衆靜了一會兒。有誰一提起今年的救國公糧的問題，大家就又嘩啦啦亂嚷開了。後來由趙士傑高生亮兩個人發表意見。區委書記保證今年救國公糧比去年減少五分之一，又着重說明一九四一年邊區的救國公糧所以稍爲重了一點，是因爲邊區受着軍事經濟的變重封鎖的原故。高生亮除了答應借給變工隊一些資本，還盡力給變工隊調劑種籽糧食，幫助解決農具困難，穿衣困難等等之外，又當場提出了合作社包交救國公糧的辦法。這辦法馬上獲得全體通過，並且重新選出了本村種莊穩的好把式董成貴和茹克祥兩個人當變工隊長。一直到現在爲止，郝四兒都在暗自盤算着，如果人家問到他的開荒問題，他應該怎麼回答。——他料定這一關不會讓他白白過去的。果然，變工隊問題討論得差不多了的時候，那本來受過郝四兒的煽動，到合作社去，要提出他老婆所存的繆洋的陳步有，忽然舉起一隻手來，說：「主席！我有一個意見。」主席同意之後，他就站起來說，「我提議叫郝四兒和白從海兩個人，也說一說開荒計劃！」下面一聽見這個提議，就七嘴八舌亂嚷起來：「對着咧，叫他們也說一說！」「說一說他們爲什麼不生產！」「反對二流子。」郝兆寬又使勁擺動雙手，大聲嚷着：「聽不見了，聽不見了！慢慢來，一個一個來！」任桂花看見這種情形，氣得渾身都發軟，眼睛潮潮潤潤地，面前的東西慢慢就模糊起來了。跟着，有三四個人說了話，她看不清那些人是誰，也沒聽見說的是些什麼。往後，主席徵求郝四兒的意見，說如果他有什麼理由不能參加生產，他可以站起來給大家說清楚。郝四兒不肯站起來，只是坐着說，他不能生產開荒，有三個理由：第一是他要給人治病，顧不上種莊穩；第二是他自己也有病，不能上山；第三是他沒有本錢，

因此也就沒有吃的，沒有牛糞，沒有種籽和工具。大家都反對他這種理由，說第一，治病有合作社的大功，他並不會治病，只是胡謔日鬼亂攪一頓，把病人反而治死了；第二，他有什麼病，誰也不曉得，（有一個老漢插嘴說，『是懶病！』）——就是有病，也總能治好的，不會一輩子害病；第三，沒有本錢更不成理由。誰有多少家當，大家都清楚。就算真的沒有，只要他實心幹，變工隊可以負責解決。人家說一通，郝四兒答辯一通，這樣一直攪到過了中午，郝兆寬看看時間不早，自己也覺得餓了，就宣佈暫時休會，吃過中飯再開。吃過中飯以後，郝兆寬和董成貴弗克祥兩個變工隊長先到郝四兒家裏，把他着實實說一番。任桂花休會以後就沒回家，不知道上那裏去了。郝四兒連飯都不吃，一個人騎在炕上，不管別人怎麼好意相勸，他只是一個勁兒不……

下午再開會。郝四兒第二次發言。他又把要給人治病，自己有病不能上山，沒本錢種地那一套理由照樣說了一遍，——和第一次發言比較，差不多沒有什麼改變。只是他覺得自己犯了衆怒，地位很孤立，口氣上些許軟了一點，帶着點求情的味道就是了。他發言完了之後，村長郝兆寬請任桂花發言。她和郝四兒鬧離婚的事是大家早已知道的。她還沒開口，大家就鼓起掌來了。她站起來，把郝四兒怎樣反對生產，不務正業；怎樣吃喝嫖賭，偷搶毆打的情形，對大家都說了。還要大家鬥爭他，叫他好好生產；要大家同意她和郝四兒離婚。她的話才說完，又引起一番熱烈的鼓掌。跟着衆人都發表了意見，同意他們離婚。這時候，什麼事情都明明白白地擺在郝四兒面前了。郝四兒暗中盤算，這回他的計劃是完全失敗了：他想破壞春耕運動，可是春耕運動成功了；他想破壞合作社和高生亮的威信，合作社反而增加了一筆股金，高生亮的威信更提高了；他想造謠暗害高捨兒，如今大家贊成任桂花離婚，等於把自己的婆姨送給高捨兒做婆姨；他一直是攪垮醫藥社，現在却攪垮了巫神。這真是龍王爺叫水推：神神顧不了神神。如今到了這步田地，正像俗語所說，是到了生死存亡，千鈞一髮的危急關頭。他要東，要西，只決定於一眨眼的工夫，只決定於他一張開口，說一句話。他願意家敗人亡呢，

還是願意別的什麼呢，只等他自己來挑選。『不管我生產不生產，』他想，『這回不答應是下不了台。好吧，我就來變個樣兒再說。』到村長郝兆寬再要他發言的時候，他的主意已經打定，就站起來聲明他願意參加變工隊，和衆人一起開荒，自從海看見郝四兒已經改了口，變了，他也就同意參加變工隊開荒。郝四兒這個做法果然厲害。他一答應了開荒生產，衆人就掉過頭去勸任桂花暫時不要離婚，說他既然有了改正的決心，那些吃喝嫖賭，偷搶毆打的情形，慢慢都會改正。說任桂花應該勸他，幫助他改正；倘若一定要離，那就是打擊了他，使他改正不過來。任桂花沒有想到郝四兒有這麼一手，叫衆人說得沒話回答，一面嚎陶大哭，一面站起來就往家裏跑。這裏會上最後討論了合作社的問題。首先有幾個人起來揭發郝四兒和白從海造謠；其次趙士傑和高生亮對大家說明合作社一方面十分鞏固，一方面還在發展，叫大家放心；最後郝四兒和白從海也都承認了錯誤，說以後再不說合作社的壞話。衆人又商量決定：除了高鳳歧，陳步有自動聲明他們不退股，不抽存款之外，郭占秀和喬發均如果要退股，可以按照合作社規定的利息退；白從海是公債股，現在不能退，等公債交完以後，隨便他自己願意怎麼辦就怎麼辦。

郝四兒完全失敗了，而高生亮完全勝利了。政府和老百姓都覺得滿意。只有任桂花和高捨兒兩個人，心裏老是迷迷糊糊的，不知道是禍是福，是悲是喜。那郝四兒像叫別人痛打了一頓似地，渾身酸痛地回到家裏。任桂花淚眼朦朧地問他：『四兒，你以後種種庄稼啦？』他兇惡地瞪起眼睛，咬牙切齒地說：『種！怎樣不種？只是這回我看清楚了。你，捨兒，高生亮，政府，老百姓，——你們是一夥的，你們就是新社會，你們全是我的仇人！你聽見了麼？』任桂花聽是聽見了，可是沒有解下。她認為大家勸她不要離婚，是對郝四兒有利的。

第十九章 酒後

高生亮看見高拴兒垂頭喪氣，癩癩痴痴的樣子，知道他心裏不快活，很心疼他。臨走的時候就對他說，『走，咱一道走。到合作社去住上一兩天吧！』高拴兒眼睛睜睜地，沒精打彩地說，『走吧。』就跟着高生亮和區鄉上的幾個人一道下了山。走到三岔河口，趙士傑對高生亮說，『你先回去等一兩天。包公糧的事我再到縣上去商量一下。縣上要是批准了，我馬上通知你，你再派大批人下鄉去收股金。』高生亮帶着兒子回到合作社，召集大家開了一個會，把包公糧的辦法在會上提出來討論，大家研究了一番，都表示贊成。第二天又召集理事會討論這件事，理事會也全體通過了。第三天，趙士傑派人來通知，說縣上也批准了，於是整個合作社又熱鬧起來，張四海，羅生明，王銀發，王大章，高成祥都被派下鄉，——全合作社舉行了一次大會餐，有蒸饅，有燻肉，有墩肉，有韭菜炒腰花，還喝了酒。

那天晚上，會過餐以後，高生亮把兒子帶到自己房間裏去，打算和他好好地談一次。今

高興快活，兩父子喝酒都喝多了，看來話又多，又顯得特別親熱，不像平時那樣冷冷淡淡的。一進了房裏，高生亮就邁開歪斜的脚步走到炕前，用手拍打着鋪在炕上的白羊毛氈子，打得牠冒出滿房子塵土，興致勃勃地說：『來，拴兒，你坐這裏，你坐這裏，咱們好好兒談一談。今天得把什麼事情都談通。談通了你的心病就好了。』高拴兒的脚步也是歪歪斜斜的，不過沒有他大那麼厲害。他一縱身上炕，乖乖地坐在他大給他拍過塵土的位置上。高生亮拿起茶杯，就着水壺斟滿了一杯開水。不過他並沒有喝。斟完了就放在炕桌氈子上，讓那小油燈的光圈裏靜悄悄地冒煙。他自己安安靜靜下來

。彎着兩腳在房間裏來回走着，顯得很年輕，很活潑地揮動着兩手，說：『你先談，你先談。我知道你不滿意我的！把你那些不滿意，一件一件給明說出來！』高捨兒自從他大辦醫藥合作社以後，從來沒見過他大這樣年輕，這麼高興，這麼令人喜歡，他自己也喝了不少，胆子也就大起來了，說：

『大，我是不滿意你的！——你一滿不關心我！年時，你算算看：有一回夏天，我在白家爹子前面碰見你，你不贊成我倒生意，也不贊成我自由結婚，你答應跟我想辦法，可是你什麼辦法也沒給我想出來！有一回，醫藥社已經立起來了，我天快黑的時候來合作社找你，你只是勸我跟桂花離婚，你說這是人家任桂花提出來的！又有一回，合作社正請客，我來了。這回你答應給我跟區上說去，可是你一句話也沒說！往後我到了合作社七八次，連一次也沒看見你，他們說你攪運輸隊，忙着咧。還有一回，是你叫別人捎話，叫我來的。我來了。等了三個鐘頭，才看着你的面。面是見了，只說了幾句話，你就有事出門去了。你說你跑一轉就回來，你說你缺了個什麼隊長，叫我等一等。可是我等了兩天兩夜，你就沒有回來！——往後，任桂花也出嫁了，任常有也死甃了，你也生病了，我的婚姻就一滿沒事了！』

高捨兒說一句，高生亮就說一聲：『是的！』隨着他走近一步。兒子的話說完了，父親就走到他的身邊了。高生亮那張大的長方形的紅臉和他兒子的也是長方形，不過比較小些的紅臉幾乎貼住了。那個傷疤，週圍紅得好像會淌出血來的，差一點就擦着高捨兒的鼻子。那幾根鬍子，正好扎在高捨兒的嘴上。他那一大一小的眼睛，還是那樣朦朧朧地，直望着高捨兒那長得很後的兩眼。這時候，高捨兒覺着他大很近人情，很和氣，很可愛，……他又覺着這個老漢很可憐，他覺着這個老漢在向他表示憐憫，他閉上眼睛，只聞着他大的酒氣沖入，只聽見他大的呼吸很短促，好像氣喘得很難過。不久以後，他又聽見他大那把銅鑼一般的嗓子壓成沙啞的聲音，說：

『是呢，是呢！都是我的錯兒！』

兒子聽父親這麼一說，覺得很難爲情，就睜開眼睛說：『我知道不是你的過，是你那個合作社的過。牠把咱們家裏什麼事情都給誤下了。都給鬧日塌了！』

『是的！是的！』高生亮使勁睜大兩個眼睛，說了。——那兩個眼睛，因爲喝了酒，好像很不容易睜開。他的臉上有一種想笑不笑的神氣。還神氣，使他看來很老實，很忠厚，又包含清無限的歡喜，無根的慈愛。一會兒，他又放開那含蓄的笑臉，說：『爲了那個「鬆」合作社，咱們莊稼沒有虧好，牲口沒有收成，生意沒有倒上。人家在咱們民主政權底下，大大小小都發了，咱們還是一樣的窮！——你說的一滿都對着咧！』

『那麼，合作社還有什麼好處呢？——對什麼人才有好處呢？』

『唉，說起這個來，話就長了。』

『說吧，你給我說，再長我也願意聽。』高拴兒在坐位上扭動自己的身子，好像很難安靜下來。他覺得他大已經說不出道理，就說話長，想推托開。

『好，我說短一些，我說簡單一些。不過話還得繞遠一點，繞個大灣子才說得清楚。』高生亮略爲停了一停，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就站在原來的地位上，併着兩個手指，在大鼻子下面畫圓圈，很謹慎地說下去：『在二十多年以前，你才出世的時候，中國用了一個共產黨，共產黨裏面，出現了一個毛主席。毛主席告訴咱們：中國老百姓所以這麼窮，這麼落後，這麼受欺負，是因爲中國老百姓有兩個敵人的原故。這兩個敵人：一個是侵略了咱們一百年的帝國主義；一個是壓迫了咱們幾千年的軍閥，貪官，跟地主。中國老百姓要翻身，一定要打倒他們。』

高拴兒說：『這個，我兩年前上冬學的時候就聽說過了。』

『好，你聽過就好。這是第一層。還有第二層。在七年以前，咱們陝北出了個劉志丹，又出了個高司令，他們聽了毛主席的話，就領着咱們老百姓，起來把陝北的軍閥，貪官，跟地主打倒了。咱們

翻了一個身。」

高拾兒有點不耐煩了，就說，「這些事情誰不曉得？你儘說牠幹麼！」

「我要說的，我要說的！還有第三層。在五年以前，毛主席領着咱們打日本帝國主義。咱們一定會打勝的，可是現在還沒來喇，還在打着喇。……」

高拾兒忍不住笑起來，說，「對了，對了，……你光說這些幹麼！誰不曉得？」

高生亮也哈哈大笑起來，他的兩手像要飛似地展開，那全身的影子在牆壁上晃動着，說：「你曉得你說吧，我不說了。」

「快聽，快聽，快聽，……」經高拾兒這麼一半懇求，一半催促，高生亮這才又說下去：

「你要記得，咱們現在是不受軍閥，貪官，地主欺了，可是還受日本帝國主義欺負的。在前方，日本鬼子天天殺咱老百姓，不用說了；就是年時，日本飛機還轟炸過咱邊區，炸死了很多人跟牲口。這就要說到第四層道理。是不是咱們打倒了帝國主義，打倒了軍閥，貪官，地主，咱們就馬上可以享福了呢？不，不的！還不是馬上的事！那些軍閥，貪官，地主，說近些還有帝國主義，說遠些還有皇帝和宰相，他們剝削了咱們五千年，他們把什麼都剝削完了，都拿走，都拿得光光的了。剩下給咱們的只有窮，只有落後。咱們打倒了他們，還要打倒貧窮和落後！這一層，你恐怕就沒有聽過了。咱們還要革貧窮和落後的命！等到把貧窮和落後也打倒了，把貧窮和落後的命也革掉了，咱們才到了真正享福的日子。」

高生亮說到這裏就停住了。他看看他兒子，看他還有什麼說的。他看見他兒子很莊嚴地坐着，在那裏沉思不動，知道他是聽進去了。這時候，高拾兒的酒氣完全過了，也在偷眼看看他大。看見他大也很莊嚴地站在他面前不動，心裏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往後，高生亮把羊腿巴子從懷裏掏出來，——可是他大不吸煙，只是把那根羊腿巴子拿在手裏耍玩着，繼續說下去：

「不過要革貧窮和落後的命，比要革軍閥，貪官，地主的命難得多！這裏面還有第五層道理。革軍閥，地主，貪官的命，咱們能使喚槍，能使喚刀，可是你怎麼能夠對準貧窮和落後放槍呢？他們不是槍炮打得死的。一九三五年鬧革命的時候，他們傷了我的臉；現在革貧窮和落後的命，他們傷了我的腦筋，傷了我的心！……大家都不知道這個革命該怎樣革下去，毛主席又出來了，——每逢咱們有災難，他就會出來搭救的。他說：『你們從前鬧土地革命，是大家夥兒一道鬧成的，現在你們革貧窮和落後的命，難道能靠一個人一個人地各自去革麼？』對，他這麼一說，就提聾了咱們。從前鬧革命，要是一個一個地各自去鬧，那要更多的人也死光了。這是只要一想就解下的。咱們想了一想，就決定組織合作社，來革貧窮和落後的命！……將來把日本鬼子打垮了，咱們合作社要辦一個大的紡織工廠，要辦一個大的煉鐵廠，還要辦一個大的畜牧場。咱們有了布匹，有了鏟鏟，有了牛騾，……再慢慢說別的。」高乾大說到這裏，拿水烟裝在羊腿巴子裏，就油燈吸着，吸了幾袋烟，他打着趑趄走到窗前，兩腿透過嵌在窗子當中那一塊大玻璃，望着窗外的沉沉的黑夜。……

高捨兒恍然大悟了。他點點頭，說：『我解下了。你說要光景過得美，就要大家夥兒一道攪，大家都參加合作社。咱家的光景也要等合作社辦好了，才會過得美。對不對？』

『是的，是的。差不離就是這樣。不過我的文化不高，——我吃了這狗日的虧，說不利酒。』他一面說，一面從窗前回到炕前。

『那麼一個人活在世上，活一輩子，盡是爲了大家，不爲自己了！』

『捨兒，你要這麼說也可以。不過不如說：如果單爲了自己，那是鬧不好的；如果爲了大家，那麼大家鬧好了，你自己也就好了。』

高捨兒高興極了，就開他大的玩笑說，『怪不得別人說你是傻子，是獸子！』

高生亮也哼的一聲笑了出來，並且平伸出兩手按在高捨兒的雙肩，好像他準備把捨兒推倒在炕上。

上一股，說：「好險，我是傻子！是獸子！——將來讓別人也這樣說你吧！往後，咱們的子孫會聽見別人說，「呵，你們的祖先盡是些精神，沒什麼靈慧！」那時候會顛倒過來的。……我的話說多了！我醉了！你要再不相信，我也是老君爺叫蛇咬：法盡了！你說說看，我不是醉了麼？我說了這些些！……」

高捨兒聽了這番話，把所有的牢騷忘掉了，把對那四兒的害怕忘掉了，把對任桂花的想念也忘掉了。夜裏，他睡在高生亮身邊，覺着高生亮的個子很大，大到和大廟裏的四大金剛一樣；又覺着自己很小，小得和初生的嬰孩一樣。睡在那裏，他覺着無憂無慮，心裏很暢快，——連夢都沒有做，甜甜蜜蜜地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來，高生亮問他：「捨兒，你現在想定了沒有？你究竟打算在家裏種甘蔗呢，還是到合作社來工作？」他一時回答不上來。——在家裏種甘蔗，少不了要受那四兒的欺負；在合作社工作，又見不齊任桂花。這兩樣事情，都有好處，都有壞處。吃過早飯以後，高生亮又問他，他只好含糊地回答：「我還決不定。說在家盛着嗎，心裏又安不下來；說盛到合作社來嗎，又掙不下那幾畝莊稼。」高生亮早看破了他的心，就說：「不管你在家也好，出來也好，你要是不下狠心擱開任桂花，什麼事也攪不好的！」高捨兒一聽這話，連想都來不及想，就生起氣來了。他的心跳得很厲害，口裏結裏結巴地說，「不，不行的！我什麼都……我掙不開她！」這時候，他的心眼兒裏只有一個任桂花，把合作社，革貧窮和落後的命，為大家辦事那些大道理都忘記掉了。他又在合作社磨磨轉轉地待了半天，看見別人算賬的算賬，賣藥的賣藥，織布的織布，漿紗的漿紗，自己沒個做上的，也怪沒有意思，就決定回家。高生亮正要謀慮包交公糧的事情，顧不上陪他說話，也就不多留他。兩父子走到門口，高生亮忽然想起一件事，就問他：「捨兒，你不是說過要兩千塊錢開飢荒麼？」高捨兒說：「是的。」高捨兒說：「你開的是什麼飢荒？」高捨兒說：「我跟別人要錢，輸了的。」高生亮不相信他會跟別人要錢。但是也不再追問他，只是淡淡地說，「咋跟我來，我跟你尋錢去。」高捨兒沒跟他走，也只

是淡淡地說，『不啦。我有啦。』『你那來的錢？糧食賣了？』『糧食沒動。我借來了。』『那裏借的？』『信用社。』『誰跟你保的？』『沒有保人。我借錢還要保人麼？誰不認得我？我又不會逃跑！』高生亮再不往下說了。放款沒有保人，這是不合手續的。這個人不要保人放款給高拾兒，也就能够不要保人放款給他自己的親戚。這還成什麼話？高拾兒走了之後，他心裏老不舒服，就跑到眼房裏，翻開賬簿子看，翻開了一會兒，查出來是張四海幹的事兒，他心裏就想：『連張四海都做下這號事兒！不行了。合作社的工作得好好檢查一次才行！』更從這裏，他又想到，不止信用社要檢查，要加強吸收游資和停頓着的資金，要清理呆賬和爛賬，其他各方面也是一樣。紡織工廠要檢查出貨存貨達到原來的計劃沒有，要檢查放花是不是普遍，推動紡紡是不是經常，收紗有沒有耍私情。消費部要檢查進貨的價格，存貨的數量。銷貨是不是有毛病；還要檢查有沒有貪污浪費，有沒有夾帶私倒。運輸隊一定要馬上實現那回傅開山提議的辦法，加強和私人合夥，加強檢查出外的開支和路程，趕快執行獎勵制度。醫藥社也要檢查治病的數目，治好的人數，免覺得適當不適當，藥價對不對，有沒有私自接受謝禮，工作態度好不好。……他最後想着：『我的事情還多着呢，得趕快做才好！』後來就決定等那些卜鄉收公糧股金的人一回來，馬上開始全縣的檢查工作。……

高拾兒往回走不上十里，就颶起大風沙來。陝甘甯邊區的春天真是來到了。這風最先穿過什麼地方的遠遠的峽谷，好像千千萬萬的野獸在那裏咆哮，往後他就擁進了平川，像拖着十里長的尾巴的列車，在平川裏用最高的速度輾過。老虎的聲音像閃電那麼快地飛遠了。山上，響着、沸着、川裏，冒起一股一股的烟柱，你會疑心什麼地方全着了火。這些烟柱立刻又你捲着我，我捲着你地變成紅色的塵土，像海似地，像霧似地，瀰漫了山谷，瀰漫了天空。這樣的風一陣又一陣地吹過。紅色的塵土就包圍了一座接連一座，一座高過一座的山，包圍了山脚下縱橫交錯的河溝，包圍了山坡上的羊羣和牛羣，包圍了疏疏落落的，位置在半山腰上或者溝汊上的村莊，最後，還包圍了天空中那光輝燦爛的太

陽。地面上的什麼東西都不見了，太陽像一個大血盆似地，黯然無光；整個宇宙那變了顏色，變得十分灰暗，十分愁慘。高拴兒低着頭走，不行就積着走，再不行就後退着走，眼睛不能睜開，連呼吸都閉不住，好容易才走到豹子溝，全身都變成一個土人兒了。

『呵，好的大風！』他走進任桂花的密裏，只說了這麼一句話。他的衣服，已經在門外拍打過，那皺褶的地方還積着一兩分厚的塵土，好像下雪天出過門的人一樣。他的臉上，擦去一層土以後，裏面又露出一層土來。一說話，牙齒就格格扎扎地響着，而那眼睛，就使勁睜開吧，也不過像是從黃土當中撥開一條小縫。……任桂花也顧不上憐惜他，只顧拽着他的衣服催問：『咱兩個的事情怎麼樣啦？』高拴兒黏黏嘴唇把上面的土黏乾淨，說：『沒希望。你離又離不成，我挪地方也挪不動，誰也不管咱們，誰也不幫助咱們。我看咱們還是照老樣子活下去吧！』任桂花扁扁嘴說，『那不是人過的日子！』高拴兒拖過一張小凳子，很頹喪地坐下說，『不是人過的日子也得人來過，……』任桂花說，『咱們不敢逃走麼？』那年輕人好像連動都不想動，只咧了一咧嘴，說：『不——成！逃到那裏去？』任桂花也端了一個木頭墩子坐下。兩個人默默無言地對坐着，一直等到那四兒從山上回來。那四兒在山上勞動了一天，又碰着這樣大的風沙，真是又乏又氣。一回家，什麼話都不說，一個勁兒叫嚷着：『不行，不行，這不是人過的日子！』停一會兒又叫嚷：『我回呀！我回呀！我回老家橫山去呀！』任桂花聽見他這麼鬼抓狼噬，心亂得不知怎樣才好。高拴兒聽了，更是十分害怕。他想要是那四兒真回橫山，把任桂花帶走了，那簡直就是要了他的命。——沒有了任桂花，他就活不下去了。再要是那四兒真回橫山，一定會逼他歸還那五大石小半，他那裏來的這些些小米呢？於是他摸摸摸摸從懷裏又掏出一千五百塊錢來，遞給那四兒，說：『你還是拿去使喚使喚吧！在這裏盛了多時了，還要走那裏去？受苦這活兒……過幾天，慢慢慣了就好了。到打下糧食……』那四兒接過他的錢，說：『你手頭也不寬裕，可是我只得受下了。你說什麼？打下糧食？沒事！我等不到那個時候就死穩了！』

「大家又沉默了一會兒，郝四兒彷彿自言自語地說，『除非豹子溝能鬧牠一次鬼。我來給咱安莊子，賺他一萬八千，咱弟兄幾個分開花一花。不啦我今年光景就一滿過不成！』高捨兒說，『豹子溝爾個又沒有鬼。』郝四兒說，『世界上原來就沒鬼。鬼都是人變的。牠沒鬼，咱們不會給牠鬧出鬼來？』任桂花說，『你敢這麼攪！我不到政府裏告你去！』郝四兒兇狠地笑着說，『能咧。快告去。我不拿刀子統死你！』高捨兒聽着，沒有做聲。他分不清郝四兒說的話是好是壞，是假是真，——心煩意亂地，呆呆地坐在那裏，像一塊木頭一樣。……當天晚上，郝四兒，高捨兒和白從海三個人，在隔壁唧唧噥噥商量了大半夜。第二天郝四兒上山以後，高捨兒又來了。任桂花問他，他們夜兒在商量什麼。高捨兒告訴她是在商量鬧鬼的事情。任桂花很吃驚地問他：『你也一達要鬧呀？』高捨兒把頭垂到胸膛上，連脖子都紅了，低聲回答說：『不鬧又怎麼價！……我不鬧，他就要回讓山去。他要我還他五石小米。這還不算，他還要把你帶走！——叫我一個人怎麼活下去呀！……』」

第二十章 鬧鬼

從陽曆三月到五月，是這裏的風季。隔上幾天就颳一次風沙，颳一次黃土。颳得厲害的時候，兩三天都黃沙彌漫，不見太陽。一到六月，天氣暖和，慢慢就進入雨季了。雨季一來，天氣轉熱，莊稼地裏的草長得很快，麥子逐漸變成金黃色，於是莊戶人家就開始忙着夏收和鋤草。自從那回三月底四月初，高乾大帶着區鄉幹部，在豹子溝攪着耕運動，得到成功以後，區上根據這回的試驗成績，在其他各鄉各村繼續展開開闢荒運動和組織變工隊，改造二流子的運動。高乾大幾乎全部參加了這些運動，——特別是那些比較窮苦，移民民比較多，需要合作社在經濟上加以援助的村莊，當進行這些運動的時候，高乾大一定在場。他一面下鄉攪這些運動，一面當在家的時候，就照着那天的想法檢查合作社的工作。到了七月初，雨是越來越多，開荒運動早已結束，夏耘運動快要開始，任家溝合作社檢查計劃，建立制度，調動幹部的整頓工作也做得差不多，業務一天比一天進步了。正當合作社喜氣洋洋，大家都幹得起勁的時候，忽然傳來了一個奇怪的消息，說豹子溝鬧起鬼來了。高乾大聽到這個消息，心裏很疑惑，也很煩悶。他想豹子溝真是多災多難，真是個愛鬧事情的地方，老百姓剛安定下來，一心一意種莊稼，指望今年多打幾顆糧食，好好地過一個年，想不到又出了這號「二事」。不過他也疑惑這些什麼鬧鬼的話，不一定可信。也許又是那四兒他們造的什麼謠言，鬧的什麼新花樣。他想：『要是豹子溝真鬧起鬼來，玲兒一定會來跟我說的。』從這裏他又想起來，他和玲兒已經很久沒見面了，大概快有三個月了。他很有點想念他的兒子。這謠言，開頭只說有鬼，很不具體，慢慢就傳越真了。

。說出各種各樣的事實，說出各種各樣的證據；甚至有人親眼看見了，是個女的；甚至說鄉治安主任劉德才到豹子溝調查，叫鬼打了；最後簡直說鄉長羅生旺也到那裏調查過，只住了一夜就叫鬼吓走了。正在陽歷七月半，謠言流行得最兇的那幾天當中，豹子溝的農民曹玉喜到合作社來找高生亮來了。他到合作社的時候，合作社還沒吃中飯。高生亮問他：『曹玉喜，有什麼事呀？』他做出很害羞，很難開口的樣子，說：『我有點小事情。不大的一點小事情。』等高生亮催他：『有什麼事情，你儘管說吧』的時候，他又說，『沒些什麼事，我是來串一串的』——別的什麼話都不說了。吃過中飯以後，高生亮又問他：『你地都鋤完了？』他又只是含含糊糊地回答：『鋤是鋤過了。』以後整個下午，他不是坐在門市部欄櫃外面的長凳上發愣，就是拿起烟袋吸幾鍋烟，再也不說什麼。許多農民都有這樣的習慣：什麼事都沒有，到合作社來吸幾鍋烟，吃兩頓飯，捱磨一天半天。高生亮看慣了，也不覺得什麼。只是有一件事，他心裏有點疑惑，那就是豹子溝鬧鬼的情形。他自己也不知道根據什麼理由，不想開口問曹玉喜，曹玉喜也不說，就這麼浮擱着。到吃過晚飯以後，高生亮又對他說，『今兒時間不早了，盛着吧！』他還是唔唔呀呀地應承着，就留下來了。

晚上，高生亮正在自己房間裏，就着一盞小油燈算救國公糧的細賬，曹玉喜却偷偷摸摸地跑進去了。他好像怕人看見他似地，站在一個最黑暗的角落裏。——並且很固執地只肯站在那裏，任憑高生亮怎麼催請他上炕坐，他也不肯移動一步。高生亮知道他的脾氣，就再三鼓勵他，有什麼話只管說，於是他最後才說了：

『生亮哥，我真不好意思說，我入的那些股金，都讓我一夥退棧了吧！』

高生亮一聽，就大聲笑着安慰他，並且十分同意地說，『可以，可以！那是什麼問題還沒有的！明天早上你回呀不？隨便你什麼時候起身，我叫他們給你把賬算出來。』

經過高生亮跳下地來，再三拖他，他才在炕沿上坐下。那炕沿上只有他和高生亮兩個人，可是他

却緊緊靠着牆壁坐着，好像那裏十分擁擠，把他擠到那角落上，動都不能動了似的。高生亮說，『睡覺還早，來，咱們拉一拉話。你那麼等錢使喚，又是什麼事情把你逼濟啦？』

曹玉喜還是半吞半吐地，使喚差不多聽不見的聲音說，『我要挪地方呀！』

『挪到那裏去？』

『你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難道你還不知道麼？』

『那回你答應我，說我給你包了救國公糧，你就安心盛下來了。此外，我什麼也不知道。』

『唉，我的好高主任，你還不知道，叫我給你說吧。豹子滯一滿不能盛了，豹子溝鬧開鬼了！』

『鬼？什麼鬼？』高生亮雖然還大聲問，可是到底有點胆怯，全身的毛管也鬆了一鬆。

『誰知道呢？開頭，有人聽見咱對面那座荒山，一到黑夜裏就有鬼叫。過幾天，那鬼就擡起土疙瘩來了。打在門上，打進窗子裏，把鍋盆碗盪都打碎了。再過幾天，莊子上的毛驢不見了，牛也不見了，狗也不咬了，家家戶戶的門窗上都洒滿了污血，臭得比大糞還臭。有一天，他們說咱莊子的腦脊上有許多腳隊，我也上去看了，果然是的。那些腳隊全是那樣子，』曹玉喜說到這裏，用手比出那個長度，說：『只有兩寸三寸上下。唉，他們說，這是老血腥鬼！』

『呵，老血腥鬼？真是胡說！』高乾大無意中這麼重複了一句，隨後又加上有意地罵了一句，接着問：『那你們怎麼辦呢？年時羅志旺的婆姨也說叫血腥鬼纏住了。舊社會裏，血腥鬼只有纏一纏坐月子的婆姨，那有這麼猖狂的？』

『咱們怎麼辦？咱們有個什麼的辦法！你回家去看一看！半個多月了，不到天黑，太陽才一落山，家家戶戶都闔緊了大門，連一個人影兒都沒有了。有些人家，怕得連門都不敢出，一心只謀慮搬家，連草也不餵了，麥子也不收了。唉，今年的麥子長得可美啦！眼見得就要擱在地裏，發芽了！後來大家一想，這不是辦法，就謀慮叫郝四兒給咱安一回莊子。你猜那好狗日的討多少？』

「他討多少？」高乾大又重複了一句。

「頭裏，他開口討三萬！往後他沒了，他說他自己本莊子的事，就兩萬吧。我的好高主任，你想誰出得起這兩萬塊錢？就是湊也湊不起的！兩萬塊錢，要按小斗算，就是二十石小米啦，大斗也就十三四石啦！咱們全莊子才不過十二三戶人家，那就比年時的救國公糧還多得多啦！大家商量了一下，決定不安莊子。後來，請了一個瞎子來說了一回書，也沒頂事。鬼還是一樣的鬧。我的好高主任，你說除了搬走還有什麼辦法？」

「我的捨兒，他們怎麼了？」

「還不是一樣？誰都是一樣，怕得不行！我看捨兒還好，他的胆子還大。馮勝跟郭彪那些一滿不行。聽說他兩個也知辭了，不幹了。」

高生亮嘆着說，「唉，想不到好好一個村莊，鬧成這麼一個模樣！」往後他又勸曹玉喜說，「鬼這個東西，我也說不清白。照道理說，應呢應該是沒呢沒有的！說呢說不定這裏呢裏頭有什麼壞人搗呢搗亂。——你們應該報告給政府，看政府怎麼說，請政府想呢想個辦呢辦法。」

「好你咧！」那「老石頭」抗議說，「還沒報告來啦？頭裏，鄉上也跟你一樣，說：「什麼老血腥鬼小血腥鬼！我就沒見過鬼！」後來，治安主任劉德才到豹子溝去了一轉，叫鬼把一塊土疙疸打在他的臉上，把嘴給打腫了。第二回，鄉長羅生旺親自出馬，到豹子溝住了一夜，口裏說沒鬼沒鬼，第二天早上爬起就騙，什麼話都不說了！」

談到這裏，高生亮不再勸他，却想出另外一個辦法來。他向曹玉喜提議，入的股金仍然叫盛着，不必退股；另外由合作社借給他一些錢，不取利息，等將來豹子溝太平了，他搬回來了，合作社也分紅了，他就可以將紅利來還賬。當時曹玉喜沒有什麼意見。過了一會兒以後，他忽然有了另外一種想法，並且那想法逐漸「明確」起來了，他說：

「這個我不來！你替我想想，搬家我是要吃虧的。我有錢在合作社入股，倒回頭來借合作社的錢？說到退股，我又已經吃很大的虧了。將來我的紅利還要拿來還賬，我吃的虧不是更大了麼？不幹，不幹！」

他這個想法確實是十分奇特，經他這麼一說，反而把高生亮弄糊塗了。他急急忙忙地和曹玉喜分辯：「你這個人真不會算賬！你退了股，現在一塊錢只能拿按月五分錢的利息。將來分紅就沒你的事兒了。到那時候，你的本已經拿走了，利息也就沒有了。要是你不退股，借一點錢，這些錢又不取你的利息，將來分紅的時候，你本有本，利有利，那時候你再給合作社還錢，——這不是等於預支紅利給你麼？你還吃什麼虧？」

曹玉喜用拳頭捶着自己的天堂，自己抱怨自己，同時又很固執地說：「對的，對的。我不會算賬。要會算賬做什麼？不算我也知道了。搬家，還是我吃虧！退股，還是我吃虧！借錢，還是我吃虧！過來過去，還是我吃虧！」

高乾大知道這個時候和他理論，是理論不清楚的。無論如何，曹玉喜正碰到災難，這種災難使得他要把那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家擲了，使得他十分痛苦。高生亮很同情他，就安慰他，說：「是的，咱們種庄稼的人，盛得好好地，要搬一個家，實在要吃很大的虧。」

這時候，忽然又有一個奇怪的念頭鑽進曹玉喜的腦筋裏，使他登時振作起來。他猛然抬起頭，眼睛發亮地說：「我不退股了，不借錢了，地方也不挪了！只是我問你，」他往後改成了先生考問學生的口氣：

「合作社不是給人民服務的麼？」

高生亮說，「是的！」

「你叫咱們入股的時候，你不是說，大家入股吧，以後大家有什麼困難，合作社給解決麼？」

高生亮點頭說，『是的！』

『現在豹子溝鬧鬼，大家困難極了，你爲什麼不管？』

高生亮一連回答過兩個『是的』，最後叫曹玉喜這塊『老石頭』這麼一問，只覺得自己的心突突地跳個不停，嘴裏可是回答不上來了。比起今天前晌剛來的時候，曹玉喜完全變了個樣兒。還不止前晌，差不多今天一天，他都是害羞的，胆怯的，畏畏縮縮的，閃閃爍爍的，現在却變成大胆的，勇敢的，理直氣壯的，並且一個勁兒向高生亮進攻了。他的嘴巴也厲害起來了。他說：『生亮哥，你給咱豹子溝做過許多好事情！你不攤派咱們的股金，你給咱們請來了大夫，你給咱們放款，你教會咱們的婆姨紡線，你又給咱們包交公債，公鹽，公糧。——這都是好事情，咱全莊子都記得你！現在呢，生亮哥，你回豹子溝看看吧，那是你的家，你在那裏也盛過二十多年的。你看看吧，個個都是愁眉苦臉，家家都是哭哭啼啼！家也擗了，糧食也擗了！入合作社的股金也不頂事了，連命都活不成了！你這就不管了麼？』無論如何，高生亮是沒個說上的了。他聽說，『這是政府的事，不是我的事。』可是他說不出口，只好閉着嘴，讓曹玉喜一個人說。這天晚上他們兩個直談到半夜。第二天吃過早飯，曹玉喜臨走的時候，還是同樣堅持着，既不退股，又不借錢，只是要合作社想辦法替他們把鬼趕走。他認爲高生亮是有辦法管的，只是不想管。高生亮只是重複着一兩句話，從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都是同樣地重複着：

『我是不想管？我解都解不開，你叫我怎麼個管法呢？』

問題解決不了，曹玉喜於是氣憤憤地回家去了。

第二章 青蛇的故事

三天以後，豹子溝的變工隊長董成貴帶着他的全家人到合作社來了。這全家人，就是他的老母親，他的婆姨，他的三個娃娃，和他自己。他們走進高生亮的房間裏，飯也不吃，茶也不喝。董成貴本人坐在前幾天曹玉喜坐過的那個炕沿上，低着頭只顧吸高生亮那根羊腿巴子。他的母親先開口，哀求高生亮救救他們。她說：『我的好高乾大，你是咱們的救命恩人，你做做好事，行行善吧！成貴今年種的莊稼又多，又長得美，兩個眼巴巴地全擱囉！咱們不走，光景過不下去。要走，沒個走處！東西一滿在地裏，走出去還是個餓死！』說完她自己先哭起來。董成貴的婆姨跟着也哭了。三個娃娃跟着也哭了。高乾大在那些淚人兒當中，背着手來回走着，一點辦法都沒有。哭聲此起彼落地，一陣緊接一陣。中間稍爲停了一停，可是那兩個婦女想起自己辛辛苦苦，掙成了一個家，又得到政府跟合作社的許多幫助，滿指望今年糧食打下來，明年好好地過日子，如今又出了這些妖魔鬼怪，她們一場歡喜又成了一場空。想到悲慘的地方，她們又忍不住哭起來。那三個娃娃原先也停了哭，看見大人們傷心，便也重新啜哭起來。高乾大看見這種情形，也沒個好說上的，只是陪着他們淌了幾滴眼淚。看看到了下午，太陽已經西斜了，高乾大只得應承他們，他明天回豹子溝調查一下。

董成貴婆姨說：『高乾大，還要調查什麼？你回去把那血腥鬼給拾奪了就對了！』
董成貴從背後輕輕碰了一下他的婆姨，說：『你們女人家解下個什麼？只要高乾大肯回去，——他一回，辦法就有了！』

大家聽見這麼說，才慢慢安靜下來，才吃了合作社重新給他們熱起來的中飯，吃了飯又匆匆忙忙趕回家去了。第二天，天陰陰地想下雨，氣候變得很涼。高生亮一早就到了鄉政府，把那天曹玉喜的事情和昨天董成貴的事情對羅生旺說了一遍，問鄉上對這個問題怎麼處理。羅生旺搖頭嘆氣地說：「唉，高生亮你這下可把我給難住了！事情都沒調查清楚，那裏談得到處理？我已經給區上報告過了，說不定這幾天咱們要開一個會。唉，說起來，神鬼這種事情，不能盡信，也不能不信，把我弄得好爲難。」但是對於高生亮想到豹子溝去看一看，他却表示很歡迎，說：「好極了，好極了！合作社能够出頭幫助解決這件事，真好，真好！咱們政府以後要跟合作社加強工作上的配合，對不對？」還沒等高生亮回答，他就派出了治安主任劉德才和他一道去。把人派定了之後，他又瘋瘋癲癲地舉起兩隻手在頭頂上揮動着，自個兒大聲地說：「咱們是革過命來的！咱們天不怕，地不怕！就是這個，日他媽的，把人躁壞了，唉！……」高生亮和那粗脖子，斜眼睛的劉德才從鄉政府出來，急急忙趕上豹子溝去。離豹子溝還有七八里地，烏雲一層蓋一層地遮蔽了整個天空，輕輕地一陣涼風吹過，雨就下起來了。雨下得不大，可是很細，很密，撲到人的臉上好像撲粉似的。草上，樹上，慢慢開展到整個空澗無人的山峽裏，都是這種輕飄的，流動的，潮濕的烟霧。他們一口氣跑上豹子溝，外面叫雨粉打濕了，裏面叫汗水打濕了，渾身濕黏黏地很不舒服。到了家，拴兒，馮勝，郭彪，三個人正在長工住的窩裏忙着燒火做飯。這時候已經是陽曆七月下旬，天很長，高生亮推算時間，大概是吃中飯的時候，就問：「你們中飯還沒吃來啦？」郭彪是新來的，年紀又輕，沒答話。馮勝跟高生亮很熟了，就裝出一種很驚訝的神氣，縮着脖子說：「老主任，你們還吃中飯的？咱們不吃中飯一個來月了！兩個就做晚飯。做好就吃，吃了就睡！」高生亮和劉德才兩個人脫下濕衣服，蹲在灶火跟前烤，一面就開起豹子溝的情形來。郭彪始終不說話，顯得十分害怕。高拴兒也不大說話，——看樣子倒不是害怕，而是冷淡，不高興，多少還有點懷疑。馮勝還是始終愛說話的，不過他只是這樣說：「唉，不能說，不

能說，不知道誰把她老人家得罪了！』或者說：『你問劉德才。他還不清楚麼？他來過一回，什麼事情都親眼看見，什麼味道都親自嘗過！』又或者這樣說：『不用問，不用問，第一等，——你看，你全會知道的。快了！』等到吃過飯以後，村長婦兆寬，那如今弄得灰溜溜的老漢，也來了。他們三個人到隔壁高捨兒住的那個窑洞談話去了，這裏只剩下高捨兒和那兩個長工。又過了一會兒，高捨兒不聲不響地溜了出來，往那四兒那上面走去。

他一進了那四兒那窄小的門口，就慌慌張張地說，『「做過」喇！我大來喇！』那四兒也吃了一驚：『誰？你大又要插手啦？』他使勁把雙眉皺起，心裏想：『你這不知死活的老鬼，你總愛跟我兩個找麻煩！』任桂花一聽說高捨兒大來了，喜得就叫起來：『在那裏？在家裏，好，我去找他去！』那四兒一把抱住她，大聲威嚇她：『你敢？不准去！你敢走出去一步，我不拿刀子就死你！』他說到這裏，又轉過去朝高捨兒問：『你大來了，還有誰？』那年輕人想起那回打了他一土瘡的事，忍不住就笑起來，說，『還有劉德才。』自從海在一旁做了個鬼臉罵：『「鬆」人！』那四兒又問高捨兒：『你大來了，咱們怎麼弄法？』『咱們今兒不要鬧了，又下雨，歇牠狗日的一天！』那四兒想了一下，就一個勁兒搖頭：『不行的！不鬧對你就不好。你想，你大一來，鬼就不鬧了。誰還猜不着鬧鬼的就是你！』高捨兒點點頭說，『話倒說得對。我可是離不開家：怎麼個鬧法？』那四兒說：『對，你款款在家裏盛着。我親自從海兩個鬧。我還要吓唬劉德才一下！』高捨兒不同意，說：『那不敢。我大跟劉德才一連裏盛着喇。』那四兒笑笑地說，『怎麼也不怎麼！今天晚上，你想法子跟你大，跟劉德才盛在一邊。到半夜，你聽見貓兒叫喚，你悄悄地跑出來，我給你好東西。』高捨兒堅持着：『不，那是我大！』那四兒高聲笑起來了：『誰是你大？劉德才才是你大？快回去，留貓兒叫喚。這不過開玩笑，又不傷人，怎麼也不怎麼！』任桂花和白從海兩個呆呆地聽着，也不明白那四兒攪什麼新花樣。

村長跟高生亮劉德才兩個人商量了一頓，定不出具體辦法來。高生亮和劉德才都（雖然不那麼堅決）主張今天晚上到外面去看一看，實地偵察一回。村長不贊成這個辦法，說不頂事。天還沒黑，村長就回家去了，這裏剩下高乾大兩父子，加上劉德才，三個人。大家都不說話，都在等着，——這樣子，把空氣弄得十分緊張。什麼地方響動一下，或者誰咳嗽一聲，大家就朝那裏望。高生亮帶試探性質地問捨兒：『咱們今天晚上出去偵察，你去呀不？』高捨兒正在擔心他們出去偵察，一定會碰着那四兒，要不就會碰着白從海，那時候出了事情，就要把自己牽連進去，聽見這麼一問，就故意做出十分害怕的樣子，張開嘴，縮着頭，把眼睛核子都鼓出外面來，說：『我的好神神！——我不！誰願意做這號「二筆」！』於是，大家就又不說話了。

天黑的時候，雨忽然下大了，浙瀝瀝地打在牆壁上，打在坡頂上，打在門窗上。高生亮摸摸擎地這邊站一站，那邊站一站，往後就小聲說，『看今天這樣子，咱們也出去不了，點上個亮吧！』高捨兒立即擋定他：『大，萬萬不敢，萬萬不敢，你看滿村子那有這會兒敢點燈的！』外面下着雨，不能出去；裏面黑黝黝的，不能點燈。——他們做什麼事情好呢？劉德才提議：『咱們把大門插定，先睡牠狗日的一會再說吧！』於是高捨兒把門門插上，大家就睡下了。睡下之後，因為這邊炕上沒燒火，潮氣大，高生亮覺得被子是潮溼的，氈子也是潮溼的，很不舒服。加上心裏有事，耳朵老留心聽着什麼地方有響動，總睡不着。他們一睡下，雨倒停了。寂靜的山谷裏，有緩緩的涼風吹過，樹葉沙沙地響，夜鳥咕咕地，一聲兩聲地叫着。什麼都跟平常一樣。高生亮聽曹玉喜說過連狗都不咬，他不大相信，留心聽着，果然一聲狗咬也沒有。劉德才才是嘗過那滋味的，他留心聽着外面有沒有他聽過的那種聲音，但是也沒有。高捨兒是明明知道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的，可是他心裏想不遑，怎麼雨停了多時了，還不見他們動手。三個人都沒有睡着，在炕上翻過來轉過去。每一個人都明瞭別人的情形，大家都不說話，只是睜開眼睛望這裏，望那裏，有時在黑暗的窑洞裏打轉，有時望一望那微微發白

的小窗孔。這小窗孔位置在窗門之上，本是橫長方形的，現在看來變成雞蛋形的了。大家都在等着，等着……

約莫兩個鐘頭以後，情況有了變化。最初，什麼地方發出一聲悲慘的嚎叫。接着，大約每隔兩分鐘，這種嚎叫就能聽見一次。有時長些，有時短些；有時大些，有時小些；有時顯些，有時弱些；有時遠些，有時近些。既不像人，又不像鳥；既不像狗，又不像狼；既不像笛，又不像簫。憑過去十幾二十年的經驗，高生亮能夠判斷這種淒厲的聲音，絕不是豹子溝任何時候聽見過的，也不是豹子溝任何生物所發出來的。他覺得背脊骨上有一股冷氣，一直竄到腦門上，渾身的皮膚都感到寒冷。他把被子裹緊一點，——並且總想把腦袋縮進被子裏面去。

那悲慘的聲音嚎叫了十多次，忽然拍的一聲，一塊土疙瘩打在離他們門口至多一丈遠的地方。高生亮心裏想：『來了！』他的拐肘自然而然地隔着被子碰了劉德才一下，劉德才也用拐肘隔着被子碰了他一下，算是回答。往後，那悲慘的聲音每嚎叫一次或者兩次，就有一塊土疙瘩朝這村莊打下來。這些土疙瘩有時大些，有時小些；有時打得遠些，有時打得近些；有時打在南塢上，有時打在北塢上。有一次，彭的一聲正打在他們的門上。高生亮覺得自己整個人跳了起來，——整個人體離了炕，往後他緊閉着眼睛，屏住了呼吸，連動都不敢動。……

這樣鬧着不知道鬧了多久，也說不清已經是什麼時候，——照高生亮事後想，以為是快要天明了，——總之，是在很久很久以後，他才朦朦朧朧地睡過去。就在這朦朦朧朧當中，還隱隱糊糊響着有雨聲，有輕微的雷聲，有腳步聲在什麼地方走來走去，有低聲說話的聲音在什麼地方噉噉嚙嚙地響着。……

第二天早上醒來，奇怪的事情就出現了。高生亮先睜開眼，望望劉德才。那治安主任也睜開有點歪斜的眼睛望望他。天已經大亮了。窗洞裏有一股腥臭難聞的氣味。高生亮問：『你嗅着什麼？』劉

德才回答：『是呀，那是什麼？』兩個人一同爬起來穿衣服，彼此臉對着臉，忽然，差不多一齊開口說：

『你臉上有血！』

『你臉上有血！』

果然，他們臉上都乾了的血印。高生亮天堂上有兩三點，劉德才那兩三點是在左臉上。他們摸一摸，聞一聞，比人血腥得多，又臭得十分厲害。他們從臉上都檢查了一遍，都沒有傷痕。他們叫醒高捨兒，一同跳下地看一看，只見地上有一條死了的青蛇，原來有三三尺長，這時已經攔腰分成兩段。在青蛇旁邊，約莫七八寸光景，有一把像剃刀形狀的木刀，木刀上面有鮮明的血漬。除了那兩段蛇身底下有一灘淤血之外，週圍都濺上了許多深紅的斑點。他們趕到窗口一看，窗門還是關得緊緊的，門門還是插在原來的位上，沒有動過。幾個人臉色蒼白地對望了一陣子，便打開門，走出窗外。外面的什麼東西，都跟平常晚上過雨的第一天早上一樣。所不同的，就是他們的門上和窗上都有血斑；而地上，印在那柔軟的濕土上的，除了亂七八糟的腳跡以外，還有幾行印得特別深的，每個只有二三寸長的，小脚女人的腳跡。這幾行腳跡，從他們的門口起，一直到崖畔上，到那兒以後就不見了。按照這些腳跡來推測，彷彿曾經有一個小脚女人，從半空中飛到他們的崖畔上，錯過他們門前的坡城走到他們密洞裏，然後又依照原路走到崖畔上，再從那裏飛去。高生亮把這些都看過一遍，面目呆板，毫無表情地用一塊舊布包起那兩段死蛇的屍體，叫高捨兒尋出一把鐵頭，跟着他走。劉德才也跟着這道走出去。他們三個人走到村莊上面的半山腰上，刨了一個二尺左右的小坑，把那條死蛇埋葬了。隨後他們又回家，把地上的污血打掃乾淨，才開始洗臉，吃早飯。吃過早飯以後，高生亮對他們說，『你們解下昨天晚上出了什麼事情麼？』大家都說解不下，於是他就慢慢地說下去：

『三個月以前，我跟趙書記他們到這裏來參加春耕運動，你們還記得吧？那天早上，咱們合作社

院子中心出來了一條；……一位；……那就是他（高乾大拿手指着剛才打掃乾淨了的那塊地方），這條青龍。合作社那些小伙子要傷他，叫我給擋定了。我叫他們把他送回河裏，不許傷他。當時我猜想是什麼預兆，想來想去還是猜不透。我拿這個事情去問趙書記，他說這是迷信，什麼道理都沒有的，昨天晚上，你們都親眼看見了。大半是什麼髒東西攪仗着邪法來傷咱們，却叫他給擋定了。他救了咱們的性命。三個月以前，也不叫別人傷他；三個月以後，他就不叫別的東西傷我。你們看我說得對不對？不過你們千萬不要拿這些事對別人亂說去！……」

劉德才才是相信了。馮勝跟郭彪兩個更是確實相信了。他們都說了許多讚嘆的話。只有高拴兒一個人心裏明白。他知道誰在對面山頂上嘍叫，誰使喚撲擊貓朝這邊擺土疙疸，誰到處洒下血污和按下腳踪，而昨天晚上什麼青蛇呀，血漬呀，都是半夜裏他聽見貓叫，偷偷走出門口，那四兒交給他一些『好東西』，然後他照那四兒的吩咐做出來的。他聽了他大的解釋，心裏覺得好笑，便把臉朝一旁擡歪。他大問他對不對，他只是點頭，沒說話。後來高生亮和劉德才到姬兆寬，曹玉喜，董成貴，和另外一個變工隊長弗克祥家裏，都站了一站。說他們這回還看不出什麼原故，又安慰他們，叫他們不要搬家，還是好好兒鋤草，收麥子，過幾天，政府一定會給他們想出辦法來的。那些農民聽着，覺着這些話很不「具體」，——不過倘若高乾大也沒有了主意，他們自己也更沒有主意了。

高生亮回到合作社以後，只把這青蛇的故事對幾個負責的幹部，像張四海，王銀發，王大章他們說了一說，還叫他們不要往外傳。可是經過另外兩條錢索，一條是劉德才在區鄉幹部裏面傳播；一條是由高拴兒告訴那四兒，由那四兒通過那些巫神，神官，法師，夢仙，在全區全縣的老百姓當中傳播，——結果不到兩天，這青蛇的故事已經變成無人不知，無人不談了。

第二章 鬼的家庭

這時候，隔鬼的地段，已經拿豹子溝做中心，向北發展到南梁子，向西發展到溝掌村和老窑村，事實上有四個村莊都在鬧鬼，而不止原先的豹子溝一個村莊了。——在這一方面，青蛇的故事又大大地助長了鬼的威風。這故事流傳開來，流傳得那麼快，那麼廣，以至於到了後來，離奇荒唐到不可想像的程度。有人說，三個月以前，高生亮在合作社院子裏看見那條青龍的時候，那條青龍正在有病，想到醫藥合作社討點藥吃。又有人還說他會親眼看見，合作社的李向華大夫給那條青龍餵了一點白色的藥末。其他的人就堅持說，當高生亮點起香火，把那條青龍送回河裏的時候，那條青龍曾經向他點了三下頭。

這段青蛇的故事，在任何地方都引起了反響。自然，一個地方和另一個地方的反響是不一樣的。豹子溝，南梁子，溝掌村，老窑村和這週圍十里八里的老百姓，一般的反響是疑惑不安。他們說：「咱們是革過命，拆過廟宇，反對過迷信的，爾個倒出了這樣的事情呀！」可是沒有一個人能肯定說那是虛的還是實的。豹子溝是最先鬧起來而又鬧得最兇的地方，老百姓都覺着大禍將臨，這地方是再不能盛了。不過這裏面，有些人實在捨不得他們的家和他們的土地，就遲疑着，躊躇着，觀望着，希望事情還會有點轉機；有些人是決心搬走，還沒湊夠錢，或者還沒有找到適當的地方。只有兩家人，是已經搬走了的，其中有曹玉喜那一家。高乾大離開豹子溝的第三天，他們全家就哭哭啼啼，吵吵嚷嚷地搬到一個他們有親戚盛着的什麼村莊去了。

在郝四兒的家裏，那情形就完全兩樣。這裏是全世界上最清楚豹子溝爲什麼鬧鬼的地方。這裏有燥熱，有痛苦，有害怕，也有得意揚揚。曹玉喜全家才下了山，高拴兒就垂頭喪氣地跑去找任桂花，告訴她說：

「真有人走了。這事情，——你看！動下亂子了！」

「誰家？」

「曹玉喜家。」

任桂花向她的情郎走過來，一面走一面點點頭說：「唉，可憐！」

高拴兒坐在小凳子上，用兩手搔着頭皮，說：「也有那樣的「鬆」人，真信鬼，還搬家！」

「唉，依我說，不能再鬧了！」這麼說着，她已經走到高拴兒跟前，彎着腰，親熱地緊緊抓着高拴兒的兩手，勸他：「要是再鬧下去，鬧大了，政府破了這個案子，不說郝四兒活該槍斃，恐怕你和我都保不住性命！那時候想後悔，就來不及了！」

「話是這麼說，你看怎麼辦？錯是咱們的錯。有什麼辦法呢？——原先，咱們又不是打算鬧成這麼個樣子的！我只當是鬧一鬧，要大家出幾個錢給郝四兒安一安莊子，事情就完了。那裏知道郝四兒一定要兩萬，大家又「卡榨」得厲害，一定不肯出兩萬，鬧成今天這麼個樣子！」

「我害怕！我害怕得要命！」任桂花忽然放開兩手，像發了神經病似地，嘴唇都發抖地叫了起來：「我自己怕，那倒沒話說，「誰叫你嫁了他？」只是我怕連累了你！——我死了，倒落得一身乾淨。萬一你也爲着我的原故受了罪，那時候，我怎麼才好呢？我的心不會裂開麼？我死了，眼睛能閉上麼？」

「快不要這麼說，快不要這麼說，桂花兒！誰願意那樣子的呢？誰願意那樣子的呢？」
「咱們對大家說了吧！把這些倒爺事情，一夥告訴給政府，告訴給高乾大，告訴給大家！」

高拴兒翻轉用力抓住任桂花的手，仰起頭望着她，心裏嘖嘖地跳個不停。

「你瘋了麼？你瘋了麼？」他用一種哀求的神氣搖着頭，說：「怎麼可以那樣做呢？」

任桂花慢慢鎮定下來，依然像剛才似地向他彎着腰，溫柔地反問他：「怎麼不可以？不管怎麼樣，你們跟那四兒翻了臉，就算了。」

「哦，桂花兒，你說得老撒脫！你是個婆姨家，想事情容易想偏。那裏能朝你那樣子做呢？不敢的，萬萬不敢的！你也不想一想，要是把那四兒激惱了，他一發起狠來，會做出些什麼鬼事情！萬一他殺死了你，我怎麼辦呢？就是他不敢殺你，可是他把你帶回老家橫山去，撈下我一個人，我又怎麼辦呢？他真會把你帶走的。他說過，我裏不跟他一起鬧，他就走。不管怎樣，大家鬧翻了，他一定會逼我還債，我又怎麼辦呢？再說鬧鬼這件事情，你我都有份兒的。我是他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從頭到底都有份兒，不用說了。就是你，——至少那小鞋底是你掏出來的，難道你就沒有罪麼？你怎麼能把這些事情告訴給大家？」

任桂花還是那麼溫柔地問：「那麼，你說咱們不能告了？」

「告是能告，不過時間不對了，遲了。開頭動的亂子還小，你上政府裏告去，還不相干。兩個事情鬧大了，案情重了，不知道咱們政府會怎樣處罰咱們了！」

「照你這麼說，咱們的事情就絕了望了？」

「不絕望又怎麼價！」

任桂花緩緩地退到炕前，垂着頭靠在炕沿上。她想到他們跟着那四兒攪下去，不知道攪到那一天，也不知道攪到什麼地步，……不知道造出多少孽，也不知道害死多少人，……到了有那麼一天，都叫自衛軍抓住了，「唉，」她嘆了一口氣，就不能再往了想了。眼淚滴滴答答地落到地上，好像停留在樹葉上的雨點叫風吹動了一樣。

恰好這時候郝四兒從外面回來。他站了一站，還用鼻子嗅了一嗅，猜不透這裏面又出了什麼事。他用滿不在乎的神氣走到任桂花跟前，一隻手兜着下巴扶起她低垂着的頭，又用滿不在乎的神氣問：

『怎麼啦，又不快活起來啦？』

『你們的事情不能再鬧下去……我不幹了！』

高拾兒怕她得罪了郝四兒，連忙接上說，『她不是不幹，她只是心裏害怕。……』

任桂花尖聲分辯着：『不，不！我不害怕。我是不願意幹！』

郝四兒很輕薄地笑着說，『真是婆姨家說話！你不幹了，我幹不幹？』

『你？誰願意管你？——你是聰明的，我看你就趕快收場！』

『收場就收場吧，要收場還不容易？給我兩萬元，我三天工夫就把場給收了！你怕我還不願意收場？你怕我還願意常跟他們耍玩？人家睡了我忙着，人家在炕上——我還在山上，這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你叫我白白收場不成？』

高拾兒胆怯地插嘴說，『看一萬五是不是能行啦……』

『沒有的事！一萬五？叫牠款款盛着吧！——我會鬧鬼，他們會搬家，這是正好！叫他們都搬走，擡下地裏的莊稼全是我的！』

任桂花咬着牙說，『莊稼全歸了你，你的良心得過去啦？』

『遠兒良心的話就說不成啊！他們搬走，我收莊稼，這樣子我很滿意。要論起道理來，那道理可就多了！我過我的光景，別人過別人的光景；我說我的光景美，舒服，別人楞要說我的光景是『罪惡』，是懶惰；我說我是一個醫生，是給人治病，救人的命的，別人硬說我是二流子，是騙子，是寄生蟲，我願意照我的老樣子過下去，別人一定要鬥爭我，要我轉變。——這些事情，不都是實地有過的麼？這又是些個什麼的道理？』

任桂花駁他說，「人家是對的，你是錯的；人家是好的，你是壞的；人家是多數，你是少數！」……」

高拴兒也勸他：「四兒哥，話不是這麼說了。兩個世事變了，兩個是新社會了。」

一聽見「新社會」三個字，那四兒就皺起眉毛，冷笑起來，「哼！他們是新社會，是對的，是好的，是多數，還有什麼？他們過得心驚肉跳，他們掙了莊稼，他們要搬家！咱們是舊社會，是錯的，是壞的，是少數，——對着咧，都對着咧；咱們太平平地過光景，咱們天不怕，地不怕；神不鬧，鬼不驚！……」

他們在這裏鬧得上了勁兒的時候，高生亮正接到區上的通知，從任家溝趕到二郎灣鄉政府去開會。在鄉政府裏，那青蛇的故事所引起的反響又是另一種情況。區委書記趙士傑，區長程浩明，保安助理員段富貴，自衛軍營長曹正，本鄉鄉長羅生旺，指導員劉海榮，都到了，加上鄉政府原來幾個幹部，人數就很不小。鄉文書雲飛有事下鄉去了，沒有參加。當高生亮趕到的時候，區長正在批評治安主任劉德才：

「……我的意見就是這樣，我也不多說了。總之，咱們這個區有上兩條溝，一條在南，一條在北；一條是豹子溝，一條是任家溝，咱們的工作就儘够做，一輩子還做不完了！」

高生亮走進會場，只聽見這幾句話。他望望衆人的臉色，跟平常都不大一樣。只有趙士傑對他帶點笑容說，「來了，很好。來參加咱們的會。咱們已經開會多時了，現在正在討論豹子溝的問題。」

他心神不定地坐在一張凳子上，兩眼呆呆地望着地面不動。不久，又聽見鄉指導員劉海榮說：

「我同意程區長的意見，這個青蛇救命的故事，比單是鬧鬼的事情，影響來得更大，更壞！消極方面，應該請劉主任和高主任再不要對別人說這些沒根據的迷信話；積極方面，咱們還要想許多辦法，來安定人心。我接到報告，說昨天和今天，豹子溝都有人搬家，這對於咱們的鋤草運動，要發生很

大的影響！」

鄉長羅生旺接着說：「對着咧，就是那麼個！沒有這場青蛇救命以前，我還敢對老百姓說，『世界上那裏有什麼鬼呢？那是沒有的，不科學的！』這場事情出來以後，我連沒鬼的話也不能說了。人家說：『高生旺都親身經歷了，你還有什麼說的！』我就回答不上來。高主任的威信比我大，這不用說。他還親身經歷過，那就更有力量了！」

高生亮偷望了坐在炕上的羅生旺一眼，心裏很詫異：「怎麼聽羅生旺今天的口氣，也變成好像他平時就不信鬼神的了？」正疑惑着，又聽見自衛營營長曹正心直口快地說：

「咱們研究那個做什麼？那頂個碇！咱們現在最緊要的，是把那個血腥鬼捉定！做他狗日的！」

保安助理員段富貴附和着說，「先把碇子破了，再研究那些問題不遲。」

程浩明說：「問題不能那樣子看。咱們一向向老百姓解釋教育說沒鬼，一面另外有人向老百姓做反宣傳，替鬼說話。那就會影響了。們捉拿血腥鬼的工作。現在怎麼捉拿法還沒商量定，是不是能够捉拿定也還沒把握，但是把個別的撥家的人安定下來，這是很必要的，很必要的！這就要靠大家把這件事研究清楚，認識一致，步驟一致！我首先要請高主任和劉主任說一說他們的認識，青蛇報恩的事情是虛的還是實的；其次要請他們表示態度，看以後他們怎樣對老百姓，對別的幹部解釋這個問題。」

劉德才沉默着不開腔。高生亮陰陰沉沉地說，「我又不懂文化，怎麼會知道鬼神的事情呢？」、

大家都不做聲，過了好一會兒。趙士傑望一望大家，又咳嗽兩聲，說：

「沒人說，我來給咱說幾句。關於劉主任，程主任剛才說了很多，我都同意，就不重複了。現在，我對高主任說幾句話。高主任的合作社工作，一向是積極的，正確的，有創造性的。從前，我只是看見他能解決實際問題。自從今年一月到延安開會回來以後，我就慢慢認識，他的做法，跟咱們所提的『克服包辦代替，實行民辦公助』的口號是完全一致的。在這方面，他創造了一個模範例子。但是

因爲是一種創造，所以許多同志還對牠不瞭解。……」

程浩明聽得有點不耐煩了，就插口說，「老趙，你扯得太遠了。咱們以後再討論這個吧！」

「對，以後再討論牠。不過他的合作社不止過去做得好，我還聽說，他們準備下個月分紅了。是嘛不？」

高生亮點點頭說，「是咧。到陽歷八月，咱們開全區合作社社員代表大會分紅，改選理事跟主任。……」

趙士傑接着說下去：「所有這些成就，都是高主任的力量。這是他的好的方面。另外一方面，他還有些缺點。比方在態度上，高主任有時就不大好。並且常常愛發脾氣，愛跟人家鬥。迷信，也是他的一種缺點。——他也不敬神，也不請巫神治病，相反地，還打過巫神。只是思想裏的確還有些迷信的殘餘，這就在他的行動上面表現出來。高主任應該知道，咱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是唯物論者，是無神論者。迷信的說法，鬼神的說法，命運和預兆的說法，都是虛的，是唯心論的，是沒有一點事實根據的。咱們說，什麼都是人做出來的，什麼事情都是階級鬥爭的表現。神鬼這些東西就是封建社會裏，佔統治地位的人做出來的，——拿來麻醉，欺騙，愚弄，恐嚇被統治的人民大眾，要他們不能反抗，不願反抗，不敢反抗的！咱們願意高主任成爲一個十足的布爾什維克，咱們希望他克服這些缺點。」

高生亮叫趙士傑打中了弱點和痛處，羞慚得滿臉通紅地抬不起頭來。他的頭越垂越低，好像要把自己的臉藏在脖子窩底下。那臉皮，因爲又紅又皺，看來好像乾裂皮一樣。好久沒見牠紅過的，左臉上那個傷疤，這時候也紅得好像快要裂開似的。看見他不開腔，程浩明又說了：

「什麼布爾什維克，早着咧！——還反對着咧！連一句理論都沒有，字也只能認上不多的幾個，這能够成爲布爾什維克麼？按迷信本身說起來，這完全是封建思想，農民意識。——這完全是農民的落後性的表現。這完全失掉了無產階級的立場！現在毛主席提出來，要咱們大家整頓三風了。我看

高主任應該依照這種精神，澈底進行反省，澈底進行自我批評，先從思想上着手，克服了這種落後的思想，……然後再說其他的吧！」

高生亮受逼得沒有辦法，同時他也知道，這回是錯了。他仍然低着頭，用很沉重的聲音說：

「我錯了。我失掉立場。——我接受大家的意見。——我承認我的錯誤。——我要改。……不過我到現在還想不通，那條蛇怎麼鑽進窰裏，又叫誰砍成兩段的呢？」

程浩明從喉嚨裏咆哮出來：「呵……這還不是明明白白的麼？一定是有誰半夜走進咱的窰裏，用蒙汗藥，悶香還是什麼的，把你們弄得死過去了，才擡下這些蛇呀，刀呀。吓唬你們的！」

高生亮一面聽一面想：「那就不一定了。第二天早上，門還是好好關着的。難道是鬼起來給他開門關門的麼？」他只是這樣想着，頭微微搖動着，……沒有說一句話。他的樣子顯得十分鬆弛而龍鍾。

這時候那矮個子的自衛軍營長又插嘴進來說，「對了，對了，時候不早了。咱們光扯這個，要扯到那裏為止呢？咱們還是先商量一下，怎樣對付那個鬼東西吧！」這樣一來，大家都同意暫時擱過高生亮跟劉德才的問題，等把血腥鬼捉拿定了再說。於是趙士傑提出了一些情報，幫助大家對於這個問題的估計。他說：

「根據豹子溝的黨員的直接情報，加上他們從那些進步分子得來的情報，有這麼一些事實，我給咱說一說。——今年陽歷三四月到現在，那四兒跟白從海都沒有給人家起墾治病，可是花的錢還是不少！連吸烟都是吸的紙煙。他那來的錢呢？這一點很可疑。他們兩個都是不樂意勞動的，除了他們本身消極以外，還散佈一種謠言，說今年種莊稼不頂事。那四兒說，鬼鬧得那麼厲害，將來人都死光了，誰收那些莊稼？——跟這個正相反的，他又說，只要請他安莊子，他保險能把這鬼怪捉定。這兩點可以對照看一看。其次，那老血腥鬼的小腳蹤，最先是白從海發現的。地點是他們莊子的腦畔上。」

爲什麼大家都沒有注意那裏有腳蹤，却偏偏由白從海首先發現呢？又其次，豹子溝全莊子的人都害怕，都不安心，都唉聲嘆氣，就只有郝四兒和白從海兩個人，一點都不害怕，一點都不擔憂，相反地，整天嘻嘻哈哈，倒表現得很得意。這裏又是一個大漏洞。……除了以上這幾點以外，還有一點最有味道的，值得大家好好地仔細研究。那就是，——高乾大和劉主任到豹子溝去的那天晚上，……不是下過好幾場大雨麼？那天半夜裏，豹子溝有一個青年農民忽然聽見門外有人行走。那時候，最後一場大雨已經下過了，路很爛，走路的声音是很容易聽見的。他想，鬼走路來不會有聲音，那一定是高乾大和劉主任在半夜裏起來捉鬼了。他很大胆，就從炕上跳下地來，從門縫裏往外偷看。他看見兩個人影，其中有一個腳下一滑，在他門口跌了一交。那時天很黑，他看不清是誰，但是他知道那不是高乾大和劉主任。因爲高乾大和劉主任個子都很高，很棒，而那兩個人都很矮小。他想來想去，把莊子上的人都想過了，誰也不像，就像郝四兒和白從海。第二天一早，他約了另外一個青年黨員，一同來研究這件事。他們首先發現高乾大門口，有許多小腳蹤，粗粗一看，像是女人的綉花鞋走過印下的，但是這些腳蹤印得特別深，女人走路斷沒有這麼重的脚步。這就可能有人故意用勁印下的。其次，他們又發現在那些小腳蹤旁邊，有許多男人的大腳蹤。那時天還很早，路上還沒有人來往，他們跟着這些大腳蹤一直追上去，追到郝四兒和白從海那兩家門前，腳蹤就多了，亂了，再追過去，腳蹤就沒有了。他們走到郝四兒和白從海的門口，聽一聽裏面的動靜，只聽見那兩個巫師還在嘻嘻呼盧地睡着，鼻鼾打得可以大瀾！最後，到了那天下午，他們又發現了，——這個發現，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發現，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證據，那就是：郝四兒衣服的前襟上，拐肘上，磕膝蓋上都有好幾片很大的污泥。這是那天晚上他跌倒的時候沾上的，第二天，他雖然拍打過，可惜沒有完全拍打掉。這兩個青年黨員立刻把這些事情向他們的小組長會報，小組長又連同其他的材料向上級報告了。」

從頭到尾，高生亮很注意地，很有興趣地聽着。臉上有時笑，有時嚴厲，有時很受感動。想起那

些年輕小伙子不怕鬼，比自己能行，他很高興。想起趙士傑辦事能幹，看問題又很清楚，他很佩服。想起程浩明和羅生旺那種排斥自己的行爲，他很苦惱。想起那四兒的重重罪惡，他很生氣，恨自己去年那回沒有美美地揍他一頓。想起自己在青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使得曹玉喜那兩戶人搬了家，他很痛心。這些高興，佩服，苦惱，生氣，痛心混在一起，好像酸甜苦辣，樣樣都有，使得他很想說幾句話，又覺得沒個說上的。他看見別人熱烈地討論着，他自己冷清清地坐在一邊，好像叫別人忘記了他也在場似的。……他想找一點什麼事情做一做，可是總找不着。……

第二十三章 惡鬥

太陽才挨着西山的脊梁，飯就做好了。今天的晚飯不是米湯，是蒸饅燉肉。吃得特別早，又吃得特別好，——準備晚上好好地幹活兒。他們決定趙士傑，程浩明，曹正，段富貴，羅生旺，劉海榮六個人帶領四個自衛軍去完成這個工作。一面吃飯，趙士傑一面就用鉛筆畫出地形，佈置陣容。他提議把人分開兩個隊。程浩明，段富貴，劉海榮，帶上兩個自衛軍做一隊，帶一枝盒子和一盞馬燈，進入豹子溝村莊；腦畔上的西山陣地，一個自衛軍埋伏在西山北段，另一個埋伏在南段，其他三個人巡邏搜索。趙士傑本人，曹正，羅生旺，帶上兩個自衛軍又做一隊，也帶一枝盒子和一盞馬燈，進入豹子溝村莊對面的東山陣地，兩個自衛軍分頭埋伏在東山的南北兩段，其他三個人巡邏搜索。大家討論了一下，都同意這樣佈置。趙士傑分配完了，又向大家解釋：『咱們雖然判斷這種破壞行動是那四兒幹的把戲，可是咱們還沒有直接的證據，不好怎麼他。今天這樣佈置，第一個目的是搜集證據。咱們十個人在兩邊山頭散開，好像一面大網，他跑了進來就逃不出去。他做些什麼事情，咱們都看得清清楚楚。其次，如果有可能的話，咱們第二個目的是當場逮捕他。——這樣子，咱們就要十分秘密。除了咱們在座的人，誰也不讓知道這個計劃。村長也不用事先通知。咱們兩邊山上的人各自秘密行動，除了有緊急情況，可以悄悄派人聯絡之外，不敢大聲呼喊。要是東山一喊叫，西山的毛鬼神聽見了就會逃跑。西山一喊叫，東山的毛鬼神聽見了也會逃跑的。咱們現在還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毛鬼神，不知道他們到底有多少黨羽。咱們要將他們一網打盡。等咱們把人逮定了，就到婦兆寬那裏去集合。萬一

走漏了消息，他們今天晚上不出來，或者今天逃走了，那就更費事了。」鄉指導員劉海榮提出這麼一個疑問：「要是他們兩個今天晚上根本不出來活動，或者他們今天晚上根本不在豹子溝，到溝掌村，老窩村那些地方活動去了，咱們怎麼辦呢？」有幾個人說，今天晚上既不下雨，又沒有月亮，照理他們是要出來的。即使有幾個人到別處活動去了，也總會有一兩個人存豹子溝活動。趙士傑說，「老劉所說的情形是很可能發生的。不過無論如何，咱們還是不要驚動別人。萬一是那種情況，咱們等鷄叫第二遍就撤退，回到家裏美美地睡上一天，明天晚上再到區政府集合。大家看怎麼樣？」大家商量好了，飯也吃飽了，就磨拳擦掌，準備起身。高乾大聽着他們商量，聽着他們編隊，從頭到尾，沒有把自己算在裏面，他氣得飯也吃不下，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等到曹正領頭，大夥兒出發了，他一步跳到門口，把路擋住，臉紅紅，氣喘喘地說：

「你們都走了，我做什麼？」

他這個行動完全出人意料，大家都楞住了。曹正勸他：「高乾大，你不要去了，這不是你幹的活兒。」他後退了一步，把門堵得更嚴，好像怕誰從他身邊的小縫隙溜出去似的。鄉長羅生旺也來趁火打劫，說：「曹營長說得對着咧。要論經濟工作，小裏小氣地扣搜別人幾個錢，咱們都比不上你；要論這個工作，你可是一滿沒事！」

高乾大彎着腰，歪着頭，兇神惡煞似地說，「不行！我一定要去！這件事我已經參加了，你們要在這個時候把我擠出去，那可辦不到！」

程洪明排開衆人，走到前面，板起臉孔教訓高生亮：「高主任，你這是什麼意思？我常常給你說，你過於愛管閑事了！你管的事情已經太多了！快走開，這裏沒有你的事！你參加了對工作沒有好處，也許相反……」

高乾大睜大他那雙鴛鴦眼睛，滿臉的肌肉都緊張起來，腦袋不停地發抖。他大聲抗議：

「你這才是胡說！……」他的元氣這麼壯，聲音這麼洪亮，差不多要把人們的耳朵震聾。「我止是一個合作社主任，我還是一個共產黨員！凡是和老百姓切身利益有關係的事情，共產黨員都該管，都能管，都要管！大家都知道的，豹子溝是我的家，那四兒是我的仇人，是合作社的仇人，是全體老百姓的仇人。現在他鬧鬼，他就不單是破壞合作社，還破壞咱邊區了，我爲什麼管不着！」

這一番話倒把大家說住了。大家好一會不做聲。往後，趙士傑出來調解這件事，他說：

「高乾大，咱們不是不叫你管這件事，實在是因爲你年紀大了，犯不着吃這樣的苦頭，冒這樣大的危險。」

趙士傑的態度是溫和而又誠懇的，因此高乾大的氣也平了一些。他把腰挺直，他的頭就高過門口。無論如何，他的身體是這一羣人裏面最魁梧，最粗壯的。他拍着胸膛，那個胸膛是最寬的，最厚的。他捋起袖子，握起拳頭，叫大家看。這拳頭雖然沒有什麼肉，只剩一把骨頭，而且用力握緊的時候，還看得出幾根青色的血管，還不停地發抖，不過他依然是這一羣人的拳頭裏面最大的一個。——總之，從他的剛強裏雖然看得出老邁，但是這老邁却掩蓋不住他的剛強！

「你們看，你們硬說我老了，」他帶笑地說，「我能服麼？我什麼地方老了？」

趙士傑好像忽然想起一件要緊事情似地，提醒高生亮說：「呃，你剛才不是說過，合作社過十天半月就要分紅了麼？這麼要緊的事情，你還不去照料照料？」他想，什麼事都不能阻擋高生亮的要求，不過扭起合作社，一定會打動他的心。但是高生亮好像預先料定有這麼一着似地，得意揚揚地笑起來了：

「就是合作社忙吧，還在乎這一半個晚上？我可以負責通知大家，合作社什麼都準備好了。今天要分紅，也能分出來。只等社員代表大會一開，你們看吧，除過公債，公鹽，公糧這些股金外，滿一個對年的股金，不得少過一塊分一塊！」

大家看見他這麼堅決，就不好再說什麼。幾個人商量了一會兒，決定讓他參加了。趙士傑分配他的任務，說：

『高乾大，你不用參加我這個隊，也不用參加程區長那個隊，咱們兩個隊在東西兩山上巡邏活動，你居中策應，你先到姬村長那裏，什麼話都不用說，只負責觀察村裏的動靜。咱們兩隊都派人和你聯絡，咱們兩隊的情報，跟莊子上的情報，都經過你那裏交換。你看這樣好不好？不過你要牢牢記住，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發生什麼事情，你萬萬不能聲張，萬萬不敢叫喊。你的嗓子像銅鐘一樣，一叫起來，十里地都能聽見，那咱們的計劃就完全暴露了！』

高生亮再沒說話。十個人在前面走，他垂着頭跟在後面，一齊出發向豹子溝走去。……初更時分，到了南梁子地面。這條南溝本來是一條拐溝，這裏雖溝掌又只有三四里地，路面很窄。要是走大路上豹子溝，一袋煙工夫就可以到。要是翻過山梁繞灣子走，至少得一個鐘頭。他們怕驚動人，不走大路，也不穿過村莊，兩批人分成東西兩邊上了山，從山脊梁上繞過幾條另外的小拐溝，沿着高高地懸在村莊頭頂上的山間小路走向目的地。只有高生亮一個人還沿着大路，急急忙忙，一直向豹子溝快步走着。……

這天晚上天剛黑，郝四兒就叫齊了白從海和高矜兒，吩咐說，『今天晚上又不下雨，又沒月亮，正是咱們的天下。咱們多耍玩牠一兩個更鼓，叫牠明天再搬走幾家人！白從海，你下南梁子。矜兒哥，你在本村。叫我上東山給咱吶喊去。這樣子，加上楊漢珠在溝掌村鬧，——大家鬧牠一個熱火朝天！』等到天一黑齊，郝四兒和白從海就出去了。這裏任桂花站又不是，坐又不是，跑出門外看天大色，又跑回家裏看看騎在炕上的高矜兒，不知道怎麼才好。不久，第一聲鬼叫就從東山那邊遠遠地傳過來了。

任桂花催着高矜兒：『快走，快走，時間到了！』

高拾兒在炕上翻一個身，懶懶地說：『走吧，走。』說完了還是騎着不動。

『快走，快走，把咱們的事情，一夥兒跟那老漢說了就完了。』

『對着呀，對着喇，一說了就完了。』炕上的人重複着這麼說，跟着有點嚙嚙沙沙的聲響。

在黑洞洞的密裏，任桂花完全想不到，高拾兒一跳跳下地，用兩隻粗大的胳膊將她緊緊摟住。他那麼粗魯，勁兒又那麼大，不要說任桂花叫他摟定，連動都不能動，就是呼吸也呼吸不上來了。

他用那兩片燒人的嘴唇在她臉上磨了一會兒，就附在她的耳邊，低聲地，發抖地說：

『這件事情我明知是不對的，……第一天我就知道我反對了老百姓跟……有什麼辦法呢？爲了你怕你走，怕他殺死你，……我昧着良心幹！——吓唬了別人還不說，連自己的老人也吓唬了！我的心沒有一個時辰是好過的！……今天晚上，咱兩個把什麼事情都跟村長說！……對！這是對的！說了

——對大家都有好處！不過，對咱兩個，唉，……誰知道會怎麼樣呢？說不定，咱兩個要……說不定，咱兩個之中有一個得遭殃！說不定，今晚就是咱兩個最後一回見面！……』

這樣捱磨了很久，然後他突然很英雄氣概地牽着任桂花的手，往村長那寬家裏跑。路上很黑，家家戶戶都把大門緊緊關閉着，沒有人聲，也沒有燈光。開頭，那寬不知是誰打門，不敢開門，後來問明白了，才讓他們進去。那老婆拉着任桂花的衣袖，只顧問她，『你真大胆，你真大胆，你不怕？你不怕？你聽，聽！』大家靜着，那鬼怪果然又嗷叫了一聲。叫得人毛骨悚然。高拾兒說：『村長，我來給你報告一件要緊事。——』任桂花搶着接上說：

『咱兩個來找你談一件頂要緊的事情！』

那寬聽見她那麼心急，就笑着問她：『你兩個？你兩個是什麼關係？』

任桂花覺着自己的臉紅了，耳朵也熱了。好在這裏沒有燈。——就是有燈吧，她也管不得這許多。她活像一個『快嘴』似地，急急忙忙，可是清清楚楚地把那四兒鬧鬼的事情講了一遍。她是從那回

審訊大會鬥爭二流子講起的，那以前的事情，她一個字也沒有提，講完之後，她問村長，照這情形看來，她能不能够離婚，她和高拴兒是不是犯了罪，村長一面聽，一面和他婆姨大驚小怪地叫喚着。聽夠了，別的不願多說，只吩咐他兩個趕快回家，裝做沒有到過這裏，裝做完全沒有這回事，其餘的偷自有辦法。住桂花又把離婚和犯罪的問題提了好幾次，村長沒有心思跟她談論這些，只是一個勁兒催他們趕快回去。正在低聲爭吵的時候，忽然聽見門外有腳步聲音，——是誰走到他們門口，站住了。

這個人就是高乾大。自從那些人分做東西兩隊上了山之後，他一路走，一路生氣。他覺得分配給他這麼一個可有可無的任務，好像哄小孩子，叫他『坐着，不要動』似的。這分明是瞧不起他。他一會兒就走到村長姬兆寬門口，看見裏面沒有燈光，——他不願意進去，就在門口站了一站。剛才好像還隱隱糊糊聽見裏面有人低聲說話的，再一細聽，又沒有聲音了。他也顧不上研究這些情形，自己想着，『我又不是小脚婆姨，又不是吃奶娃娃，躲在窰裏做什麼？那天晚上我聽見那嚙叫的聲音，是打東山傳過來的。我先到東山上看一看，回頭再說。我高生亮活了一輩子，那一件革命工作落後過來！』打定了主意，他就往上莊子走過去了。這莊子跟對面東山隔着一條陡峭的深溝，距離雖不遠，却要從上莊子的灣場地裏繞過這條深溝，才能上東山去。等到他上了東山，那兩隊人還在半路中途，還在高山頂上繞着灣子，離豹子溝還遠着呢。下面，姬兆寬家裏那對年輕人吓得擠成一團，連氣都不敢出，生怕叫那四兒知道他們的行爲，對他們先下毒手。直等了兩袋烟工夫，莊子裏什麼聲音也沒有了，東山的鬼怪又嚙叫起來了，他們才溜出門口，抬起頭看看那滿天的星斗，吁了一口長氣，躲躲閃閃地回到家裏。……他們想不到今天晚上，世界上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這時候，羅生旺，賈正，趙士傑這一隊在東邊山梁上，穆浩明，段富貴，劉海榮在西邊山梁上，正以兩翼包抄的形勢，緩緩地向豹子溝山頭前進。西山這一隊正在高空中走到南梁子和豹子溝的中段地方，忽然發覺不遠的前面有人迎面走來，一面走一面低聲唱，唱的是山西梆子『明公斷』裏面的『

段。程浩明連忙止住衆人，把鬢子壓得很低，沙沙地說：『不忙！這些時候在高山頂上走路，這個人不是好東西！』說罷就指揮這幾個人分做兩批，埋伏在莊稼地裏。那個人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事情，大搖大擺走過來。走到跟前，程浩明首先跳出來，舉起盒子槍，大叫一聲：『站住！』那個人受了一驚，脚步一頓，其他的四個人早已跳上前，緊緊抓住他的胳膊，把他逮定了。程浩明走攏來，攔着洋火一看，原來是白從海。程區長也想不到會逮住這麼一個人，就很高興地說，『哦？是你呵！』借着那根洋火的火光一閃，白從海也已經看出站在他面前的是區長程浩明。他一邊想，『這回是完了！』一邊就拚命把腦袋擰向後面，想避開那根洋火的光綫。這時候，雖然只是一根洋火，白從海覺得比一盞大汽燈還更醜人。那根洋火滅了之後，他就坐在地上哭起來。並且不等別人審問，他就招出口供來：

『程區長，不要打我，不要處罰我！那不關我的事。那全是那四兒出的主意。他叫我上溝掌村，我就上溝掌村。他叫我下南梁子，我就下南梁子。他叫我做個啥，我就做個啥。你們看，我是一個沒主意的人，嗚——嗚——嗚……我想幹啦，又怕違反政府法令；想不幹，又實在愛錢啦！那四兒對我說：『白從海，聽我的話，我賺了十塊，有你的一塊！』這樣子，我就着了迷了，我就昧了良心了。嗚——嗚——嗚……你們看，我是一個沒主意的人，是一個糊裏糊塗的人！……』爲了證明他的話主意，他的糊裏糊塗，他就臥在地上，在那裏一面哭一面打滾。程浩明輕輕踢了他一脚，通知他趕快起來，並且用嘲笑的口吻對他說：『咱們先回豹子溝。到了那邊你再哭再說吧。有咧，有得你哭你說的咧！』於是這一隊人就用麻繩把白從海反手綁定，押着他，有說有笑地向豹子溝走去了。

再說那高乾大放慢脚步，緩緩地走上東山之後，忽然又聽見一聲鬼叫，和那天晚上他騎在自己炕上所聽見的嗷叫一模一樣。開頭他還有點害怕，覺得脖子後面涼了一涼，脚步也就跟着停了一停。後來他撚着鬍鬚想了一想，覺得自己應該把公認爲落後的思想清洗掉，於是胆子頓時壯了起來，向着鬼

叫的地方走去了。這些山頭本是他十分熟悉的，借着滿天的星光，他繞了一個彎，一個場，在山脊梁上盤旋着走。越往高處走，他就越加清楚地想起七八年前，在這些山頭上打游擊的情景來。那時候，這裏一隊人，那裏一隊人，整天穿着山頭走來走去。不論下雨下雪，更不論颶風颶土，他們都在杳無人煙，只有野禽猛獸出沒的梢林裏吃飯，睡覺，上課。他們也在那同樣的梢林裏和敵人作戰。……他坐在一片糜子地前面，望着下面溝裏的豹子溝村莊，——這村莊靜悄悄地，黑黝黝地伏在山坡底下，沒有一星燈火，也沒有一點響動。他忽然又想起，在從前游擊戰爭的時代裏，有一個夏天的晚上，同樣的星光隱約，同樣的夜鳥啼叫，他也是坐在這樣一片糜子地前面，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村莊不能回去。豹子溝那時候也跟現在同樣靜悄悄地，黑黝黝地伏在自己的腳底下。那時候，他曾經多麼想念他的家！他曾經把那根步槍頭上的準星放在嘴裏咬，借以減輕他心裏的痛苦。他曾經決心向隊長請假一天，回家串一串。他思想家想得那麼厲害，以致他後來都不敢對別人說起！那時候，村子裏有多少婆姨，有多少娃娃，天天過着連豬狗都不如的生活，在盼望他們的丈夫，他們的父親和哥哥，有一天打勝仗回到家裏。在山頭上，在梢林裏，有多少英雄好漢，幹着驚天動地的事業，有怎樣的一些人慷慨激昂地戰死，又有許多的戰友兄弟大杯酒大地祝賀勝利。……他很覺得奇怪，爲什麼那時候的事情記得那麼清楚。越往後，時間越近，就越發模糊。想起這些事情，他確實地感覺到革命的崇高和偉大，也確實地感覺到革命的痛苦和艱難，心裏生出無限的感慨來。……他只願得在山中盤旋着走，只願得坐在糜子地前面回想，却完全不知道下面莊子裏，有一男一女的兩個年輕人在走動，在做什麼事；更不知道和他隔着一幾個山頭的那兩隊人如今走到什麼地方。……

「我這一輩子活在世界上總還算沒白過！」

高乾大正在想得入迷，嗚的一聲鬼叫把他驚醒了。「來了！」他低聲說了這麼一句，就跳了起來，用獵戶一般的眼睛四面張望。左手邊，有一條白茫茫的羊腸小道伸進南邊的一片包穀地裏，那嚙叫

的聲音就像從包穀地那邊傳過來的。他急忙忙蹣跚起脚尖往南趕去，等他鑽進包穀地，再鑽出包穀地，仔細一聽，那聲音倒好像閃在他背後，在北邊那個坡抓上了。

『我日牠大！』他狠狠地罵着。

那聲音逐漸越叫越密，越叫越難聽。高乾大奔到北邊，牠好像在東邊；高乾大奔到東邊，牠又好像在南邊；等到高乾大鼓起勁兒趕到南邊，牠又明明是奔西邊了。這樣，他蹣跚起脚尖，滿山亂跑，嘴裏不停地罵着。跑了幾轉之後，他的兩腿都熬了，渾身淌汗，腦門上也冒出火來了。

最後，他又走進一片包穀地裏。他很很慢很慢地移動着脚步。一方面借這個機會歇一歇，一方面借包穀叢掩蔽着自己，睜大了眼睛，聳起耳朵，留心窺探四面的動靜。這鬼東西也真是奇怪，高乾大追牠的時候，總是一陣風似地飄來蕩去，忽東忽西，忽南忽北，沒辦法追得上。高乾大一停下來，牠就向高乾大走過來，越走越近了。又過了一袋烟工夫，高乾大慢慢走到包穀叢邊上，那鬼怪也緩緩走到包穀叢前面，背向着高乾大，兩家相隔四五尺遠，噤叫起來了：

『嗚——』

這聲音叫得那麼悲慘，那麼淒厲，那麼離奇古怪，並且好像就在耳朵邊叫起來似地，聽得高乾大呼吸也停了，嘴也張大了，眼珠子也突出來了。就在這一眨眼之間，那老漢背上發麻，心臟和全身一同發抖，兩腿軟軟地要往下跪倒，——想抬起牠，無論如何也抬不起來。這短促的，一眨眼的時候，高乾大的腦筋又清醒過來了。他從那身段上看出來，同時從他思想裏下了最後的判斷：這不是鬼，這是個人；這不是個女的，却是個男的：——這還不是別人，正是豹子溝那年輕的，可是無惡不作的巫神郝四兒。這樣子，他渾身充滿了怒氣，憎恨，和鄙視，——又渾身充滿了勁兒。他料想纔全從他們遠遠濟過，這纔會不能放過，於是他大叫一聲：

『郝四兒！』

同時把全身的力量都運到腿肚上，腳尖上，像貓捉老鼠似地往前一蹿，撲在那四兒身上。對於這樣的大禍臨頭，不要說那四兒做夢都不會想到，就是高乾大已經撲到他的背上，用兩條胳膊緊緊摟住他；像一把大鐵鉗似地鉗住他，他還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開頭，他還想，也許他今天晚上碰上狼，或者是什麼兇猛的野獸了。可是他馬上就想起，那不是什麼野獸，野獸不會說話，不會叫他的名字，那是人，並且從聲音聽來，那一定就是高乾大。去年，他是吃過高乾大的虧的。想到這個地方，他又生氣，又害怕，從心裏面發起抖來，牙齒碰牙齒，碰得格格地響。

那四兒帶着無限的怨毒，說了這麼一句話：

「唉，姓高的，我跟你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你一直要跟我做對頭！」

高乾大沒有回答他，却用力把他抱起來，使他兩腳離開地面。照他想，他可以把那四兒抱起來，一直抱到村長姬兆寬家裏，府沒有什麼困難的。但是，他老了，他衰弱了，他打算這樣做，事實上已經做不到了。他抱着那四兒走了兩丈遠光景，叫那四兒拚命一掙，掙脫了他的手，——他再伸出手，緊緊抓住那四兒，却被那四兒順着勢子一拖，兩個人都跌倒了。於是他們就互相摟抱着，在地上打滾。互相用盡全身的力量扭着，打着。不到一袋烟工夫，兩家的衣服全撕破了，鞋子和頭巾都不曉得摟到那裏去了，臉上，嘴上，都流出血來了。雖然是在這麼黑暗的晚上，都能看見他們的身邊揚起一陣很大的塵土。他們一面打滾，一面往下溜。離開了小路，滾過有鉤刺的野草，滾過長得很茂盛的庄稼，滾過許多土坑，梢根和土疙疸，他們彼此用牙齒咬着，用拳頭打着，用腳踢着，蹬着，你掐我的脖子，我扭你的胳膊。……高乾大雖然年紀老了，他一點都不輸給那四兒，相反地，他還經常佔着上風。有一回，他們在一塊墻塌地裏往下滾了足足有七八丈遠，到地勢稍平的地方，高乾大使勁一翻身，把那四兒騎住了。他這時候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壓服他的敵人。他舉起沙鍋一般大的拳頭，無情地打在那四兒的臉上和身上，他企圖把那四兒打得不能動彈之後，他就可以很不費力地把那四兒拖到下

面村長家裏。郝四兒和他的目的不同。他知道要戰勝高乾大，是沒有可能的。他只希望逃走。他不能用全部力量打擊敵人，他却用了全部力量在地上打滾，希望滾到一個什麼地方，能夠脫開高乾大的手，他就有機會能夠逃跑。這時候，叫高乾大騎在身上痛打，開頭他還拚命掙扎，想把高乾大翻到地上，再往下滾，後來他知道沒有希望了，就閉着眼睛不動，打算歇一歇再來。高乾大覺着郝四兒躺在下面，軟綿綿地不動彈，自己也打得有點累了，就停了拳頭，用兩手捧起郝四兒的腦袋往地上撞，一面撞一面問：

『你說，夠了不！你說，對了不！』

這麼撞了幾下，撞得郝四兒頭昏心跳，他想，『這下子完了！這回要死在他手裏了！』這個死的念頭一起，他就非常害怕。他低聲乞憐地央求高乾大：

『高乾大，可憐可憐我，把我放了吧！』

『放你？你這破壞分子！你這反革命分子！我做死你狗日的！』跟着又捧起他的腦袋狠狠地撞了幾下。

『你放了我，神不知，鬼不覺，我立刻就離開豹子溝。這樣子，對你會有好處的！』

『放你的屁！放走你，對我有什麼好處？』

『我走了，留下任桂花給你做兒媳婦，這還不好麼？』

高乾大聽更加憤怒，又舉起拳頭像擂鼓一般往下打。郝四兒看見哀求無效，知道這回是再沒有希望了，便看準機會，豎起兩腿，——很快地把兩腿伸到坐在他肚子上的高乾大前面，用兩個腿肚卡住高乾大的兩肩，再用了拚死的勁兒這麼一蹬，把本來是坐着的高乾大蹬得朝後仰倒，他再趁着這股勁兒把身體往下一翻，兩個人就頭頭倒腳，扭成一根麻花似地，順着一片很陡的斜坡滾下去了。這片斜坡是一片荒地，上面長滿了野草和各種有刺的小灌木像野薔薇、酸棗之類的東西。在那天旋地轉的

滾動當中，高乾大早已不知道痛，伸出手來，拚命想揪住一點什麼東西，以免再往下滾。可是他雖然抓得滿手鮮血，還是停止不住。這片斜坡是陡得過份了。

過了這片斜坡，高乾大又清清楚楚地感覺到，他們還在一直往下滾，不過這回是四週都沒有東西，好像是在空中往下掉，他也不再企圖抓住什麼東西，自然而然地用兩手抱住了腦袋。巴達一聲，他們兩個人一齊掉在一個崖坎墜裏，一齊昏了過去。

郝四兒先醒來。他勉強忍住渾身疼痛，彎着腰跪在地上，用兩個膝蓋代替了兩腳，在這個崖坎墜裏爬着走。爬了十幾步，他馬上就發覺這個崖坎墜大約只有丁方一丈，三面都是四五丈高的崖壁，前面是一道深溝，約莫有十幾二十丈深。——這地方，平時從他們的門口可以望得見，除了野鷄和烏鴉之外，什麼東西也沒有上去過的，他正在發愁的時候，高乾大也甦醒過來了。他看見郝四兒到處爬動，立刻想起剛才那一場猛烈的搏鬥，便大叫一聲：

『站住！』眼着翻身坐起，又像一隻蚱蜢似地趴着，用足了勁兒，一跳跳到郝四兒身上。郝四兒叫他這麼一衝，就仰倒在地，不能動了。這時候，郝四兒向高乾大提出了最後的警告：

『姓高的，慢着，我有話說！』高乾大聽他這麼一叫，料想他是屈服了，就停住手，氣喘喘地回答：

『好好地跟我上村長家裏去，什麼話也不用說！』

『你把我帶到村長那裏去做什麼？你們不是要槍斃我！』

『槍斃？——大概不會。你到村長那裏，他就會教育你，把你改造成一個很好的勞動力，不再做壞事情。』

『我的好高主任，要把我改造，那是辦不到的。我可以走，我可以離開邊區。』

『你要離開，跟大家把話說明白，再走不遲。』郝四兒聽見對手口氣堅決，就換了一副恐嚇的腔調，說：

「姓高的，你看看這是一個什麼地方！」

「這是一個什麼地方？」

「這是、個死地方，絕地方！咱們頂好是誰也不管誰。咱們頂好是各走各的路。這地方上不巴天，下不着地，你要是不識好歹，咱兩個免不了同歸於盡！」

「誰跟你同歸於盡！」

說着，高乾大舉起拳頭往郝四兒腦門上就打。他知道這個地方是危險的，也知道郝四兒並沒有說假話；但是他一心要把郝四兒活捉定，也就顧不得許多了！這樣一來，他們又在這崖圪塹的草地上搏鬥起來。這兩個人，說是說不好，跑又跑不了，這回都使出了最後一分力量，拚個你死我活。原來已經差不多不能動彈的郝四兒，這時候不曉得又從那裏來了一股蠻勁兒。原來已經到了筋疲力竭的程度的高乾大，這時候又恢復了他那制勝的精神。兩個人的衣服差不多撕爛完了，差不多都赤裸着身子；——在這赤裸的身體上面，泥土，草葉，傷口，血液，汗水，混和成糊裏糊塗的一片。兩個人，啞啞地喘着氣，憤怒着，咆哮着，呻吟着，——不說什麼，也不想什麼，只要拳頭能舉起來，就打出去，就向着敵人的身體不加選擇地，重重地打去。這樣，約莫又搏鬥了十幾分鐘，儘管兩個人從皮肉，筋骨，一直到腦筋，都逐漸由局部的麻木變成完全失去了知覺，兩個人還是忽然你在上，忽然我在上地，緊緊地互相抱着，撞着，扭着，拗着，壓着，捶着，抓着，撕着，甚至加上踢着，咬着，在這丁方只有一丈的崖圪塹裏滾過來滾過去。……

最後有一次，兩家都滾到崖畔上，仍然是高乾大在上，郝四兒在下，彼此踉蹌着腿，手臂拗着手臂，難分難解的時候，兩家都能感覺到各自處境的危險。這時候，誰也制服不了誰，只要稍為再往外面移動一寸，他們就會一同掉進深溝裏。郝四兒想高聲叫喚，高乾大也想高聲叫喚，可是結果都沒有叫。郝四兒想，一叫喚，莊子裏的人都起來，他的敵人更多了。高乾大雖然明知自己力量已經用盡，叫

喚起來一定會有人來幫忙，但是他記起趙士傑的叮囑，怕驚走了郝四兒的黨羽，也就咬緊牙關，一聲不響。正相持着，郝四兒忽然心一橫，牙齒一咬，運用兩個拐肘和兩個腳後跟的全部力量往高一縱，往外首一翻，跟着十分可怕地慘叫一聲，兩個人一道翻下十幾二十丈深，石頭尖兒露出地面的深溝裏面去了。……

這時候，趙士傑，曹正，羅生旺這一隊人，正從那高山頂上下來，剛剛趕到豹子溝村莊對面的東山，完全想不到這裏已經發生一場激烈的戰鬥。兩個自衛軍在南北兩面放哨，他們三個人任山上，道路上，莊稼地裏，四下搜索，許久不見動靜。不一會兒，程浩明，段富貴，劉海榮那一隊人也押着白從海到了豹子溝後山上。他們從白從海嘴裏，知道今天晚上，楊漢珠在溝掌村鬧，郝四兒本人在東山上鬧，高拾兒在本莊子鬧；知道再待在西山，也沒作用，就從山上下來，到了村長郝兆寬家裏。聽着高拾兒和任桂花已經把鬧鬼的事情全盤向政府報告了，大家都十分高興，只等高乾大和東山的消息。爲了免得驚動郝四兒，他們不敢點燈，只在黑暗中靜候着……靜候了一會兒，還是沒有消息，把程浩明他們這一隊人急壞了。自從他們到村長家裏之後，不止沒有東山的消息，不止沒有見高乾大的面，連鬼叫的聲音也沒有了。直等到約莫三更天，這邊派出段富貴到東山去和那邊聯絡，段富貴在半路上碰見曹正，一問，也是因爲東山上毫無所獲，派到豹子溝來探聽消息的。兩個人回到郝兆寬家裏，和程浩明商量了一番，又跑到東山上和趙士傑商量。趙士傑瞭解這些情況以後，便把段富貴留在山上，自己跑下來和程浩明商量，並且反反覆覆把白從海審問清楚。因爲高乾大始終沒有露面，他們恐怕高乾大會吃郝四兒的虧，便決定點起馬燈，動員全班人馬上山搜索去。此外，還臨時動員了本村的幾個年輕人，加上高拾兒，馮勝，郭彪，和變工隊長董成貴，郭克祥，一同參加這個工作。這樣子，又鬧了一個多更鼓，鬧到豹子溝全村都騷動起來了，最後才在溝底裏發現了高乾大和郝四兒兩個血肉模糊的身體。兩個人都早已不省人事了。

第二十四章 勝利

這個故事，說到這裏，其實已經完了。不過有些事情，不交代一下也不好，就再來交代幾句吧。大家最關心的，一定是高乾大的生命究竟怎樣了。不要緊，他沒有死。郝四兒是撞死在岩石上面了。他只是受了重傷。除了皮膚外面擦傷以外，他的左腿跌成跛的了，他的左邊天堂碰了一個大窟窿。奇怪得很，在土地革命的時代裏，他的左臉留下了一個傷疤；在抗日戰爭時期，他雖然沒上前線，却又在左額上留下了一個傷疤，而且左腳也變成跛的了。對於他的肉體上的一切損害都在左面。

他曾經在醫院裏住了三個月，後來搬回任家溝養了三個月，就養好了。在他養傷當中，有許多人去慰問他。有幾百個老百姓去過。此外，還有許多公家人。有鄉上的，有區上的，有縣上的；甚至分區和邊區政府都派人去了。此外，還有工人，商人，學生，新聞記者，戰士和婦女。高乾大的名字成爲人人都知道的名字，那事件也成爲哄動一時的事件了。高乾大勝利了！

任家溝合作社開了社員代表大會，分了紅。區委書記趙士傑給合作社作了結論：高乾大的方向是正確的。是跟邊區建設廳所提出來的口號：『克服包辦代替，實行民辦公助』完全一致的。他列舉了合作社許多成績。比方說：合作社股金由一萬二千元發展到四十八萬四千元；成立了一個醫藥合作社；開辦了一門紡織工廠；組織了一百五十三個紡婦；吸收了五個工人和四個小商人參加合作社工作，並且教育和改造了那些小商人；成立了一個信用合作社，調劑和組織了農村的借貸關係；包交了三萬塊錢的公債，把負擔變成了股金；成立了三個運輸隊，替老百姓包運了六百馱公鹽，——除了將這六

百馱鹽，邊幣二十萬元完全變做農村的活動資金，減除了老百姓的公鹽負擔以外，還節省了老百姓一萬二千個工和一萬二千個人工（他解釋說：老百姓運鹽，只能自己管自己的牲口，一個畜工便得陪上一個人工）；那年四五月間，合作社又包交了八十二石公糧，粉碎了破壞分子的謠言，安定了大家努力生產的信心；此外，合作社還幫助各鄉組織了九個變工隊，改造了十三個二流子。這些工作，都直接地或間接地大大幫助了老百姓的農業生產……代表大會又選舉出高生亮做任家溝合作總社主任，張四海做副主任。在高乾大養傷期間，由張四海代理他的職務。

一千九百四十二年冬大，高幹會開過了。毛主席曾經指出來：兩區合作社的方向是全邊區合作社的方向，是正確的方向。大家研究一下，發現高乾大的任家溝合作社，和劉建章的南區合作社比較，雖然規模小些，可在基本方向上，在羣衆觀點上，在工作作風上，都是一樣樣的。這以後，高乾大的辦法被大家承認了，合作社更向前發展了。任家溝合作社受到了各方面的獎勵，任家溝合作社也勝利了！

趙士傑也同樣受到了獎勵，他也勝利了！在提到勝利的人們當中，咱們不會忘記高幹兒和任桂花的。那四兒死了之後，他們就自然地結合起來，成爲一對年輕夫婦了。他們對高幹大和張四海痛心，地承認了自己過去的錯誤，張四海就提議叫他們到合作社來工作，以後他們就搬到任家溝去了。

還有些人，像程清明，羅生旺，雲飛這些，在一九四三年年頭，都調去學習去了。程清明好好地學習風文件學過以後，他就訂他自己的缺點，做了很深刻的自我批評。他發現了他自己的主觀主義，狹隘經驗主義（也即是主條主義），和官僚主義。這些人雖不是勝利者，也不算最後的失敗者。把文件學好，把風整好以後，還有許多將來的勝利在前面等着他們的。甚至像白從海，馬漢萍那一批人，後來也都改邪歸正，不當二流子，變成很好的莊稼漢了。

真是最後成了失敗者的，只有任常有和郝四兒這兩個個人罷了。

——一千九百四十三年
的勞動英雄會上，高生亮被選成陝甘甯邊區的勞動英雄了。這是很應該的。讓一切的光榮都歸於那些人，歸於那些爲人民做事做得最多，做事做得最好的人吧！

——全書完。一月十三日，一九四六，初稿。
十一月一日，一九四六，定稿。在延安。



JULY 30 1949

JULY 30 1949



